

三联生活周刊

® 2017.3.6
2017年第10期
ww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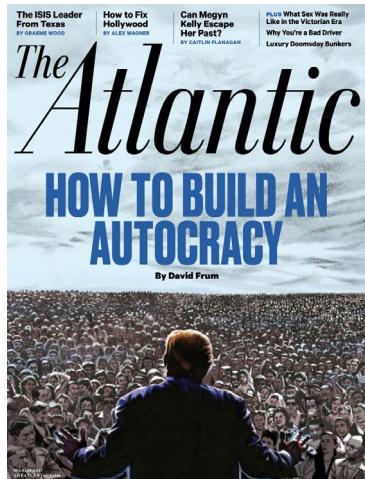
一切皆游戏

联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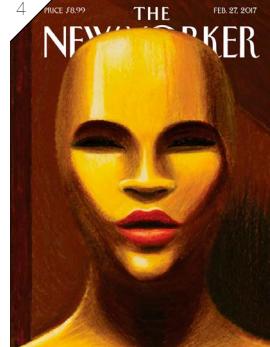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 元



《大西洋月刊》(美国) 2017.3

展望特朗普时代

有人说过去的十年是一个“民主衰退”时期，美国也是如此。政治的两极化本就让国会出现有意针对反对党总统的趋向，而特朗普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并不合拍，这会让情况更为复杂，可以预知国会的监督功能将会在特朗普任期内再打折扣。新总统对公布纳税申报单的抗拒和其家族复杂的生意网络也让法院工作遇到了困难。新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也将异于往日。



1 《新科学家》(英国) 2017.2.25

时刻准备好，对抗新的瘟疫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病毒的传播也变得更广泛而迅速。从近几十年的疾病传播来看，艾滋病、禽流感、SARS、寨卡都来势汹汹，近来影响最严重的全球性病毒埃博拉更是逼迫着政府拿出更有力的应对、预防和改革措施。今年，一系列针对微生物病毒的重大研究项目将在全球启动，并成立全球性的紧急医疗反应机构，来应对不可预知的新的病毒。

2 《旁观者》(英国) 2017.2.25

清洁能源的肮脏秘密

清洁能源需要政府补贴扭曲了市场，发电的不稳定性意味着仍需持续依赖传统化石能源产能，趋零的发电成本则颠覆了传统电网公共事业的商业模式。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上的渗透率越高，潜在问题就越严重。欧洲和美国的电力行业都出现收益下降、企业拆分的危机。当前严峻的任务是重新设计电力市场，以适应新的供需关系。

3 《经济学人》(英国) 2017.2.25

第三种路线

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分歧席卷着美国与欧洲大陆，但这也许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特雷莎·梅的主张是希望在这两方之间走出第三条路径。全球化和21世纪资本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两个注脚，英式保守主义者特雷莎·梅会拥护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但相应地，她会推行改革，变化会是渐进式的，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是为了保护与留存。

4 《纽约客》(美国) 2017.2.27

奥斯卡的问题何止是“奥太白”？

现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艾萨克斯是学院历史上首位黑人院长，也是第三位女性院长。面对奥斯卡上“奥太白”的单调局面，她正在努力调整，使其充满多元的声音和面貌。种族问题之外，性别、年龄、政治等诸多敏感因素都会在奥斯卡中被放大，但平衡这些问题就会容易遮蔽电影自身的艺术性，这是这架“庞大机器”当下最严峻的考验。



P32 封面故事
联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一切皆游戏

- 36 世界皆游戏，男女皆玩家
- 46 万物之中，“玩”的眼光
- 51 谢谢你陪我游戏
- 56 《刺客信条》：在游戏和电影间穿越
- 62 手游时代，碎片生活
- 66 硝烟弥漫的少年游戏时光

P72

马来谍影、奇案与志怪



P106

《海边的曼彻斯特》：痛苦比海更深



社会

时事：马来谍影、奇案与志怪	72
热点：后拆迁时代：上海董家渡博弈	80
生态：现场脱口秀，下一个喜剧风口？	90
逝者：不可能的阿罗	97

经济

市场分析：外资撤离潮	70
收藏：连环伪作案的背后	100
商业：找回“被剥夺的驾驶乐趣”	104

文化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痛苦比海更深	106
电影：《金刚狼3：殊死一战》：休·杰克曼	110
告别罗根	
话题：日常对话	114
电视：见字如面：书信的力量	118
音乐：啥是“电梯音乐”？	122
人物：错位，姚晨	126
设计：桥野俊明：枯山水是心灵表现	132
时尚：就职风尚与政治密语	140

时尚：街头气味

144

思想：人类有多理性？	150
书评：在交流中对抗	152
书与人：《青鸟故事集》：一部审美表达的历史	154

专栏

邢海洋：“管窥”朝鲜经济	18
袁越：习惯性流产的原因	131
张斌：7%的能效	148
宋晓军：中国海军能“随时可战”吗？	149
朱伟：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6）	158

(封面绘画：张曦)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3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4
天下	12	好东西	28
理财与消费	20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2		

2017年第10期，总第926期，2017年3月6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楚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电子阅读 Electronic Reading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连子君 Lian Zijun 张莉 Zhang Li

微博微信 Micro-blog WeChat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薛芃 Xue Peng

内容编辑 Editor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洁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视频 Video

吴冰川 Wu Bingchuan 李倩 Li Qi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活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周宇飞 Zhou Yufei 邢宇 Xing Yu

节气刊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衍生品创意 Derivatives Creativity

总监 Director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熊猫茶园事业部 Panda tea garden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程磊 Cheng Lei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常晓红 Chang Xiaohong 白玥 Bai Yue

孙名梓 Sun Mingz 王瑶 Wang Yao 李晓光 Li Xiaoguang

设计 Design

杨雨然 Yang Yuran

松果生活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晓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蔡华 Cai Hua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ebei 陈陌阳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78

联系人：罗启宏

E-mail：jingying@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网络支持  新浪网新浪微博  weibo.com凤凰网  ifeng.com腾讯网  qq.com优酷  youku.com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微博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甘肃旅游

3 · 周刊征订

9 · 一汽大众

11 · WWF

19 · 周刊 20 年

117 · 野生救援

125 · 周刊松果广告

157 · 书店广告

封三 · 中房

封底 · 力度形象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 9 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 7-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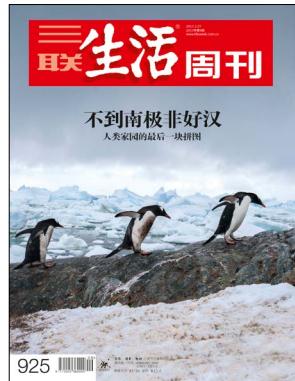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不到南极非好汉

我对南极的想象，始于1984年。那一年的11月20日，我国派出591人的大型南极考察队，乘“向阳红10号”考察船首次赴南极建站与考察，父亲单位有多人参加，都是我认识的叔叔。随着他们的行程，不断传来零碎信息，南极在我脑海中不断拼合、具象。2000年时，我的一位女性朋友随南极科考队赴南极两个月，作为主持人参与拍摄电视纪录片《在南极》，她还勇敢地在南极冰海中与俄罗斯科考队员比试游泳。她回北京时，朋友们像迎接英雄凯旋那样为她接风洗尘，羡慕得不得了。不知何时起，南极也能旅游了，虽然与挑战极限的探险、科考不可比，但终究可以到达天边的最后一块陆地，一览造物的神奇。中国人对于南极的知识大都是碎片化的，这组文章弥补缺憾，讲了一个完整的南极故事，是迄今我所见最具知识性也最引人入胜的南极旅行游记。

北京 丁紫娇

被忽略的荇村

丁酉鸡年春节，我去沪郊淀山湖畔的荇村老家，探望手术后正在康复中的叔父。走进村巷，没料想转了几个圈，找不到他的家。后来才明白，因为“新农村建设”，各家各户墙壁都刷了白涂料，彼此没有区别。几条狭窄的巷子也很相似。印象中，他家门前是有河流的，现在被填平，挤满了房屋。鳞次栉比的房屋中间仅留一条1米宽的水泥路，供人们出入。一旦出现摩托车或自行车，就必须靠壁避让。环境或许不能称脏乱差，可是缺乏绿意，没有生气。

荇村，属上海市青浦区商榻镇。在我的记忆中，这里始终是秀雅明丽的。祖父家的院子里耸立着黄杨、楝树和梧桐，篱笆上爬满藤蔓与花朵。一片砖砌的场地十分平整，村河边筑有驳岸和河埠。小时候我们常常下河游泳，或者钻进船舱玩耍。听见汽笛声响，远远地看见带着拖驳的轮船从江中驶过……如今，轮船早已没有用武之地。商榻被金泽镇兼并了，荇村也被别的村兼并了，早已不见荇草。跟《诗经》中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八竿子都打不着了。

记忆中，从叔父的家往西，这里是江畔的一片农田，俗称“秧田浪”。浪，在土话中含有上的意思，但似乎更具开阔感。秧苗翠绿季节，蛙鼓四起，紫燕飞舞，垂柳飘拂，这样的景象无可比拟。荇村的摇快船更是远近闻名。每逢娶亲，木船上不仅搭起花棚，披挂幢幔，悬挂彩灯，还在船舷左右配备大橹和小橹，大橹旁专门搁一块跳板伸向舷外。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橹手，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壮小伙子，一个个身穿紧身衫衣，脚蹬绣花布草鞋，无不精神抖擞。如今，蔓延的黑瓦白墙挤压了水面和绿树。楼房建造

得越来越密，人们的活动空间日渐狭窄，没有公共绿地和停车场。站在密集的天际线混乱的村子里，连水面都难以看到。我不禁暗忖，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将来村民们该向何处去寻找宅基地，让自己的后代安身呢？

堂弟告诉我，他所任职的中心校，原本有3000多名学生，这几年迅速减少，现在只剩下200多。村上人不愿放弃老宅，却又纷纷去青浦城里买房子，然后把孩子送出去读书。城里的房价日涨夜高，每平方米超过了4万元，然而人们仍千方百计往城里挤。村里的空间也不宽松，村口便道每天停满了汽车，交会时非常困难。

这些年我很少去荇村老家，但心里永远牵挂着。看到媒体曾报道，商榻镇前荇村，已成为沪郊著名的长寿村，有不少90多岁的健康老人，四世同堂、子女孝顺的人家比比皆是。这里，江河环抱村庄，自然环境优越，水质清澄，空气新鲜。老人们历来有喝阿婆茶的习惯，各家各户轮流做东，东邀西请，聚集在一起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这已经被列入“非遗”项目）。人们靠水吃水，食用原生态健康食品，杜绝污染。然而，现在哪儿还能找到合格的天然饮用水？耳闻目睹的一切，不能不让我心生杞忧。我们举双手赞成“新农村建设”，但并无规划可言的建设，岂是靠白涂料能掩饰的？在拥挤简陋、缺乏诗意的环境里，还能出现更多长寿老人吗？

江苏苏州 桂一

有关户口的“荒唐”事

我一直认为，年轻人要有走南闯北、不怕羁绊的勇气，但是回过头来，户口却是个永远也无法绕过的坎。

2008年，我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在浙江家乡小镇中学找了一份老师工作，户口也随之从大学所在地转

回了老家。但因家在农村，户口无法转回老家，就留在了学校的非农集体户内。2009年，因男友在上海工作，我辞掉教师工作到了一家上海企业，单位帮忙办了引进人才居住证。我的户口也从原来学校的非农集体户迁出，迁入了我家小镇上的非农集体户，户主我完全不认识。2010年，我和男友在上海买了套小三室，并在半年后结了婚。当时我的户口在老家，实质上是个口袋户；男友在河南自己家，是个城镇户。

2012年，大宝出生。考虑到各方面的便利，大宝跟了我的户口，进了我老家的非农集体户。当时为了照顾孩子，公婆住到我们家。当我们醒悟过来应该再买个房子与老人分开住的时候，上海已经开启了限购模式，因为没有户口，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上海买第二套房。我们开始考虑在上海周边买房。公婆带着我们的钱，去苏州吴江区最靠近上海的地方买了房，是个预售中的商品房。2015年底，房子在约定的日期到来后迟迟没有交付，办产权证落户更是无望。2016年，二宝出生。考虑到报户口方便，我们也想把二宝报进我家的集体户内。但是当时正逢老家清理集体户，要求在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实体户的情况下，进实体户。没办法，只好让二宝跟着

老公，报进了河南的老家。也正是2016年，一、二线城市房价开始飞涨。我们怀揣着近几年积攒的工资，咬牙又在杭州买了套房。2017年，拖延了近两年的江苏吴江的房子终于交付了。原本以为这下可以将我们小家庭4个人的户口放在一起，没想到一打听当地政策，要求在当地交三年社保，还要求房子面积大于75平方米才能落户。这两条，我们一个都达不到。而上海，要求连续交社保满7年，才有居转户的可能性，其实一对比，这居转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杭州呢，除非在当地工作有交社保，否则得还清贷款才能落户，而我们的贷款总额近120万元，还是分成25年还的。

这时候，我又想到了实在不行就回我自己老家做实体户吧，把我们4个人放在一起，大不了就在老家小镇上再买个房嘛。可是经过这么几次折腾，我们真是没有多余的钱了。

回看这7年的经历，我们在上海辛苦打拼，生了两个孩子，在上海安家，还在苏州、杭州各买了一套房，小家庭初具规模，但到头来我和大宝还是个浙江的非农口袋户，老公和二宝在河南继续做他们的城镇户，现状得不到任何改善。中国自古有“安家落户”之说，可现行的户籍制度，在我们家庭中却上演了一出“荒唐”的剧目。

上海浦东 顾王莉

难圆的车梦

那天上午，同事老赵有些心神不定，直到晚上，我才从老赵的口中得知，今年，他的二小子和未婚妻又不回家过年。屈指算来，这两个孩子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原因是他们还没有挣够买车钱。没有车，就不能风风光光地开车回故乡过年。

老赵来自乡下。这两年，他和老伴牙关紧咬拼着命地挣钱，还完了大儿子娶妻生子的花销，去年又给老二在市里偏远的位置贷款买了楼房。为此，老赵干着好几份工作——白天清理垃圾，晚上给人看工地。他的老伴，除了种地打建筑零工不算，每年秋后还要到遥远的新疆拣枣摘棉花。只是，儿子的这个汽车梦，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帮着圆了。

他们的二小子和未婚妻，相恋7年还没有谈婚论嫁。从一开始，女方的父母就是一百个不乐意，嫌他们家里不富有，扬言男方不混出个人样，永远也别想结这个婚。什么是人样？无非就是乡下人能在城里买房买车。这几年，买车在乡下十分盛行，特别是小媳妇年前年后回娘家，能够开着车，那就是无比的荣耀和成就。没有车，你就会在旁人的眼里矮半截。

就在这天晚上，老赵的儿子又给他打来电话，我们隐隐听到电话里他儿子声泪俱下。今年，他们特别想和父母过个团圆年，他恳求父亲能给他们再添个六七万元，让他能买上好一点的车，有了车，下面一连串的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他们可以买些礼品开车去未婚妻的家里疏通关系；未婚妻的乡里乡亲，还有同学和不错的小姐妹，有这一部车的威风八面，一下子就赚回了她数年不归的价值。不一会儿，老赵的老伴又来电，儿子和娘下了通牒，说儿媳已等得身心憔悴了，再不买车，他们只好各奔东西。

老赵和老伴在电话里大声争执，他说儿子在外7年，他不相信他们连个车钱都没挣到。接下来，他又和儿子商量，要不买个便宜一些的？儿子说，他们的境遇和别人不同，这么多年没有和未婚妻的父母来往，太次的车，无法挽回面子和僵局。最后，老赵只好恳求儿媳能宽限他们些时日，明年，他和老伴都去新疆，说什么也要圆了儿子儿媳的汽车梦。听到这里，我不禁在想，老赵的情况绝不是个例，为了圆子女的购车梦，还有多少父母深受煎熬。

河北沧州 季文亮

瑞士 | 奶爸的奇思妙想

瑞士奶爸约翰·威廉（John Wilhelm）有三个可爱的女儿，他运用高超的PS技术为三个女儿在影像世界里创造了一系列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画风新奇。图为威廉的作品之一。







丹麦 | 城市花园

(右图) 2月22日,宜家位于哥本哈根的创意概念实验室“space10”推出城市花园The Growroom。这一球形结构由建筑师Sine Lindholm和Mads-Ulrik Husum共同设计,鼓励人们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种植属于他们自己的植物。The Growroom的球形结构有其独特的功能,交叠的隔板确保水与光能够到达每层植物,同时可以为城市里的人们提供一个遮阳避暑、亲近大自然的空间。The Growroom被作为一种开放资源设计推出,只需一个橡胶锤、17片胶合板以及计算机数控铣床即可。



英国 | 会跳舞的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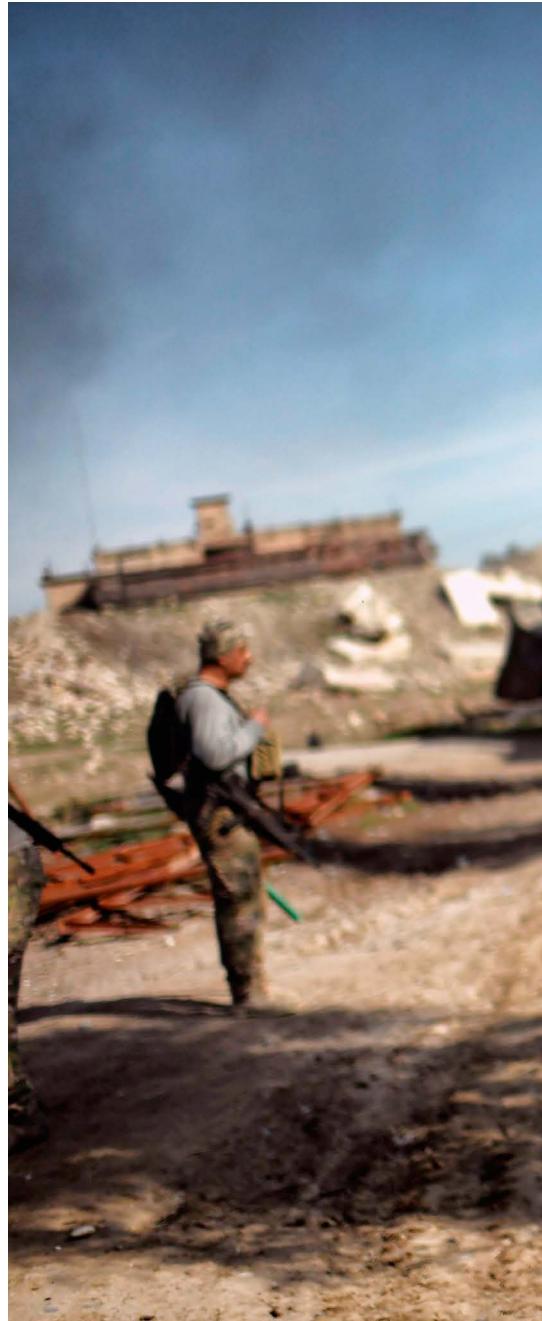
(左页上图) 当地时间2月22日,布兰卡·李舞蹈团(Blanca Li Dance Company)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上演机器人与舞者共同表演的节目。

马其顿 | 与狼为伴

(左页下图) 马其顿共和国西北部城市泰托沃的居民法迪勒·伊斯玛仪(Fadil Ismaili)在给狼喂香肠。法迪勒自幼喜欢狼,他已经成功驯化了三只狼,并与它们生活在一起。

伊拉克 | 反恐

(右图) 2月25日,伊拉克政府军快速反应部队在摩苏尔西部城区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展开战斗。图为快速反应部队的一名成员肩扛火箭弹发射器。“伊斯兰国”武装今年1月被赶出摩苏尔东部,但是该组织仍控制着这座城市的西部地区。摩苏尔城的东西部被底格里斯河隔开。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26日发表声明说,伊政府军当天收复了摩苏尔西部城区的首个街区——马蒙区。



德国 | 玫瑰星期一

(下图) 莱茵河边的城市美因茨,每年狂欢季的高潮都在二月,而“玫瑰星期一”(Rose Monday)被当地人视为全年中最忘我、最疯狂的一天。美因茨人在这天会做两件事:白天参加化装大游行,夜间参加大型狂欢集会和舞会。白天政治题材的花车是最受人关注的,其主题一针见血点到实质,让观众在大笑的同时思考问题。图为2月21日,德国美因茨嘉年华媒体预展期间,工作人员在完善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形象设计的花车细节。2月27日就是今年的“玫瑰星期一”。





“管窥”朝鲜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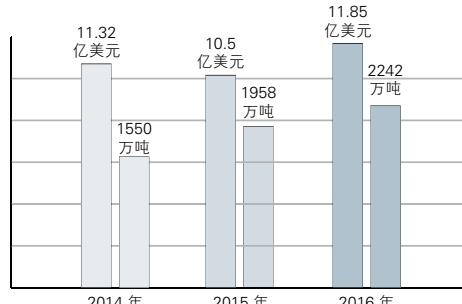
文 / 邢海洋

商务部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而过去每年十余亿美元的煤炭出口占到朝鲜外汇收入的四成多。一方面朝鲜经济学家称无实质影响，另一方面朝鲜中央通讯社却以《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予以回应，朝鲜的经济状况是否到了对制裁无动于衷的程度？

这两年，朝鲜的经济似乎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凤凰卫视的报道，“一个日新月异的朝鲜正朝我们走来”：平壤未来科学家大街新建建筑造型新颖、高楼林立，一下子为3000名科技工作者家庭提供了住宅，这个设施完备的住宅区被称为朝鲜劳动党时代的“仙境大街”。仓田大街也是人来人往，平壤的街道上汽车多了起来，川流不息，繁华路段还出现了堵车的现象。连烂尾了30年的柳京饭店也终于完成了装修，开张了。可这一切光鲜的背后，朝鲜的经济究竟运行得如何，外界还是难以捉摸，只能“管中窥豹”了。

据韩国 Daily NK 报道，平壤市容表面的光鲜下，其实并非一派祥和，比如几十年前的千里马速度时期竣工的高层公寓热水取暖设施完全崩溃了，到了冬天，居住在高层公寓的人们很多都要离开自己的家到亲戚或朋友家过冬，没有可以投靠的人，则需要“租房”过冬。在朝鲜房屋属于国家，是不许买卖和租赁的，普通百姓想交易房屋，就需要冒着“无条件没收”的风险。可市场化的发展还是催生了买卖的需求，平壤的房屋中介们在平壤大同江铁桥下面和江边公园里聚集形成了固定的市场。当然，这样的市场没有干部们的保护是无法运行的，中介们抢客户、占地盘，就得找干部们做后台。房屋买卖方的非法交易更需要以钱

朝鲜出口到中国的无烟煤



求平安，请干部们背书。据说，这些地方经常发生中介斗殴的现象。

近年来朝鲜开始了对经济运行体制的一系列“革新”，如“土地承包”、企业扩权，并且建立特区和开发区。只不过步子很小，如朝鲜搞“土地承包”，但并不解散合作农场；鼓励企业灵活经营，但并不改变产权属性；建立特区、经济开发区，但采取的是“鸟笼式”的开放。普遍认为，朝鲜的“革新”举措初见成效，国内市场和消费明显活跃，粮食紧张、生活用品紧缺得到缓解。可朝核危机日甚，朝鲜经济取得稳定增长的基础却是不稳固的。

在朝鲜，粮食问题仍是头等大事，整个冬天，朝鲜的大米价格都很平实，平壤、新义州和惠山市的价格比一年前都下降了1000朝元左右。可2月开始大米价格突然上涨，已经上涨到5000朝元/公斤以上了。米价飙升引发了一定恐慌，管理机构已经限价，保安员开始巡视市场取缔提价现象。这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米价上涨是否与煤炭禁运有关，或许传导得还没这样快。去年，朝鲜当局通过从中国引进粮食来稳定市场的大米价格，去年9月引进了相当于过去8个月进口总量的1.6万吨粮食，通过分析中国海关总署的出口数据，有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2016年朝鲜从中国引进了4.2万吨大米，比2015年增加了2.4倍。

去年9月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后，安理会12月启动2321决议，对朝鲜用于民生目的的煤炭出口也开始限量，年均不得超过4亿美元，或者不能超过750万吨。当即，连云港到港的朝鲜煤炭价格就从100美元/吨掉到了70美元/吨。这或许才是朝鲜大米价格暴涨的直接导火索。通过近年来农贸市场的开放，朝鲜的有钱人，即钱主们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有能力“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了。眼看政府没能力进口更多的大米，他们干脆囤米不售，于是米价加剧上涨。

煤炭和大米，可谓朝鲜当下的经济命脉。可朝鲜近来抗压能力的确变强了，秘密在于它的“地下经济”，这里虽然粮食配给变少了，可人民还是生存了下来。朝鲜民众越来越多地转向激增的灰色市场从事私人营生来养家糊口，而国家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朝鲜式资本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8.5折

典藏特惠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湖宗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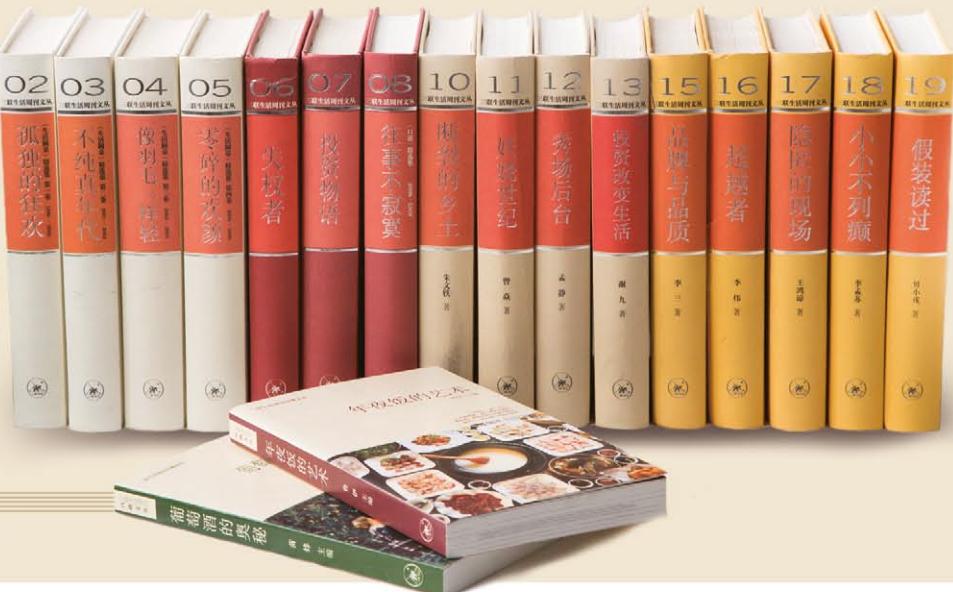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丛，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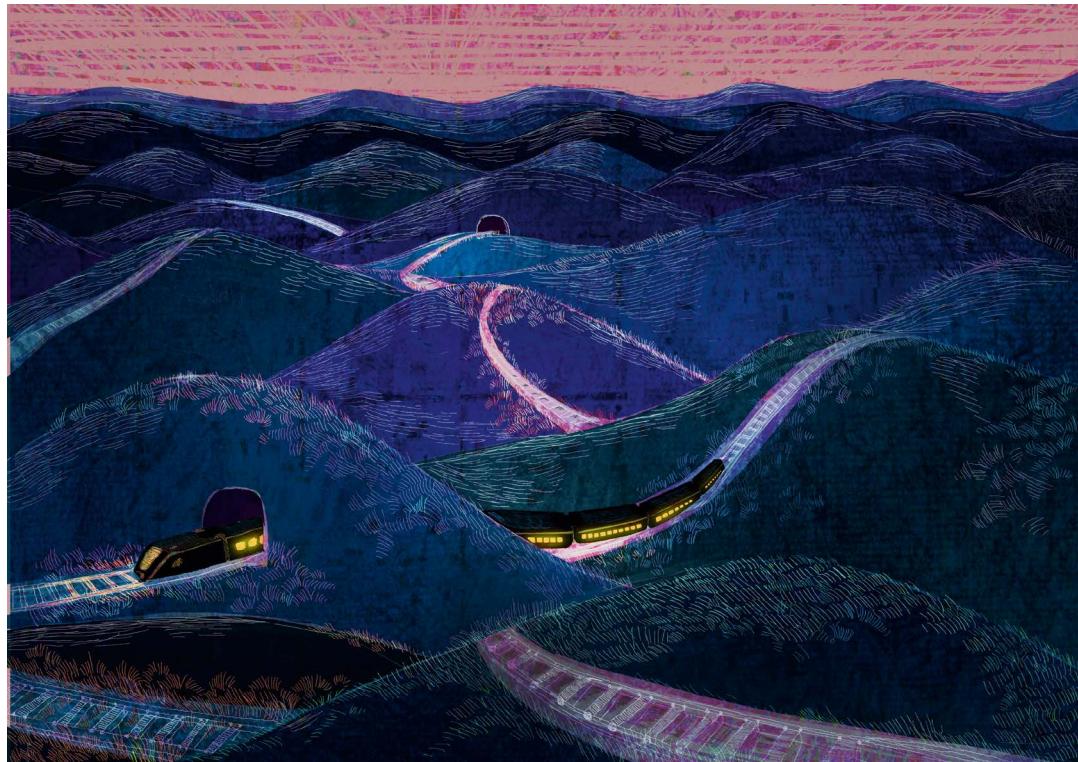
单本6.5折

2本及以上 **4.5** 折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小小不列颠／李孟苏	廿年「平装版」
隐置的现场／王鸿凌	廿年「精装版」
超越者／李伟	假装读过／贝小孩
品牌与品质／李三	小小不列颠／李孟苏
生命八卦／袁越	50元
秀场后台／孟静	50元
投资改变生活／谢九	50元
妖娆世纪／曾焱	50元
断裂的乡土／朱文铁	50元
有关品质／朱伟	50元
往事不寂寞／李普	50元
投资物语／邢海洋	50元
失权者／李鸿谷	50元
零零碎碎的欢颜／ 像羽毛一样轻	50元
不纯真年代／ 孤独的狂欢	50元
「生活圆桌」精选集(1)	50元
「生活圆桌」精选集(2)	50元
「生活圆桌」精选集(3)	50元
「生活圆桌」精选集(4)	50元
十年	50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栏目插图 | 范薇

克强指数

作为“克强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1月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10.4%，环比增长9.8%，这是连续第六个月正增长。发电量方面，2016年，发电量911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5%，12月的发电量为53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不过2015年以来，经济脱实向虚，克强指数表现与经济增长的趋势吻合度降低，如今，当原材料物价回升，实体制造业有所企稳后，克强指数又重回视线。

中概股难归

“在美国上市不回来，一样也是服务国家战略。”证监会主席一席话，断了中概股回归路。2015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这一政策被业内解读为鼓励那些采用VIE结构的中概股回归A股。可实际上，多数中概股回归主要是为了套利或逃避监管。暴风集团发行价7.14元，曾冲高至327.01元，借了壳的分众传媒及巨人网络股价飞涨，业绩却无改善甚至下滑。

加仓周期股

截至2月22日，已有50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16年报。年报显示，机构投资者在去年四季度持续减持创业板，同时加仓周期股，减持较多的包括道氏技术、飞凯材料等，而江南高纤、国泰君安等被明显增持。再融资新规出台，养老金入市启动，以及地方“两会”到国家“两会”的陆续召开，都是推动周期股上涨的有利因素。近期水泥、钢铁、酿酒、船舶、造纸、家电甚至银行等板块大幅上涨，周期股表现强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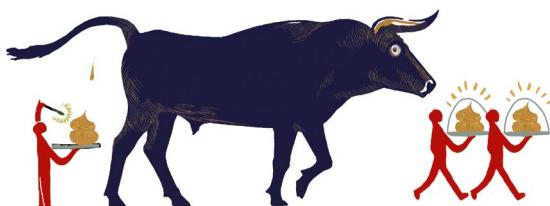


韩元闪亮

从朴槿惠“闺蜜门”到三星继承人被批捕，再到朝核危机，韩国可谓多事之秋。可韩元在今年初暴涨 5%，超越人民币，成为亚洲新兴市场中表现最好的货币。1 月韩国出口额同比激增 11.2%，显示韩国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韩国贸易立国，可 2016 年出口额 49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5.9%，这是过去 58 年来韩国出口额首次连续两年下降。新年伊始的增长被视为走出低谷的信号。

中间价定价机制微调

2 月 20 日，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正式微调，剔除了早上 9:30 到下午 4:30 人民币交易时段，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计算时段从 24 小时改为 15 小时。这源于人民币中间价的一个漏洞，即在这一交易时段里，美元指数是在波动的，交易员是可以参考日盘国际市场的波动，结果收盘价对中间价的影响较大。在当前美元强势前提下，央行的调整意在人民币对保持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弱化日内的供需影响。



九鼎造富

连续停牌 20 个月后，九鼎集团将恢复在新三板的交易。2014 年 4 月登陆新三板后，该公司通过复杂的定增和金融技巧，市值已超过 1000 亿元。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大牛市间，1000 万元起步。大众还在二级市场博傻的时候，从证监会和央行研究生部辞职的两位年轻人开始买入原始股，2009 年 10 月创业板开板，首批上市的 28 只股票中，九鼎投资的金亚科技和吉峰农机位列其中。如今 IPO 加速，九鼎又迎来黄金期。



悬崖上的东芝

东芝因旗下美国核电业务将减记约 62.8 亿美元，董事长辞职，主要收入来源的芯片业务也将被出售。“肇事”的是一笔并购。东芝旗下西屋买下了美国一家核电建设商以解决两家核电厂的建设问题，两个核电厂都采用西屋的三代半核电技术 AP-1000，却无法如期建成。三代半核电技术看似造价更低，却标准化程度低，在基础建设和模块制造中都存在显著的延迟。加之核电监管趋严、低廉的天然气价格，都阻滞了核电工程的建设。



留人有道

随着千禧一代逐渐成为职场上的生力军，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越是因能力突出而被寄予厚望的新秀，越爱一言不合就跳槽。密苏里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提醒那些频繁遭遇新人流失的大公司，有必要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在企业道德责任方面有所欠缺。发表于《可持续性》杂志上的论文指出，要吸引和留住千禧一代的优秀雇员，光靠工资奖金越来越不够。这一代人的社交意识和环保意识都要更强，希望公司的价值观与自己的价值观方向一致，希望工作环境绿色无污染而且尽量使用可回收材料，希望公司尊重员工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平衡。而当这些精神需求得不到尊重与满足时，千禧一代会变得比上一代人更易沮丧并愤而跳槽。

好消息



本性可移

1950 年，1208 名 14 岁的苏格兰中学生参与了一项调查，对 6 种个性特征进行评估。63 年后对其中 174 人重新测试的结果显示，几乎所有人的性格在数十年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情绪稳定指数和自我意识指数这两项变化不太大之外，光看其他几项，简直判若两人。



早起的鸟儿不爱胖

不想发胖，就别再赖床了！芬兰健康与福利研究所对 1854 名成年人的作息和膳食习惯进行追踪调查后发现，起床早的人更倾向于一日三餐选择营养均衡的食物，燃烧脂肪的效率也更高。而夜猫子却普遍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和高糖高脂食物过量问题，而且一到晚上便胃口大增。

坏消息



大汉必有大汗

冰肌玉骨，自清涼无汗——苏东坡的这一名句原来还隐藏着严肃的科学道理。根据发表于《实验生理学》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女性之所以通常出汗比男性少，和性别没什么必然联系，而是因为女性总体上骨骼娇小身材玲珑，相对于每公斤体重的皮肤表面积数值也更低。



海底大饥荒

全球 20 所海洋地理研究中心日前共同警告，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生物栖息地，深海海底正经受着海水变暖、酸化和缺氧的三重打击。根据 31 种计算机模型做出的预测显示，如果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到 2100 年时，深海海底可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将会减半，从而造成严重饥荒。

一切放大了人类的书籍，一切描摹出人的多维存在的书籍，都使我们壮大，使我们得到强化。人不仅仅是一具肉体，他还是超越尘世的另一个世界的居民，通过他的祈祷频繁造访。

——切斯瓦夫·米沃什，《益智阅读》

天气不佳令人烦恼时，我消磨时间，天气晴朗时，我不愿消磨时间，却一再品尝时间。紧抓时光不放。要迅速跑过坏的，遇好时光则须坐下来。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十分短暂，所以我愿加重生命的分量以延伸生命，我愿以争朝夕的速度阻止生命飞速流逝，以利用生命的力度弥补生命的来去匆匆。

——蒙田

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彩么？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曾经说过，政治家们若抱怨报纸，那就好比水手抱怨大海。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停止对媒体的抨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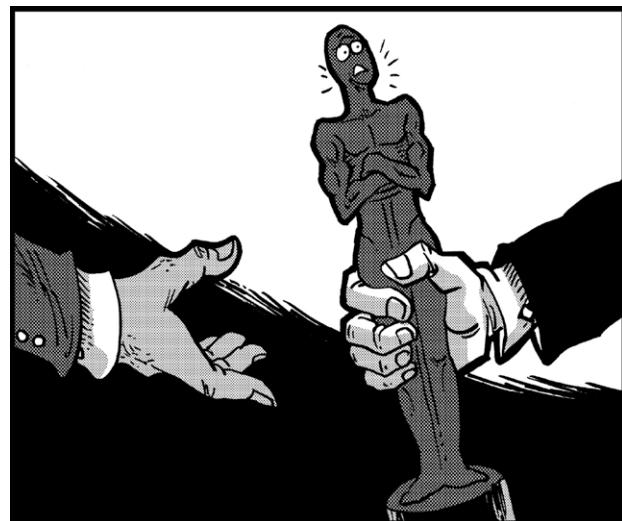
+/-
数字

16.5
万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格雷格·黑格博士说，现在大约有16.5万个保健应用程序，其中真正有科学依据的寥寥无几，那些鼓励人们每天要走1万步的应用程序设定最低限度是没有道理的。

65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说：“美国人以往具有创业精神，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初创企业占所有商业活动的比例有所下降。千禧一代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具有创业精神的一代。自80年代以来，拥有企业的30岁以下美国人减少了65%。”



(插图)



人存在于其中的时间，让人有可能认识到自己是一种道德的、追求真理的所在。这是一种既令人甜蜜又令人痛苦的天赋。生命充其量是拨给人的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他可以并应当根据自己理解的目标完善自己的精神。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雕刻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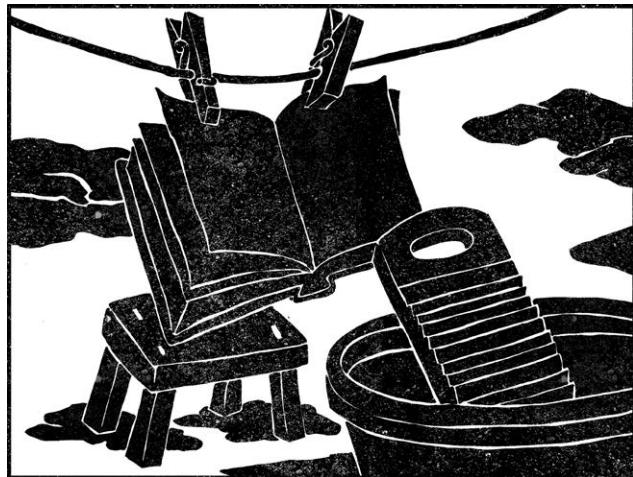
90
岁

英国公共卫生学教授马吉德·伊扎蒂率领的科研团队预测，到2030年，韩国女星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90.8岁。这将是人类预期寿命首次突破90岁大关。

洗书

文 曾德琨

图 谢驭飞



以前都是借书看，大学同舍上铺的小唐有洁癖，省出伙食费买书看，也不愿去图书馆借书，更不去出租屋借。出租书的小铺子，一本每天两毛钱，为了省钱，熬夜看完，有些书籍明显有口水痕迹，好多人都有用手指蘸口水翻书页的习惯，或看着看着睡着后流下涎水，这样的书有些肿胀。这种书小唐是绝不染指的，我总嘲讽她只是爱书、并非爱读书，形式大过内容，有买椟还珠之嫌。小唐也绝不借书给我看，首先，我翻书的声音极响，在一页未读完，又急着为下一页做准备时，手指甲抠书的那种抓挠声对小唐来讲无疑是一大酷刑；其二，嫌书签麻烦，总是将书页弯折作记号，又喜在床上躺着看，睡着后，好好的书在被窝里被蹂躏一夜后跟我一样蓬头垢面。小唐便用舌尖在口内弹出“啧啧”声，把自己的书藏得好好的。我也撇着嘴角回应她：古人的读书破万卷到底是以破还是形破呀？

这世间最划算的商品，莫过于这三五十元的书籍了，作者呕心沥血写出的东西，不过一点吃的费用就可以占有。心情不好时，随便拿本书，就犹如不打招呼地推门进了别人家门，坐下来闲聊，偷窥别人的秘密。好阅读的人是不会孤独的。喜看书，但不喜藏书，书实在是分量很重的家具。搬家、整理家藏的时候，旧衣服是舍得丢的，而书是舍不得扔的，在哪淘的、谁送的，都有意义，

里面锁住的是时光、心情，书少便少了扔书的烦恼。大学毕业的时候，小唐为带不走那些书籍而哭了一场，不得不送我一些，擤着鼻涕说：“帮我保存一下，看书前要洗手……”如今资源丰富，现代人都喜独享书刊杂志，再难有私人之间借书的交际了，除了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写过的那种交友伎俩：“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爱书人则好赠书，自己喜欢的书当礼物送给他人才能心灵沟通，但有将自己爱吃的食物强喂给别人吃的感觉。

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各种报刊杂志、书籍，给读书人一个宽容的空间，明亮闲适。但你不能有洁癖，这些公用的纸媒就好比吃完后没人洗的碗筷，各种颗粒、液滴都可能吸附其中。于是有人发明了“洗书机”，把书放进去，哗哗地一页页乱翻，机器就给书消过毒了，前任读者淌下来的口水、蹲马桶时翻书留下的细菌，都可以杀死。“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沐浴干净的书，等着好书者的抚摸。英国人会用特制的皮套套住封面，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看什么，是不是显得踏实低调？但有人会揭发：“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正在看一本很低格调的书。那些小羊皮套里藏的是什么？说不定是本三流通俗爱情小说，更说不定是个超淫贱黄书呢。”穿上外套的书，说不定还穿的是名牌衣服，该怎么洗呢。□

重度孤独患者

文 言微
图 谢驭飞



S小姐很厌恶人群，特别是女生之间处处结伴的吵闹，更是让她觉得有种无法忍受的不可思议。

于是她向来独来独往，“在人群中伪装成和善的一片，真是对生命的浪费”。在人群中也一直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睥睨姿态，万年不变的冰山脸让她看起来像只骄傲冷漠的白孔雀。

S小姐大学毕业后顺利入职一家500强企业，也成了一名北漂人士。在别的女生呼朋引伴地寻找室友的时候，她冷静而迅速地租起了自己的一居室。一切都棒极了，同事们果断决然，生活有条不紊；一如既往地，她孤独且雷厉风行，一心一意快乐地生活在自己不被打扰的世界。

直到有一天，她在加班晚归的地铁玻璃窗上，看到了自己模糊不清带着愁苦味的郁郁寡欢的脸。她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自己看起来似乎有些落寞。这个想法让她觉得有些好笑，但是事实似乎的确如此。

她打开手机，朋友圈里正是一场热闹的盛宴，小姐妹团的聚会，旧的同学和新的同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笑得一脸灿烂。S小姐在人潮汹涌的地铁里，一颗心被突然涌上来的孤独感紧紧缠绕。回到家后，S小姐看着镜子里自己化着精致妆容的脸，白天在富丽堂皇的大厦里光鲜亮丽，可是现在却是这般彻头彻尾的孤独。房间里静悄悄的，她甚至可以听到楼上邻居的猫的叫声。

S小姐突然急切地想要摆脱这令人窒息的静

谧无声。她拿出手机在微信里一个一个地翻找，很快她锁定了桃子。桃子是个很热情的女生，大学时候她们曾一起参加过社团活动，两人也曾愉快相处过一段时间。最主要的是，S小姐从桃子的朋友圈里发现，她也在这座城市。

S小姐迅速地联系了桃子，从最开始的朋友圈点赞到周末约出来逛街喝茶，很快地，S小姐无处安放的孤独感终于被桃子的活力热热闹闹地赶走了，两人也成为在朋友圈里相处愉快的甜蜜闺蜜。最主要的是，S小姐所有的牢骚和抱怨都有了一个倾述的对象，桃子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她可以一下午都耐心地听S小姐抱怨新来的总监古怪刁钻的脾气，这让S小姐舒服极了。

可是，渐渐地，S小姐觉得有些疲倦了，桃子几乎每周都有不同的局，S小姐舟车劳顿地赶过去，长此以往，周一上班的时候几乎要睁不开眼。最主要的是，桃子失恋了，她彻夜彻夜地给S小姐打电话诉苦，有时情绪爆发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当街哭起来，这让体面优雅的S小姐尴尬不已。

于是以后的几次相约，S小姐就借口加班不去了。后来S小姐在朋友圈里看到桃子和另外一个女生晒的亲热的闺蜜照，才发觉自己又成了这个城市里的孤独患者。在又一个夜晚降临的时候，她看着窗外黑夜里的万家灯火，在下一阵寂寞的风吹来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跑龙套的你们

文 ◆ 谢大刚

图 ✎ 谢驭飞



我记得之前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学会重新调整对眼前现实的判断能力：走在校园里或许会听到一个女生大叫，可是千万别着急去救她，否则你也许会穿帮到几个学生正好拍的电影作业中；假如遇到看似黑社会的男人拿起枪，不用报警，至少要等着导演叫“停”后过去跟人家说说他表演多少有些夸张。可是毕业后我竟然发现，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电影学院本身。

有的时候我感觉北京更像一个专门为了什么电视剧搭建的城市，在市中心走不了几步都会遇到什么拍摄。有的街道一半人是在正常地生活、正常地说话，另一半的人是在演戏、在念台词。其实所谓正常生活的一半人也包含一部分正坐在附近的咖啡厅里写剧本、广告文案等，做着类的电影梦的人。

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跑龙套的，都在免费把自己的表演献给某个拍摄者。时间并不固定，拍摄地点也不会提前宣布，不用面试，不用化妆，不用背台词，也不会有执行导演大声叫“开始”。你也是，你或许不知道，可是你常常被拍进一个宣传片或者学生短片或者广告。街上处处都有镜头随时准备捕捉不经意的你。咖啡厅里、地铁里、街上，你哪里都别想躲，哪里都没准儿有埋伏着准备拍你的戏的摄影师。有时候这个讨厌的摄影师就是我，我利用从你身上鲜榨出来栩栩如生的内容，而你呢，你得不到什么好处，拿不到报酬，也不会署名，你只不过是人海茫茫中不

突出的一滴水。你形象再好也不过是画面里的一个小点，你话说得再灵巧也不过是环境声中的一点嗡嗡音调。你可以继续做自己世界里的主人公，可是我的戏不需要独一无二的你，我不用你的气场、你的魅力、你的个性、你动人的一面，我需要的是你的普通、你的平凡、你的通俗、你的跟风、你的不突出。我需要你来做很优秀的背景，而不是抢戏的主角（当然我或许也被你的手机相机给捕捉了，我也给你跑龙套）。

挺有趣的是：在街上走着的你低头看着手机，以便回避看到你眼前没有被整齐地给包装起来的杂乱世界，而往往在你手机屏幕上所看的视频背后的制作人却会尽量把它做到“很生活”，换句话来说——我拿着机器上街去，拍的是你本来一从手机上抬头就能看到的世界。

或许以后会有人研发新的 App，叫“更好的眼前”，这个 App 随时会拍我们眼前的世界，却把它理想化，把雾霾换成蓝天，把眼前的啤酒肚搞成完美的六块腹肌。人们只要是看手机就会活在乌托邦里，那个时候街上确实再不会有选择抬头看真实世界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更容易把你拍到我的片子里，因为当我遇到你的时候，App 会把我给过滤掉，毕竟完美的世界不需要像我这种讨厌的摄影师。

活在大城市的你们一定曾经跑过龙套，我在向你们曾给我们献出最真实的自己表示感谢。□

我不是包法利夫人

文 ◆ 王子林

图 ✎ 谢驭飞



苏洁坐在终点是北京的高铁上，去会她的男朋友。其实她也不知道他算不算是自己的男朋友。两人在网上结识，见了几面。一次苏洁与他一同外出，碰见了他的朋友，他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女友介绍给对方，让她尴尬地意识到了自己尴尬的地位。但苏洁跟他在一起是开心的，甚至是幸福的。这是她不曾有过的。苏洁已经年届三十，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美丽并没有离自己而去，只是有些溜号，1.7米多的身高，长发及腰。她的家在一个县级市，在上面的市里读了大学，学的是音乐，主修钢琴。毕业后回到老家的城市成为一家钢琴培训机构的老师，主要教小朋友们弹琴。薪资微薄，来一趟北京，需要她攒好久的钱。

漂亮的姑娘从来不乏追求者，也自然有自己心仪的对像。可惜苏洁时乖运蹇。她在大学时暗恋过自己的老师，无疾而终；有“路虎男”追求过她，可没过多久此男正牌女友的电话就打到了苏洁的电话上；有人打“飞的”把约会地点定在了三亚，可苏洁连续3天不让男人进自己的房间，终于失去可怜的耐心的男人又打“飞的”把苏洁送了回去。年龄就这样走到了30岁，相亲就像不是自己点的菜，不合胃口不说，最可怕的是反胃。爸妈急得把神婆都请来了，也没见扭转苏洁命运的迹象。

苏洁将精神投射到社交网络上，谈音乐、论人生、发照片，迅速积聚了一众男“粉丝”。她与许长安就由此结识。自从她把与许长安的合照

发到网上，她网上的热度却迅速降温，她的“粉丝”都冰冻成了僵尸粉。许长安也是搞音乐的，她感到两人琴瑟相和，包里装着妈妈做的炸茄盒，她千里迢迢带给许长安吃。她梦想着两人的路边野餐，配着音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万万没想到，两人在苏洁到来的当晚就因为琐事发生了争吵，许长安负气将苏洁赶出了家门。又一扇门在苏洁的身后关上。

坐在回家的高铁上，苏洁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她确实应该早点醒来，从他没有把自己介绍给他的朋友那一刻起。但她又心存幻想，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女人到了30岁，按世俗的观念，到了告别做梦和冒险的年纪，该收拾收拾自己，踏踏实实地把自己嫁出去了。但苏洁此时此刻的心情是要养一只狗。

面对的一个女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递给她一张纸巾，苏洁道谢着接了过去。苏洁看到她正在看一本小说，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更是悲从中来，泪水又涌了出来。姑娘关切、着慌地问她怎么了，苏洁只是摇头。苏洁心里默念着“我不是包法利夫人”，翻出许长安的微信，上面显示着许长安发过来的道歉信息。苏洁犹豫了一下，将许长安从微信中删掉了。□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辉光管显示表盘

NIWA 结合老式 Nixie 辉光管和现代新技术来显示时间。这款手表内置了陀螺仪传感器，只有抬起手腕看时间时，辉光管才会亮起并显示时间，使之待机时间长达一个星期左右。表盘的时间显示方式采用分段式显示，即先显示小时，然后是分钟，最后显示秒钟。



悬浮魔术钟

STORY 悬浮魔术钟由来自纽约的艺术团队 Flyte 设计研发，它的钟盘没有任何刻度，唯一一个可以量化时间概念的钢球，随着时间围绕着钟盘中心点悬浮环绕转动。除了显示时间，这款 STORY 悬浮魔术钟还可以显示年月日，甚至是月相，还可以通过颜色来显示当下的环境温度。



路虎揽胜特别版腕表

真力时路虎揽胜特别版腕表，用亚光黑色陶瓷化处理的铝质表壳呼应路虎揽胜的全铝车身结构，时针和时标均进行镀铑处理并覆以夜光涂层。搭载的 El Primero 400B 自动上链计时机芯以每小时振动 3.6 万次的速度，使之精确至 1/10 秒。



太阳系咖啡机

韩国设计师 Younggyu Kwon 将太阳系元素融合进了咖啡机的设计当中，开发了这款 Dot/Dot 咖啡机。其外观采用火箭和飞船的混合式设计，咖啡胶囊则用太阳系中的各大行星外观作为模板。当放入一颗“地球胶囊”时，咖啡机上的屏幕面板会浮现地球自转的画面，咖啡也会在数秒后倾流而出，仿佛用一颗地球泡了一壶咖啡。

高性能平板耳机

获得国际消费类电子展 (CES) 2017 年度创新大奖的 HIFIMAN 平板振膜耳机 Edition X V2，耳垫利用环形皮革对声音的吸收和稳定作用，避免了对声音的泄露。独家专利的“百叶窗”式格栅设计，以特殊配比的合金材质锻造，精密控制声波的二次反射，因此声场更宽阔。



打磨式电动拖把

这款新型电动拖把是设计师 Shin Kang 的作品，两个圆形超细纤维布在电机的带动下可以给地面进行打磨式的清扫工作，按下把柄上的按钮就可以在拖把前端喷出混合了洗涤剂的水。它不但有效提高清洁效率，同时还兼备瓷砖和木板的抛光打磨功能。



便携式打碟机

ZONT 的音乐合成是一款可供出行携带的打碟机。它有四种可插拔式的音乐数字引擎。DJ 师可以在 ZONT 上进行节奏、旋律、编曲合成。有 RCA、MIDI、USB-C 和 3.5 毫米音频口四种端口输出，功能强大且造型小巧。





玫瑰花蕾

Harry Winston 品牌的玫瑰花蕾吊坠手表，26 毫米白金心形表壳装饰 49 颗明亮式切割钻石，丘比特的钻石箭头穿过珍珠母贝表盘，吊坠也可以搭配黑色缎带变成腕表。



山之清新

在斯德哥尔摩制造的 Ron Dorff 品牌头发及身体护理套装，天然矿物油配方中含有一种来自北极圈北部的杜松芽提取物，怡人的芳香捕捉了瑞典北部山区的清新感觉。



锁定跑车

Senturion 品牌的锁定腕带嵌入 RFID 技术，加密的无线隔离器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可以用作法拉利、奥迪、捷豹、雷克萨斯等跑车的替代锁定装置。



平衡音符

Tasaki 品牌“平衡音符”系列耳坠由直线和对称图形构成，大小不一的珍珠以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符合奏出轻快的旋律，传递令人愉悦的感觉。



对角线长桌

丹麦设计品牌 Woud 的 Diagonal 长桌，设计灵感来自建筑工地的脚手架结构，钢管底架以横向对角线连接，呈现出对称的 X 形交叉轮廓。

正方形手袋

日本设计师渡边淳弥 (Junya Watanabe) 以少见的正方形轮廓设计了一个小手包，黑色牛皮、单一把手和拉链体现它的简约审美，同时保持了最大的功能性。



铜扣桌灯

Diesel 与 Foscarini 合作的 Fork 台灯以 360 度旋转的灯罩与可弯折灯架调节出最适合的角度，灯罩采用特殊布料并加入了铜扣等服饰点缀元素。





一切皆游戏

+
联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电子游戏早已融入到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中



主笔 • 陈赛

去年6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在一次毕业演讲中提到了一项很有趣的统计：

与21世纪之初相比，美国20多岁的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减少了4个小时，而玩游戏的时间增加了3个小时。在人口统计学的规模上，玩游戏取代了他们失去工作的时间。究其原因，这位教授认为，是现代技术，尤其是自动化技术减少了对“低水平技术”工作的需求，而越来越强大的游戏技术则提升了娱乐的主观价值。他表达了对于这些工人人生前景的担忧，包括经济不稳定、药物滥用、自杀倾向等。但是，与他们暗淡的未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当下的幸福水平。就当下而言，这些年轻人并非悲惨绝望，而是恰恰相反。如果进行问卷调查，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幸福水平远远超过了2000年早期同类人群的幸福水平。也就是说，尽管就业率降低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住在父母的地下室里，但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却更高了。

但这场演讲中更令人信服的，是他谈到自己12岁的儿子玩游戏时。“现在他可以在周末写完作业以后玩两个小时的游戏，但如果由他来决定，我相信他每天会花23个小时半的时间玩游戏。如果没有我们的强令配给制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不吃饭，但我很肯定他不会洗澡。”

据美国的一项最新统计：1.55亿美国人玩视频游戏，超过了美国总统竞选投票的人数。40%的美国人一周至少玩3小时游戏，3400万人每周平均玩22小时，500万人达到了每周40小时。美国年轻人在21岁以前平均花费1万小时在游戏中，与初高中教室中花费的时间一样。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的活动变成一种覆盖所有年龄、性别、种族的大众文化。

中国没有这样详细的数据，但2014年旧金山举办的一次游戏营销峰会上，第三方市场调研公司EEDAR公布了一组惊人的数据：中国玩家的总人数已经达到5.17亿人，其中28%的人每天游戏时间超过1小时，9.7%的人会为游戏花钱。

为什么？游戏到底提供了什么，是现实所无法提供的？或者说，游戏与现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思考游戏与未来世

界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思考与现实之间当下的关系是什么？俄罗斯方块与现实世界是什么关系？象棋与现实世界是什么关系？篮球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Minecraft》《街头霸王》《魔兽世界》，与现实世界又是什么关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游戏是我们逃避现实的手段。

人在地球上的一生，实在被设置了太多的限制，你只被赋予一个身体、一种性别、一个种族、一个现实以及一小段的时间。所以，游戏与酒精、故事、魔法、艺术、摩天大楼、购物大厦、郊区、迪士尼主题乐园一样，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逃避自然与社会强加的种种限制与不确定性的努力。

美籍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逃避主义不仅是人类心智的一种自然机制，还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驱动力。在《逃避主义》一书中，他总结了人类四种主要的逃避对象：自然、文化、混沌以及自身的动物性。

人类为了逃避自然的严酷无情，建立了城市，却又为城市的喧闹所禁锢，渴望回到自然。人类对于自身某些粗鲁的特征感到羞耻和厌恶，于是做出种种努力，要逃避这种本性，整容、遮羞都属于这种逃避。我们为了逃避心灵的蒙蔽与混沌，发明了科学，但是，当现代科学发展得如此纤细，如此丰富，将触角延伸到所有的角落，承诺揭开所有隐藏的神秘性时，我们又觉得，科学所创造的这个安全、有序的世界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闷气氛。于是，我们再次怀念起以往主宰我们命运的自然，期待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的介入，以及它所带来的夸张、戏剧性与命运感。就像一位小说家曾伤感地写到过的：

“那过去的年代，那时候，大地腹中的宝石和九霄天的星星还关系到人的命运，不像今天，无论天上还是地下，一切都变得对这些凡夫俗子的命运漠不关心了。任何一颗尚未发现的星星不再关系凶吉，大量新的宝石被开采出来，全部测了大小，称了重量，验了密度，但它们不再向我们昭示任何东西，也不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它们与人对话的时代过去了。”

《万古》杂志的专栏作家达米安·沃尔特在一篇名为《大逃亡》的文章中写到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绝妙的反讽：在科学技术驱动之下的现代社会，崇尚理性，背离神明，拥抱现实，但技术并没有消灭我们对魔法、



恐惧、神秘的强烈兴趣。我们清空教堂，紧接着就把它改造成了电影院。《哈利·波特》和《饥饿游戏》取代了《圣经》；我们想象力的内在世界曾经是祈祷和灵修之所，现在则嵌入到了计算机构筑的数字疆域中。

在《游戏的人》中，约翰·赫伊津哈谈到游戏的“愉悦”（fun）本质时说，游戏的本质是一种激动、专注、生机勃勃的力量。与这种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现实人生难以忍受的单调、乏味以及无意义。

从足球、《俄罗斯方块》到《魔兽世界》，游戏似乎有一种离奇的魅惑人心的力量。一旦被勾引，人们就会花费数不尽的时间去追求那些看似怪异、独断的目标——把一个球踢进球门，用方块填满一列横向格子，不厌其烦地收集某种怪物的脑袋、牙齿、眼睛、尾巴……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游戏工业更是创造了一套神奇的机制，比任何一种媒介更具黏性，更能刺激人的参与热情。它有非常清晰的指令，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个具体任务上。而且，不像电影或者电视，你只能看着别人行动，在游戏里你永远是一个主角，有自主的意志。而多人游戏则给你一种归属感，让你觉得自己属于一个集体，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有愉悦的社交生活。

游戏有即时的反馈系统，得分、过关和晋级给你一种明确的可衡量的进步感。每一个玩家从相同的位置出发，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收获回报——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以为世界是这样的，但却在真实的世界从未真正得到。

最重要的是，与现实人生不同，游戏是合理的。无论什么游戏，足球、围棋、《魔兽世界》，都有基本的规则，决定一个人最终的成败，而这些规则，不像那些现实中的规则，是对所有人都清晰且公平。

以前，我们对于一个人沉浸在游戏世界里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而逃避现实常常与“疯狂”画上等号——那些脑子里充斥着幻觉和幻象的人，是“脱离现实”，或者太愚蠢、太无能，以至于无法应付日常生活中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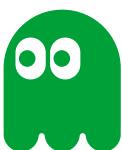
但是，随着游戏作为一种媒介的演化，随着游戏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与群体，我们与游戏之间、游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我的朋友A是一个插画师，她爱玩《部落冲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收金币，给游戏里的人物买点漂亮衣服，偶尔也和游戏里认识的朋友玩麻将。对她而言，游戏不仅仅是无聊工作中的一点精神刺激与愉悦，也是孤独中真实的慰藉。“游戏是一个完全虚拟的二次元世界，但在游戏背后，人和人的相处，所付出的情感是和二次元却没有任何区别的。游戏里一个跟你玩得开心的人，从某一天开始就再也不上线了，并且你的好友名单里，他的名字从此永远灰了下去。即使在游戏世界里，这种事情带来的伤感也是很真实的。”

我的朋友B曾经有三年的时间里完全沉迷于《魔兽世界》，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整天独自躲在书房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手指片刻不曾离开键盘与鼠标。看着他的样子，你会觉得他的人生可悲极了。但在那个我无法理解的虚拟世界里，他志得意满地指挥着千军万马，攻城伐地，受万人敬仰。如今，他浪子回头，娶妻生子，做着自己的小生意，往日种种，犹如一场大病，但病愈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气勃勃。至少我不敢断定，他的现实人生就比虚拟人生更有价值。

如今，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半真实半虚拟的世界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以各种方式诡异重叠，叠合之处为各种新型的游戏提供了新的画布。越来越多的游戏从现实取材，关于暴力、关于宗教、关于战争、关于政治、关于死亡；或者将游戏延伸到现实空间，鼓励玩家不断回到现实世界，寻找游戏内完成任务所需的线索；或者在现实空间里扮演虚拟世界里的角色，比如从北欧流行起来的LARP游戏；又或者在现实之上叠加一层虚拟游戏体验，比如最近很流行的《口袋妖怪Go》……

这些游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诺要提供一种不同的观察、理解甚至参与现实世界的方式，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它们对于现实的预判各有不同。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破碎的现实，需要引入游戏的机制来修补，还是说，现实从来都是如此，而游戏只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发现和欣赏这个现实世界真正的乐趣与意义所在？



世界皆游戏，男女皆玩家

文 / 遛遛





游戏的自由，来源于规则与限制。我们该如何看待游戏的“幸福生产力”？

时间争夺战

男孩的妈妈们可能随时会面临一种自己不曾经历的成长体验和境遇：当他迷上电子游戏。就拿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女孩的童年来说，虽然也充满各种游戏，但大体上被童话故事、过家家、藏猫猫、布娃娃、化装小舞会、弹子棋、积木、跳房子、踢毽子、跳皮筋等活动包围着，有时也玩点《俄罗斯方块》和《超级玛丽》，但始终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总不会游离太远。但那个年代出生的男孩的童年记忆就是另外一番样子了：变形金刚的卡片，圣斗士的拳法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仿冒任天堂 FC 的小霸王游戏机或山寨任天堂 FC 游戏机，这些在家手握游戏手柄眼盯黑白屏幕玩《坦克大战》《魂斗罗》和《冒险岛》，在街机房打《吃豆人》《街争霸》和《三国》的孩子，后来成了任天堂游戏主机 Wii 和索尼 PlayStation 的用户，有了电脑后迅速成了从 Windows98 系统开始不断升级的 PC 机上《仙剑奇侠传》《轩辕剑》《三国志》直至《魔兽争霸》《星际争霸》和《反恐精英》等网络游戏的拥趸，在他们有了经济实力以后，把微软 Xbox 360、索尼 PS4、微

左图：2006 年 10 月 25 日，澳大利亚一居民家中，妈妈坐在一旁看孩子玩《魔兽世界》

右图：2014 年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上的“暴雪”公司展台，玩家在现场参加《魔兽世界》比赛，升级最快者胜出



美剧《生活大爆炸》剧照

软 Xbox One 和虚拟现实的头盔等体感游戏纷纷搬回家中的客厅，而他们的儿子和侄儿，已经开始从手机的 AppStore 中下载移动端游戏。

与 30 年前相比，游戏世界的诱惑变得更加无处不在。从我的孩子，一位“10”后，不顾一切地挣脱我的手在购物商城里的电子游戏厅流连忘返那一刻起，从他一到周末就心心念要去 VR 体验馆玩滑雪、搏斗和切水果，随时随地都想从我兜里掏出手机玩赛车游戏和奥特曼打怪那一刻起，我感到了自己人生经历的局限性。他如此急切地奔向游戏世界，沉迷其中。我则陷入迷惘：我应该给他自由，还是限制，甚至禁止他？

游戏的天性和本能，无时无刻不在鼓动着他抗争既定的日程安排，以为游戏争取更多的时间——在一个娱乐、信息和教育等各方面资源都极大丰富的时代，一切兴趣爱好本质上都在竞争着注意力和时间，哪怕是闲暇的注意力和时间：在他还从不知道游戏为何物的 3 岁半，晚上练一个小时的小提琴

是他完全可接受的活动，唯一所做的斗争是“独自练习三遍还是五遍后再与妈妈二重奏”这样的问题，他希望独自练习的次数越少越好，二重奏是显然更有趣味也更有挑战的活动；在他还从不知道游戏为何物的 3 岁半，晚上练一个小时小提琴后再读 45 分钟的绘本，是他非常喜欢的活动，他全心全意沉浸在《丁丁历险记》《彼得兔》和《史努比》这样的故事里，不断央求“再多讲几页”，以相当快的进度阅读；在他开始知道乐高这样的积木游戏的 4 岁，他开始连续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直至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一次性投入到从大颗粒至小颗粒、从小模型至大模型的游戏里，开始在拉琴、阅读和乐高之间权衡取舍，有时在拉琴时间到来时，仍不愿放下手中的乐高；在他还没有玩弹子棋、飞行棋和火车棋的 4 岁半，他下学回来看动画片、拉琴、玩乐高、听故事，还有时间画画和折纸，然后上床睡觉；在他有了棋类游戏的 5 岁，他开始抱怨自己拉完琴后没有时间下棋，下完棋后没有时间讲故事，讲故事的时

间压缩到 15 分钟，折纸几乎再也难碰，否则要到 10 点半才能上床；在他还没有接触过《开心消消乐》《愤怒的小鸟》《俄罗斯方块》《城市赛车》这些手机游戏的 5 岁，他在公交车上、出租车上和自家车里都爱读乐谱打发时间，每周的几首新曲子背得很熟，走路经常来兴致哼唱一曲；在他开始玩手机游戏的 5 岁半，他在一切交通工具上，包括轮船、火车和飞机上，见缝插针地打游戏，只在练琴时才读乐谱，谱子也自然生疏，再也听不到他的哼唱；在他开始短期辅助学习钢琴的 5 岁半，他对每晚多出的半个小时钢琴时间时常不太耐烦，总想方设法早一点结束，为此和我各种口舌之争，又苦苦为自己争得一天打半个小时游戏的时间，于是便鲜有时间再听睡前故事，一本《秘密花园》一个月都还没有讲完。

过去我听说身边与儿子同龄的孩子每天练四个小时琴，觉得这是将来走职业道路的时间表，对一个仅将练琴作为兴趣爱好的儿童来说实属不易，也无必要；现在我开始感叹，每一个能够将学琴作为兴趣爱好坚持数十年，有水平在中学、大学和公司的交响乐团演奏的孩子，在 21 世纪恐怕都实属不易。在儿子学琴的音乐学校里，我好几次听到家长问老师：“一个星期练三次琴够了吧？”其实哪怕仅仅是成为一名业余的演奏者，一周三次也显然是不够的——20 年前，应该不会有琴童家长问这样的问题；但问题是，每个家庭在闲暇时段都有太多的安排，不能天天练琴，不一定懒惰，却是因为日程表太满。掌握一门终生技能的“一万个小时”定理，考验的将不再仅是持之以恒的毅力，更是抵御无限诱惑的定力和时间管理的不断取舍——难的不再是“坚持一万个小时”，而是“从哪里来这一万个小时”以及“是否值得为之付出一万个小时”。

接下来我自问的问题必然是：我是否应该为了保证儿子阅读和练琴的时间，减少甚至终止他的各种游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必须追问：是不是阅读和练琴，就必然比棋类和电子游戏更值得付出时间？在我所受的教育里，经典的书与音乐，必然比娱乐化的游戏更值得付出时间。但我也保留着对自己知识结构和信念的质疑，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一个在完全经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就能在未来生活得更好？毕竟，我所生活的时代，新生的互联网冲击了传统纸媒和出版，社交媒体又冲击了传统互联网，电商瓦解了传统商业模式，流行文化也消解了经典的市场。既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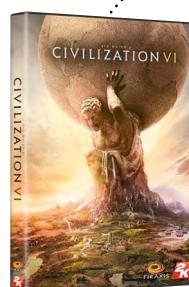
消云散，那么我所坚守的，就一定得是孩子必须坚守的吗？在一个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趋于越来越多元的未来，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就一定比另一种更具合理性吗？

难以阻挡

美国未来研究所从事游戏研究的简·麦戈尼格尔写了一本洋溢着硅谷独特乐观主义气息的书，叫《游戏改变世界》。它让我看到，我的孩子，不过是上亿名正浩浩荡荡向游戏空间迁徙的游戏大军中的一名潜在小“玩家”；也让我看到，在这每天、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都在上演的看似微不足道的“闲暇时间争夺战”中，游戏为自己赢得了多大的空间与身价。

麦戈尼格尔抛出了一组气势汹汹的统计数据：目前在美国有 1.83 亿活跃的游戏玩家，他们每周用来玩电子或视频游戏的时间，在 13 个小时左右，而在世界范围内，中东有 400 多万玩家，俄罗斯有

CIVILIZATION 《文明》



席德·梅尔设计的《文明》系列游戏是最为经典的回合策略类游戏之一。1991 年至今，游戏已经发布了六个主版本和众多资料片。

玩家选择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领袖，如中国的秦始皇、德国的俾斯麦、罗马的图拉真等，在游戏中以回合制的方式建设自身的文明，从史前直到未来时期。每一回合中，玩家可以做出人员移动、城市建设、农业耕种、军事情报、外交协商等方面的决定，还可以为自己的文明选定政体、科技发展路线和宗教教义。其他玩家或电脑也以类似的方式建设各自的文明，所有文明在整个游戏世界中竞争。游戏没有确定的结局，有文化、科技、宗教、统治和分数等多种不同的胜出方式。

《文明》的剧情发展完全取决于玩家的选择，辅之以相当程度的历史代入感，给了玩家“重写历史”的体验，以至这一系列游戏 20 多年来经久不衰。





WOLFENSTEIN

《德军总部 3D》

1992 年发布的《德军总部 3D》在游戏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FPS) 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前的射击游戏被称为清版射击游戏 (STG)，通常是玩家以第三视角操控飞船或其他类型角色进行移动和攻击。《德军总部 3D》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模式，玩家以第一人称视角控制一位角色，在游戏空间中自由移动、探索地图并击杀敌人，这一模式一经推出即大受欢迎，成为最流行的游戏类别之一。

游戏的 3D 视觉效果也有划时代意义。虽然仅仅是以射线追踪法营造的“伪 3D”场景效果，并且游戏中的敌人和部分物体是 2D 的，以至于被称为“2.5D 游戏”，但这在 386 电脑的年代已经足够震撼，为后世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视觉效果竖立了全新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以对抗“二战”德军为题材的游戏，因为在画面中出现了纳粹党徽标志而未能在德国发售，因为德国法律规定纳粹党徽标志只能在教科书中出现。



1000 万玩家，印度有玩家 1.05 亿，越南有 1000 万玩家，墨西哥有 1000 万玩家，中南美洲有 1300 万，澳大利亚有 1500 万，韩国有 1700 万，欧洲有 1 亿，中国则有 2 亿玩家。虽然典型的游戏玩家每天只玩一两个小时的游戏，但如今中国有 600 万人每周至少用 22 个小时玩游戏，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铁杆玩家”每周至少花 20 个小时玩游戏，相当于做了一份兼职（不仅无偿，还得花钱买各种道具）。更恐怖的是，美国有 500 多万“极端”玩家，每周平均在游戏上花掉 45 个小时，相当于做了一份每天加班的全职工作！另一个统计数据是，自 2004 年《魔兽世界》推出以来，从 25 万名增加到 1000 多万名的玩家们平均每周在这个游戏里花掉的时间是 17 至 22 个小时，从而在这个游戏上面已经总共花掉了 593 万年时间，大概是 500 亿个小时——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在历史长河里，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人类祖先第一次站起来的远古时代，也就是说，人类玩《魔兽世界》所花的时间，相当于人类物种演进的时间！

投入到游戏的巨量时间，意味着什么呢？来看看游戏市场规模的蓬勃增长吧：2016 年，中国游戏

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 1600 多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200 多亿美元），全球游戏市场的规模则达到 800 多亿美元，已远远超过全球电影票房 375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而且这个市场还在高速增长，专业机构预测，2017 年游戏市场的规模将突破 1000 亿美元。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大市场当中，一款热门游戏的利润可以多到令人咋舌。根据数据调研机构 Newzoo 的报告，在 2016 年 836 亿美元游戏市场的总值中，排名前 25 位的游戏发行商盈利就高达 541 亿美元。

数以百万小时的人力从社会中抽离出去，必然会汇集成某种不可阻挡的超级趋势；更何况，随着技术的进步、游戏体验越来越好，下一代、下两代会有数量更多的人沉浸于在线游戏里。一旦人们全都玩起游戏来，游戏外“现实”世界里的事情就将不再以现在这样的方式发生了。想象一下：上亿的游戏玩家们从这里抽出几个小时，那里腾出整个周末，把大部分的闲暇都贡献给虚拟世界和在线游戏，进入诸如《最终幻想》一类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慷慨地把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现实世界转移到游戏中，规划和协调复杂的突袭和征战；他们或者花好几百美元购买《摇滚乐队》和《吉他英雄》的塑料乐器，通宵达旦地排练，或是齐心合力在“魔兽世界百科”网站上写下 25 万篇说明文章，抑或是美国驻外部队的军人，一个星期用无数个小时刷新自己在《光环 III》里的服役记录，赚取虚拟战斗勋章。正因如此，虚拟游戏专家爱德华·卡斯特罗诺瓦在《向虚拟世界的大迁徙》一书中写道：“21 世纪必将会有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其规模之庞大，连汽车、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出现所带来的巨变加起来也不堪比肩。这些从现实世界‘出走’、脱离了正常生活的人，会引发一场社会气候的巨大变化，相形之下，全球变暖简直像茶杯里的一股乱流罢了。”

我并不确切知道，究竟是资本顺应了人性，还是资本改变了人性。在我长大的 20 世纪 80 年代，电子游戏被视为不良少年的标配，腐蚀心灵的鸦片，诱人上瘾、败家、不学习、堕入边缘社会的毒品，但如今，它的声名变得越来越显赫，甚至成了某种时尚。人们通过接头《魔兽世界》的暗号建立自己的社交圈，通过分享《我的世界》的体验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就像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如果不能谈论《喜羊羊和灰太狼》就有点落寂一样。几年前特别火爆的美剧《生活大爆炸》，人物是一群超级游戏迷人格与科技宅男人格组合在一起的好朋友。这部令

人爆笑的幽默喜剧前所未有的让我领略到，内心潜伏着小男孩们的这群科学家，如果不能把玩游戏当作如此隆重和严肃的事情来做，他们的天空将多么晦暗，人生将多么无聊，友谊将多么匮乏。曾有影迷统计过剧中出现的游戏设备和游戏：除了PS2、PS3、Xbox、Xbox 360、经典任天堂、超级任天堂、任天堂64、Wii和顶配电脑这些设备外，还有从《俄罗斯方块》《跳舞毯》《吃豆人》《3D象棋》等老游戏到《使命召唤》《光晕》《超级马里奥》《摇滚乐团》《最终幻想》《塞尔达传说》《第二人生》《龙与地下城》《克林贡语拼字游戏》等不计其数的经典游戏，以及我根本不可能听过名字的《神秘勇士卡》《激光障碍特工象棋》《狂野西部女巫》《卡坦岛》等桌游和角色扮演游戏，还有物理疯狂填词游戏、斗风筝、保龄球、溜冰、动漫展(Comic Show)和各种化装舞会。

如果说在这部美剧里，游戏仍然与不善交际的科技宅男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在另一些时候，游戏则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甚至时尚，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影产业与游戏的联姻。去年由暴雪与传奇影业合作的电影《魔兽世界》里，吉尔丹与饰演它的吴彦祖联系在一起；前不久去世的影星罗宾·威廉姆斯是游戏《塞尔达传说：时间之笛》的资深玩家，他给唯一的女儿取的名字用的就是游戏中公主的名字。不仅如此，已经成为官方竞技体育项目的电子竞技，开始时常开出令人羡慕的奖金；游戏频道出现在电视和网络上，且催生了以打游戏为生的人和众多游戏主播。在高等院校里，游戏系也登堂入室。在娱乐业高度发达的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开设有全美最好的游戏专业，提供本科与研究生课程，被Facebook高价收购的虚拟现实公司Oculus Rift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基(Palmer Luckey)就曾是这个系的助理研究员。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大学也开始有一些开设游戏课程的呼声，甚至有一些资深玩家，把游戏称为“未来的艺术”。

几年前，著名华人游戏设计师陈星汉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感慨：“我那些不玩游戏的朋友一样要看电影、打高尔夫球，唯独对游戏没有时间。他们会用四个小时读书，或是在周末去电影院，做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各种娱乐，这是因为那些书籍和电影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光彩，而游戏还没有。很多人对游戏行业的印象不好，觉得是在毒害少年。即使游戏行业很赚钱，人们仍不

会从心底尊重你。我希望在退休之前，当你跟别人说起自己是游戏设计师时，就像在今天说你是建筑师、电影导演、音乐作曲家或者医生一样，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种情况也许正在发生着改变：当我在一两年前走访硅谷和洛杉矶时，发现许多新兴的游戏公司里聚集了不少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而南加州大学游戏实验室的主任也非常自豪地把他的毕业生们送入了像任天堂、索尼、暴雪、艺电、育碧这样的大型游戏公司，以及Unity和Unreal这样的游戏引擎巨头公司。

好的游戏

在南加州大学的游戏实验室里，我曾听过一节给硕士生的游戏设计课。大型系列游戏《文明》(Civilization)的制作人西德·迈耶把“游戏”视为“一连串的有趣选择”。更专业地说，“游戏”是



GRAND THEFT AUTO
《侠盗猎车手》

《侠盗猎车手》系列游戏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动作冒险类游戏之一，至今不同版本已累计卖出超过2亿份拷贝。在中国，不少人对美国社会的最初认识甚至就是通过GTA游戏形成的。

GTA属于RPG(角色扮演游戏)范畴，玩家扮演一位主人公在游戏世界中成长。游戏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为背景，仿照纽约、迈阿密、洛杉矶等城市构建了相当逼真的虚拟世界，主人公则通常是犯罪团伙的成员，需要在抢劫、毒品交易、火并等一系列任务中推进剧情发展。

游戏有极高的自由度，玩家可以操控主人公做几乎任何想做的事，包括进食、购物、使用武器、驾驶交通工具乃至开热狗摊赚钱。从游戏的叙事策略上，虽然有精心设计的复杂剧情，展现了美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并且最终实现了主人公的“英雄养成”，但全部主线剧情都是给定的且是线性发展的，玩家所做的只不过是“触发”情节的发生，无法改变故事的既有走向，这也是这一类游戏的惯常模式。不过在最新一部GTA5中，已经出现了三种根据玩家选择而定的不同结局。

一个遵循游戏目标、规则和程序的“封闭系统”，把玩家纳入到它的结构性冲突、不确定、不对等结果和强制循环中。讲课的老师是Pokemon Go 的设计师，他绘制了一张矩阵图：在“大脑运算”“肢体灵活性”“技巧”以及“机会”这四个元素构成的坐标系上，很多知名游戏可以按调动玩家各元素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精灵宝可梦》是个“运算”和“技巧”要求都较低的游戏，《俄罗斯方块》则对这两个元素要求都最高；《文明》对“运算”的要求不高，对“技巧”要求中等，《星际大战》则对“运算”的要求很高，“技巧”要求一般；《光环》虽然对“技巧”要求一般，但对“肢体灵活性”的要求较高。他说，《精灵宝可梦》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成功，恰恰在于它的规则是如此简单，而场景却千变万化；而《俄罗斯方块》之所以在全世界经久不衰，则在于它虽不是一个玩家能够最终获胜的游戏，但挑战却不断增加（方块降落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无时无刻不产生即时结果（方块一旦放满一排，就会消失），简洁，无限。

从这些游戏的设计原理出发，游戏设计师和玩家们开始将游戏与“幸福”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天然地被游戏吸引，是因为游戏的结构和特质为我们提供了快乐和幸福的体验。20世纪70年代，为了阐述什么是“幸福”，加州克莱蒙研究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引入了作为积极心理学基石的“心流”概念。“心流”又被称为“最佳体验”或“化境”，它有八个要素：(1) 行为和感知的融合；(2) 需要技能且有挑战性的活动；(3) 明确的目标；(4) 直接、立即的回馈；(5) 对手头任务的专注；(6) 控制感；(7) 自我意识的迷失；(8) 时间感的错位。这几乎是为游戏量身定制的标准，将任意一款游戏带入其中，在打怪升级和过关斩将的过程中，哪怕是最简单的游戏，也基本满足上述的全部条件。当玩家沉浸在游戏中，他们一致地忘记了时间，不再有外部压力和其他事情分心，他所获得的每一次得分，闯过的每一关，都令他感到愉悦，他的智力与敏捷水准也因其专注而达到极致。如果说“幸福”就是由各种长期和短期的心流体验交织而成的，那么游戏就是生产幸福的一种方式。游戏学家认为，像《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正因游戏持续产生了“心流”体验：人们深深沉浸在能产生直接且有明显结果的工作中，结果越清晰，实现得越快，“幸福生产力”就越强大。

简·麦戈尼格尔这样评价《魔兽世界》的“幸福生产力”：在游戏里，“你的主要工作是自我完善，一种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天然富有吸引力的工作。你有一个虚拟化身，你的工作就是让它以尽量多的方式变得更美好、更强大、更富有，积累更多的经验、更多的能力、更强的盔甲、更多的技能、更多的才干以及更大的声望。这些属性每一个都可以提升，并以点数的形式显示在你化身的个人资料里。你要靠赚取更多的点数来完善自己，这就要求你持续地完成任务、进行战斗、接受职业培训。赚到的点数越多，级别越高，解锁的任务就更具挑战性。这个过程就叫作‘升级’。工作越具有挑战性，从事这一工作的动力就越强，赚到的点数就越高……形成了生产力的良性循环”。反观那些小家伙们经常喜形于色地津津乐道他又在《俄罗斯方块》和射击游戏里创造了多高的积分记录、在《愤怒的小鸟》里一连打过了几关、用何种新方式和新武器打死了多少头怪兽，那种沉迷的状态，还真符合“心流”的



累计售出超过 2.5 亿份的《使命召唤》系列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发展 20 余年来的集大成之作，在剧情、游戏模式、视觉效果等诸多方面奠定了这一类游戏的最高水准。早期几部《使命召唤》以“二战”为题材，沙漠、雪地、城镇等多样化的地形，以及四季变化、晨昏变化、各种气候变化等效果，再加上重大历史战役的重演，使其一经推出就迅速吸引了大批玩家。《使命召唤 4：现代战争》则是这一系列的转折点，不仅题材由“二战”拓宽到现代世界，逼真程度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比如游戏中击中敌人头部最多有 16 种不同的表现效果，而当时其他游戏则至多是三四种。后续的几部作品也在视觉效果和剧情设置上保持了相应的水准，不仅改良过的 IW 游戏引擎使其光影、爆破效果以及 3D 模型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制作团队还一度邀请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编剧斯蒂芬·加汉参与游戏的情节设计。



1



2



3



4

体验，整个小脸都洋溢着幸福的光晕。既然 2300 年前的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就将人的终极目标视为追求个人的幸福和愉悦，那么我应该剥夺他这份虽然来得有点太容易的幸福和愉悦吗？

但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又闪过了一丝怀疑：你确定，你愿意相信这套资本叙事时代里的话语逻辑吗？你确定，这种游戏设计者和商家熟练运用的“幸福”法则，真的可以与“心流”原本所描述的专业运动员和艺术家所体验的“幸福”相提并论吗？你可能在游戏中获得“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的个人体

验吗？显然不能。我也曾有一段时间痴迷于《俄罗斯方块》和《超级玛丽》，无时无刻不想打几局，废寝忘食地打到了少有小朋友打到的级别，见到了几乎没有小朋友见到的“风景”（场景）。但突然有一天，我感到些许厌倦，感到再往前走下去也不会再有什么绮丽的新天地，更何况，无论如何前行，也都逃不出早已被设计好、未知和陌生感正逐渐被侵蚀的世界，我开始对那段沉迷其中的岁月抱有轻微的悔意。神奇的是，一旦决意放下，也就斩断了念想——对十几年如一日学习才逐渐能拉奏复杂曲目的小提琴，对一段不短暂的爱情，哪怕是全身心都嗜好的

咖啡和酒，恐怕都做不到如此利落地说再见便永不再见。

让我回到南加州游戏系的那个课堂：那儿的每个人都能像信手拈来一段诗词或小说片断一样，“引经据典”地谈论游戏史上的任意一部游戏，像分析句法一样解剖它的结构，像谈论一部经典电影一样谈论一个微妙的场景和体验。当我暗叹他们“打遍天下游戏”的时候，老师开始让他们设计一个故事结构，讨论一个算法微小的改变所带来的体验的根本不同，布置作业让他们去找动画、电影、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合作开发一款自己的游戏。游戏设计也许还没有被罩上建筑设计或剧本创作的光环，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又包含着建筑设计或剧本创作的元素。曾有一位游戏专家问：“一部体感交互游戏设备和一部莎士比亚戏剧有什么关系？”他自问自答：两者基本是同一件事儿的变体。

后来我读到历史学家和欧洲文化史大师约翰·赫伊津哈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游戏的人》一书（注意：在作者完成这部有关游戏的著作近30

年后，麻省理工的DEC-PDP-1计算机上才诞生了第一款电子游戏《太空战争》），在这本书里，他为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化创造寻找到“情感”与“理性”之外、逻辑无法解释的“游戏”的动机和根源：从宗教仪式，到巴赫的音乐，再到莎士比亚戏剧的每行台词，以至留下建筑遗迹供后人瞻仰的斗兽场、公共剧院和体育竞技场；从法律、工商业、股票交易所、战争、神话、艺术，直至骑士制度、封建制度和议会制民主——所有这些，都是“游戏”的文化造物。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在《法律篇》中赋予了“游戏”严肃而崇高的地位，他毫不犹豫地把“神圣仪式”纳入游戏范畴，并认为，“人必须严肃地做严肃之事。极度严肃唯有神配得上，而人是神造的玩偶，因此，男男女女都要玩最高尚的游戏，并达到有别于当前现实的另一种精神境界”。从那个神性和哲思的古代起，“正确的生活方式”，就是“过生活须得像做游戏；玩玩游戏，献献祭品，唱歌跳舞，如此这般，此人方能取悦众神，方能御敌自卫，方能赛场取胜”。



山东烟台某商场内，孩子们在体验VR游戏

在一个更广阔的意义上，赫伊津哈向我揭示了“游戏”的本质：游戏是自由的，是真正自主的；它不是“平常”的生活或“真实”的生活，而走出了真实的生活，暂时迈进一片完全由其支配的活动领域。它是一段我们日常生活的幕间表演，虽不能直接满足需求和欲望，甚至中断了欲望的进程，但作为临时插入生活的活动，能实现自我满足并在获得满足时结束。正是它“把游戏者带进另一个世界”的特征，让它不涉功利，局限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发展出自己的进程和自己的意义；游戏开始，然后在特定时刻“结束”，游戏中，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交替、连续、联合、分离。它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一个与日常世界毫不相关的平行世界里，有与古代仪式高度一致的形式和场所——竞技场、牌桌、魔环、庙宇、舞台、银幕、网球场、法庭、计算机……这些游戏场所，将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宣告日常生活的暂时停滞，交付游戏场所内行使主宰权的特殊规则。而在这些游戏场所内，游戏创造出特有的秩序，它就是秩序，以致对秩序的稍微偏离都会毁掉游戏，让游戏失掉特性和价值。原来，早在电子游戏行业兴起之前，历史文化学者就已经为游戏准备好了辩护词：“游戏的审美因素或许和创造有序形式的冲动是一回事儿，紧张、相持、平衡、冲突、化解、解决之类的词语表达的游戏要素，使得它‘诱人’‘迷人’，具有节奏与和谐”；“文明生活的重要原生力量，都源自神话和仪式，都根植于游戏的原始土壤中。”

在这个游戏观的关照下，我开始重审生活里的活动与日程安排，并开始挑选出“更好”与“更高级”的游戏：《愤怒的小鸟》和打怪游戏除了得分、过关和好玩儿，有规则而无秩序；赛车和《我的世界》基本建立起一套秩序，也不乏社交，但缺少了故事的架构，也没有复杂的情感体验；而《仙剑奇侠》《银河飞将》《文明》《光环》和《使命召唤》这样的大型游戏，有史诗或神话故事的构架、深度的情感体验，还有公共事业的伟大使命感——牺牲的英雄和未竟的事业，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力量，以及个人置身更宏大事业（比如拯救人类）所产生的意义感和崇高的精神体验，都让“游戏”更接近它古老又深沉的本质。也是以这样的游戏观，我开始引导孩子在音乐与手游间做出选择：音乐是秩序最为系统和严谨的游戏——从词源上来讲，在阿拉伯语和许多欧洲语言里，“游戏”（play）这个词早就被特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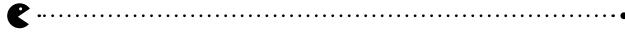
于表示演奏乐器；而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游戏所特有的所有形式特征：它在严格的时空界限内开始、结束，可以重复，以秩序、韵律、变奏为主，能让听众和乐手一同脱离“平常”生活，升入欢愉的境界。

于是对那场闲暇生活里正在进行的“时间争夺战”，我找到了一条规则：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高级的游戏上，限制仅仅出于“找乐子”的、带有伪装的“游戏”。这也是游戏的另一层隐含的深意：游戏的自由，恰恰源于规则与限制。□

〔参考书目：《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荷）约翰·赫伊津哈著，傅存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游戏大师谈互动叙事》（美）克里斯·克劳福德著，方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美）简·麦戈尼格尔著，闾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万物之中，“玩”的眼光

主笔 / 陈赛



游戏是一种玩，而玩在万事万物之中，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玩”的眼光？

游戏何时结束，现实何处开始？

2001年8月，Electronic Arts推出过一个游戏叫Majestic，游戏会通过电话、邮件、黑莓甚至传真，给玩家发送信息，刺激他们对一个虚构的神秘政府阴谋的好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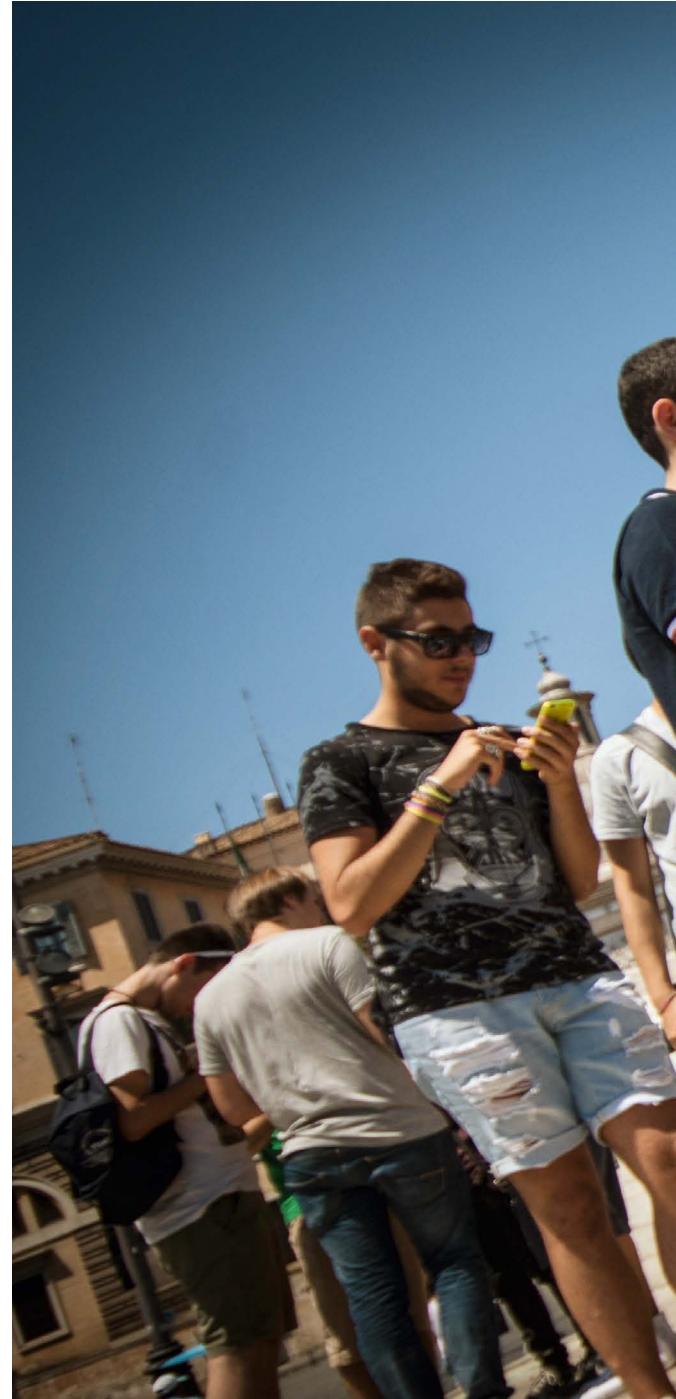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人们刚刚体验到新的游戏方式，带着对新技术的隐约的不安。Electronic Arts在这个项目投入了2000多万美元，并动用了大量的市场宣传，“这个悬疑故事会通过互联网侵入你的真实生活，让你怀疑到底游戏何时结束，现实何处开始”。

不久“9·11”发生了，这个游戏很快就被迫关闭了，但是它最早开启了游戏与现实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今，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半真实半虚拟的世界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以各种方式诡异重叠，叠合之处为各种新型的游戏提供了新的画布。越来越多的游戏从现实取材，关于暴力、关于宗教、关于战争、关于政治、关于死亡；或者将游戏延伸到现实空间，鼓励玩家不断回到现实世界，寻找游戏内完成任务所需的线索；或者在现实空间里扮演虚拟世界里的角色，比如从北欧流行起来的LARP游戏；又或者在现实之上叠加一层虚拟游戏体验，比如最近很流行的《口袋妖怪Go》，将增强现实技术（AR）和宠物小精灵的角色设定结合起来。

打开游戏，开启谷歌地图和定位功能之后，游戏会在摄像头实时拍摄的画面中叠加皮卡丘、杰尼龟等小精灵，这些精灵可能会藏在任何角落，你需要拿着手机四处走动，发现它并且抓住它。

《口袋妖怪Go》的确改变了很多现实，结局有好有坏。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抓精灵引发了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有人在抓精灵的过程中发现了死尸，还有人被骗入了一起持枪抢劫事件。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一个白人男性半夜睡不着觉，凌晨3点出门找精灵，与两个同来抓精灵的黑人一见如故，正聊得火热，恰好被一个路过的警察看到，以为是在贩毒，结果警察自己也下载了个《口袋妖怪Go》。



2016年7月19日，游戏玩家聚集在罗马市中心玩手游《口袋妖怪Go》





上图：美国游戏设计师与研究者伊恩·博格斯特

下图：博格斯特设计的《点牛奶》游戏画面



几年前，我们谈到游戏世界，人们想到的会是《魔兽世界》《第二人生》，但今天恰好相反：不是人们逃避到虚拟世界，而是游戏侵入到现实世界。

无论逃避式的娱乐也好，工具性的实践也好，或者社会化的治疗方式也好，这些游戏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诺要提供一种不同的观察、理解甚至参与现实世界的方式。就像美国女游戏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坚持认为的，平行实境游戏（Alternate Reality Game）里的所谓“平行”，与之平行的不是幻想，而是现实。

游戏修补现实？

最近 10 年来，简·麦戈尼格尔一直是“现实



简·麦戈尼格尔（左图）在她的《游戏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到了大量的游戏化案例，比如《家务战争》游戏，把家务设计成了一个角色扮演游戏。清理洗碗机、煮咖啡等日常杂物被设计成了一项项冒险任务，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得到一定数量的经验值、虚拟金币，或是能提高虚拟技能的点数：比如“除尘而且没碰掉书架上的东西”敏捷度加 10 点、“捡出 3 袋可循环垃圾”耐力加 5 点等。

《学习的远征》是为纽约市一所针对 6~12 年级的特许公立学校而设计的一个游戏，该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以游戏为基础的学校，但创办人希望它有朝一日能成为世界各地学校的典范。在这个学校里，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只有任务、升级和适时的奖励。一个学生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7:15，完成秘密任务，赶在其他学生还没有发现之前解答昨天从学校图书馆找到的秘密作业；9:00，完成讲故事单元，得到 7 点，从而升级到“故事大师”级别；11:45，升级自己在“专业技能交换”中的个人资料，即完成一个 3D 虚拟地图绘图；14:15，会见“秘密盟友”，和团队协同解决“最高级别”任务；18:00，在家里教会一个名叫贝蒂的虚拟人物除法法则。

“游戏化”最重要的鼓吹者。一方面，她认为，应该把游戏机制导入现实生活，将一切日常的存在和体验都变成游戏，无论工作、教育、艺术。在她看来，这是拯救我们这个破碎现实的唯一路径。

另一方面，麦戈尼格尔认为，只要善加利用，玩家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库，他们的知识、经验、技巧、智慧、善意、想象力，可以用于执行各种任务，从科学研究、政治参与、慈善赞助，甚至预测天灾人祸。“游戏也可以是有目的的逃脱、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逃离，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极为有益的逃生。”

以她设计的 ARG 游戏《没有石油的世界》为例，这个游戏虚构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石油短缺危机，油价一下子飙升到 4.07 美元，她要求玩家想象和演习

这场危机可能造成的后果——短缺、冲突、战争以及技术解救的办法。

游戏的标题就是“Play it——before you live it”。没想到，一年后油价危机果真发生了，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件与游戏的设置惊人的相似。不少玩家为此特地乘坐“时光机器”重回大本营，留言讲述这个游戏如何改变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习惯，怎么上班、怎么做饭、怎么购物、怎么约会。这个游戏代表了ARG游戏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它第一次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也是设计者第一次将故事的控制权完全交到玩家手里。

在商业领域内，“游戏化”的风潮从硅谷发端，迅速波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竞争点数、徽章/成就系统(Badges)、等级(Levels)等游戏机制引入商业活动、市场活动和公司管理，以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或者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如今，关于游戏的未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游戏作为一种幸福的引擎，承载着拯救/重建一个破碎现实的乌托邦理想——游戏将发挥个人的潜能，组织社会的智识冗余，解决人类的共同难题。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反乌托邦恐惧。随着算法进一步统治世界，总有一天，我们醒来会发现，机器已经成了那个游戏大师，而我们都是一个游戏里的一个傀儡角色，而我们不断钻研的神经心理学知识会被未来的游戏领主们用来控制我们的心智与行为。

万物皆可玩

“我不认为现实是破碎的。它是一团糟，很可怕，但轮不到我们来修补它。它是破绽百出、混乱、令人愉悦的、令人恶心的，或者绝妙万分，但现实就是现实。”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说，“我也不认为，游戏是幸福的引擎。它们只是内置于世界的复杂、生锈的机器，并呈现这个世界远超于我们想象的庞大与诡异。我玩游戏，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一点。我设计游戏，也是这个目的。”

博格斯特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互动计算系教授，一位著名的游戏设计师与研究者。他热爱游戏，但不打算把一切都变成游戏。因为这么做等于拒绝世界内置的约束(constraints)，就好像现实本身是不足的，但通常真正不足的是我们欣赏世界的眼光以及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这也是他在新书《玩转一切：限制的乐趣、无聊的使用以及游戏的秘密》(Play Anything: The Pleasure of Limits, the Uses of Boredom, and the Secret of Games)中想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观点。

几年前，当Facebook上的社交小游戏(如《Farm Ville》)非常流行时，博格斯特曾经设计过一款名为《点奶牛》(Cow Clicker)的恶搞社交游戏。这个游戏的全部内容就是用户每隔6个小时就要点击一只虚拟的奶牛，然后获得积分，并分享到Facebook上的好友，等到过了6个小时之后再来点击，周而复始。他曾经调侃地说道：“这就是社交游戏的全部创造性。”

反讽的是，这个游戏成了他有生以来设计过的最流行的游戏。而且，如今看来，这个游戏还是他在《玩转一切》中想要探讨的危机：人被困在与现实的一种反讽关系之中。

“反讽”，在他看来，是今天人们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

什么是反讽？

他说，“反讽”是出于恐惧、害怕我们遇到的事情，做出的选择，最终都是无聊的、无价值的、无品位的、不道德的，最终一切都会让我们失望。

他借用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的《选择的悖论》一书中所做的论述，资本主义巨大的冗余，无限的选择，但却给选择者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当面对一样东西——大到工作、爱情，小到一瓶番茄酱或者一个周日下午，我们都注定要失望，并因为失望而自我责备。

正是这些焦虑和恐惧阻止我们真正的活着——因为害怕事情可能出错，可能会失望，所以干脆拒绝参与其中，以避免这种风险。就像老奶奶在沙发上包的一层塑料垫一样，保护你的家具避免假设的事故，同时也阻止了真实材质的体验。

博格斯特曾经激烈地批评“游戏化”，认为是一种不得要领的“取经”，从游戏中取的是它最没劲的方面(点数、升级、奖励)，或者最阴险的一面(部分强化、各种行为经济学的模型)。

“我们总是把工作与享受对立起来。所谓‘工作游戏化’，已经预设了工作本身是毫无乐趣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上面撒一把糖，才能把工作像苦药一样咽下去。关于生活，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沮丧的想法。而且，以糖佐味人生，糖就是你唯一尝到的人生滋味。如果这是我们唯一找到意义的方式，那



游戏给我们的
终极启示，不
是满足感，不
是奖励，不
是媒体和技
术，也不
是艺术与
设计，而是关
于谦逊、专注
与关爱。



不可避免是要得精神糖尿病的。”

在他看来，游戏里确实有一种可以对抗反讽与无意义的防御机制，但它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奖励机制或者传递愉悦的能力，而是在一个结构性的限制中，开启玩的无限可能空间。

在这本书的最开始，博格斯特讲了这么一个例子：

有一天，他带着4岁的女儿逛商场。周末商场人多，他急急忙忙拖着女儿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却发现她一直在盯着自己的脚，确保自己的脚踩在地砖的界限之内。这是她自己发明的游戏：别踩在地砖缝上。当天商场的拥挤，以及父亲略粗暴的推搡，只是让这个游戏更刺激，更好玩。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醍醐灌顶的时刻——游戏最有趣的部分不在“游戏”，而在“限制”。正是“别踩在地砖缝上”这条限制，开启了“玩”的空间。

他认为，一直以为，我们对“玩”这个词都有误解。比如，我们总是把“玩”与“自由”联系起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好玩的事情，但这样你永远都不会满足，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深深受限的。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我们在玩中体验到的自由，不是逃避既定的限制，而恰恰是在限制之内的实践。只有当“自由”被限制的时候，“玩”才是可能的：游戏是不用手和手臂，操纵一个足球入网；是利用古怪形状的方块构建线条的模式。

当我们想到游戏、想到玩的种种情境，经常都与重复有关。你不断回到某些熟悉的情境，但总能找到新的可能性。足球运动员玩的是身体技能、球的物体特性、对手策略的无限组合。俄罗斯方块玩的是方块的位置与方向，是形状组合的可能性。园艺，玩的是植物、气候、化学物与机器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玩”(play)就是在一个限制性的结构之内，操纵事物、运作世界的过程。而所谓乐趣(fun)就是在日常生活令人窒息的熟悉性中找到新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游戏的方式。不是让游戏进化成一种更好的形式，更愉悦身心，更充满意义，而是我们如何应对游戏所提出的挑战——如何在世界的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发现玩的空间与可能性？

博格斯特认为，人类的很多悲剧都来自于傲慢，仿佛宇宙是为人类而存在的，而很少想到，其实宇宙并不怎么关心人类的意志，而我们与世

界的相遇之处，谈判能力其实相当有限。也许我们应该反过来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系统之内？我们未必喜欢，但至少承认这些边界和限制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对世界的反应都在它的结构之内。所以，游戏能启发我们的，并不是对于这个世界成功的掌握，而恰恰是那种掌控的虚妄感。我们玩游戏，并不是因为现实世界不好玩、不幸福，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游戏的帮助来发现现实，拥抱现实。

到了这里，关于“玩”的论述，其实已经转变成对“观看”的讨论——观看世界以有限的自由度展开，观看一个球如何滚动，一个方块如何组合，一行代码如何运作。这是“玩”的第一步，给予事物以亲近、愚蠢甚至荒唐的关注，由它们内在的结构、形式或者本质为你设置限制，并由限制引导你创造一个新的空间，一个魔圈、一个划了界的、想象的游乐场。在这个游乐场里，你可以玩，不是自私的、无目的的玩，玩玩而已的玩，而是像足球或俄罗斯方块那样的认真的、投入的玩。只有在这种玩的过程中，我们才得以充分而强烈地参与到生活以及生活的内容之中。

我们的人生由一些重要的时刻定义，比如毕业、婚礼、升职……而购物、堵车、开会这种事情更像是游戏里的副本任务——偏离了生活的主线。但当我们真正的人生正是在这些琐事之中一点点流逝的。我们做咖啡、除草、分类邮件、遭遇塞车、洗碗、叠衣服……一般来说，我们并不在意这些细节，但累积起来却是可观的人生。美国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8.7岁，其中4.3年花在驾驶、9年看电视、1年清理房间……

博格斯特认为，如果我们掌握了“玩”的艺术，就可以随时直面这些无聊，发现它们的意义。比如像除草这种事情，没有人会认为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一旦你“玩”了，就会发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乐趣。在《玩转一切》中，他有一整个章节是在谈除草的乐趣的。

“游戏给我们的终极启示，不是满足感，不是奖励，不是媒体和技术，也不是艺术与设计，而是关于谦逊、专注与关爱。游戏鼓励谦逊，它要求我们以事物之所是对待事物，而不是以我们所希望对待事物。游戏是通往满足的秘密，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娱乐或快乐，而是它帮助我们追求对事、对人、对境况的更大的尊重。”



美剧《黑镜》第三季第一集剧照。设计的情节是：未来人类生活在商业体制和社交媒体共同形成的评分体系的“枷锁”下，每个人可以通过手机给遇见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打分

谢谢你陪我游戏

文 / 鲁伊

●

虚拟世界里，我们会更频繁地经历失败和死亡。游走在濒临失败的边缘会令人进入全情投入的专注状态，那是比获胜更令人愉悦的感觉。

天色阴沉，一眼看去，周围都是灰突突的厂房和烟囱，嘶嘶作响的噪音和着呼啸的风声，让耳膜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许多陌生人从身边匆匆跑过，抢着涌进一扇窄门。不由自主地被人流裹挟而入，面前是一道楼梯，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跳起来。

踩在头上。

一声痛哼。

在流血。

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妈妈，你也跳，快，到楼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话音未落，一双小手已经把 iPad 抢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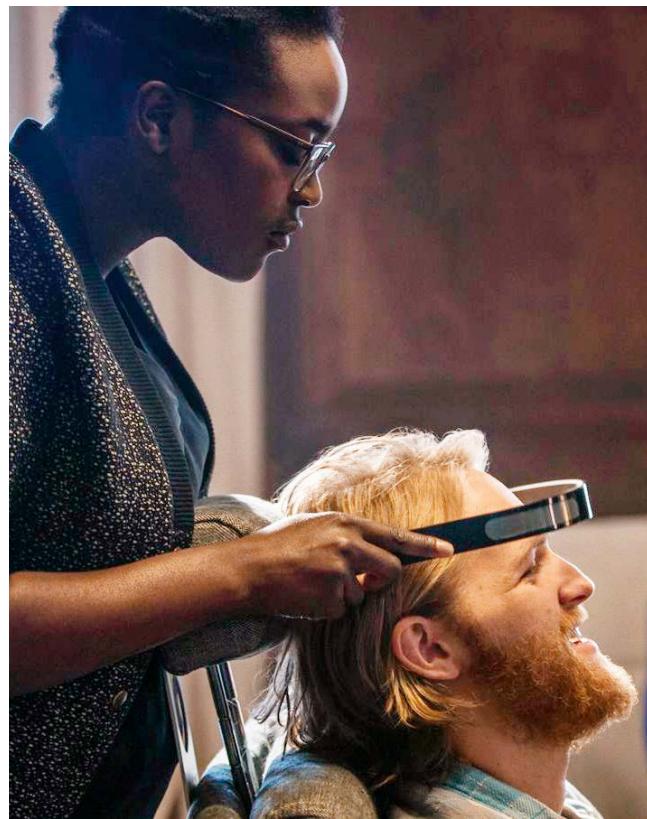
屏幕上的小人顿时变得身手矫捷起来，三下两下在一片哀号中踩出一条血路，奔到二楼窗边的安全角落，正好赶上系统放出信息：

暴风雪来了！赶快找个暖和的地方躲起来！！！

扑倒在地和垂死呻吟的声音开始从楼下传来。

鲁猫猫长出一口气，递过 iPad，丝毫不打算掩饰脸上一半得意一半鄙夷之色。“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要注意观察，随机应变，果断行动。我说的话，你都当耳边风吗？”

这情景感觉诡异。因为说话的这个 8 岁男孩，放学回家路上，听到突如其来摩托车声，还会情不自禁地拉住我的手寻求保护，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因为梦见怪兽，吓得啪嗒着小脚跑到我床上，差一点哭湿了半个枕头。



美剧《黑镜》第三季第二集剧照。剧中主人公通过 VR 设备进入到虚拟现实游戏中

但在这个名叫 Roblox 的游戏平台上，我们的角色逆转了。他成了指导我、保护我的盖世英雄。

如果你还没听说过 Roblox 是什么，大可不必感到羞愧或落伍。向来自诩爱玩儿又信息灵通的我，也是两个星期前，才被鲁猫猫和他的同学死党启蒙了这款最早发布于 2006 年，但直到最近才突然火遍全球的社交游戏平台。根据 Roblox 公司的官方数据，每个月，有来自全世界的 4400 万个活跃玩家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台式机和各类游戏主机上玩着 Roblox 游戏，累积游戏时间超过 3 亿小时，而每个月的 1500 万新增用户，几乎完全是像我这样，通过病毒式的口口相传而被引进这个第一眼看上去十分简陋粗糙的世界的。

鲁猫猫和我玩的这款游戏，叫“自然灾害逃生”(Natural Disaster Survival)，由一个名为 Stickmasterluke 的用户初创于 2008 年 3 月 29 日。呈现于 Roblox 平台上的几百万个小游戏，全都是由 70 多万个像 Stickmasterluck 这样的游戏创造者(creator)使用一套操作极为简单的三维桌面设计工具自创而成。事实上，鲁猫猫和他的死党乔丹和丹尼用来说服我下载这款游戏的头条理由，便是他们玩熟练了之后，也能照猫画虎地自创游戏让人来玩。丹尼的咨询师爸爸给他看过新闻，顶级的 Roblox 游戏创造者每年能靠自己发布于平台上的小游戏赚到近 25 万美元。数学特别好的鲁猫猫给我算了一笔账，他们的三不小帮派，每年赚 25 万的话，一个人就是 8.33 万。除了给自己买糖豆、Pokeman 卡和玻璃弹子球，给他的宠物荷兰猪买玩具，鲁猫猫愿意把剩下的钱都贡献出来帮我还月供，这样要不了多久，我成为一个没有房贷负担的写作者的梦想，就能实现啦！

听起来很美，可资料狂积习难改地在网上搜了一圈有关 Roblox 的新闻之后，我却着实犹豫了一阵。因为 Roblox 在孩子中的大火特火——据 Roblox 公司宣称，是儿童和青少年用户排名第一的游戏平台，据我观察，可能距真相不远——别有用心的人也盯了上来。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去年底开始，接连曝出儿童被恋童癖色情短信骚扰、打探个人住址信息和诱骗见面约会的新闻。一位 44 岁的英国母亲，甚至发起了一个名为“儿童眼线”(Child's

Eye Line) 的行动，呼吁对 Roblox 加以管制。而在一个星期前，澳大利亚的著名儿童网络安全专家苏珊·麦克莱恩 (Susan McLean) 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时还表示，家长对小学生玩 Roblox 游戏应当格外注意，绝对不允许他们自己下载自己去玩，一定要严加掌控。

可我最后还是下载了这个平台。

倒不是架不住鲁猫猫的软磨硬泡，百般苦求——至少不完全是——而是身为多年游戏玩家的我，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对孩子玩电子游戏这件事，一直就没什么心结。这世上风险危机，比比皆是。用我姥姥的话说，只有千年做贼的，哪有千年防贼的？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会不会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可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说的，出于人力的哪一种创造，哪一种选择，能免于面对沮丧失落？求平安，不在势力才能，在信心、希望和勇敢爱而已。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天底下哪个酒鬼，能在听说有种从未尝过的绝世佳酿之后，不想方设法品上一口呢？

没想到的是，下载 Roblox 的第一天，我就像新闻里的英国妈一样，把它辣手摧花地删掉了。

祸起之由，不在颤曳，而在萧墙之内。

为了省事，我决定和鲁猫猫共用一个虚拟形象：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小男孩儿，用户名里有他名字的缩写。鲁猫猫跟我约法三章，不接受任何陌生人的好友邀请和信息，只把用户名告诉他的两个死党。忙完家务，过去看进展，小孩儿在“自然灾害逃生”里正躲沙尘暴。他说，这游戏是乔丹的急救医生爸爸推荐的，可以帮他们学习怎么绝处逢生。

“你妈也是医学记者啊，来，我试试。”

事实证明，操控仅有的那两个按钮，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几个回合之内，我就经历了海啸袭来从观景平台上失足溺水、被陨石打破脑袋、困在着火的办公楼中变烤鸭、被酸雨腐蚀中毒等花样死亡，渐渐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但最后一根稻草，是鲁猫猫的点评：

“Fxxx，你这样让我在我的朋友面前好丢人啊！”

半个小时后，鲁猫猫捧着我近来最喜欢的桌游大格斗 (Blokus)，蹩进房间。“咱们玩这个，你会

高兴一点吗？”

气定，神闲，看看那张还带着泪痕的小脸。

我真的只是为了他只有万分之零点几的概率从 Roblox 里学来的脏话而发怒删掉那款游戏的吗？

又过了一会儿，我控制的黄绿色块渐渐在棋盘上把鲁猫猫控制的红蓝色块挤得无容身之地。

“妈妈，你知道吗，我刚开始也在‘自然灾害逃生’里死了好多次。然后你就知道窍门啦，比如说先看天气，阴天就很容易有龙卷风和山洪啊，但海啸和火灾可都是晴天才会发生。有时候，你一动不动呢，反倒比乱跑安全。但也不一定，比如地震的时候，你得费挺大力气又跑又跳的，才能看起来好像还停在原地似的。”

正听得入神，鲁猫猫却乘机用一小块棋子，不但堵死了我预先算好的拓展方向，还给重重包围中的自己打开了一条通路。诡计得逞，小孩子很是得意，跳起来庆祝。“说话算话，要把 Roblox 恢复哦。”

最后找补一句：“别害怕，又不是真的会死掉。”

自古艰难唯一死，可哪个游戏玩家，不曾在虚拟世界里早死过成千上万次了呢？

一提到游戏，人们总是爱说，因为它可以几乎全天候地轻易提供现实中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有很低概率获得的奖赏，所以会格外容易令人沉迷——尤其是对那些一事无成的失败者。或许是护短，身为玩家的我从来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在《游戏改变世界》一书中，作者引用了 2009 年发表在《网络心理学、行为和社会网络》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接受调查的 CEO 和公司高管中，61% 的人每天都会在工作休息时玩一会儿游戏。而去年排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的《设计人生》一书里，斯坦福大学设计项目的两名负责人更是指出，一个美好均衡的人生由工作、健康、游戏和爱四个象限构成，过分看重某一象限而忽略其他需求，是导致人生卡壳的关键。

我们两个都信守承诺，鲁猫猫带着我探索 Roblox 的奇妙天地，不说脏话，不打击新手老妈的自尊心，我也不管如何，绝对不再用一删了事解决争端。



1



2



3

1. 游戏《Roblox》宣传画

2. 《Roblox》游戏原画

3. 游戏创作平台开发商 Roblox 首席执行官大卫·巴斯祖奇

键原因。

但在我看来，更具有说服力的反驳理由其实在于，镜子的另一面，是虚拟世界里，我们也会更容易、更频繁地经历失败和死亡。游戏规则里先天自带的失败元素之外，还有因人而来的算计与陷害。每一个在《魔兽世界》里被守过尸、在联众大厅里被炒分族联手作局坑过的玩家，都会告诉你那种沮丧失望、身不由己、求告无门的感觉。事实上，发生在虚拟世界中的恐惧与惊吓，强度不见得弱于现实之中。《黑镜》第三季里，有个玩家的故事，当一直深埋心中的恐惧在VR中幻化为实，零点零几秒之内，一个外表强壮的大男人就被活活吓死。

然而，至少对于那些选择在游戏世界里保持存在的人来说，虚拟世界里的死亡没那么可怕，甚至设计精妙的话，会成为游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终极卖点。被公认为史上最伟大游戏之一的俄罗斯方块，事实上只有失败一种结局。你最多能让自己死得慢一点儿，或是死得漂亮些。有时候，当一款游戏快被玩腻了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出点儿匪夷所思的办法把自己辛辛苦苦打造而成的角色搞死，比如趁《模拟人生》里的小人儿游泳时把泳池梯子删除，或是在《文明》里留着邻居甘地不打，然后等着原子弹从天而降。

还是在《游戏改变世界》这本书里，作者说，

游走在濒临失败的边缘会令人进入全情投入的专注状态，从而提供比获胜更令人愉悦的感觉。几年前，看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关于疼痛的一项研究时，我若有所悟，好像找到了这种在游戏里主动找罪受、花样作死的另一种解释。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认知神经学研究小组发现，当人类看到他人痛苦虚弱的样子时，大脑中与疼痛感知相关的神经中枢会被激活，释放出大量有助于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催生性高潮体验和同情心的激素。而当用止痛剂抑制住自身对疼痛的敏感性后，人的同情之心和激情，也会随之烟消云散。那么，在这个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心里都藏着越来越多值得同情的伤心事，但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装扮成表情淡定刀枪不入不求人予同情的样子的世界上，围观自己在虚拟世界的化身以滑稽的方式受苦送死，或许也能带来别样的安慰吧。

然而，直到看着鲁猫猫在游戏里蹦蹦跳跳，故意朝着一块通红的火山岩冲去，然后在小人皮焦肉烂的滋滋声中咯咯咯地笑出声来，我才想到，还有另一种解释，是那游戏里的新生命，新力量，根本还未曾见过死亡和失败的阴影，所以全无心结。

我在Roblox里另建了个角色，女的，成年人，扎个马尾辫，像个压扁挤方了的杨紫琼。

鲁猫猫说“你可以打扮得再时尚一些”，然后开始哼唱Tylor Swift的《Style》：“We never go out of style，我们永远不过时。”

过时，英文里还有一个表达方式，叫obsolete。通常是形容词，但也可以当动词用。几个月前，听BBC的广播，一个作家说，孩子让我们过时，kids obsolete us。

当时觉得这说法太老腔老调不够积极，然后，鲁猫猫便开始在和我下国际象棋时轻松打成平手，甚至有一次在我全局占优的情况下，用三个小卒把我的王后活活逼死。他开始对Justin Bieber和Justin Timberlake的歌朗朗上口，跟我介绍Tylor Swift的新专辑。我们一起做脑力训练游戏Elevate，他的成绩几乎和我并驾齐驱，数学甚至渐渐赶超。

再然后，就是Roblox。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以前，是我教他玩《植物大战僵尸》，然后他看着我玩《文明》，后来我们一起玩《MineCraft》、*MiniMetro*和《超执刀新血》。我是那个把守着关口的将领，也是带来新鲜信息的小贩。

然而Roblox，是他们自己的世界。他告诉我，我才知道其存在。他指引我里面的规则，我才不会出乖丢丑。

我们两个都信守承诺，鲁猫猫带着我探索Roblox的奇妙天地，不说脏话，不打击新手老妈的自尊心，我也不管如何，绝对不再用一删了事解决争端。我不会再莫名其妙地送死，然后开始渐渐领悟，这款看起来如此粗糙的游戏平台，为什么会在全世界的小孩子那里有着如此强大的魅力。

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创世纪。有趣的是，平台上最受欢迎的那些小游戏，往往是对经典游戏的重新演绎，简单直接，孩子气十足，但也有一种喷薄欲出的生命力。如果说去年一时大热的《口袋妖怪Go》是把虚拟带入现实的话，Roblox则是把现实代入虚拟：会用键盘鼠标，你就能搭造一个和你家里格局一模一样的房子，但却设计为凶杀案的现场。只要在服务器的人数限制范围内，天涯海角的陌客和学校里的死党都可以进来猜解你出的谜题，但知道你家狗窝在哪个方位的熟人，却能因这种现实的社交连接而获得额外的乐趣与优势。

可是，也正因如此，在熟悉了游戏规则之后，



我也迅速领悟到，鉴于没有恋童癖的爱好，这个Roblox的世界，终究与我格格不入。

因为我已经不是那个永远不过时的“我们”中的一分子。

那个作家说的没错，孩子会让我们过时。

就像有一次，在常去买书的慈善二手店碰到把极其精美的裁信刀，纯银，维多利亚风格的精美花纹，只要5块钱还是10块钱，站着看很久，终于转身离开。不贵，但何必徒增无用的身外之物。看店的老人笑笑说，是把好刀，就是过时了，现在谁还写信呢。

后来听说，他原来是教授，在大学里教英国古典文学。

还见过他读书，《拜伦诗集》：

“如果很多年以后，我们又偶然会面，我将怎样招呼你？只有含着泪，默默无言。”

一提到游戏，人们总是爱说，因为它可以几乎全天候地轻易提供现实中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有很低概率获得的奖赏，所以会格外容易令人沉迷。

大约体验两周之后，我决定结束在Roblox里的探险。

拒绝承认时间规律，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九斤老太式的，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看不得满眼的败家相。但还有一种是打乔布斯鸡血式的，“保持饥饿，保持愚蠢”，看什么热闹往什么上头凑，努着也要削足适履。但或许要感谢这么多年来被我埋藏在一个久已不玩、后会无期的游戏里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她们和它们帮助我预演了终极game over（游戏结束）景象。汤汤逝水，一去无归，重要的，是曾不曾well played（虽败犹荣）。

鲁猫猫也不是一天到晚泡在Roblox中。和我一起玩桌游，被我击败或把我击败，对这个8岁的孩子，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飞行棋、双陆棋、中国跳棋、西洋棋、国际象棋、大富翁、彩虹蛇、拼字……古老的游戏，自有其流传久远的道理。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读从二手书店买来的一本1975年出版的游戏百科全书，然后发现，这些以为新的游戏，原来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北非土著和朝鲜半岛渔民也都玩过。

当然，历史从来不会原封不动地重复自己，总是会加上点时代元素改头换面崭新登场。

可游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始始终终都是在一起玩的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啊。



无论如何，谢谢你陪我游戏人生。□



1



2



《刺客信条》：在游戏和电影间穿越

记者 / 张月寒 供图 / 育碧公司



从约 100 小时的通关体验到 2 小时的被动观看，这两种媒介如何成功转换，太过考验主创的双重叙事功力。





3



4

1. 电影《刺客信条》剧照。图中人物为卡勒姆的祖先阿奎拉(左)和其刺客伙伴

2. 《刺客信条》剧照。卡勒姆在现代监狱内墙的涂鸦有诸多符号深意

3/4. 《刺客信条》游戏场景图



2月24日，根据《刺客信条》游戏改编的电影在中国上映。20日的电影发布会上，主演迈克尔·法斯宾德（法鲨）来华宣传。现场淹没在无数“粉丝”一浪又一浪发自内心的尖叫和层层叠叠的人头中，让我体验了一把线下3D弹幕。

这是一款什么游戏

《刺客信条》是一款多时空背景、以圣殿骑士团和刺客组织之间斗争为主题的游戏。玩家角色通过VR机器阿尼姆斯（Animus）回到过去，“再历”（Regression）祖先经历，追寻伊甸碎片。场景和时

代可涉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美国独立战争、海盗横行的加勒比海、法国大革命、中国明朝、工业革命前沿的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印度锡客帝国，以及“十月革命”中陷入混乱的俄国……

一直以来，《刺客信条》系列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历史观。通过玩这个游戏，玩家与人们所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碰撞，并且可以通过自身的无数“选择”，获得不同的命运走向，从而得来不同的故事情节。不过，虽然玩家可以重回历史，却不能改变历史。这一点，是刺客系列宇宙重要的一个原则。在电影中，同样的原则被遵循了。

然而，如果刺客系列仅仅是一套可以不停穿越的游戏，想必也不会带来如今全球范围1.05亿销量的热度。其间对于历史细节的精确展现，是该游戏十年来长盛不衰的重要秘密。在《刺客信条》的世界，你

可以攀爬文艺复兴时仍保有脚手架的意大利圣母百花大教堂，也可以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大本钟互相咬合的齿轮间奋战。在游戏的人物介绍名录下，你还会发现马克思穿衣的小癖好。

那么，如此注重历史细节的原版游戏，此次在电影中，这一传统是否被保留？我在提前放映场看见了被还原的格拉纳达和塞尔维亚，从墙面粉刷，到街道照明方式，从塔楼到屋檐，从桥头到卫墙，还有历史上著名的狮子庭院，撇去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单从历史画面还原这一点，《刺客信条》电影是用了功力的。

整个《刺客信条》虚拟世界的核心是探讨一种自由意志与秩序间的冲突和挣扎。代表秩序的圣殿骑士团坚信只有管控和纪律才能带来人类和平，而刺客组织坚决拥护人类的自由意志。育碧娱乐的国际品牌经理埃里克·达米安-维纳（Eric Damian-Vernet）解读说，这两个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人类和平。只不过，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如此迥异，这才引来整个游戏的根本冲突。

在游戏中，圣殿骑士团并未被塑造成彻头彻尾的反派。事实上他们致力于造福人类，并通过基因试验，试图治愈癌症和艾滋病等。这也使得电影中由玛丽昂·歌迪亚（Marion Cotillard）饰演的索菲亚是充满矛盾的一个人物。一方面她隶属于圣殿骑士团组织，和主角卡勒姆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两派；另一方面她本身是个科学家，她内心最根本的愿望还是能够“治愈暴力”，从根上杜绝人类悲剧的来源。然而，作为科学家的野心，却将她置于英雄与恶人之间的微妙境地。

据伊安·内森所著《《刺客信条》电影幕后：深入阿尼姆斯》，同样代表电影暧昧价值观的还有索菲亚的父亲，由杰瑞米·艾恩斯饰演的阿布斯泰戈首席执行官艾伦·里金。这一角色在游戏中也有原型，并且是资深玩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角色。里金真诚地认为，在伟大人格的引领与激励下，社会可以变得更完善。导演库泽尔解释：“他（里金）崇尚控制，希望让人类更快地进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具有可敬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他因自己的执念而残酷无情。”

《刺客信条》10年来发布的9款主游戏，共同构筑了一个较具完整世界观的平行宇宙。其故事构架不仅仅是一段段时代动荡的变革，其间更交织着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的思考，以及人类善恶对立的两极。“一开始我是在买《英雄无敌五》的时候，在附赠的宣传手册上看见这款游戏的。”国内资深玩家、主播陆夫人介绍，“我一看，它是《波斯王子》的姐妹作品，而《波斯王子》当年是能跟《战神》系列分庭抗礼的



经典动作“信仰之跃”其实就象征了鹰的生理结构；而当角色穿越到过去时，也会具有“鹰眼视角”。游戏的本意是，每一个刺客，就像一只鹰，在人群中搜索自己的猎物。



作品。于是我就买了。在玩的过程中，我进一步被《刺客信条》里对于自由的追求深深吸引。”

电影版故事

脱离《刺客信条》游戏系列多场景、多时代的恢弘设置，电影版故事基本还是比较简单：法鲨饰演的现代角色卡勒姆·林奇（Callum Lynch）——作为玩家的化身——通过基因记忆再度体验自己祖先阿奎拉（Aguilar）的经历。通过阿尼姆斯，卡勒姆以一个中世纪刺客的身份，用法国街头运动“跑酷”的技巧在屋顶间攀爬、摇荡、跳跃。通过这种“再历祖先经历”，现代角色也会逐渐获得祖先身上拥有的各种刺客技巧。于是影片后半段，我们看见法鲨和其他刺客团的后人逐渐觉醒，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了对现代圣殿骑士的反抗。

育碧影业首席执行官杰拉德·吉利莫特（Gérard Guillemot）告诉本刊：“所有祖先的人生记忆都储存在我们的基因里。”这是《刺客信条》系列游戏所设定的理论，也是电影中故事得以展开的基本信条。“我们确保我们的游戏创意人员在电影创作过程中高度介入。从制作的第一天开始，《刺客信条》游戏的内容总负责人阿玛尔（Azaizia Aymar）就加入了团队，确保电影延续游戏的DNA。阿玛尔提供了大量关于游戏引用的资料，启发电影创作；在拍摄前他和电影导演、主演等多次见面，拍摄过程中多次探班。”吉利莫特说。

法鲨这次不仅是主演，一人分饰两角，并且也在电影前期阶段开始介入，担任《刺客信条》的联合制片。该片导演贾斯汀·库泽尔就是法鲨邀请加入的。在苏格兰寒风凛冽的斯凯岛以及英格兰荒凉的诺森伯兰参演库泽尔执导的《麦克白》时，法鲨突然意识到，贾斯汀·库泽尔或许是执导《刺客信条》的不二人选。因为“他感性的拍摄方式与这款游戏非常契合”。

于是，从最后的成片来看，无论是类似卡拉瓦乔画作中那些极鲜明的明暗对比，还是隐约闪现黑色电影（Film Noir）风格的感觉，或是类似经典西部片中宏大的广角、俯拍镜头，以及电影中令人激赏的对于真实光源的捕捉，都展示了库泽尔从莎士比亚过渡到电子游戏的叙事底子。

譬如电影中对于塞尔维亚远景的一系列展示。塞尔维亚和格拉纳达在现实生活中已发展成蓬勃繁荣的现代都市，于是电影在马耳他取景，较真实地展现了荒凉的充满宗教意味的15世纪西班牙。黄、橘色调堆积的电影画面，既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时期的壁画，



《刺客信条》游戏场景图

又利于刺客遁形于背景。影片的古代场景是我偏爱的部分，成功构造出一种中世纪的古朴。

唯一遗憾的是，与游戏中古代场景较多不同，电影中现代场景更多。这似乎也丧失了《刺客信条》系列最原始的魅力：身临其境穿越历史，和伟大史实近距离邂逅。私以为，如果这部电影古代场景展示更多，说不定整体会更精彩。

截至发稿前，这部影片在内地的票房成绩还没完全出来。不过也有游戏迷表示，影片基本是脱离游戏重新叙述了一个故事，而且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资深玩家陆夫人认为：“很明显能看出电影要一口气讲很多基础东西给那些并不了解游戏的人听……我二刷的时候仍碰上很多在影院不懂这个转来转去的世界是怎么回事的观众。”

对此，育碧影业的杰拉德·吉利莫特这样解释：“我们就希望这部电影是一部脱离游戏之外的、全新的作品，可以丰富扩展游戏现存的平行宇宙。但同时，又尊崇游戏原作的精神和理念。所以，电影创作过程中，我们精细地去放置可以吸引游戏粉的元素、彩蛋，同时又能吸引更广泛的电影受众。我们希望给予游戏粉一个崭新的故事，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已经知道的故事再重新叙述一遍……电影其实对刺客组织和圣殿骑士团的矛盾有一种新的视角去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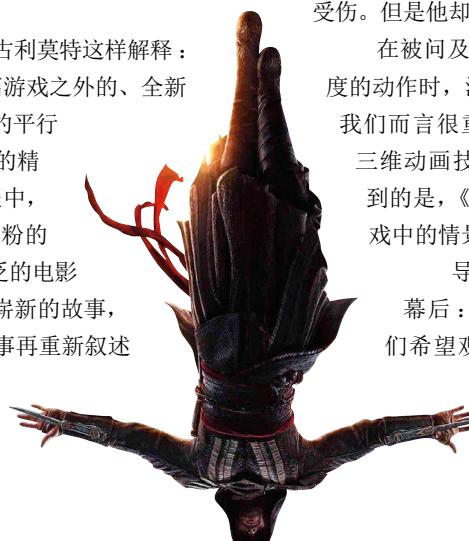
当然，电影还是试图还原游戏中的许多经典。首先是“信仰之跃”。在游戏中，“信仰之跃”指玩家可操纵角色爬上一些高建筑物顶端，这时如果游戏下方有草垛等缓冲物，可张开双臂，伴随着鹰的尖啸急速下坠，最后稳落草垛。这款动作是《刺客信条》游戏的标志性经典动作，也是最完美诠释刺客组织“自由意志”的一种象征符号。

在电影里，这个动作以真人从38米高空、在没有任何保险设施的情况下坠落到气垫而实现。主演法鲨在发布会上介绍：“替身演员达米安·沃尔特斯先从70英尺高度起跳，再逐渐过渡到120英尺高……他必须脸先着地，这种痛感可想而知。我跟他说，你其实不用做这种高难度的自由落体，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但是他却非常坚定地完成了。”

在被问及为什么一定要用真人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时，法鲨说：“真人拍摄这种传统方式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当下有太多电影都是靠电影三维动画技术（CGI）后期合成，而我们想看到的是，《刺客信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游戏中的情景变为现实。”

导演库泽尔也在《刺客信条》电影幕后：深入阿尼姆斯》这本书中说：“我们希望观众是因看到人类成功征服困难的挑战而惊讶，不是因超级英雄的超人能力而咋舌。”

鹰，是《刺客信条》字



宙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经典动作“信仰之跃”其实就象征了鹰的生理结构；而当角色穿越到过去时，也会具有“鹰眼视角”(Genetic Ability of Eagle Vision)，可迅速将朋友、敌人和暗杀目标以各种颜色区分开来。游戏的本意是，每一个刺客，就像一只鹰，在人群中搜索自己的猎物。正因如此，鹰的意象也被融入每位刺客的服装及名字设定中。在《刺客信条》系列游戏，刺客埃齐奥(Ezio)的名字就是意大利语里“鹰”的意思。电影中，卡勒姆的祖先阿奎拉(Aguila)，也是西班牙语中“鹰”的意思。电影里我们多次看到的雄鹰飞翔情景，就是向游戏致敬。

同样，电影里的刺客奔跑、格斗动作等，也都有游戏出处。电影主创研究游戏中的刺客们每一个招牌格斗动作和自由奔跑，并造访育碧软件负责武术造型与实现技术的专家级动画雇员。除此之外，影片中其他几个潜藏的刺客配角，埃尔(鹰纹飞刀)、穆萨(伏都刺客)、内森(精美弯刀)、林(中国刺客)等，在游戏中都有原型。

游戏改编电影：诅咒还是趋势？

一直以来，游戏改编电影是业内一个不小的难题。好莱坞一直存在一个公认的说法：“游戏改编电影诅咒。”游戏改编的电影，大都被冠以“枯燥乏味”的评价。《魔兽世界》在西方上映后受到的广泛批判，再一次证实了这种“诅咒”。事实上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真正吸引游戏迷的，通常是一款游戏某种长时间维持的虚拟互动现实，而一部电影的有限时长，其实难以完成这种“长时间虚拟互动现实”。就《刺客信条》而言，玩家至少需要60~100小时来打通一款游戏。从100小时到2小时的转换，不得不说是一个极有挑战的课题。

这就使得原版游戏里许多设置丰满的刺客原型，诸如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背景下从最初的堕落到最后实现自我救赎的刺客阿塔尔(Altair)、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刺客埃齐奥等，电影中并没有悉数展现。而且，游戏里的故事一般比电影长度更长，这就意味着它改编成电影时必然产生场景缩减、故事线的简化。于是最终，游戏迷看过去，往往会觉得不够过瘾。

“诅咒”产生的另一原因是：游戏是“互动”的，玩家之所以沉浸游戏世界，是因为他们在其间可以做选择。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构筑了情节，也直接影响到那个他们正在参与的世界。可电影毕竟只是被动观看。游戏和电影，本就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媒介。它们的故事、人物、对话、特效，本就为着达到不同效

果而量身裁定。这两者虽不是闭合、无法改编，但也确需要精确的默契以及艺术性置换。

这一点，育碧娱乐的国际品牌经理埃里克·达米安-维纳这样阐释：“当玩游戏时，你是‘深植于那些伟大刺客的表层皮肤之下’，去感受他们完美到爆的刺客技巧。而这部电影，我们是希望可以给玩家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放松、坐下，好好享受整个《刺客信条》世界带给人的愉悦。我们希望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是无论在刀光剑影的武器战或是瞠目结舌的跑酷场景，乃至大规模披露刺客如何进行复杂刺杀之外，又深知自己处于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电影使游戏更加完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

游戏改编电影遇到的另一瓶颈，就是如何在“大众观众”和“资深玩家”这两者间平衡，使没有玩过游戏的人也会觉得电影好看，资深玩家对自己玩了多年的游戏被搬上大荧幕而不至失望。如果电影制作得太“玩家口味”，会让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普通观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但如果一味按大众口味制作，则电影通常会非常背离原版游戏情节，从而遭到游戏粉诟骂。

这其实就跟小说改编电影类似，当一个故事从相对小众走向大众，它就必须具备一种更普遍、更易接受的审美，从而吸引更广泛人群。

当然，也有脱离这一“诅咒”之外的。迪士尼的一部游戏改编电影《无敌破坏王》，就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这部电影因成功还原游戏特效、人物、角色微表情而获得成功。《生化危机》系列一直以来口碑不佳却在票房上不让人失望。捧红安吉丽娜·朱莉的《古墓丽影》，因为其间这一女性主角的形象过于鲜明，再加上朱莉的精彩演绎，也获得了成功。1995年的《格斗之王》，其原版游戏更注重打斗，而电影却将游戏中未被丰满的人物进行了合理想象和角色化编织，用电影语言丰富了故事情节。原来玩家眼里耳熟能详的游戏角色似乎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使得电影独立于游戏之外，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总之，游戏改编电影，要想从一种终极虚拟转换为一种叙事和光影的艺术，从不需要过多台词，到每一句话的雕琢，都要求一种能凌驾于两种媒介之上的跨越。□

(参考资料：《刺客信条》，克里斯蒂·高登著，新星出版社；《欧洲史》，J.M.罗伯茨著，东方出版中心；《《刺客信条》电影幕后：深入阿尼姆斯》，伊安·内森著，读库出版；《刺客信条官方小说全套8册：底层世界+秘密圣战+文艺复兴+黑旗+遗弃+大革命+启示录+兄弟会》，奥利弗·波登著，新星出版社)

“电影使游戏更完整”

——专访育碧娱乐国际品牌经理埃里克·达米安-维纳

三联生活周刊：《刺客信条》这款游戏是在什么背景下创立？创立的初衷是什么？

达米安-维纳：这款游戏其实来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观察——纵观人类历史，有无数传奇人物。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些灵感与启发应用到游戏中去，一定可以设计出一款史诗级作品。所以我们一拍即合，确定“让历史成为玩家的游乐场”。创立这款游戏之初，那时是基于历史背景下的冒险小说，比如《达·芬奇密码》，或其他一些历史电影，总是能收获巨大成功。而于游戏市场，也就是2007年之前，还没有一款让市场高度轰动的历史背景巨作游戏。这时，出品《刺客信条》对于育碧公司来说就像一个“信仰之跃”。在第一款《刺客信条》游戏发售前，并没有任何承诺保证这款游戏会大卖。10年后，《刺客信条》系列已拥有超过1亿多的游戏玩家。现在回顾当初的决定，我们很庆幸自己冒了这个险。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会根据不同国家的市场发行不同版本的《刺客信条》吗？中国版本和其他国家的版本是否有区别？

达米安-维纳：我们通常发布的游戏都是针对全球市场，无论是什么国家，游戏版本都是一样的。不过，近几年来，中国玩家成为我们最大的“粉丝”群体，并且需求《刺客信条》新内容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所以，我们为了能够满足这些呼声开始和中国本土优秀的游戏发行商与研发团队合作，创造只在中国发布的手机版《刺客信条》。现在我们已经有两款正在研发的《刺客信条》手游：一款是《刺客信条：血帆》，由中手游研发的动作RPG类游戏；另一款是和北京掌趣共同研发的MMORPG游戏——《刺客信条：同盟者》。这是基于原《刺客信条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并且你终于可以在刺客团与圣殿骑士团之间选择阵营了。两款游戏都将在今年下半年与玩家见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刺客信条》大电影是否抓住了原版游戏的精髓？

达米安-维纳：起初，我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想法是希望它成为我们游戏以及品牌传播的拓展，算是我们一种新的尝试，但是我们并不想在这方面只是做一个授权的电影或者是一种赚一笔钱就走人的态度。这部电影我认为抓住了原版游戏的精髓，因为这是第一次游戏创意团队如此近距离去参与制作一部电影，把他们的想法如实体现在电影中。并且如果你观看电影时足够仔细，会发现有很多针对玩家的小彩蛋和原版游戏细节。

三联生活周刊：圣殿骑士团和刺客组织，你站在哪一方，为什么？

达米安-维纳：肯定是刺客组织。他们真的是太酷了，游走于法律之外并为人们带来正义。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好人坏人、正派反派之分，所有的角色和组织，其实各有各的“不同层次的灰”。这也是《刺客信条》在今天受欢迎的原因。虽然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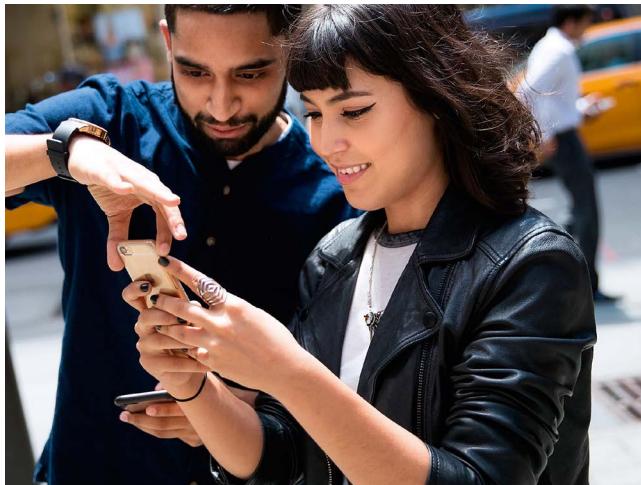
历史故事，可它蕴含的理念和思想却很现代，于是玩家很易产生共鸣，并把游戏中的体验带入现实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多是由游戏改编至电影，一个由小众向大众的传播过程；而中国近年来，却似乎是先有影视作品、再发展成游戏，或影视游戏同期进行，互相圈“粉”。你怎么看这种不一样的传播方向？

达米安-维纳：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在西方，主机平台的用户拥有量较多，而在我国，却似乎是电脑用户以及手机用户的人群比较普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游以及手游能在中国获得空前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女性玩家的因素。当一个游戏能让身边大多数女性朋友玩，那一定会吸引更多的男性玩家加入。而在中国，更多的女性是喜欢看电视剧的。于是通过当红电视剧来首先获得女性用户的好感度，再让她们投入到有相同IP的游戏，这时，也能顺势吸引男性玩家。■



达米安-维纳



1



在电脑游戏、主机端游戏的时代过去后，手机游戏精准地嵌入人们碎片化的生活。玩家们付出时间和金钱，进入这场虚拟与现实无限循环的游戏。



2



3

1. 手机制造碎片化时间，玩家们可以随时随地玩手游
2. 《巫师》游戏
3. 《古墓丽影》游戏

李乔 28 岁，是名资深玩家，从电脑游戏《魔兽世界》，到《巫师》系列，再到主机平台的《神秘海域》《光环》《古墓丽影》和《莎木》系列，他自认为见识过电子游戏最好的年代。

他觉得现在流行的手机游戏，在游戏性上比电脑游戏和主机游戏差得太多，以前丰富的游戏情节和玩法，现在变得越来越单调重复。“我觉得到了手机游戏时代，这些评判标准都不存在了，没人会再评价一款游戏的设计好坏。”

他是标准意义的卡片收集手游迷，喜欢日本漫画，会为喜欢的漫画玩相关主题的手机游戏，也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收集癖，获得自己心仪的游戏卡片而花钱。在玩一款当红游戏的这 5 个月里，他花了 2 万多块钱，平均每个月花 4000 多元。

他清楚 2 万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买一个顶尖的游戏主机，加上一台最好的电视机，再加上一大堆外部设备，再买 30 套不同的正版游戏。但这 2 万块钱，他全都花在了这一款手游里。李乔试图用 10 年前的游戏体验来比喻现在的手游：“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好像有一台游戏机摆在你身边，它永远不会关机，你想玩就玩，想消费就直接花钱。”

李乔还记得，那时候游戏带来的快感是缓缓的。小时候，无论买书、DVD 电影还是电脑游戏光盘，都需要去实体店买，买完回家，满怀期待，打开包装盒，放入 DVD 机或者电脑光驱，消费娱乐的快感来得缓慢。

而今，用自己的手机下载一个 600 多兆大小的手游，用 3 秒就可以完成支付。“如果我手里有 2000 多块钱现金，肯定不可能几分钟就把它们花光。”手机移动支付的便捷更加帮助了李乔纵身跳入坑里，“摁一下就花了”。

他觉得，在手游时代，玩法和自己的心境都不一样了。

氪金

李乔还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玩电脑单机游戏，只需要在购买游戏的时候花一次钱，之后就与钱无关了。一款单机游戏，累积少则十几小时，多则几十小时，就肯定能把游戏“通关”，看到游戏制作者为玩家们制作的结局。而今，他手中的手游并没有结局，获得游戏不用再花钱，可以免费下载游戏，但在游戏过程中，李乔会不断地被提醒需要花钱购

买游戏中的装备或者人物，甚至游戏人物在进行游戏所需的“体力”，也可以用人民币来换取。

在手游中花钱购买礼包，可以抽取卡牌或装备，带来的快感是瞬间的。“我打怪会比以前容易，让我现实中一整天工作都很精神。”李乔很努力地分析自己，“然后快感会很快萎缩，可能半天就会减少很多，我会尽量花时间去玩这个游戏，将快感萎缩的时间拉长。”

李乔认为，与以前的单机游戏或者电脑游戏比起来，现在的手游在剧情上要简单很多，大家的游戏方式也更加直接。而在这种需要花钱购买道具或物品的手机游戏中，其实是存在“最低消费”的。“如果你想把这个游戏玩到 90% 的程度，是需要花一定数额钱的，这样，也会自动淘汰掉一批不花钱的玩家。”

为了参加最高级的战斗，需要加入强大的公会，而只有玩家角色自身达到一定等级和水平的时候，强大的公会才会同意玩家入伙。于是，玩家角色需要在初期就很厉害。而让自己迅速厉害起来的方式，就是花钱获得好的人物或者装备道具。这是游戏设计者抓住的玩家心理链条。

李乔打开正在玩的一款游戏，游戏商店里最贵的礼包是价值 648 元人民币的“新年符咒包叁”。他曾经在两天里花了 4000 多块钱，买了很多道具，那是他短时间花钱最多的一次。“以前，我花 200 元买一款单机游戏都嫌贵，现在，我花了 4000 元，只是为了得到一款游戏中的一个装备或者一个人物。”他自嘲道。他认为这是通过金钱成本换取时间成本的一种方式，拿金钱，在更短的游戏时间里获得更多的快乐。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自制力很差的人，所以在第一次在游戏里花 4000 多元的时候，他犹豫、挣扎过，因为他知道，“只要花了这第一次 4000 元，就会花第二次、第三次”。当他第二次、第三次花 4000 元的时候，就“顺理成章”了，挣扎没有了。他也同样清楚，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并不会保值，两年之后，也许这游戏都不存在了，就一分都不值了。

所以他不会去想保值的问题，而是去关注游戏里的榜单。在这款游戏中，他觉得并没有明确的游戏最终目标，“因为成了排行榜第一就会没得干了”。李乔进入了循环。他会不时地关注榜单，每天都要提升自己的积分。有时，他会花大价钱购买礼包，再进行游戏，他的积分瞬间提升了不少，排名在他

身后的那位玩家，会在公告中对他说：“本来积分都要赶上你了，你一下又比我多了好多。”这时，李乔会很满足。

他上学的时候玩电脑网络游戏《魔力宝贝》，6年充值花了几千块钱，那时他花的是父母的钱，他觉得“很罪恶”。如今，在公司当活动策划，每月5位数收入，单身，住在父母家没有房租压力的他，觉得花2万多块钱玩游戏，“并不算过分”。

而这款游戏中，他同公会的成员，有些已经有了妻子儿女，背着家人花上几万元去玩游戏。李乔并不理解他们。他也同样不能理解为这个游戏花了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的玩家。圈里将这类花费大量人民币的玩家称为“氪金”玩家。

“氪金”兴起于网络游戏发展时期的日本和韩国。当时的网络游戏主要有两种收费模式，一种是按时长计费，玩家常说的点卡就是这种类型；另一种是按道具计费，在这种模式下，无须购买游戏本体，通过免费渠道获取游戏之后，可在游戏内置的商城购买道具或服务。按道具计费的模式在东亚地区最为常见，兴起于韩国，后来又在日本和中国广泛传播。日本游戏协会将这种计费方式称为“アイテム課金”，如今中国玩家使用的“氪金”一词就是从日语的“課金”演变而来。

“肝”

尹亮约我在他家楼下的一家电烤串店见面，此时是晚上10点半，烤串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客人，四名店员分散坐着，每人捧着一部手机。只听他们说了两句，尹亮就确定他们玩的是另一款手游。那款游戏他之前也玩过，“但每每遇到人民币土豪玩家，就被虐得很惨，玩得生气，所以不玩了”。此时，他手机的后台正运行着一款最近很火的游戏，只要连按两下他苹果手机的主开关，游戏画面就从后台调回手机屏幕。

这是一款没有结束的游戏，一款无限游戏。“单机游戏时代，游戏最终总会有一个结束。游戏设计者会设计，在玩家玩了多少小时之后，就会获得最终结尾的奖励。而网络手机游戏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没有必要拥有结尾，因为这种游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产品，所以没有最终目标，最多只存在一名玩家这段时期的目标。”一位游戏行内人士也向本刊记者解释过受欢迎手游的设计出发点，“我们认为时间的



手机游戏并没有结局，获得游戏不用再花钱，可以免费下载游戏，但在游戏过程中会不断地被提醒需要花钱购买游戏中的装备或者人物，甚至游戏人物在进行游戏所需的“体力”，也可以用人民币来换取。



价值大于金钱，如果玩家投入很多时间在一个产品里，就会建立起情感链接，玩家是很难离开的。玩家花钱获得的快感虽然直接，但也无法留下玩家。因此我们不会让玩家花钱一下就能拥有所有，这款游戏的乐趣就在于此。”

玩家也认这个。尹亮在此之前也玩过其他手游，他觉得，很多游戏只要花钱就可以直接购买到最好的装备和最好的人物，而有意思的手游，其最好装备无法直接用人民币购买。他觉得这种设定很“公平”。

他很自豪于自己的理性，至今没有为这款游戏花过一分钱。但他始终受到为游戏花钱充值的诱惑。打开游戏，在首页上会有一个白色小人跑向你，头顶一封信。点开对话框，上面写着花费328元人民币即可购买“周末特惠礼”，可以买到勾玉和抽卡使用的符咒。当你想取消这则广告的时候，屏幕上还会再跳出一个小对话框：“关闭后今日将无法再次购买，是否确定关闭。”他需要再点击一次“确定”，才可以让那个白色小人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尹亮每次点击那个“确定”按键的时候，心里都特别痒痒，但他都忍住了。

尹亮不认为自己沉迷于游戏，因为他并没有花钱，“顶多算玩物丧志”，但同时，为了玩这个游戏，他花了大量时间。玩家们把拼命玩游戏这一词组叫作“肝”。

尹亮在一家外企做财务税务方面的工作，只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完就可以了。他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就在工作和游戏之间交替。早上6点起床，8点到单位，进了办公室就把游戏打开，先做“每日任务”，然后练级，玩到9点半开始工作。吃完午饭，游戏中的特殊活动“斗技”在中午12点准时开始，尹亮会在线上与其他玩家展开一个小时的决斗，但1点开始的午觉时间绝不受影响。下午插空玩一到两个小时，坐班车回家路上也玩。到了家一般晚上7点，他会和妻子准时参加游戏里的另一个特殊活动“狩猎战”，与妻子组队去狩猎打怪。狩猎战之后，两人吃晚饭、遛狗。晚上9点，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一人一部手机继续玩游戏，玩到晚上12点，睡觉。

在这个碎片化的年代，尹亮觉得自己最“肝”的时候就是“用碎片时间在工作”。像他这样的玩家，不在少数。□

（文中游戏玩家均为化名）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WISSEN

与那些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相比，它
不关心每天都在变化的事情，它关心一些恒久
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全年6期
96元

零售20元，
全年订阅8折

双月刊，
单月中旬出版



2007年2月23日，江西抚州市流坑古村里的一间游戏厅内挤满了学生

(耳目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硝烟弥漫的少年游戏时光

文 / 苗千

在整个少年时代，我绝大部分的娱乐需求，乃至自己对于音乐和美术的欣赏品位，几乎就是由屈指可数的几家游戏公司的产品所满足和塑造的。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人们眼界都不开阔的时代，难说这是一种幸运或不幸。

只要一想起初中和高中总共6年的少年时光，我总还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硝烟味道，其实那只是各种劣质香烟燃烧时混合起来的气味。或许就是在那6年里我患上了过敏性鼻炎，这病症也就成了我少年时期的一个印记，成了我在那些年骑着一辆自行车游走于家乡小城各处游戏厅的证据。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我生活的小城里，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了电子游戏厅。游戏厅的位置并不重要，店主招揽顾客主要靠的是市里中小学生

们的口耳相传。在当时去游戏厅里玩电子游戏，被我们亲切地简化为“打电子”。回想起我那乏善可陈，实在是没有太多乐趣可以寻找的少年时代，每一个电子游戏厅就成了一个异域，“打电子”可以说是一种慰藉，又可以说是一种探险。

让人脸红心跳的街边游戏厅

游戏厅是一个没有了老师和家长的世界，除了看场子卖游戏币的“老板”之外，在 90 年代的游戏厅里很难看到成年人。一个游戏厅是否能够吸引人，取决于很多方面，并不一定要很大，太大会显得空旷，或是挤进太多人，反而让人感到不适；游戏的种类也不一定要很多，反正每一年全市流行的游戏大概也就是那十来种——有的时候，一个大学宿舍大小的简陋屋子里并排摆上三五台游戏机，就能挤进去 20 多个孩子，填满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个口耳相传的小城热点。有的人因为技术高超或身材高大，总能霸占着某个游戏机的一个位置，打败一个接一个的挑战者；有的人上上下下，不断更换着玩家和看客的身份，一只手揣在裤兜里，在心里盘算着兜里逐渐减少的游戏币，计算着自己还能留在这里的时间；也有人是职业看客，可以一直站在旁边观看别人打游戏，获得免费的乐趣。

走进一个大多数时间都充满着烟味的或大或小的街边游戏厅，一个中学生可以见到这个城市的另一个侧面。里边的顾客大多数都是市里各学校的学生，也会有些“社会青年”。在这里人们不需要太多寒暄，就算是同班同学也可以视而不见，人们关心的是等待机会，看自己喜欢的游戏什么时候会出现空位。

当时我们操作的游戏机，是一种现在被称作“街机”的、需要站着用双手操作的大型游戏机。这种游戏机据说最早流行于美国的酒吧，玩家面对一个彩色屏幕，左手握住一个圆形手柄，右手操作 3 到 6 个按钮，左右手协同完成游戏。游戏厅装载的游戏百分之百来自日本，其中最流行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群看客的游戏叫作《街头霸王》，这几乎是每个游戏厅必备的王牌游戏。

这款由日本卡普空株式会社 (CAPCOM) 在 1987 年首次推出的经典游戏的真名叫《街头霸王》(Street Fighter)，我是多年后才知道的，当时没人认识英文，因为其中一个游戏人物的发声，我们当地孩子叫它“尤丹”。这是一款对打的游戏，总共有 12 个不同的人物角色可以选择，对打的场景也遍布世界

各地，其中最厉害的两个角色来自日本和美国。在一个游戏厅里，这款游戏的声音往往调到最大。只需要一个游戏币就可以和电脑或是玩家对打，这几乎是当时全市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们释放自己由荷尔蒙引发的暴力倾向的最佳方式——当然有时两个玩家在游戏机里的对打也会演变为真实的对打。对打有各种技巧，手法需要反复练习，一个善于使用某种角色、常胜不败的玩家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游戏厅的传奇。擅玩“街霸”，这也成了当时班里一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获得同学们尊敬的另一个途径。

几款街机游戏，流行了将近 10 年时间，并且在后来又成为电脑游戏争相模仿的经典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只有在网络时代前期才会出现的奇迹。当时沉迷于此的小城中学生们当然不会明白这一点，更不会意识到自己当时所沉迷的，是人类利用电子技术设计出的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又马上就面临淘汰命运的独特产品。

不谈时代意义，可以说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是由学校生活和电子游戏生活所共同塑造的。虽然难说在充满着烟味的游戏厅里盯着屏幕摇动手柄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玩家当时心里想的无非是怎么出招和躲避，但是当多年过去，游戏中的各种场景和配乐，乃至当时的气味，却始终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一些电子游戏，算得上是日后我理解世界的一个前奏。我通关《三国志》游戏的时间远早于我对《三国演义》小说产生兴趣，即便是我对三国各种人物和传说了如指掌，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浓厚兴趣的成年时代，每当想起关羽、张飞、赵云、黄忠，乃至魏延和夏侯惇等人物，头脑里出现的仍然是十几岁时游戏机里的动画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乃至游戏里的各个关口，和我后来读到的小说和看到的影视作品中的形象纠缠在了一起。

《圆桌骑士》是卡普空株式会社推出的另一款过关游戏，或许是因为其中的人物形象是三个穿着盔甲、手拿长刀或战斧的外国人，这游戏的流行程度不如《三国志》。我把这款游戏玩通关的时候，也还没想过“圆桌骑士”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没有听过亚瑟王的名字，英国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名词而已，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到亚瑟王的故乡去读书。可是日后当我第一次读到乔叟、莎士比亚，乃至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时，头脑里首先出现的，仍然是这几个走路姿势有些笨拙的英国骑士形象。

游戏厅里当然不只是对打或是过关类的游戏，也会有一些日本麻将类的暧昧游戏，或是在角落里放

一个矮小的赌币机，很多少年正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赌博，使自己辛苦攒下的几元零花钱轻飘飘地飞走。报纸上开始有了“电子垃圾”的说法，认为电子游戏摧毁学生的心智，让人不思进取。这种说法会让学生家长们无比紧张，认为其危害不亚于早恋，不过当时尚未出现耸人听闻的电击疗法，因此家长们治疗自家孩子对电子游戏成瘾的方法通常只是粗浅的拳脚功夫——我也曾经数次在游戏厅被当场活捉过。

电子游戏对于少年们所展现的，是另一个维度的世界。在小城里只有一家专卖“世界名著”的新华书店的年代，我对于外部世界乃至未来的大多数想象都来自电子游戏。游戏厅对于小城里的少年来说，是娱乐，是发泄，是逃避，是幻想，也是一种希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习惯去的游戏厅，类似于自己的主场，或是因为离学校近，或是因为离家远，或是因为同学和朋友多——即使是在自己最熟悉的游戏厅里，也不意味着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玩游戏。对于把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泡在这里的少年们来说，游戏厅是一个不同于学校和家庭的丛林社会，因为任何小事，小学生和中学生们随时都有可能陷入纷争，这里也是不良少年和青年们抢劫学生零花钱的绝佳场所。可是发生各种纷争的潜在危险，似乎成了游戏厅吸引我们这些习惯了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在几年间遍历全市所有游戏厅的另一种诱惑。

通过这样一种奇特的媒介，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的中学生们联合了起来，拥有了几乎相同的时代记忆，我们共同见证了人类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流行文化的兴起和衰退。直到 21 世纪带来了网络时代，伴随着无往不胜的摩尔定律，让上个世纪流行的电子游戏，从载体到介质，都迅速被抛弃，只有一些经典的游戏形象被保存了下来，被重新赋予新的生命。或许所有的中学男生都有过同一个梦想，就是在“长大以后”，自己能有一个摆满各种游戏机的房间，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光明正大地尽情玩游戏。那时就和对许多事物的想象一样，我们认为不受节制地玩电子游戏就是终极快乐。

如静默老友的红白机

如果说我每次跨入街边游戏厅的门槛，就如同步入一个异域空间，肾上腺素升高，心跳加快，准备开始一段远离日常生活的冒险之旅，那么红白机为我开创的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世界。日本任天堂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推出的这款红白色

相间的家用游戏机需要连接电视，因此只能在家里玩，很难避开家长的监视。

这样色泽内敛、方方正正的家用游戏机，与街边游戏厅给人的感觉相反。大多数节奏相对缓慢的游戏容易让人感到舒适和秩序感。接通电源，挑选出一盘芒果色外壳的游戏卡，插在红白机的接口上，从机身两侧取下两个控制手柄，和同伴一齐等待游戏开启，这个过程充满着仪式感。这款堪称经典的游戏机同样有众多让人回味至今的游戏：《魂斗罗》《超级玛丽》《坦克大战》等经典仍然在为众多的游戏设计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

握着红白机的手柄，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一遍遍地玩着《超级玛丽》或者《坦克大战》，这样的情景大多发生在中学时我一个人独自在家的午后。或是学校放假，或是因病请假，我一人在家，对着电视，玩着早就熟透于心的游戏，让马里奥一遍遍游走于水管之中。其实心里平静，并没有太多激动之处，却又不甘心就此退出游戏，就像现在对着手机屏幕就是不肯睡去的一个个深夜。红白机为少年时的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慰藉，如同面对一位老友，彼此无需多言。

红白机几乎和街机保持了同样的步伐，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历史消逝在我的生活里。取而代之的是索尼公司推出的一款名为“PlayStation”的新型游戏机，这款黑色机身，吐纳光盘的游戏机营造出的游戏真实感远胜于红白机。如果说风靡上世纪 90 年代的红白机是一个老友，那么“PlayStation”就算得上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时髦朋友。刚进大学时，我和同学常在学校附近的某个阴暗的小游戏厅里玩“PlayStation”的足球游戏，它那会震动的新型手柄尤其会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但我们的痴迷很快又转移到了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网吧中。

同样流行于上世纪 90 年代，技术含量最低，因而最先实现国产化的掌中游戏机几乎就是俄罗斯方块的象征。不到手掌一半大小的黑白屏幕，几个按钮，就能承载这款拥有神秘魅力、风靡世界几十年的游戏。四个正方形拼接成的不同几何图形不断从天而降，游戏者要永不停歇地旋转和安置这些图形，尽量填充屏幕的每一行，直到最终失败。

俄罗斯方块具有一款伟大游戏的一切特质：规则简单，适配性强，挑战性越来越高，需要玩家全神贯注，具有无限的延展性。一个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掌中游戏机，可以放在书包里，用两块电池驱动，随时随地玩上一局。从随手应付，到逐渐重视，



苏格兰皇家哈洛威学院的学生在用“Playstation”游戏机玩游戏

到全神贯注，直至最终失败，玩一次俄罗斯方块短则几分钟，长至几十分钟，犹如经过一次人生的历练。

在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几年中学时代的游戏经历，是我对于虚拟现实技术最初的体验，对于未来和外部世界最粗糙的想象，也是对我进行的最粗鄙的美术和音乐教育。

在世纪之交进入大学之后，我完全忘记了中学时代曾经沉迷数年的电子游戏厅——当我在假期回到家乡，也没有留意那些我曾经无比熟悉的游戏厅，是从什么时候起都关门改作他用了。在 iPad 和电脑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注定无法欣赏在个人电脑时代以前的电子游戏。与 21 世纪的电脑游戏相比，上个世纪电子游戏的人物形象分辨率太低，动作也太过简单僵硬——这是因为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半导体和软件产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相比上个世纪，现在电子产品可以承载的内容已经拓展了不下千万倍。

接受各种电脑游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 21 世纪初的大学生们来说也不亚于经历一次新的文化冲击。在我几年的大学生活中，电脑游戏的扩展速度远远超出此前街机游戏和红白机游戏，从人们

最先熟悉的 Windows 蜘蛛纸牌，到稚嫩的《仙剑奇侠传》，直至各种效果逼真的枪战、赛车游戏，乃至网络游戏，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发生，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见证了又一个电子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和电脑游戏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在我少年时期被唾弃为“电子垃圾”的电子游戏，被重新定义为“电子竞技”，某一款电子游戏既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人生理想，也可以成为其养家糊口的工具。一个人更可以轻松地让自己沉迷于网络和游戏之中，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电子世界逐渐成型，而我对游戏的兴趣也逐渐消逝。

我上个月过生日时，收到一台 PlayStation4 游戏机作为生日礼物。这台游戏机机身沉重，我也知道它的运算功能强大，内部中央处理器和图像处理器的功能超出当年任天堂红白机千百倍。连上电视，打开机器，第一步就被要求连接到网络上注册，随后我用它玩了一款时下流行的足球游戏，画面中的运动员栩栩如生，每个人独特的面部表情，包括习惯动作都与我看到的真正的足球比赛相差无几，然而这种与现实几无差别的真实感迅速让我觉得这款游戏索然无味。我知道，我的游戏时代结束了。□



握着红白机的手柄，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一遍遍地玩着《超级玛丽》或是《坦克大战》，这样的情景大多发生在中学时我一个人独自在家的午后。

外资撤离潮

主笔 谢九

今年1月份，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多重压力之下，外资撤离的压力开始明显抬头。

1月份的FDI大幅下降近10%，虽然有春节的特殊因素在内，但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态度。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市场对于外资虽然仍具吸引力，但是和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2009年的FDI出现了负增长，不过在“4万亿”效应的大规模刺激之下，中国经济开始逆势增长，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之中，中国市场成为短暂的全球资本避风港，2010年的FDI大幅增长17%，2011年的增速也接近10%。不过随着“4万亿”效应逐步消散，中国市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也迅速下降，2012年的FDI再度出现负增长，随后几年的FDI增速出现反弹，不过也只是保持个位数的小幅增长态势。如果以人民币计价，去年的FDI实现了4.1%的增长，但是如果以美元计价，其实FDI同比下降了0.21%。如果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元为主，其实去年的FDI就已经出现了负增长。今年1月份的FDI大跌近10%，如果以美元计价，同比跌幅应该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富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外资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二是中国充沛且廉价的劳动力，极大地降低了外资的生产成本；三是中国为外资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待遇。但是从过去几年来看，这三大因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逐年下降。

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到现在的不足7%，而且还有继续放缓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随之下降。不过，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并不是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因为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6.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位居前列，尤其和发达经济体2%左右的增速相比还是极具优势。

外资撤离的更主要因素可能还在于中国的生产成本提升，这使得外资盈利空间相比过去被大幅压缩。首先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快速提升，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变得日渐稀缺，持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大幅推升了土地和房租成本，很多外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便宜的替代国，前些年是东南亚和非洲，现在甚至连美国都开始在成本优势上和中国竞争。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曾经在2015年发布过一份报告，指出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成本差距已经非常接近，如果将美国制造业成本指数视为100的话，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指数为96，也就是说，如果一件商品在美国制造需要100美元，在中国则需要96美元。按照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预计，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甚至将比中国便宜2%~3%。

最近几年来，不仅大量美国企业开始回流美国，连很多中国企业都奔赴美国投资设厂。去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公开表示在美国办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其中包括劳动力价格上涨太快，能源价格、运输成本和土地成本比美国贵，综合税务比美国高等等。

曹德旺所言虽然是从中国企业的角度，但是从劳动力、能源和土地价格来看，内外资企业面临的情况并无太大区别。而从税收负担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对于引入外资尚有巨大的税收优惠，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对于外资的渴求程度降低，外企享有的税收优惠在过去十几年来已经逐渐取消。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底，我国正式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内外资企业的税制就此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在中国享受的税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基本上终结。由于资本天生具有极强的逐利性，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成本上升的多重冲击下，很多外资选择撤离中国也在情理之中。

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资本短缺国，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积累了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而且成为对外净投资国，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国资本丰富的背景下，外资增速放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引发太多的重视。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初的资本短缺国，但是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并非可有可无。去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全年增速仅为3%，和2015年10.1%的增速相比大幅下降7个百分点，而且迄今仍然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目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还是依靠国有资本在基建领域的大手笔投入予以支撑。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是大概率事件，民间投资也难以实质性回暖，如果外资继续保持大规模撤离的趋势，今年的整体投资规模将面临巨大考验；反之，如果外资撤离的速度能够放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今年的投资压力。外商投资规模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占比不高，但是含金量一般都较高，在解决就业、创造税收、提升中方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仍具有重要意义。据去年底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估算，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500万，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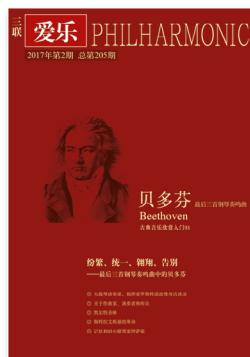
去年民间投资雪崩之后，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刺激民间投资回暖。近期面对外商投资规模的萎缩，政府也同样开始出台优惠政策，试图避免外资大规模撤离。今年1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20条举措吸引外资，放宽包括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

等在内的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其中服务业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制造业重点取消轨道交通设备制造、摩托车制造、燃料乙醇生产、油脂加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采矿业放宽油页岩、油砂、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以及矿产资源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石油、天然气领域对外合作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支持外资依法依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能源、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公用工程等。

为了配合国务院吸引外资的政策，1月17日，国家发改委也下发通知，调整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权限，规定3亿美元以下限制类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而在此之前，这一审批权限掌握在发改委手中。

不难看出，这一轮政府出台的吸引外资政策，和去年拯救民间投资多少有些类似，主要手段都是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升吸引力，同时也是从大局出发，让国有资本打开部分垄断行业的大门，使得外资和民间资本也能参与其中，分享部分垄断行业的收益，从而避免“国进民退”“国进洋退”的现象愈演愈烈，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冲击。□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年第二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8

- 纷繁、统一、翱翔、告别
——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中的贝多芬
- 张可驹、康啸、雷苗苗对贝多芬第30、31、32钢琴奏鸣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比才《C大调交响曲》的首演

专访 大提琴演奏家、指挥家罗斯特洛波维奇访谈录

话题 关于作曲家、演奏者和听众

爱乐笔记 SACD 复刻：拔起萝卜带起泥

早期音乐 凯尔特圣咏

现代音乐 聆听莫顿·费尔德曼早期的钢琴曲

乐史空间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34

作曲家档案 俄罗斯的先行者——斯特拉文斯基的革命

演奏家档案 记比利时小提琴家伊萨依

作品 听弗朗克《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有感

听片购片与收藏 短暂的琴鸟“重生”计划(2007—2010)

我的爱乐往事 莱比锡，“乐龄”重生之地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2017年2月26日，身着防护服的马来西亚警方调查人员在吉隆坡机场地面提取导致朝鲜籍男子身亡的有毒液体物证。该液体随后被证实系VX神经毒剂

马来谍影、奇案与志怪

文 / 刘怡

错综复杂的裙带资本主义、暗潮汹涌的族群对立以及身处文明断裂带的尴尬地理位置，构成了马来西亚繁荣表象之下“深水区”。只有在始料未及的奇案发生后，被小心隐藏好的蛛丝马迹才会骤然现出端倪。

2月20日，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召开新闻发布会，全盘否认此前马方发布的关于死者身份的信息，并要求终止尸检、取回遗体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投票结束后，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拥抱一名支持者。由于在选区划分上受到国民联盟的掣肘，反对派尽管赢得了更多普选票，但在国会仍只能屈居第二大党团

3年过去了，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和公关能力方面，终于有了勉为其难的改善。

2017年2月13日发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的朝鲜籍男子遇刺事件，正在演变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2月16日，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率先向媒体确认：死者正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避居国外多年的前人民军大将军金正男，警方已逮捕两名涉案的越南籍和印尼籍女嫌疑人。但朝鲜驻马大使姜哲在4天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开否认称：死者系朝鲜公民“金哲”，朝方拒绝接受马来警方的调查和尸检结果，并要求马方归还遗体。接下来的几天里，马方一度宣称死者的身份“尚待确定”，但坚决驳回了朝方要求带走遗体的诉求，并不惜召回本国驻朝大使，以抗议姜哲的“侮辱言行”。截止到2月24日，警方已基本确认金正男死于化学武器VX神经毒剂的谋杀，并向7名朝鲜籍嫌疑人发出了通缉令，其中一名系外交人员。

扎希德确认金正男身份的依据，来自事发当天马国警方向朝鲜使馆的求证；据他表示，朝方最初一度承认死者确系金正男，但随即改口，至于登记为“金哲”的护照则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过鉴于死者亲属迄今为止尚未提交用于身份比对的DNA信息，

马方在随后的案情通报中重新将死者的身份称为“一名朝鲜籍男子”。

紧凑的信息公布进度、公开透明的办案流程，以及在外交渠道不惧压力的姿态，使马来西亚政府罕见地博得了云集于吉隆坡的韩、日、美、中各媒体的一致称道，并与3年前的马航MH370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马国航空公司和政府在公布MH370最后时刻的飞行轨迹与联络信息、确认两名盗用护照乘机者的身份以及调查飞行员的恐袭嫌疑等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混乱和消极；每一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发布未经核准的消息，随后再矢口否认。由于马方的隐瞒和误导，中、美、越、泰等11个国家派出的40余艘舰船和25架飞机一度在方向相反的海域进行了超过一周的搜索，最终一无所获。而在今年3月初空难三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马方对该航班失事的确切原因和位置依然无法给出答案：这在全球商业航空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纪录。

如此迥异的反差，或许是因为明火执仗的刺杀行动触碰到了素来对马朝关系态度宽松的吉隆坡当局的底线，也是考虑到屡次成为安理会制裁决议对象的朝鲜目标过于昭彰，马方已无理由为其缓颊。但扎希德早早做出的确认同时也暗示：马来西亚政



2015年10月，马来西亚国会大厦里挂有总理纳吉布的画像。在这一年爆发的“1MDB案”丑闻中，纳吉布的政治公信力和财务状况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

府对金正男持外交护照入境该国、并在吉隆坡长居一事早有知晓，甚至恐怕早已估计到了在马国领土上发生涉朝意外事件的可能性，但依旧未能阻止血案发生。马国旅游部长纳兹里在接受《星报》采访时公开承认：“持朝鲜护照入境的几乎都是官员。”其目的显然不在游山玩水。

外人眼中耸人听闻的奇案，在马来西亚国民眼中却已成为常态：从延续近20年的“安瓦尔鸡奸案”，到涉及总理本人的“蒙古女郎谋杀案”和“1MDB黑金案”，乃至MH370事件以及朝鲜籍男子毒杀案，与“马来虎”有关的诸多离奇事件似乎永远都难觅真相，在轩然大波之后往往不了了之。若非吉隆坡机场的这场血案，人们永远不会注意到马朝两国间古怪的人员往来、互免签证制度以及可疑的资金流动；而正在布局2018年大选的纳吉布总理似乎根本无意交代他和1MDB丑闻中那笔高达6.81亿美元的黑金的

关联。纳吉布的前政治秘书、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地区政治研究的胡逸山表示：“在马来西亚，危机如果能立即获得解决的话，丑闻事件就会被淡化。”在不同族群的矛盾间游刃有余的当权者根本不担心被推翻。

过去5年间，马来西亚在透明国际(TI)行贿指数排行、《时代》周刊全球贪污排行和《经济学人》裙带资本主义排行三项榜单上长期名列三甲，以至于资深国会议员林吉祥感慨：“一想到我国政府的贪污印象指数即将上升至22年以来的最高点，就宁愿榜单晚几个星期再公布。”油气出口支撑下形成的经济高增长率，似乎越来越难以掩盖政治“灰带”的负面影响。在即将迎来独立60周年之际，素来由集团政治和强人领袖庇佑的马来西亚似乎正在走向国运的转折——是在动荡中迎来政治洗牌，还是在勉为其难的维持中耗尽活力？



“友谊”的价格

韩国《中央日报》记者第一次从线人口中得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现身，是在7年前的2010年。之后3年间，这位敏感人物频繁往来于吉隆坡和其暂居地澳门、新加坡之间，并在朝鲜大使馆出入自由。2013年底张成泽事件之后，金正男一度中止了在东南亚的活动，但在2015年再度现身于马来西亚。此番死于非命之前，他正准备乘飞机前往澳门与家人团聚。无独有偶，已被警方拘捕的朝鲜籍嫌犯李正哲（被指控负责载运暗杀者抵达机场），也是在2015年前后进入马来西亚，以IT公司外籍雇员的身份从事看似稀松平常的工作。

上至领导人亲属，下至普通商人，朝马两国间频繁而绵密的人员往来并非仅始于金正恩执政之后，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高潮期即已埋下

伏笔。彼时正值平壤的六年经济计划（1971～1976）取得成功，财力颇有盈余，其领导人遂以中东政治局势的变化和非洲最后一波独立浪潮作为契机，着手向阿拉伯世界、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输出影响力。考虑到朝鲜掌握的资源远不及美苏两大国，平壤当局的对外援助和交往活动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色彩：首先，在对象的选择上，以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东西方两大阵营中相对边缘的伙伴以及位置遥远偏僻的国家作为主攻方向，利用这些国家既急于改善经济和安全处境，又无法从美苏两国获得足够充分的援助的困境，与其建立特殊关系。70年代后期与莫斯科交恶的埃及，21世纪初继续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古巴、缅甸、叙利亚，皆属于这类例证。

其次，在输出重点上，以朝鲜拥有性价比优势的常规武器、特殊技术人员和低端劳动力为主，直接资金援助为辅，以便扬长避短。到90年代初，大半个阿拉伯世界、东北非洲、伊朗、古巴等十余个国家的旧式苏制武器皆由平壤提供维护和零备件补充，朝鲜还向利比亚、柬埔寨、古巴等国派遣军事教官和基建劳工。最后，朝鲜与其友好国家的交往本质上属于利益交换而非单向度的物质和人员援助；是故在急需金钱和其他关键物资时，平壤并不惮于转让极为敏感的弹道导弹技术和核材料作为交换。国际原子能（IAEA）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在其回忆录《欺诈年代》中指称，20世纪90年代，朝鲜曾向利比亚出口六氟化铀（未进行过浓缩加工的铀原料）以换取外汇，并以中远程导弹技术交换伊朗从核黑市购得的离心机设计图。平壤最初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技术则是以短程导弹零备件从叙利亚交换而来。

“冷战”结束之后，失去了苏联资金和石油援助的朝鲜为继续践行其“先军政治”路线，进一步调整了与友好国家的交往和贸易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向度：在输出方面，除继续巩固与被西方国家长期孤立的伙伴国，例如伊朗、叙利亚、缅甸、古巴等国的武器贸易外，还开辟了向中东、东南亚和欧洲派遣基建劳工、餐饮服务业人员以及艺术工作者（指导大型雕塑制作和艺术体操表演）的新业务，以增加创汇渠道。同时在输入方面，开辟了分布于中国澳门、新加坡、伊朗、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大批金融代理机构，寻求绕过国际监管将资金汇回国内，或用于紧缺物资的采购。在近年来安理会一再强化对朝制裁之后，后一渠道变得尤为重要。

而朝鲜与马来西亚的特殊关系，兼有“输出”与“输入”的双重性质。自1973年两国正式建交以

上图：2015年7月8日，参与调查“1MDB黑金案”的马来西亚警察从该公司总部带走封存的电脑主机和文件。纳吉布在稍后的声明中将6.81亿美元的匿名资金解释为沙特王室的捐赠

下图：2008年10月31日，“蒙古女郎谋杀案”最大嫌疑人巴金达被从马来西亚莎阿南市拘留所押往高等法院，等待一审判决。法庭最终裁定他的谋杀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



2012年3月，朝鲜国营连锁餐厅“平壤馆”的歌舞演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分店为顾客献唱。2008年“平壤馆”在吉隆坡也开设了一家分店

来，即利用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便利，发展双边往来。吉隆坡对平壤的拳头出口产品弹道导弹和苏制武器固无兴趣，但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提升工业水平和引入廉价产业工人方面却希望获得朝鲜的帮助；而马来西亚大量出口的成品油、机械设备以及开放的贸易环境，恰恰对应朝鲜的现实需求。因此在朝鲜经济形势迟迟未能转好的21世纪初，两国关系的层次和平反而出现了显著上升：朝鲜从马来西亚进口成品油、天然橡胶和棕榈油，同时向吉隆坡派遣矿业劳工和服务业人员。2008年，由朝鲜政府运营的涉外餐厅“平壤馆”在吉隆坡揭幕；第二年，两国宣布实行互免签证制度，并开辟高丽航空往返吉隆坡和平壤之间的直飞航线。尽管受制裁决议影响，朝马两国的贸易额从未上升到太高水平（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仅为500万美元），远赴平壤的马来西亚游客总数也仅在1000人左右，但对国际空间逼仄的平壤而言已是不小的鼓舞。2013年，吉隆坡私立精英大学（HELP University）甚至专门授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以名誉博士学位，成为不大不小的新闻。

包裹在这种“亲密”的双边关系中的，当然不仅是温情脉脉的金刚山旅行和学位颁赠。巴拉迪在《欺诈年代》中指称：2003年IAEA在调查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汗建立的核黑市网络时，发

现朝鲜代理人曾在欧洲订购制造离心机（用于铀浓缩）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配件，在马来西亚租用工厂进行试制和组装，随后由朝鲜远洋航运管理公司（OMM）旗下的货轮直接运输回国。朝鲜政府通过代理商在荷兰和德国秘密购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用于雷达和弹道导弹项目），也往往以马来西亚作为中途转运站。更敏感的还有制裁决议明令禁止的地下资金往来——据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报道，直属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的财政机关“39号室”长期以来都在东南亚和欧洲运营庞大的地下金融网，将出口军火、农产品和开办涉外饭店的进账用于购买核材料、弹道导弹零配件和奢侈品。韩国国家情报院公布的数字显示，属于该网络的海外匿名账户数量在400个到数千个不等，资金总额据信接近50亿美元。地下资金流动最活跃的地区集中在澳门、维也纳等金融口岸，吉隆坡则是整个东南亚资金网的指挥中心。原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的侄子张勇哲（金正男的表兄，姜哲的前任）在担任驻马来西亚大使期间，便曾经负责过东南亚秘密账户的调度。

韩国《周刊京乡》在2月11日独家披露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2005年7月，时任韩国大国家党最高代表委员的朴槿惠曾经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写信，希望朝方批准慈善机构欧韩基金会（EKF）

在平壤开展活动。这封信经金正男之手呈递到时任劳动党中央群众团体部第一副部长的张成泽手中，随后由后者转交金正日。除去担任海外基金会与朝鲜领导层之间的信使外，金正男还曾经协助张成泽负责过若干秘密账户的管理。倘若这一信息属实，则这位特殊流亡者在 2010 年现身吉隆坡的动机便可以顺势推出：一来在马来西亚这个资金调度中心，他可以继续介入过去一度经手的海外资金，包括支付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开支；二来作为实权人物张成泽的代理人，张勇哲也可以为他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并在平壤领导层和金正男之间传递信息。

但这种短暂的平静，随着 2013 年 12 月张成泽被清洗以及张勇哲被召回平壤戛然而止。失去了保护人的金正男处境正变得岌岌可危：来自吉隆坡当局的“友谊”针对的仅仅是朝鲜合法政府，而与某一派系或某一个人无涉；即使能借助与韩国媒体和情报机关的秘密联络勾勒出某种出走首尔的可能性，风险也委实不小。更重要的是，类似李正哲、金旭一（涉案的高丽航空公司职员）这样的朝鲜情报人员，正通过之前两国政府搭建起的“友谊”之桥合法入境马来西亚，在那位曾经的大将身边布下天罗地网。2 月 13 日，终结终于到来。

秘密，更多秘密

在暗杀事件激起的种种波澜中，马来西亚联邦总理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Najib bin Abdul Razak）并未做太多置喙，仅仅简单地表态“将客观调查并处理这一事件，没有理由蓄意令朝鲜难堪”。在刚刚结束沙捞越州国会议席补选的情况下，总理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一年后的联邦大选以及控制节节攀升的通胀率上。但批评者不免会联想到，整整 11 年前，曾有一位神秘的蒙古女郎在吉隆坡附近被烈性炸弹炸毙，主谋正是纳吉布当时的重要智囊巴金达，且同样牵涉黑金丑闻。纳吉布对谋杀案的冷漠态度，或许也与这桩陈年旧事有关？

风情万种的蒙古模特兼业余翻译阿丹杜雅·沙丽布（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被炸碎的遗体于 2006 年 11 月 6 日在雪兰莪州莎阿南市郊外被警察发现，其实距离她被家人通报失踪已经过去 18 天。警方发现死者的头骨、胸部和腿部有被军用 C4 炸药烧焦的痕迹，且生前遭受过两次枪击，遂将嫌疑目标锁定为职业军警作案。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死者的表妹当即指称，最大嫌疑人乃是知名智库“马来

西亚战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时任副总理纳吉布的国防事务顾问阿都拉萨·巴金达（Abdul Razak Baginda），且她曾见过一张阿丹杜雅与巴金达、纳吉布三人的合影。紧接着，纳吉布的两名保镖、特警别动队成员阿兹拉·哈德里总督察和西鲁·阿兹哈警佐也相继落网，并招认了在巴金达指使下绑架并杀害阿丹杜雅、事后收取 3 万美元封口费的经过。

据《亚洲前哨报》和法国《解放报》报道，出生于 1978 年的阿丹杜雅在结束两段短暂的婚姻之后，以时装买手的身份游走于中国和东南亚，在 2004 年偶然结识已是妇之夫的巴金达，两人迅速陷入热恋。随后两年间，这对野鸳鸯在吉隆坡、香港和欧洲出双入对，极尽缠绵。当时的巴金达不仅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布的防务顾问，而且在 2002 年曾作为后者的翻译介入过一桩军购谈判：以 10 亿欧元的高价从法国购买 3 艘“鲉鱼”级柴电潜艇（后减少为 2 艘）。潜艇的承建方泰勒斯防务集团日后向法国检察官承认，整笔交易存在高达 1.14 亿欧元的违法佣金，悉数支付给了巴金达在欧洲注册的空壳公司，金额和兑付方式系在 2005 年的一次谈判中确定。而在这次于巴黎举行的秘密谈判中，曾在法国修习短期模特课程、粗通法语的阿丹杜雅不仅全程与巴金达同行，而且迅速洞察了其中的机密。这位颇有小聪明的蒙古美人随即向她的情人提出了索要 50 万美元封口费的要求，但被当场拒绝。几个月后，阿丹杜雅从巴金达家附近被绑走，随后惨遭杀害。

“蒙古女郎案”发生之初，公众还仅仅将其当作一桩情人反目的悲剧。但随着法国警方启动对潜艇佣金案的调查，以及《解放报》刊出对整个事件长达 3 年的调查记，事情正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不是普通的情杀，而是为掩盖政治丑闻和保护巴金达背后的大人物做出的“止损”。马来西亚颇有名气的独立调查记者拉惹·柏特拉甚至提出了一种更加大胆的推断（基于他雇用的私人侦探的寻访）：巴金达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只是纳吉布的代理人角色，后者才是黑金最大的受益者以及谋杀的主使者，并且阿丹杜雅与纳吉布也有过春风一度。两位当事人自然矢口否认：纳吉布宣称他既未见过阿丹杜雅其人，在潜艇军购中也未曾受贿或泄露机密；巴金达则表示他仅仅收到了充当翻译和顾问应得的 3000 万欧元佣金，但从未指使特警杀害阿丹杜雅。

2008 年 10 月，莎阿南高等法院判决巴金达教唆杀害阿丹杜雅的罪名不成立，巴金达随即飞往英国躲避风头，完美地远离了公众视线。但更加离奇

的是两位已经录下口供的执行人的结局：2009年4月，法院一审判决哈兹拉和西鲁·阿兹哈谋杀罪名成立，应当处以死刑，两人当庭表示上诉。而在2013年8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认定被告“没有足够的动机杀害死者”，且检方未能取得纳吉布及其侍卫长慕沙·沙菲里（负责指挥保镖）的关键证词，因此谋杀罪名不成立。阿丹杜雅父母的代理律师决定上诉到联邦法院，但在开庭之前的空窗期，嫌疑人之一西鲁·阿兹哈警佐（已获保释）突然逃往澳大利亚，表示自己仅仅是替罪羔羊，不愿独自背负杀害阿丹杜雅的责任。由于澳大利亚已经取消死刑，在引渡这名可能被判极刑的警官方面，两国政府迄今未达成一致，因此重审“蒙古女郎案”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无独有偶，曾为拉惹·柏特拉充当线人、最早指证阿丹杜雅与纳吉布存在直接关联的一位私人侦探也已逃亡印度，真相遂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不是纳吉布第一次卷入与非法资金有关的诉讼，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次。2015年初，美国《华尔街日报》曝出了一桩更为劲爆的贪污丑闻：亏空严重的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1MDB（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曾经出资10亿美元与沙特石油公司一起从事收购业务，但在2011年合作中止后，有6.81亿美元的巨款没有回到1MDB的账户上，而是经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转移到了纳吉布在AM银行的私人户头。操作这单交易的是纳吉布的继子阿齐兹的密友、华裔投资银行家刘特佐（Jho Low），他同时也是1MDB的顾问；而最初由1MDB支出的10亿美元投资款其实是经纳吉布许可、由国家银行直接发放的贷款。而阿齐兹与刘特佐的其他“合伙生意”还包括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两幢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豪宅（由刘特佐旗下的公司买入，随后转售给阿齐兹的关联企业），以及电影《华尔街之狼》的投资。与此同时，1MDB的亏损上升到了110亿美元。

年薪10万美元的纳吉布断然否认了所有指控。在撤换了一位副首相和一位总检察长之后，他在2015年夏天给出了一个只能说服自己的解释：那6.81亿美元的飞来巨款是沙特王室一位亲王的“私人捐献”，他已决定将这笔款项悉数转为公共用途。但这样一来，当初由1MDB拨出的10亿美元投资款等于人间蒸发，就此下落不明。同样无法解释的还有一系列过于巧合的“投资失误”：在雪兰莪和森美兰州发电厂收购交易中亏损的7.5亿美元；在槟城土地交易案中多付的1.5亿美元；在与阿布扎比主权基金合作从事债券交易时“消失”的10亿美元，

以及支付给高盛集团的可疑债券承销佣金。而一人身兼总理、财政部长和1MDB顾问委员会主席三职的纳吉布给出的解决方案，不过是继续由政府为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新的审计方式低估负债额。

纳吉布最终在1MDB丑闻的风暴眼中挺了过来——如同胡逸山所言，尽管前总理马哈蒂尔以退出执政党作为抗议，并且吉隆坡当局不得不为相当于全年GDP总量1.2%的巨额债券提供担保，但总理稳住了基本盘。在从事收益可疑的荒唐收购的同时，1MDB还向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N）下属的主要党派输送资金，并投资数亿美元兴建经济适用房、学校和支付乡镇官员前往沙特朝觐的开销，以稳定支持率。鉴于国民阵线依然以微弱优势保持着在国会的席次领先，纳吉布至少可以继续执政至2018年下次大选，而不必顾忌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在追查与刘特佐有关的幕后交易。所幸并没有人因为1MDB而死，这大概是整桩案件唯一一处优点。

“不羁的西部”

胡逸山把马来政坛的裙带式贪腐形容为“不羁的西部”：“独行侠假如没有一些跟班、几匹‘好马’伴随，最后一般还是会落个惨淡的下场，逐渐失去踪影。在马国，如果要出来从政的话，平时就要懂得所谓的‘养马仔’。没有马仔，就没有政治本钱来谈判，这就是马国的政治现实。”而对内懂得撒银纸“养马仔”、对外善于结交朝鲜这样出价痛快的“友邦”的纳吉布，虽然在历次奇案之后饱受舆论攻击，却依旧能屹立不倒。

强人领袖主导马来西亚政治的源头，可以上溯至1957年独立之初形成的“竞争型威权”模式。当时全国三大主要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马华公会（MCA）以及国大党（MIC）相约组成政党联盟，分别代表马来裔、华裔、印度裔三大种族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投入选举。三大党结成的国民阵线并不排斥其他竞争者的入局，但由于执政联盟在拉拢选民、划分选区、动用司法手段打击潜在威胁等方面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逐渐盖过。即使是在巫统因“蒙古女郎案”而声望蒙羞的2008年大选中，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结成的“人民联盟”也仅只是拿下国会222席中的82席，距离组阁差距尚远。2013年大选中，反对派重组的“希望联盟”（伊斯兰党退出，国家诚信党加入）虽然艰难地赢下50.87%的普选票，

但受选区划分倾向性的影响，在议席上依旧以 89 对 133 落后于国民阵线。威权政治下既得利益者地位的难以撼动，由此可见一斑。而在两周前赢得沙捞越州补选之后，纳吉布对明年的大选也日渐信心十足。

总理的底气来自另一段公案：必要时不惜以非常手段打击对手的私人名誉。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强人总理马哈蒂尔与其长期的副手和内定接班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爆发矛盾，前者主张厉行外汇管控，后者则力倡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一年后，安瓦尔被控告犯有贪污、渎职、泄密、鸡奸等 10 项罪名，被解除一切职务。指控安瓦尔与其司机发生“非自然性行为”一事尤其显得恶毒：在穆斯林信徒超过总人口 60% 的马来西亚，这意味着获罪者不仅将彻底斯文扫地，而且在政治上永无东山再起的希望。尽管联邦法院在 2004 年推翻了对安瓦尔的指控、宣布他完全清白，但安瓦尔也因此从巫统新一代领导人的竞争中完全出局，被迫另起炉灶领导反对党挑战国民阵线的统治地位。荒唐的是，2008 年大选落幕之后不久，安瓦尔再度被当时的助理控告鸡奸罪，并在一审判决罪名不成立的情况下被上诉法院强行定罪，判处 5 年徒刑。在 2016 年 12 月的最后一次司法复核中，联邦法院依然裁定罪名成立，安瓦尔须在狱中服完

剩余 16 个月的刑期。这意味着希望联盟在 2018 年大选中将失去最高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但层出不穷的丑闻、奇案和志怪故事，终究会有令选民感到厌倦的一天。国民阵线在过去 60 年里稳坐钓鱼台的秘诀，除去刻意扶植马来人的政治优势地位，并在马来裔、华裔、印度裔三大族群之间营造隔阂与平衡外，最重要的仍是平均超过 6% 的 GDP 高速增长率。90 年代以来沿海油气产业的高速发展，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中东和美国投资的注入，以及向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借力，共同促成了此种繁荣光景。而经济前景的看衰恰恰是纳吉布面临的最大挑战：全球油价回升缓慢造成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因 1MDB 丑闻导致的本币汇率暴跌则使通胀率维持在 4.2% 以上的高位；负债累累的政府既不敢放宽信贷，又无从提升贪腐之风盛行的经济机器的效率，前景势必被继续看衰。“非自然性行为案”的主角虽已入狱，“蒙古女郎案”和 1MDB 丑闻却有再度发酵的可能，加之机场谋杀案暴露了政府长期以来默许非法资金和外国特工人员在吉隆坡来去自由的潜规则，势必进一步助长民众对纳吉布内阁的失望情绪。拥有太多灰色秘密的“马来虎”，已经处在了一场剧烈政治变动的前夜。□

（感谢秦轩、漆菲为本文提供帮助）





朱云龙家的住房由板材、铁皮拼贴而成。位于上海黄浦区白渡路动迁区，对面是一片商品房



上海董家渡 12 号地块俯瞰图

后拆迁时代 上海董家渡博弈

记者 / 王丹阳 摄影 / 张雷

从豫园走到黄浦江畔也就 500 米，但鲜有游人会往南走入中华路，绕进一个环城。其实，上海从北宋起建县 700 年的历史浓缩在这两平方公里当中。如果说松江华亭人是上海的初民，那么老城厢里就住着上海最早的居民，开埠后大量苦力从十六铺码头，或老北站“上来”，老城厢是首选的停靠点。

从 2016 年开始，老城厢里董家渡的 3000 户居民面临拆迁。这里地块复杂，房屋类型除了花园洋房外基本齐了，有上海典型的简屋、旧里、新里、新公房……同时还有 20 世纪 90 年代被动迁过而遗留下来的房子。上海的拆迁政策、开发商的利益计算以及拆迁户的补偿诉求，都随着上海房价不断冲高而发生着新一轮的博弈。



上图：朱云龙
不想动迁的原因之一是他的
女儿莹莹就在
隔壁一所市重点小学上四年级

下图：董家渡
12号地块上的
篾竹路也属于
拆迁区



我不需要动迁

正月十五刚过的一个傍晚，小南门地铁站外的中华路热闹非凡，路东是成片竞逐的高层商品房，路西是几百年不倒的低矮平房，路中间望去，就像巨人与侏儒般对峙而去，直到环城的弧角处开始转弯。

再往东面寻去，高楼的间隙里露出陆家嘴海市蜃楼般的楼顶，哪怕隔着黄浦江都尽在眼前。可以想见，楼群会慢慢向西铺展，渗入、压盖那些老城厢地带，老房子必然被推土机推平。

上海南市区并入黄浦区后，黄浦区的动迁压力骤然上升，成了上海市旧城改造的攻坚区。里面待改造建筑的性质及归属都复杂至极，200 多万平方米的旧里，还夹着 289 处文保建筑，占了全市 26%，生活着 8.2 万户没有卫生设施的人。照黄浦区建交委说法，即使每年旧改任务量在 5500 户以上，至少还需要有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解决二级以下旧里改造。

“就算要走，我也是最后一个。”在通向江边的白渡路上的家里，朱云龙狠狠撂下这句话。他屋子比较特殊，从沿街的平面上凸出来，由各种板材、铁皮拼贴成，这一家三口子的庇护所，相比挨着的其他危棚简屋，简陋得更是扎眼。屋外的动迁宣传横幅告诉路人这里发生过的暗战，“早签约，早得益”“想征收盼征收，征收到了要抓住”“钉子户吃亏，签约者吃糖”“一把尺子量到底，安置标准不会变”……个中深意会聚成五味杂陈的海洋。

朱云龙已开了 14 年出租车了，他边跟我交谈边睨着屋外的车，最近上海搞交通大整治，乱停的车只要是车中无人就被贴一张 200 块的罚单，朱云龙是这地块上唯一“拥有”一辆车的。他最近情绪波动很大，上班都没有心思。去年 12 月中旬，动迁组软磨硬泡让他签字，“经办人”对他说，再耗下去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于是他招架不住那天天来上门的架势，连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都没看就签了。

他坚持说，自己没去看最后一页上的货币补偿数额，也不知道这 1979 年加盖过一层的房子最终被算成多少面积。其实，所有待征收房屋的户型和测量面积都公示在动迁组的大厅里，朱云龙家的核定建筑面积为 16 平方米。但他不关心也不承认，并很忌讳我把那加盖的一层叫作阁楼，“那可是里弄里盖过章、南市区房地局发过批文的合法的翻造”。在他

心里，这房子起码有 35 平方米。

解放前夕，他的父亲从扬州“上来”了，就在这个位置落脚，买了这个篾竹片搭的平房。他父亲像多数“跑单帮”的苦力一样无依靠，趁着解放在南市区环卫所当了一个马路清洁工，生了六个女孩，才生到一个儿子。

很难想象，目前灶头、饭桌、碗橱占据的这 16 平方米，在 70 年代时住着一家共 9 口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即使翻造了一层后，这里完全是个板壁合围起的空间，7 个姐弟搬到了楼上，安了一个大木板床一溜儿并躺。现在，朱云龙用 PVC 板重做了整个底楼内墙，又在屋外搭了个煤卫二用的灶头间，古老的篾竹板看不到了。只有一个二楼阳台是用三角铁和槽钢支出来的，从外观来看岌岌可危，朱云龙蜷身站在空中楼阁般的阳台上，跟我保证“绝对牢固”。

“牢固什么？一戳就破的。”他四年级的女儿莹莹在几不透光的床头边做作业，时不时插嘴顶撞，各种家具什物的局促间，仅容一人通过。他的扬州媳妇也厌倦了，告诉我：“我从小到大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我家的猪圈都比它好。”她老家住的是农村自建房。朱云龙一直为娶不到上海老婆而耿耿于怀，原因就是这住房条件，直至 43 岁与现在的妻子“闪婚”。

他从枕下取出一个叠着工会证、公交月票、粮票的小红盒，给我看他在上海建筑界元老级国企建工集团工作过 20 年的凭证。“我一直想，等我有了钱，我自己把这房子好好装修一遍也不差的。”作为泥瓦匠出身，他颇精通建材和房屋构造原理。他所处的董家渡 3 号地块，房屋评估单价为 3.6 万元，而 10 分钟步行就到的黄浦江边，绿城黄浦湾一栋“楼王”的顶层江景房抛出了 38 万元的预售价，这消息对他刺激很大。“我不需要动迁，我在这里住得很好，江景房有什么稀奇，我再加盖一层也能看到江。”他逢人就说自己并不想搬走，以至于他媳妇怀疑他最近精神恍惚。

照黄浦区建交委说法，即使每年旧改任务量在 5500 户以上，至少还需要有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解决二级以下旧里改造。

其实，逃避动迁的根源，还是这户口本上一串“空挂”在册的人口。在他母亲去世前，说了这房子是传给儿子。母亲一过世没几天，朱云龙发现户口本上的户主被他大姐“抢注”了。然而，最初的房契上只有父亲一人名字，很难说清这房子目前的户主。“经办人”跟他保证，“谁是实际居住人，谁就是户主”，他才将信将疑地签了字。但是，他和姐姐们的关系已决裂，一个姐夫在年前来过一次，临走前放话道：“等着打官司吧。”

2011年后，上海正式废除90年代盛行的动迁补偿“人头+砖头”政策，一律执行“三块砖头”政策。之前按人头来补偿，造成普遍的户口“空挂”现象。“三块砖”的顶层依据是2011年时的国务院590号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590号文”)，规定对被征收人的补偿主要是“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里面没有提到“人头费”。据此，上海市政府在当年出了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下称“71号令”)，房屋市场评估价格、价格补贴、特定房屋类型的套型面积补贴构成了俗称的“三块砖”。

“三块砖”运用到人口结构复杂的老城厢，就变得捉襟见肘。接下来的安置方案是二选一，要么货币安置，要么房屋产权置换，用货币补偿款置换政府推出的限价房。不管哪种方案，都是把蛋糕怎么分的问题留给了家庭内部来解决。

“拆迁党”或“保黄党”？

小南门旧名朝阳门，是老城厢城墙上东南角的门阙，董家渡是傍着小南门而起的墟市。黄浦江以S形踞卧在老城厢的东边，董家渡就位于那个凸口上。

15年前，董家渡出让首批毛地地块，华润置地、泛海建设及华浙集团三大巨头分食。朱云龙所在的3号地块就属于华浙集团，它于2007年就获得拆迁

要么货币安置，要么房屋产权置换，用货币补偿款置换政府推出的限价房。不管哪种方案，都是把蛋糕怎么分的问题留给了家庭内部来解决。

许可证，但这一等却等了10年。

“以后这里可是董家渡金融区，直接和对面的陆家嘴抢风头的，政府总不能让老奶奶还拎着马桶出现在高楼下，太煞风景了。”生于斯、长于斯的Robin Chen(化名)对我说。对于这位70年代初生的上海人，目睹过这里80年代时生生不息的安逸市井气，和90年代末开始的拆迁狂潮，如今他到中年，安稳不再，因为动迁终于动到了他所生活的12号地块。

去年10月中旬，Robin入了一个微信拒签群，天天笃定地在里面看他们说段子。他向我承认自己是“骑墙派”，他相比情绪激动的人更愿意做幕后旁观者。如果签约率上升，他大不了做个“僵尸拆迁党”，如果局势不变，他就做“保黄党”。前者是指签了也当没签混在人堆里，后者是就把事情搞黄，等下次拆迁机遇，说不定有更高的对价。

当年，泛海一连在此拿下三块地，却一时无法同时启动，于是先启动10号地块。公司公告称，由于“属旧城改造项目，拆迁工作量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2015年底，泛海与黄浦区住建委正式签订房屋征收框架协议，泛海将为12号地块支付88亿元征收费。但如今是净地招拍挂的年代，征收一律由政府来做，开发商不再参与，于是旧酒遇到新瓶，那些“捂地”至今的项目，由开发商给钱，政府出面征收。

12号地块有1800户居民，为四个地块中户数最多。每到晚上，木格子排窗、天窗、老虎窗里映着灯火，“万户捣衣声”的时分开始了。如今，原住民与租客对半开，有实力者早已在郊区买房，无实力者或租或借住，等待拆迁的那天打个翻身仗。在岔道丛生的里弄里问路，一个老人见外人来访，上来搭讪：“真是叫花子也不会住的地方。”他说得不夸张。

Robin从小也是和弟妹们“叠床架屋”过来的，后来他们结婚买房，他至今一个人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租住在郊区的高档商品房里。作为金融圈中人士，Robin在私募基金行业工作，也投资开发过房地产，对上海走过的土地财政的路子非常清楚。拆迁的事情轮到自己身上，他觉得自己比一般拆迁户更清楚背后的利益算计。

他走到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警钟楼”下，辛亥革命时三次武装起义的火种在这里点燃，起义军鸣响警钟，一举攻下附近的道台。钟楼从重叠的屋

顶森林里探出雄鸡般的脖颈，中间一个螺旋梯是铸铁镂花的，直通向 35 米高的顶部。顶上有个望远镜，Robin 小时候经常爬上去，从中看到自家的窗。解放后，这钟楼成了消防队的瞭望台，“管全市火情的哦，那时附近除了外滩万国建筑，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3.8 万评估价惹热议

如今的拆迁，上海实行“征询制”，征收与被征收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在签约期限内达到规定签约比例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规定比例，征收终止。市政府规定下限不得低于 80%，董家渡地块在具体执行中为 85%。

去年夏天，当拆迁补偿方案下来时，Robin 认为自己一眼就看出“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认为 12 号地块 3.8 万块出头的房屋评估均价，是根据与这些危棚简屋同类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均价所做出。按照加权公式，他家 20 平方米的“砖头”仅能拿到百来万元的评估总价，加上各种面积、价格补贴和奖励费，合计下来到手 300 万元左右。但他家户口上有 8 口人。

“也就是说，这房子是按市场交易法评估的，如果按市场开发法，那就远不止这个价格了。”他知道有这两种评估法。后者的优势是纳入了土地价值，“因为开发商要的是你房子下面的这块地，但你将失去的是生活在这块地上的所有利益，比如医院、学校。”

按照征收所的说法，拿这个总价除以居民蜗居的房屋面积，单价也直逼十二三万元了，跟黄浦江边的豪宅有得一拼，居民有什么不满意的？这话让他听了不舒服。“他没有考虑容积率，这些地上有可能造 30 层的楼，容积率在 5，而现在的房子容积率在 1.5，你说他应该拿 12 万乘以多少倍给我们？”

应该说南市区本是上海房价的价格洼地，但摇身一变为黄浦区后，这片居于外滩南部一二公里处的大片暗褐色的屋宇就开始飙价。如果说外滩被历史性的租界建筑占据，那么这片同样拥有黄浦江畔核心区位的老城厢将是黄浦区第二张名片。12 号地块往黄浦江的方向走去，一块正打着地基的巨大地皮就是 2014 年时的上海地王，被中民投以 248 亿元出让金、3.5 万元的楼板价拿下。它的名片上将是董家渡金融区的头衔，与对岸的陆家嘴对峙。

Robin 熟悉的王家码头路走到底，就是曾经的

渡船码头，小时候，他花 5 分钱坐摆渡船到浦东，再立马坐回来，在宽阔的江面上耗一个小时，只是觉得好玩。如今，这条通向码头的路成了新贵的领地，有巨幅广告写着“外滩秘境大宅”，尊贵的售楼处隐秘在殿堂级的楼盘里，周围的均价已经 12 万元了。

Robin 认为第二个问题出现在动迁安置房上，这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三成的价格向居民出售的，居民可按产权置换补偿的形式用自己“三块砖”里的钱去买这个房子。“你说这几百万太少，那征收组说我现在给你平价房选择呀，但问题又来了，他们推出了‘一证一套’。”也就是说，一本产证置换一套平价房，这让“家族关系”盘根错节的原住民们又“跳了起来”。有人抱怨凭什么买过商品房就不能再享受这福利，“你替我还过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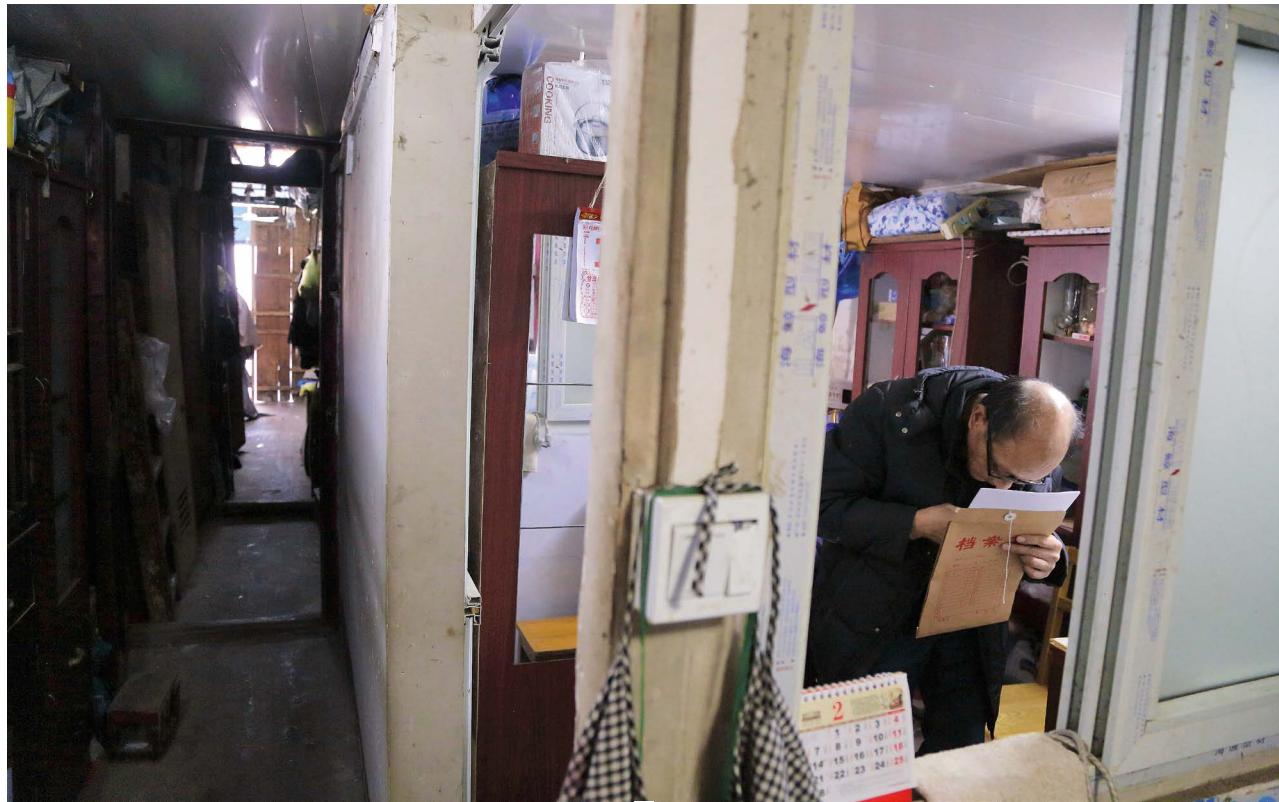
Robin 并不理会这些“上面没有明文，下面人自己编的政策”，但征收所“早签约、早摇号、早选房”的说法牵动着他母亲的心，即签约后才有资格摇号，根据号码排队选房。

Robin 在家里排行老大，但母亲主掌一切，他三番两次劝说她不要签，最终母亲背着他去签下了。“老年人的心理素质挡不住的。”他这样解释。他觉得，再坚定的人也无法抵得住巧舌如簧的“经办人”，他们每人 20 户那样“大包干”，每天在地盘上兜转，跟不用上班的老人们厮磨。他母亲之后去签了个只带货币补偿数额的协议，却一份回单都没带回来。Robin 很清楚，他要的是附带安置方案的，“如果他们期房拿不出来，就给你现金，你是没话说的”。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要房子的，都知道“钱没有用”。

百人诉讼团

在如今打着地基的中民投“地王”上，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布匹市场。卖家把国外明星的照片张挂在门口，每年法国、意大利时装周的发布新款，半个月后就在这里登场了，这里常能见到外国人和港台地区明星的身影。

现在，沿途的排门板布店兀自开着，“地王”的围挡把它们衬得寒碜而萧条。外地店家都知道，穿过一个湫隘的公共过道，吴建华的家就在里面。他身后拖着 120 人的诉讼团，在 12 号地块上名气不小。“我只是把他们领进门，当然，他们的利益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去谈。”老吴佝着背，戴着一顶乌毡帽，不是在外边跑官家机构，就是在接待前来“咨询”的人。



1

1. 吴建华在隔板间里研读法院文件，他身后拖着120人的拆迁诉讼团

2. 董家渡的很多房屋没有窗，居民在天花板上开天窗，让阳光透进来

3. 董家渡随处可见危棚简屋与商品房的对比

从公共过道走进去，堂屋、灶间再到里屋，中间要跨过一道墙隙，可见是两栋独立的楼宇。老吴在缝隙上架了四把雨伞，一旦下雨就排队撑开。家里的A4文件堆成山，他凭方位感抽出一份份材料，大多都是证明开发商泛海集团和黄浦区有着违规行为的材料。他将1400度的眼镜贴向材料，艰难地辨认。

2015年底，泛海与黄浦区建交委签订房屋征收的框架协议，老吴开始搜集材料，并掌握了泛海的“问题”。泛海在2007年取得该地的土地拆迁许可，“在核定的拆迁期限内未拆迁完”，于是在2009年时延长了土地拆迁许可证，到9月底为止。之后，老吴就再也没有查到对方有申请过延期。

老吴按照自己的方法，细细计算上海市拆迁政策和开发商的举动。他认为，资产负债率极高的泛海是无法“资金到位”的。动迁安置房一般由政府筹建，住房保障局统一下拨调配，跟开发商并不发生直接关系，但老吴还是坚持：如果开发商的钱不到位，这期房仍然变不了现房。现在，老吴在政府

文件的研读上是十足的“民科”，他搜集一切所能搜集的条文，申请一切能申请的公开信息，从中找到违规的蛛丝马迹。他从箱底拿出一本折页无数的《行政诉讼法》和几张零散的党报，缓缓走到桌边坐下，淡定地说：“同济的阮仪三教授都在呼吁旧城改造要慎重了，政府还让开发商乱动。”

阳光动迁 VS 董家渡现实

按上海市政府规定，到2015年12月31日，未完成处置的毛地，原建设用地批文、规划许可证等文件将被撤销，毛地全部收回进行招拍挂。黄浦区“法制办”一位区长曾经对12号地块上的居民发过视频讲话，市府对这种困境专门出台文件，由开发商引入资金，政府出面实施房屋征收，一方面确保征收进度，一方面解决政府自身的旧改资金不足。

老吴认为，泛海至今没有建设用地批准书，也就说明还不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连享受以上“缓冲”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关键问题。2004年，黄浦区对

泛海下发土地有偿使用通知书，让其去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约定三块地的土地出让金为1亿元，但老吴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发现由于是旧城改造项目，免缴上述土地出让金，也没有申请建设用地批准。“明明说是有偿出让，又说免缴土地出让金，怎么能出尔反尔？”按照老吴单方面的理解，这块地的土地拆迁许可证在2009年就被泛海放弃了。虽然老吴的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其他渠道的证实。所以当大多数人在攻击政府提供“草皮房”时，他的矛头早就落在泛海是否还具有开发权上。望向屋外吊车浮游的“董家渡金融区”，他确信自己这房子迟早是要被推平的，“拆是早晚要拆，就是谁来拆的问题”。

他心里早有算盘，“应该纯粹让政府来动，净地招拍挂”。归根结底，他希望政府统一征收后，将地拿去拍卖，这样能避免开发商主导资金的“风险”。他认为政府征收能保证资金充足、房源到位，有旁边的“地王”坐镇，这块冒肥油的地还怕没人要？最关键是，他认为“政府征收的评估价不会那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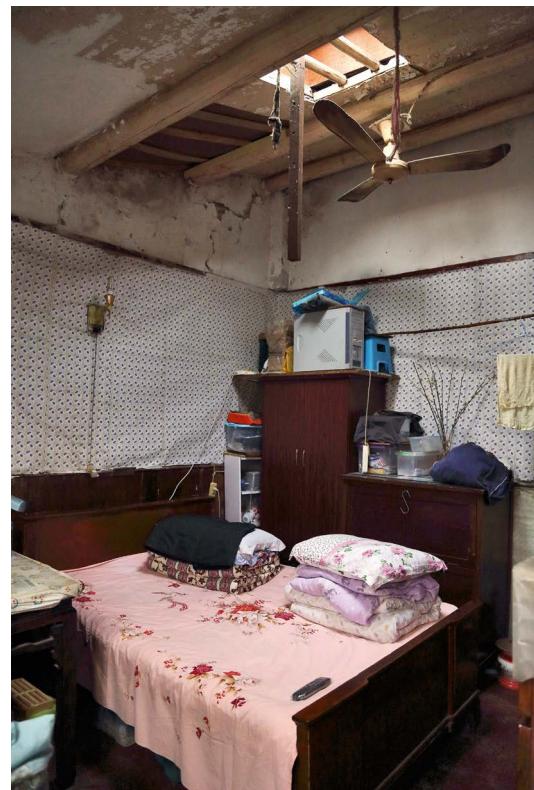
这次拆迁地块中的王家码头，路上的缝纫店、棉布店、日用品商贸公司的仓库，都萧条得看似要倒闭，江风吹来，天空如同路面一般空空落落。路边的10号地块泛海国际住区正在建第三期，四栋酒店式公寓般的住宅还包着脚手架，这块地直到两年前才算拆平，从第一次动迁开始，跨度整整13年。

2002年，地块上的拆迁评估价是3800元，比现在整整低了10倍，但当年9月，上海市物价局公布的老城厢周边商品房均价为6800元。15年来，土地升值的速度已让谁都看红了眼，没有试水过商品房市场的老城厢人，更是被畸形的房价弄蒙了。

去年3月，黄浦区第一房屋征收所在地块上的一个中学礼堂开动员会，总经理张国樑亲自出马。其在黄浦区旧改区域颇有名气，官方语境里是上海“阳光动迁”功臣，在坊间却备受争议，被称作“上海滩第一坏人”。

“董家渡居民提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没有想明白。”张国樑坐在黄浦区第一房屋征收所的办公室里，向我表示。这家半官半私的征收所的前身，是上海安佳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71号令颁布之后，动迁改为征收，安佳公司更名并向黄浦区房管局备案，代表政府实行征收。

“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畸形的产物。第一，地块所处的地理位置复杂，周边地块对居民产生思想波动的机制很复杂；第二，地块本身的复杂性，



2



3



上海王家码头路上一栋老房子的底楼电表箱

房屋类型除了花园洋房外基本齐了，有简屋、旧里、新里、新公房等；第三，还有原来在 90 年代被动迁过而遗留下来的；第四，无证经营、违章建筑很多……”他说。

张国樑能体会其中的复杂性，但也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你就看着那些撑到最后的人是得利了还是吃亏了！”对那些想等等再议价的居民，他表示“绝对不可能有变化”。目前，上海所实施的诸如“数砖头”“两轮征询”“套型保底”都由他首创。媒体上的张国樑，身后是一串鲜亮的成绩单：2005 年启动的卢湾世博园区动迁，788 户居民、24 家企业没有一个“钉子户”；上海“阳光动迁”第一人，破解“天下第一难”；30 年动迁生涯，旧改 50 余地块、3 万户居民；2015 年的全国劳模……

“应该说现在的数砖头政策再也没有以前的数人头乱象，好的砖头高价格、坏的砖头低价格，总是与同等类型的建筑在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比来的，总不见得拿简屋去跟新公房的价格比。”张国樑说，他不懂得具体政策的制定，但是用形象化思维来解释，就是这么简单。在他看来，政策条文是明摆着的，评估价的参照是用途、建筑类型、区位……“甚至

有的房屋不到 3.8 万，我们还要把它拉到 3.8 万元。”

此次动迁安置房，无一是在“所在行政区”的黄浦区。“但我们是有相邻行政区的。”张国樑说。他指的是浦东，那里的安置地块，离此地近则 13 公里，远则 43 公里。在频繁的行政区撤并中，邻区则远，隔区则近的情况也在显现，居民无暇权衡政策的刚性，却素有“原拆原还”情结，他们流传着“去年杨浦区动迁时可原区安置”的说法，原因是杨浦区拥有大量老工业厂房能拆了挪地……黄浦区无此先天条件。

2011 年后，张国樑确立的“阳光动迁”“透明公开”原则正式实施，他在每个地块放两块自主研发的电子触摸屏，内有一套信息查询系统，每户房屋评估结果、补偿安置款，以及最新签约情况在里面实时更新。12 号地块的居民向他质疑 85% 的由来，要他用大屏幕滚动，或者张贴上墙，免得还要在系统里自助查询。张国樑没有理他们。

“这就像我已经在电脑里写出来了，你非要我用手再重新抄一遍，有这个必要吗？”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在他心里，相比 10 年前，如今已是越来越阳光透明。这套方法又被北京、浙江、广东借鉴，他经常去各地开讲。

张国樑亲历了 30 年的上海动迁史，最初是由上海住宅建设办公室下置动迁组，将危棚简屋改造为原拆原还的新公房，居民将动迁组视为恩人。90 年代起，城建铺开，开发商开始协议拿地，原来的拆迁人手不够用了，第一波加入动迁组的是房管所那些“收房租、修房子”的闲人，第二波进来的就是开发商自行组建的闲杂人员，他们以效益优先，做坏了规矩，造成小闹小便宜、大闹大便宜的“放水”印象。张国樑也做过给人断水、断电的工作，最终发现是个恶性循环。

时至今日，张国樑还在摸索新的试水，那就是“一证一套”，这是顺应最近的风向标下的产物。根据住建部刚刚公布的 2016 年房市成绩单，特别提到去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达 48%，比 2015 年提高了 18.6%，并转化为 2.5 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的增量。今年，全面棚改工作会明确了积极引导货币化安置的要求，为了缓和紧张的安置房房源，上海市政府鼓励货币化安置，安置房是为“保基本”。

土地财政

但是，张国樑无法重导历史的轨迹，就像老吴等“死磕派”提出的这块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能等待法院判决。去年，黄浦区政府披露，截至 2015 年底，该区还余留 26 个毛地项目。2016 年上半年，“8 个久拖不决的毛地项目有实质性进展”，而区政府也已将毛地作为旧改项目中的短板。

在上海的“毛地出让”历史遗留问题上，居民与房屋征收事务所直接“交锋”，后者隐匿了作为交易双方的政府和开发商，在动迁中担任了显性的资金分配者。但是争议的导火索往往就像张国樑说的，“周围房价所产生的心理波动”，土地的升值使得遗留下来的历史项目越来越难以为继。其实，政府与开发商都在推进与放弃间骑虎难下。香港瑞安集团为上海在历史节点上的旧改留下一道侧影，20 年前它同时规划新天地和虹镇老街项目，后者的拆迁拖至 2012 年，已耗费百亿资金，使公司的净资产负债率一度达 70%。

“拆迁可以说始终贯穿在中国最大的利益博弈里。”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兴华对我说。该所专门从事动拆迁官司，今年刚在上海开了分支。“毛地出让被允许的时期，地方政府没有钱，于是开发商垫付动迁资金，但一旦形成半拉子工程，往后下去越拆越难。”经验告诉他，一般第一次动能走掉

50% 的项目，就说明开发商的补偿安置定位是准确的。据他解释，以前，一些项目可无限制地申请土地拆迁许可证延期，没有规定可以续几次，“就算企业忘了，可以一次性补够”。

在土地升值的刺激下，现在的双方更倾向于重拾旧约。“房价涨了，前面都是小钱了，大家就想着把历史欠账完成，于是开始博弈，政府说你再出一笔钱，我就把手续拾起来。”他说。如果现在还是开发商来执行拆迁，那他相信在现在的房价下，他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他也提到，把房屋评估价做低，适当提高奖励空间是政府征收中惯用的做法，对这个比例的拿捏非常重要。

董家渡地块的潜力不言而喻，有房产研究院预测，这片区域将成为上海最核心的待开发板块。而泛海也在 2016 年初的股东公告中写道：“上海董家渡项目是公司重点房地产项目之一，地理位置优越，市场前景良好，开发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泛海的北京、武汉都有超过 10 年入市周期的项目，其中不少地块上过国土部“闲置土地黑名单”，也有人分析说它的囤地模式相当于“内地版的李嘉诚”。

10 号地块上的泛海国际住区售楼处隐在一处围挡里，一期项目于 2015 年底开盘，均价在 8 万多元。相比彼时的外滩九里、黄浦湾 10 万多元的均价，售楼小姐坦言是故意压低的，“这是公司试水上海的第一个项目，我们做得很小心”。10 号地块是泛海从拿地开始自行动迁的上海唯一一块地。“听公司搞拆迁的人说，真是一部辛酸史。”那位小姐说。

Robin 以一个资深房地产从业者的眼光告诉我，10 号地块是泛海的公寓、15 号地块“地王”的金主中民投的第二大股东也是泛海，“你说它会轻易放弃 12 号地块的开发权吗？”对开发商来说，整地拿下才能获得最大的开发价值，房地产开发无非就是怎样拿到更便宜的地和资金。“开发商永远是缺钱的，空麻袋背米才叫本事。”他说。也就是说，无钱也能靠杠杆来生利。

所以他不看好那 100 多个走法律程序的人，认为“民科式的小打小闹”没有意思。“十几年了，万一政府拿出任何你没见过的文件，把你碰回去。”他更不认同政府征地招拍挂就能抬高对价的说法，“现在这种房价，政府敢再把评估价评高吗？”现在，他最大的心结还是这 3.8 万元的评估价。“买房到底是含着地皮的价格，还是仅建筑材料的价格？”他反复问我。□



1



2

现场脱口秀，下一个喜剧风口？

记者 邱杨

“在脱口秀这个行当里，每一年都感觉脱口秀快要起来了。”在过去，这是圈子里流行的一句玩笑话，但直到今天，周奇墨才真正意识到，这句玩笑话正在成真。“这个行业有了火箭式的成长机遇，刚入行的现场脱口秀新演员，就能参与卫视头档节目的制作和编剧，这样有机会在别的行业敢想吗？”

现场的张力

元宵节当晚，北京的冬日街头已少有行人，胡同深巷的一间咖啡馆里却在默默积聚着人气。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竟陆续挤满了七八十位年轻观众，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明晃晃的笑容，在热切期待着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开年首秀。与现场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截然相反，后台的空气却安静得仿佛凝固了。入夜时分，烟花爆竹的尖锐声响不时从窗外传来，忽明忽暗的光亮折射在每个人的脸上。脱口秀演员们却沉浸在各自的小世界里，强大的气场摒



3

1. 脱口秀演员周奇墨

2. 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创始人西江月

3. 脱口秀非常讲究交流感，观众也是演出的一部分

除了一切外界干扰，仿佛周身存在着某种结界。

周奇墨在后台很显眼，1.87米的大高个在半封闭的空间里来回踱着步子。他敛去了平日里的和悦面孔，看上去表情严肃，嘴里默默地念念有词。顺词是很多脱口秀演员上台前必做的功课，而对于强迫症重度“患者”周奇墨来说，如果在演出过程中忘词，尤其是段落之间的衔接，将非常影响演出状态。他今晚要讲过年期间新创作的长段子，还将首次尝试无实物表演，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此刻的他，如同第一次上台的新手一般，来回踱着步子，以缓解内心的忐忑。

在周奇墨眼里，脱口秀现场脆弱得近乎矫情，对场地和氛围都有极高要求。“演出场地不能太大太空旷，必须跟观众保持较近的距离。观众席的灯光得暗，人们在看得到彼此的情况下很难真正放松，但灯光又不能太暗，演员在完全看不清观众反应时往往会陷入恐慌。”除此之外，现场氛围一定不能嘈杂，要聚气。观众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注意力，很容易仅仅因为场外打碎某样东西就被分散了。

脱口秀俨然是一门“玄学”：观众的反应无法

预料，现场效果难以捉摸。“你认为有意思的，台下不一定有笑声，你觉得不好笑的，台下却反而有反应。”这种反差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仿佛段子没有好坏，效果全看观众。他甚至遇到过演员阵容和内容完全一样的两场演出，却获得了观众截然相反的回应。这让周奇墨越发感到困惑，每一场演出前心里都没底儿。

“尤其是开放麦，一进去就仿佛闻到一股绝望的气息。”周奇墨总能冒出很多新奇的表达。所谓开放麦，是借鉴了西方流行的脱口秀俱乐部形式，即舞台向所有人敞开，是脱口秀演员磨炼口才和段子的试验场。开放麦常常设在小型酒吧里，洋溢着自由而散漫的气息。但对脱口秀演员来说，却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场面：观众比演员还要少，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台下，漫不经心地听着，无论台上的演员多么卖力。

“当你面对一群不笑的人，你站在台上真的好煎熬，仿佛在把你讲的每一个字硬塞给对方。”周奇墨有时会感觉自己像个小丑。“脱口秀演员在台上就像是一头被聚焦的猎物，聚光灯会无限放大你的软

弱。观众一眼就能看出你怂了，嘿，这哥们儿不行了。”而演员紧张的状态，也会让观众感到不适。可开放麦就是这样，无论现场是热烈还是颓败，观众是投入还是不耐，都是演员最重要的试炼场。

这恰恰也是现场的魅力——每次都是新鲜的，包含着无限可能。与电视脱口秀不同，现场脱口秀无法剪辑，充满了各种偶然，观众的反馈也更直接。现在的他，心理越发强大，越来越难被现场的风吹草动打乱自己内心的节奏。“就好像你太喜欢一个女孩，即便她无理取闹吵架了，你也还是会无条件地包容她。”脱口秀，就是周奇墨眼里的恋人。

闯入脱口秀的“兔子洞”

西江月是周奇墨口中的老大，也是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创始人。他个子不高，眼角细长，留着极具个人风格的光头，在人堆里很容易被一眼认出。他是今晚演出的主持人，此刻却显得过于安静，用套头帽衫的帽子遮住头，整个人蜷缩在后台的沙发里。这是他在上台前调整状态的独特方式，“让自己变得安静纯净起来”。

今年35岁的他在脱口秀的圈子里打拼了六七年，是国内最早做现场脱口秀的先锋人物之一。“喜剧人的挫败感往往是终其一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可能并不适合做这一行。”而西江月的内心早已被锻造得很皮实，这得益于他屡败屡战的创业经历。从装修公司、培训学校到咨询公司，学土木工程的他从“大二”起就一直在折腾，练就了一颗耐摔打的魂魄。

脱口秀最早为国人所知晓，大多是源自2010年黄西在美国白宫新闻记者年会上的表演。这位生物化学博士操着一口浓重中国口音的英语，慢条斯理地调侃他自己作为第一代美国移民的窘事，并毫不客气地开涮起美国总统与中美关系。这段时长仅15分钟的视频，一时之间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第一

“单口相声更像是故事的搬运者，以扮演者的角色存在。而脱口秀更强调在场感，表演者本身就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观察者。”

次让国人感受到了美式脱口秀现场的魅力。

在此前后，部分网络字幕组也盯上了包括“吐槽大会”在内的数档美国王牌脱口秀节目，将之翻译并发布出来，开启了中国网友对脱口秀的启蒙。人们这才猛然发现，原来脱口秀文化在美国影响竟如此深远，很多耳熟能详的电影人和美剧明星也都由此起家。而随着以解构、讽刺为趣味的网络段子文化在微博里兴起，与其一脉相承的脱口秀也悄然出现在中国人的身边。

西江月最早接触到的美式脱口秀，也来源于此。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美国黑人脱口秀演员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视频，这种“活的”表演形式瞬间让他感到很带劲。很快，这个自诩幽默细胞丰富的年轻人便在2010年创立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简称“北脱”），逐渐成为很多脱口秀演员出道的第一站。在这个松散的爱好者团队里，没人是受过培训的专业出身，甚至来自于毫不搭界的各行各业，却丝毫不妨碍他们在这里表达幽默。

在2010年，脱口秀还只是中国城市里悄然兴起的新鲜事物。事实上，这种由一个喜剧演员依靠笑话撑全场、穿插与观众现场互动的表演形式，在国外被称为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如今之所以和脱口秀混为一谈，是最早传入国内时的误解。“国外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很多都是做单口喜剧出身，也常在节目中穿插单口喜剧的形式，以至于国人最初便把脱口秀和单口喜剧混淆为一个概念。”

这种西方舶来的表演艺术，有着和中国传统喜剧截然不同的节奏和气质——短、平、快，包袱特别密集，要求每隔10秒到15秒观众就得有反应。脱口秀甚至有一个量化的标准LPM（laugh per minute），即每分钟的笑声数，数值越高意味着段子密度越高，效果越爆。尽管都是一个人一支麦，但无论是段子的密集度，还是对现场的苛刻度，脱口秀都与传统曲艺中的单口相声风格迥异。“单口相声更像是故事的搬运者，以扮演者的角色存在。而脱口秀更强调在场感，表演者本身就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在西江月看来，这种快节奏的个性表达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但在当年，脱口秀现场演出在国内仍是极小众的喜剧形式。7年前西江月第一次在酒吧演出时，就毫无意外地遭到了冷遇——现场只来了5名观众，其中有2位，还是误打误撞闯进来的上海游客。他原本准备了近两个小时的表演，也只进行了40分钟

就草草结束。更让他郁闷的是，几位观众只是礼貌性地笑了笑。这跟他的想象太不一样了。“你以为这个东西是圆的，结果现场出来的却是扁的。”他才真正意识到，脱口秀可没有这么简单。

脱口秀要实现跟观众的连接，达到共鸣。“但民间并没有脱口秀的文化基础。在中国人心目中，演出的形态大致只有两种，要猴戏或者祭祀。”可脱口秀偏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演员在台上的穿着和举止都很随意，让观众既失去了神圣感，又觉得不够热闹。“观众也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把自己摆什么位置，接受起来挺费劲。”

短短几个月演下来，西江月经历了各种尴尬时刻，这也成为他日后的经典段子。“你知道吗？当台下只有一个观众的时候，尴尬的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自己。有一回只来了一位女观众，中途她想起身去厕所，特别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也盯着她，您可千万别跑了啊！她万分尴尬地跟我商量，要不先把手机押在这儿？”在鼓楼演出时，有遛弯儿的大爷大妈来看热闹，西江月从台上看下去，“下面干什么的都有，绣十字绣的、择韭菜的……”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择韭菜的大妈还安慰他说：“我一会儿要包饺子，赶不及了。你说吧，我不影响你，小伙子你说得挺好的。”

直到3年后，他才明显感到脱口秀在中国的转机。随着黄西、大山等脱口秀名人的加入和推广，“北脱”的队伍在2013年迅速壮大，每周有了固定时段的开放麦和演出。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都先后有了不同数量的脱口秀俱乐部，开始形成稳定的观众群和演员圈子。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相声演员王自健2012年在东方卫视推出的“今晚80后脱口秀”，让人们首次在中国荧屏上看到如此接近美式脱口秀形态的综艺。从2013年开始，“北脱”有了日趋成熟的剧场商演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对脱口秀感到好奇，并愿意掏钱买票来现场观赏。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脱口秀正在中国渐成气候。

在喜剧里透口气

不久前的元宵节当晚，到了19点半，脱口秀现场的音乐开始响起，一束追光从后往前聚焦在舞台上。周奇墨接过西江月手里的话筒，在脱口秀演员中第一个上场。站在台上接受观众热烈掌声的瞬间，他仿佛又呼吸到了新鲜的氧气。这种感觉似曾

相识，早在两年前他第一次观看脱口秀视频时，就曾有过这种奇妙体验。

“那是美国著名演员杰瑞·宋飞在结束自己单口喜剧生涯前的最后一个专场，演出结束后观众集体起立为他长久地鼓掌，整整持续了1分半钟。”这个画面狠狠击中了周奇墨心中的柔软之地，他瞬间泪流满面，想象自己也站在舞台上，像一株植物呼吸新鲜氧气一样，吸收着观众的掌声与致意。他暗暗憧憬：“如果有一天能像宋飞这样，就知足了。”

他的生活，像长久地憋闷在注满煤气的罐子里，压抑而窒息。半年前，他刚刚来到北京，在一所英语培训学校里当老师，生活紧绷又乏味。他租住在地下室里，成了“地下室青年”。“出于消防需要，地下室所有的门都不能关死，留着大大的缝隙。又挨着水房，半夜3点有打电话哭的，4点有起来洗菜的，5点有洗衣服的，从半夜到凌晨都吵得人睡不着觉。”周奇墨每天晚上回到这里已经又累又困，夜里却睡不好，刚到北京的几个月里，头发就白了大半。

地下室的入口正对一座居民楼，他常常坐在入口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楼上心生羡慕——“我什么时候才能住在正常的人间呢？”然后默默走回阴暗的地下室，被打回现实。他住的老式地下室，楼上一根煤气管道从头顶穿过。有一回他忘记开窗透气，却轻微煤气中毒了。那天下午他请了假，呆坐在楼道口的椅子上透气，迷迷糊糊中感受着新鲜氧气的流动，温暖阳光的轻抚，耳旁响着清越的鸟叫声。

此刻脱口秀对他的冲击，总让他想起那个吸氧的下午。在旁人眼里，周奇墨生活中总是紧绷绷的，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在他5岁时父母就离异了，他跟着父亲生活。可父亲是营口当地歌舞团的业务团长，经常带团演出，就把周奇墨放在姑姑家养大。姑姑家原本有三个孩子，加上他一共是四个孩子，对孩子们的管教也格外严格。

小时候的周奇墨明显比别的孩子更敏感更乖巧。他从来不敢轻易接受别人塞来的零食，而是先等待姑姑的指令，如果姑姑紧紧攥一下他的手，那无论别人怎么让，他心里怎么想吃，也坚决不会接受。但如果姑姑脸色和缓地问他：你吃吗？他便像得到了特赦，羞答答地回答，也行。有一次父亲来看他，提出带孩子去买点葡萄干吧，可周奇墨却异常懂事，叮嘱父亲只买半斤，买多了贵。这让父亲一阵心酸，孩子怎么懂事得让人心疼呢。周奇墨长大后，姑姑

也后悔把他管得太严，感觉这个孩子似乎从没有青春叛逆期。

紧绷的状态在周奇墨身上笼罩多年，跟人打交道也仿佛隔着一道透明屏障。他总是很客气，不愿麻烦别人，可有时候也容易让人觉得距离远，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常常问自己：我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回答却是没有，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搬运工具，每天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空白而压抑。

直到遇到脱口秀，周奇墨才第一次把内心深处隐藏着的舞台欲释放出来。“开场前，舞台静静地架在那儿，一束追光打在一支麦上，这个画面让人瞬间心潮澎湃。”舞台的仪式感深深吸引着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上去。”

感受到了舞台的强烈召唤，周奇墨在网上搜到了“北脱”的招新开放麦。尽管第一次的感觉是紧张大过兴奋，他甚至顾不上享受观众的笑声。但这种在舞台上释放自我的感觉，对他来说太迷人了，“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后果地自由说话了。”

有趣的是，周奇墨在台上的表演也在慢慢改变他自己，家人朋友都能感觉到他的活跃和释放。“突然之间，我竟然成了朋友眼里值得羡慕的人。很多人在做着并不热爱的事，更可怕的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似乎没什么能让他为之高兴又失落。”而周奇墨的热爱就是脱口秀，是别人拿任何东西来都不肯换。“这样想起来，我好像确实挺值得他们羡慕的。”

冒犯的尺度

脱口秀的世界里包罗万象，时事新闻、娱乐八卦、地域差异、特殊人群乃至个人经历，都可以用幽默辛辣的语言呈现出来。“一年前，某名人被诊断出癌症，医生说他只能活一年。后来，这位名人因为嫖娼被抓，判了15年，他觉得值了。”“最近有个新闻是92岁老人上大学，那这肯定80多岁才上小

“有些人是替你打破言论边界的”——这些恶毒的段子处于言论边界之上，恰恰意味着次一级的不太冒犯的言论是安全的。

学，写作文就有意思了——记有意义的一天，我今天摔倒了很多次，没碰瓷。”“医生告诉我，抑郁症有个特征是昼重夜轻，白天郁闷，晚上开心。我白天晚上都郁闷，这不是抑郁症。后来我参加了脱口秀，每天晚上来讲笑话，过得很开心。然后我就被确诊了。”这些快速抖出来的密集笑料包袱，常常在现场赢得观众的笑声。

而没有什么不能调侃，恰恰是脱口秀的颠覆性所在。脱口秀里辛辣的讽刺与智慧，恰恰是以冒犯性作为幽默来源，甚至有大量涉及偏见、贬损乃至人身攻击的内容。在一位国外著名女脱口秀演员的现场视频中，她在台上大开残疾人的玩笑，台下有观众不接受而向她起哄。老太太一下子怒了，大吼“我告诉你什么叫笑话，笑话就是要突破禁忌”。实际上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就是残疾人，在“二战”中失去了一条腿，而老太太伺候了丈夫一辈子。

“你看，即便是身处欧美的言论文化之中，也有观众受不了这样冒犯的尺度，演员甚至常常收到观众寄来的‘死亡邮件’。”这个视频让周奇墨印象深刻，他并不赞同老太太嘲笑残疾人的观点，却欣赏她突破言论禁忌的态度。“有些人是替你打破言论边界的”——这些恶毒的段子处于言论边界之上，恰恰意味着次一级的不太冒犯的言论是安全的。“就像是一根根柱子，撑起人们表达的空间。如果这些柱子倒了，坍塌的将是整片言论的空间。”

国内的脱口秀演员们也在探索边界。“但在不同的语境里，冒犯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在以含蓄中庸著称的东方土地上，脱口秀或许就存在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了。曾经有脱口秀演员调侃河南人，结果招致一位河南籍观众举起拳头冲上台去。还有观众在演出进行中玩手机，台上的演员在提醒无效后，情绪一下子蹿起来，抓起手机便对着自己的裤裆部位拍照。现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还是其他演员上台打圆场才没闹大。

周奇墨则遇到过全程板着脸、架着胳膊、怎么也逗不乐的观众，即便周围所有人都在开怀大笑。脱口秀是一种极其讲究交流感的喜剧形式，甚至可以说，观众也是脱口秀演出的一部分。“或许是生活压力太大，咱们的观众总是紧绷绷地正襟危坐，带着审视的目光——把我逗乐才算你厉害，而不是尽情享受脱口秀的乐趣。”在周奇墨看来，很多喜剧节目之所以不再好笑了，恰恰是因为限制太多，看似安全无害，却缺少了性情。“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是



(左至右)美国女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与脱口秀演员格雷厄姆·诺顿、克里斯·洛克、斯蒂芬·摩根在伦敦演播室录制“诺顿秀”

不痛不痒的，就像挠痒痒没挠到点子上。”

而对于周奇墨来说，如何在冒犯的边界内找到自己的声音，才是更重要的。“逗乐观众一两个月就能做到，但要花多年时间才能找到你自己的声音。”他一直在尝试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他的段子更新频率也很高。今晚的演出，他用都是今年过年期间新创作的长段子，还将首次尝试无实物表演。作为刚刚进入脱口秀世界的新人，周奇墨头脑很清醒，这扇大门里还有很多好奇和可能性等待他去探索。

他开始从纯观察式的喜剧，过渡到对自己经历的挖掘，开始寻找自己独有的声音。“你的表演是在不停地发现自己，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周奇墨当晚的段子讲述的是他和父亲的相处经历，现在的他并不回避童年那段并不明媚的经历，反而不断地去挖掘和体会。有趣的是，

当他找到贴合自己内心的声音时，反而能写出更多故事。“以前我总是在找、在憋、在急着写点啥，现在只要沉下心去探索我自己的生活经历，顺其自然就有了无限的灵感。”

周奇墨对自己父母离婚的一段表达，让人印象深刻。“我爸妈当年觉得过不下去了，真实的想法是，不行那就算了吧。这其实也常常是人们在面对困难时的想法：小时候梦想当飞行员，长大后发现不行，那就算了吧。初中的时候想考北大，到了高中发现不行，那就算了吧。20多岁时不想随便找个人凑合，到了30岁发现不行，那就算了吧。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算了吧’的精神在推动人类的发展，那是不是也可以把‘算了吧’列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呢？”

事实上，能把自己并不愉快的人生经历拿来调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周奇墨在台上说得

有多么轻松，这也曾是他难以释怀的痛苦。“有些事其实是没有过去的，它一直影响着你性格的生长。”如今他在台上娓娓道来这段过往，在看似荒诞的幽默一笑背后，却带着一种笑中带泪、哀而不伤的平静与和解。“脱口秀有时候真是一个好心理医生，是舒缓你内心郁积情绪的方式。”当然他也会小心把握尺度，不让观众感到沉重。这才是他所理解的脱口秀：细腻的，关注人的内心和真实的生活状态。

“在单位里，你的角色更像是一颗螺丝钉，即便你再出色，也不可能离了你就运转不下去。但脱口秀的舞台不一样，你在这里是独特的个体，你的表达完完全全代表了你的个人价值。”周奇墨一直记得黄西的一段话：“有的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是你自己的声音，你要去坚持，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什么事情意义不大。”

耕耘行业土壤

“在脱口秀这个行当里，每一年都感觉脱口秀快要起来了。”在过去，这是圈子里流行的一句玩笑话，但直到2015年，周奇墨才真正意识到，这句玩笑话正在成真。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隐约的迹象——身边竟然有人，已经开始靠全职做脱口秀而存活了。这让他感到惊讶，又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脱口秀在中国只是若干个松散的爱好者俱乐部，而越来越多全职脱口秀演员的出现，意味着这个行业正在成型。

作为国内版“吐槽大会”的常驻嘉宾，李诞的脱口秀表演如今已小有名气。与此同时，他还是“吐槽大会”制作公司笑果文化的首席编剧，全面统筹内容制作。“脱口秀最早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全职做的工作。”李诞对此体会颇深，他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投射着脱口秀在国内的发展路径。“最早参加‘今晚80后脱口秀’时，我也是兼职写手，主业在广告公司工作。”事实上，当年通过这档国内最早的电视脱口秀节目，制片团队几乎与全国的脱口秀演员都取得了联系，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写手网络。

这数年间，脱口秀一直在中国寻找合适的生存路径，直到其中的市场前景逐渐显露出来。笑果文化于2014年成立，旗下签约了“今晚80后脱口秀”几乎全部核心写手，正式组建起一支全职团队。李诞也早就离开了广告公司，身兼多档脱口秀节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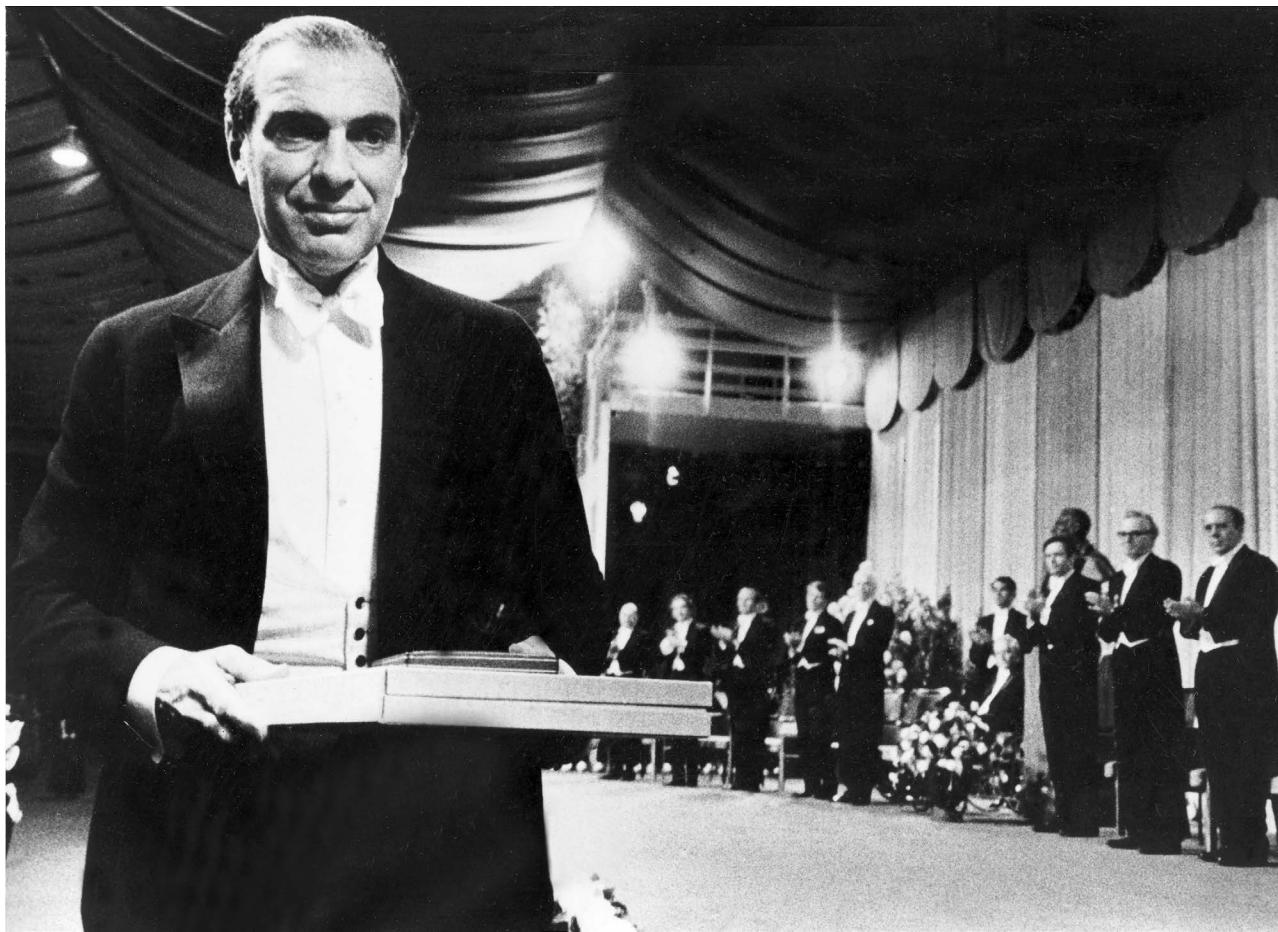
编剧。事实上，看中脱口秀潜力和价值的，不仅仅是笑果文化一家，越来越多的节目和平台都聚焦于此。一时之间，各种贴着“脱口秀”标签的电视节目满天飞，脱口秀的概念也被资本炒得火热。尽管在李诞眼里，真正契合单口喜剧风格的节目屈指可数，但他也庆幸时代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新一代人有了多元的表达方式和趣味取向，而新一代网络节目形态正在捕捉它们。”

周奇墨也猛然发现，即便是作为刚进入脱口秀两三年的新手，自己也接到了诸多脱口秀节目平台抛来的橄榄枝——“只要愿意当写手，就有接不完的活。”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脱口秀演出现场，时常看到产品经理或节目制片人的身影，甚至连直播平台也开始来这里抢人。仿佛在一夜之间，从俱乐部走出来的脱口秀演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我们当时盘算过，脱口秀圈子里总共不到100人，而其中优秀的不过三四十个。”

李诞和笑果文化正在尝试的路径，是“先把‘吐槽大会’这样有声浪有点击量的头部内容做出来，短时间里迅速让大众接受，再从线上反哺线下，重新把脱口秀现场和行业生态塑造起来。”李诞也知道，按照脱口秀在美国的自然生长路径，脱口秀演员有着成熟的进阶途径：从俱乐部演员到剧场演员，再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但人家的脱口秀发展了近100年，生态太完整了，到处都有俱乐部，几万个从业者，上百档节目在运作。如果在中国，等着脱口秀在线下自然生长是不现实的，什么时候才能做起来啊？”李诞认为在中国做事，有时候就得拔苗助长。

目前正在热播的“吐槽大会”显然做到了李诞的预期，而包括周奇墨在内的演员圈子，也认可这是目前市面上最接近现场脱口秀形态的一档节目。“‘吐槽大会’录制是中间不喊卡，不喊停，没有任何人打断。”在李诞看来，它就是一场现场脱口秀。“现场观众会觉得自己来看这么好笑的东西居然不用买票，值——这是我们衡量录制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

相较于线上脱口秀的火热，线下脱口秀的市场尚未被充分挖掘，但周奇墨却越来越确定：自己遇到了脱口秀的好时候。他在2016年初辞职了，开始专职做脱口秀现场演出。尽管收入极其不稳定，他也一直在依靠过去的积蓄生存，但他仍然乐在其中：“在这个行业里，只要你天分不差，就总有机会生存下来。”



1972年，肯尼斯·阿罗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领取经济学奖

不可能的阿罗

主笔 谢九

2月21日，一代经济学大师肯尼斯·J.阿罗逝世，享年95岁。他最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被称为投票悖论——提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却仍在现实世界反复印证它。

在大众眼中，阿罗（Kenneth J. Arrow）的名气可能远远不及凯恩斯、熊彼特、弗里德曼这些名字如雷贯耳，不过在经济学界，阿罗毫无疑问被视为宗师级人物，他在经济学的多个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涉猎领域之广罕有人及。

如果以诺贝尔奖作为衡量一个学者成就的坐标，阿罗早在1972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年51岁。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以阿罗在经济学上的多项成就，他应该获得3~4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如此，阿罗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

期间，还有4位学生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是1994年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因为博弈论获奖，2001年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因为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获奖，2007年的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和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因为机制设计理论获奖。

阿罗曾经写过一篇自传性文章，对自己的出生和成长背景做过简要介绍：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外国移民，1900年左右来到美国。父亲年轻时的事业顺风顺水，阿罗10岁之前的生活非常舒适，后来经济大萧条使得父亲的事业一败涂地，阿罗大概度过了10年左右一贫如洗的日子。

年幼的阿罗几乎无书不读，并被很多人认为天赋异禀。从高中开始，阿罗开始对数学与数理逻辑产生浓厚兴趣。到了大学阶段，阿罗进入纽约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就读，考虑到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与逻辑等科目难以就业，阿罗选修了一些比较实用的课程，比如高中教学、保险精算以及统计学等，其中统计学对阿罗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阿罗在1940年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于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统计学，师从当时的统计学大师霍泰林（Harold Hotelling），这成为阿罗日后在学术研究上腾飞的起点。在几经比较之后，阿罗的博士论文最终确定为《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这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几乎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阿罗成为社会选择理论这一学科最重要的开拓者。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阿罗继续他在社会选择领域的研究，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在书中他正式系统性地提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这也是阿罗最著名的理论。

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被称为投票悖论。阿罗研究的目的是，民主投票是否可以实现最好的社会选择？在阿罗之前，主流观念认为民主投票通过累积个人选择的偏好，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选择的最优化。而阿罗的研究证明了民主投票不可能实现社会选择的最优，充其量只能实现次优甚至第三优。

在民主投票的过程中，为了准确体现个人投票的偏好，阿罗设定了几个预设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社会选择必须是可传递的。也就是说，如果对A的偏好强于B，对B的偏好强于C，那么对A的

偏好就必须强于C，这就是社会选择的可传递性。其他条件包括非独裁性，也就是集体决策不能是任何人独裁做出；独立性，也就是社会选择不能以与个人选择相反的方向改变等。

在预设条件之下，阿罗考察了多数人的投票方案，最后通过数学方法得出结论：依靠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共同一致的顺序是不可能的。换而言之，通过集体投票的方式来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不可能准确传递出民众的真实意图。1972年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提道：“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做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性定理，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编制社会福利函数。”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采用复杂的数学方法论证，不过还是可以用相对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有甲、乙、丙三人，对A、B、C三个公共事务投票，比如A代表修铁路、B修公路、C代表修机场，或者其他类似的选择。甲、乙、丙三个人做出的选择是：

甲（A > B > C）；
乙（B > C > A）；
丙（C > A > B）。

如果在A和B之间比较，两个人的投票显示A > B，只有一个B > A，按照多数原则，社会选择对A的偏好大于B。如果在B和C之间比较，两个人的投票显示B > C，只有一个C > B，同理，社会选择对B的偏好大于C。

如果按照社会选择的可传递性原则，如果社会选择对A的偏好大于B，对B的偏好大于C，这就意味着对A的偏好大于C，也就是说C选项将会被淘汰。但是如果仔细对比甲、乙、丙三人投票中关于A和C的选择，只有一个人选择了A > C，但是有两个人选择了C > A。投票悖论由此产生。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提出至今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也都在不停反思如何对投票决策的民主程序进行改进，但似乎效果不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等屡屡爆发的“黑天鹅事件”，也都在现实世界反复印证阿罗不可能定理。

作为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阿罗的成就并不局限于社会选择理论，世人公认其对经济学主要有三大贡献，除了社会选择理论之外，一般均衡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也是阿罗的主要成就所在。

阿罗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成

就其实并非为世人熟知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而是一般均衡理论。通俗而言，一般均衡就是指现实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系，决策者在做出一项决定时需要通盘考虑其连锁反应引发的后果，进而实现一般均衡。阿罗曾经列举过一个案例来解释一般均衡：“30年代，由于得克萨斯州及波斯湾地区发现了石油，油价变得非常低廉。许多家庭在能源的消费上从煤改成石油，因此减少了对煤的需求，连带也降低了煤矿工人的就业水平。炼油厂迅速扩张，雇用了更多的劳工。同样地，由于炼油产生对炼油机器设备的需求，从而又导致对专业化学工程师以及钢铁的需求。油价便宜了，汽车的购买与使用也更为普遍。没有铁路经过但公路可到达的观光地区，开始涌入大量的旅客，铁路运输却开始衰退。每一项变动，都会引发其他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石油的需求与供给。”

一般均衡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他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概念，并且认为市场中所有的价格和生产数量都可以调整到相互协调的水平。随着经济学和数学的不断发展，以阿罗为代表的后来者开始有能力在技术上对一般均衡的存在予以论证，大概在上世

纪50年代，阿罗和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几乎同时独立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二人联合发表了研究成果，也就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另外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同样对一般均衡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研究，并且在1972年和阿罗携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值得一提的是，阿罗证明一般均衡理论和提出阿罗不可能定理时，才刚刚30岁出头，阿罗的天才由此可见一斑。在完成了这两大成就之后，阿罗的兴趣转向了信息经济学，这成为阿罗对经济学的第三大贡献。阿罗的信息经济学主要是针对不同经济主体的信息差异，探讨其经济上的意义。阿罗认为经济世界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就意味着成本，而信息的价值就在于降低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因此信息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阿罗和乔治·斯蒂格勒等人成为信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

对于很多经济学家而言，穷其一生能够达到阿罗的某一项成就，就已经足以称得上大师，但是阿罗除了社会选择、一般均衡和信息经济这三大成就之外，在经济增长、证券定价、医疗保险等领域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经济学的历史上，阿罗俨然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存在。□

《读书》2017年第三期目录

- | | |
|---|--|
| 王洪喆 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 | 乌·额·宝力格 “实际存在的”与“存在主义的”蒙古史 |
| 岳永逸 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 | |
| 张伟然 长水泽后学 | |
| 赵京华 那被遗忘的一代学人 | 品书录 |
| 短长书 | 天真的海外来客(顾明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剧场(李黎媛)·茨威格的欧洲(陈甜) |
| 狮子、医生与建筑师(杨鹏)·清朝官员的“反行为”(高王凌)·学者的本分(胡成) | 白 龙 托克维尔的“杰克逊之问” |
| 张宝明 “伟丈夫”：“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 郑 戈 梦碎时分，以笔为马 |
| 沈 洁 后五四时代一个小镇青年的阅读档案 | 孟 晖 托普卡比宫的摄里白 |
| 徐国琦 中美“共有历史”中的蒲安臣 著译者言 | 李 俊 柏拉图与外星人 |
| 马华灵 伯林致雅法书信 | 吴增定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
| 施 展 大宋的幽云十六州 | 蔡 琳 司法的救赎？ |
| | 赵 川 边境的声音，越境的身影 |
| | 读书短札 |
| | 书空(刘涛) |



《读书》丰富生活
生活需要读书，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1



2

连环伪作案的背后

文 / 龚之允

“捡漏”这种事情，或有心或无意，在国内外的收藏交易链上都是一个大坑。



3

刚刚过去的2016年，收藏界令人瞩目的造假案件似乎都与法国有关。先是政府下达禁令，防止一幅在破落阁楼上发现的，据称藏了百年、疑为卡拉瓦乔作品的《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出境，接下来又爆出朱拉诺·鲁菲尼(Giuliano Ruffini)大量贩卖伪造的连环案，案发于法国南部，最后追索下来，涉案金额被披露高达2.55亿美元。这些不禁让人好奇，古典艺术造假的阵地怎么从纽约转移到了法国？

1.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维纳斯与丘比特，偷蜜者》，木板油画，68.6厘米×49.8厘米，丹麦国家美术馆藏
2.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维纳斯与丘比特，偷蜜者》，木板油画，176厘米×80厘米，比利时皇家美术馆藏
3. 传为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持纱巾的维纳斯》，木板油画，传为1531年，列支敦士登亲王收藏

2011年，拥有165年历史的纽约老牌画廊克诺德勒(Knoedler)曾因蓄意贩卖伪作，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画廊倒闭，肇事者被调查、起诉和审判。与纽约那次事件不同，此次的朱拉诺·鲁菲尼事件并非是由于买画人对画作产生怀疑而出现的利益纠纷，根据新闻报道，法国警方是收到密报而介入的，而被告为伪作的，是当时正在艾克斯(Aix en Provence)高蒙艺术中心(Caumont Centre d'Art)展览的《持纱巾的维纳斯》(Venus with veil)。事发前，此画被认为是德意志古典主义大师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所作。

这幅画的拥有者也来头不小，是列支敦士登的一位亲王，叫汉斯-亚当二世(Hans-Adam II)，在高蒙展出的为他私人收藏。2013年，伦敦克尔纳奇(Colnaghi)画廊以700万欧元的价格将此画卖给了亲王。克尔纳奇画廊和亲王的藏品图录上都声称，该作是来自19世纪中期的一个比利时家族。然而调查发现，克尔纳奇画廊是从一位叫作朱拉诺·鲁菲尼的藏家那里收购了此画。鲁菲尼声称他自1973年起就拥有该画，属于他当年从法国企业家继承人安德烈·鲍雷(Andrée Borie，已于1980年去世)那儿获得的藏品中的一幅，这批东西还包括很多古典大师的画作。

鲁菲尼本为意大利人，早年曾学过画，后来从事艺术品交易。据鲁菲尼的陈述，《持纱巾的维纳斯》当初是私下交易，所以除了一些照片以外，没有收据等交易凭证。有意思的是，鲁菲尼称克尔纳奇画廊的直接交易方其实是一名旅居巴黎的德国老板，价格为320万欧元，数月后画廊就以700万欧元卖给亲王，差价达到一倍之巨。而那位德国老板则是以51万欧元从鲁菲尼那儿购得。鲁菲尼说他从来没有向对方保证过这幅画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原作，因为这位德意志古典大师偏好用椴木，而《持纱巾的维纳斯》用的是橡木；他认为这是一幅18至

19世纪的作品，可能是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大卫(Jacques-Louis David)仿老克拉纳赫的习作。而那位德国老板在买下该作之后，请了三位研究老克拉纳赫的专家来掌眼，这三位专家都认为是真品，于是德国老板才高价卖给了克尔纳奇画廊。

当这些环节被梳理出来后，古董行业的人一看就明白了，其实就是中间商“捡漏”，通过“学术论证”后再卖高价的流程。从底层的古董商一级一级往上，直到画作流入最终的大藏家手中。渠道和画廊的品牌价值在里面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顶级画廊都在世界权贵圈内活动，手中掌握着高端用户群。这些顾客都冲着顶级画廊的信用去的。按理说这样的顶级画廊机构应该有财力在收购画作之前对其进行充分论证。所谓的专家，实际上也就是从文献和实物两方面进行论证，考验的是鉴赏家的综合艺术史知识。如果仅凭风格学去判断，很难说不走眼，因为仿画者本身就是从风格入手的，过去那些仿画者欠缺的反而是对古代材料的认识。鲁菲尼被怀疑是这一系列交易的始作俑者，也不为奇，因为从他那里流出去的还有其他一些画作，并被顶级艺术机构收藏。这些有争议的大师作品，从传承有序的脉络上推，都会追溯到他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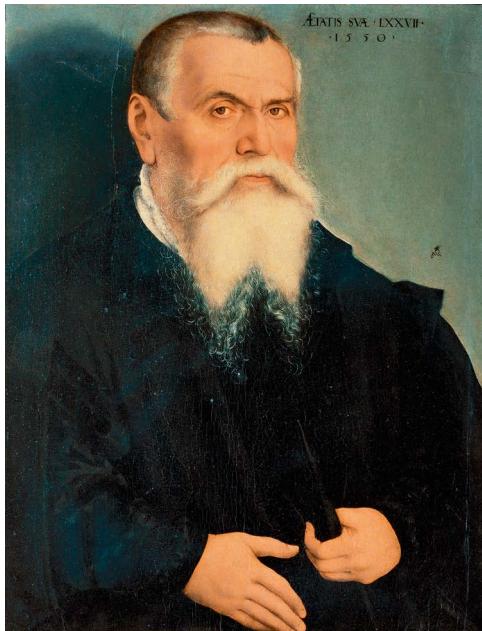
面对这些质疑，鲁菲尼始终严把口风，说他卖出去的时候，从来都不保证是哪位大师的作品，是后面的 art商人为了谋取更多利益而穿凿附会出来的。很明显这一说辞是早有准备的，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经过他手的这些仿作会被质疑，然后他所有的交易都会被一起追踪调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就可以把卖画的价格作为证据，说这么便宜的价格，如果他是当原作卖给上级画廊，还不如直接送拍卖会，或交博物馆认证后直接转手给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艺术商人马克·维斯(Mark Weiss)向媒体透露，他曾把从鲁菲尼那里流出的几幅画作送去著名拍卖行认证并估价。维斯和拍卖行后来则各执一词。拍卖行说因为画作传承问题上有疑点所以没有选入拍品，而维斯则说卢浮宫也曾拿了其中一幅画去实验室认证过，认为是真迹，只是无力以他提出的高价来收购。事实上，《持纱巾的维纳斯》2012年在拍卖行认证时，被指画面上有一些明显的做旧痕迹；维斯曾于2013年考虑用950万欧元收购该画，也因为对来源还是有所怀疑就没有入手，最后被克尔纳奇画廊以320万欧元拿走了。

古典艺术珍品无可估量的价值，使得收藏交易这一产业链有着巨大的收益空间。如果真迹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买卖，收益往往有限，时常出现卖原作不如卖伪作赚钱的尴尬局面。在这种行业环境下，商人为了谋取利益，或有心或无意，总希望“捡漏”或让人以为“捡漏”，用含糊其辞的方式来搪塞画作来源。顶级的交易商则因为渠道便利和专业知识，可以从可能的伪作中选取有“可塑性”的那些，然后又是有心或无意地找专家或机构来认证，一旦有空子可钻，就可以鱼目混珠谋取暴利；或者顺水推舟地把“原作”推介给公共机构，名利双收。很多时候，有心和无意之间的界定非常模糊，这也是人之常情。重要的是，认证机构和专家能不能遵守职业操守，尽量不被“掌眼费”这样的物质利益，以及论证后所带来的学术资源、业界影响力等精神利益所诱惑。

这场真伪闹剧倒是让老克拉纳赫又一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位德意志古典大师与米开朗琪罗是同时代人，和天才的丢勒不同，他在传统德意志艺术史中获得的评价并不突出，被认为是中庸的画家，延续了中世纪哥特艺术的特点，没有从意大利画家那里借鉴自然写实的风格。老克拉纳赫确实一辈子都坚持着德意志民族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意大利风格的影响。他和权贵名流的关系一点也不比同时代的提香差，比如他和宗教改革的领导者马丁·路德是挚友，又得到君主萨克森选帝侯的青睐，被提拔为御用画家，曾被授勋担任市长。他也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的敬重，因为他曾受其外公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委托，为幼年的查尔斯五世画像。

老克拉纳赫在16世纪30年代所绘的女裸像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这幅画既呈现出哥特绘画的装饰性(摒弃了之前严肃的受难精神)，也体现了路德宗的世俗性。他对女裸像在身材比例上都做了变形——小巧而位置偏上的乳房，瘦弱而修长的四肢和似掩非掩的透明纱巾等特点——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挑逗意味，有些类似18世纪的法国洛可可女性形象，装饰味更浓厚。在民族情绪高涨的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老克拉纳赫被认为是德国民族绘画的先驱。列支敦士登前身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封臣，其亲王倾心于收藏一幅代表德意志精神，并且同样也是德意志臣工的艺术大师作品，大概也是因为觉得意义非凡。□



1



2

1.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77岁自画像》,木板油画,1550年,64厘米×49厘米,意大利乌菲兹美术馆藏

2.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工作室,《萨克森选帝侯“英明的”腓特烈三世》,木板油画,40.6厘米×26厘米,德国历史博物馆藏

朱拉诺·鲁菲尼贩卖伪作连环案

2016年,从法国到美国,曝光了多起名画造假案,源头都是一个出生在法国的意大利人朱拉诺·鲁菲尼。

鲁菲尼现年72岁,在这些案件被报道之前名不见经传,但他的多件收藏曾流入世界各地的多家拍卖行、画廊和博物馆。目前卷入此案的画作有20余幅,牵涉金额高达2.55亿美元。例如:

2016年3月,在法国高蒙艺术中心展出的画作《持纱巾的维纳斯》因涉嫌造假被警方扣押,它之前号称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所绘。此画曾经的主人正是鲁菲尼。

2016年9月,苏富比拍卖行经过技术分析,判定鲁菲尼经手过的另一幅油画、被认为是17世纪荷兰肖像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作品的《男人肖像》为伪作,它曾在私洽交易中以1000万美元卖给一位西雅图的收藏家,并于西雅图博物馆参加过临展。据说卢浮宫也曾试图买下它。

3个月后,苏富比再次发布消息,一幅16世纪意大利矫饰主义画家帕米贾尼诺(Parmigianino)的《圣杰洛米》同样出自现代人手笔,它曾以近8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并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展览。

同样卷入的还有伦敦国家画廊,它曾展过经鲁菲尼贩卖的意大利巴洛克大师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的青金石绘画《大卫看着歌利亚的头沉思》(David contemplating the Head of Goliath)。□

找回“被剥夺的驾驶乐趣”

主笔 / 李三



沃尔沃全球高级副总裁和亚太区总裁兼 CEO 袁小林

2017年3月1日，袁小林走马上任，接替于2月底退休的拉尔斯·邓，担任全球高级副总裁和亚太区总裁兼CEO，全面负责沃尔沃汽车集团亚太区业务。

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袁小林是李书福身边的干将，在轰动全球的并购案中，他的作用举足轻重。之后袁小林在瑞典哥德堡担任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兼沃尔沃汽车集团董事会秘书，2014年回到中国任沃尔沃汽车亚太区总裁。经过了这些年，袁小林的沃尔沃时间将带有怎样的特质？

一个多月前，沃尔沃汽车集团于底特律车展期间宣布正式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项目Drive Me，来自瑞典哥德堡的海因一家人成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家庭。这个项目不同于由工程师操控的内测，也不同于互联网公司进行的无人驾驶，而是由真实用户、警察、政府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公共测试。

海因一家在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瑞典家庭，居住在距离哥德堡以南30公里的一个名为赛勒(Saro)的乡村，四位家庭成员分别为：父亲亚力克斯44岁、母亲宝拉44岁、大女儿菲莉帕16岁、小女儿斯米拉13岁，一家四口都是充满活力的运动达人，并且关注环保和绿色可持续交通。他们现在使用沃尔沃V60插电式混动汽车作为日常通勤工具。沃尔沃汽车还将陆续选择更多真实用户参加测试，包括对自动驾驶持反对态度的人。根据计划，他们将在真实的道路、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每天乘坐沃尔沃自动驾驶测试汽车出行。这样做的目标是掌握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让自动驾驶科技真正服务于人，而非为了技术而技术。

沃尔沃汽车集团宣布将在中国、英国、美国设立自动驾驶测试基地，并计划在2021年推出首款完全自动驾驶量产汽车。“沃尔沃汽车始终将人放在首

位。”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汉肯·塞缪尔森表示，“沃尔沃汽车始终致力于让科技服务于人，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用户体验，让出行和生活更加安全、便捷、可持续。”

沃尔沃汽车集团研发高级副总裁贺瑞安表示：“Drive Me项目的初衷在于以驾驶者为中心，让自动驾驶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沃尔沃汽车作为该项目的领导者，我们从全局出发，而非单纯着眼于技术手段。我们希望了解更多的是，人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观点和看法，例如他们参与或放弃自动驾驶的原因，如何在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之间切换，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他们会在车内做哪些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袁小林的态度和哥德堡完全没有时差，他表示，当前，各大汽车厂商大力发展自动驾驶汽车，但主要关注点是发展技术，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因素——驾驶者。沃尔沃则坚信，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的唯一方案就是，也只有是，以驾驶者为中心进行相应的科技创新，并建立一个所有道路参与者适应和接受的智能交通生态系统。

沃尔沃汽车在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过程中，将人和使用体验作为核心要素，Concept 26概念驾驶舱就是一项基于未来自动驾驶场景下用户车内体验的前瞻性设计。根据在美国的一项调研显示，人们在城市中的日常平均通勤时间为26分钟，这正是C26名字的由来。C26通过对车内系统进行重新定位，打造了“驾驭”“创造”和“休闲”三种车内体验。当自动驾驶来临，手握方向盘不再是驾驶员唯一的选择，利用车内的26分钟，上网、看电影、听音乐，或者做些更有趣、更具创造力的事情，将原本在拥

堵中浪费的时间和由此被剥夺的用车乐趣重新还给驾驶者。

三联生活周刊：互联、自动驾驶、电动似乎是未来汽车发展的大趋势，沃尔沃如何应对这些新课题？

袁小林：沃尔沃汽车认为，互联和自动驾驶汽车将为社会带来诸多益处。采用这些快速崛起的新技术，我们将使交通更加安全，减少道路拥堵，为社会释放大量的生产力。而从三点式安全带到现在最新的驾驶技术，在安全方面的领先地位是沃尔沃汽车的一大核心优势。我们把自动驾驶视为实现“2020愿景”的关键步骤，到2020年，没有人因驾乘新的沃尔沃汽车而出现严重伤亡。

这条路上没有捷径，沃尔沃在用更多的实际行动进行落实。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沃尔沃汽车将选择权交给驾驶员，基于真实驾驶大数据进行技术研发与测试。截止到目前，第二代自动驾驶辅助系统Pilot Assist II已装备在量产的旗舰90系列产品上，能实现时速0~130公里的智能辅助驾驶。过去一年中，沃尔沃与优步(Uber)公司、奥托立夫公司(Autoliv)建立了合作，一起致力于设计和开发自动驾驶软件及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三联生活周刊：沃尔沃对自动驾驶如何理解？

袁小林：沃尔沃以安全为出发点，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已经深耕十几年。90年来，“安全”是沃尔沃代代相传的基因，几乎成为沃尔沃的代名词。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和沃尔沃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安全性相一致，在自动驾驶领域，沃尔沃的“安全+技术”两大能力更得以充分发挥。沃尔沃的自动驾驶更关注消费者本身，在“理解人、保护人和解放人”的基础上，给驾驶员自主选择人工驾驶还是自动驾驶的权利，这也是沃尔沃一贯的逻辑。

三联生活周刊：被加注“安全”标签的沃尔沃自动驾驶有哪些独到之处？

袁小林：为获取更多真实数据，从技术与政策、环境等多维度验证自动驾驶，沃尔沃从2013年开始启动了“Drive Me”项目。这是当前全球最先进、最具影响力，也最真实的自动驾驶项目，也是首个由真实用户、警察、政府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公共测试项目，而不是由工程师操控的内测。

基于之前在瑞典哥德堡取得的阶段性进展，2017年，沃尔沃会同时在中国、美国和英国推进此项目，进行自动驾驶的技术验证。

三联生活周刊：“Drive Me”自动驾驶实路测试项目曾经来过中国？

袁小林：大约两年前，“Drive Me”自动驾驶实路测试项目就在北京西六环的高速公路上进行过路试，当时沃尔沃展示了湿滑路面提醒、全自动泊车、快递倒车、行人防撞及自动驾驶实路测试等创新科技。现在我们的自动驾驶辅助技术已经再次升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在产品升级的过程中，技术层面将在何处发力？

袁小林：2016年，沃尔沃汽车不仅在全球市场上连续第三年刷新销量纪录，在“第二故乡”中国也实现了同比11.5%的增长，继续担当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重任。而以S90长轴距为代表的新产品上市，标志着沃尔沃汽车已经进入新的产品周期，迎来爆发期，在全球复兴第二阶段加速前进。

在过去几年全球复兴第一阶段中，沃尔沃汽车在新产品研发及投放、生产体系搭建与布局、渠道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做足了准备。技术层面，在保持安全这一绝对优势的基础上，沃尔沃汽车不断优化升级自动驾驶技术，推动Drive-E发动机全面投入使用，并将混动车型陆续投放市场，以技术推动了产品的全面升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豪华车市场由于历史原因，三大德国品牌独大，其他品牌只能竞争第二阵营，你认为沃尔沃是否有机会加入到第一阵营？

袁小林：中国豪华车市场增长很迅速，2010年销量只有60万辆，现在已经取代美国跃升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沃尔沃汽车也从2010年的1万辆左右增长到现在近10万辆，成长非常快。在这样一个高投入、长周期的领域，要求车厂在价值链各个环节都要做得更好，才能配得上豪华定位。沃尔沃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稳扎稳打。

除了继续推出被市场热捧的汽车产品外，我们希望把精力更多放在质量和服务的提高上，所谓的销量和市场份额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从第二阵营脱颖而出加入到第一阵营也将水到渠成。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2017年沃尔沃在中国的表现有何期待？

袁小林：2017年，正值沃尔沃汽车90周年，在这样一个新起点上，沃尔沃正在加强品牌建设，使沃尔沃“以人为本”的品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沃尔沃在中国豪华车市场致力于推出智能自动驾驶汽车、最安全的汽车和最健康的汽车，这些目标都已经成为沃尔沃执着的追求。□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海边的曼彻斯特》：痛苦比海更深

记者 / 宋诗婷

在刚刚结束的第 89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海边的曼彻斯特》拿到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改编剧本两个奖项。如果说《爱乐之城》讲了一个梦想与爱情不能两全的故事，那《海边的曼彻斯特》就更为绝望，它在试图告诉观众，有些痛苦是永远无法被治愈的。

不可救赎

若你不喜欢卡西·阿弗莱克，不喜欢蓝色调的海，也对莱斯理·巴伯的音乐不感兴趣，那《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前一小时就真的会令你昏昏欲睡。

故事从波士顿开始。一身蓝色制服的水管工李被各种难缠的客户呼来喝去。在美国的影视剧中，水管工常常是个敏感的角色，他们总会成为杀人狂或女主妇的勾引对象，总之，不安分。

而卡西·阿弗莱克饰演的这个水管工面瘫又无聊。他机械地应付老人的各种琐碎问题，无意中听到女主人对自己的性幻想也无动于衷，只有被另一位大胸主妇指责时，他才动了气，毫不怜惜地冲对方一通乱吼。

像所有蓝领工人一样，下班后，李要在廉价小酒吧里喝上几杯。他从不与人闲扯，也不请任何有姿色的女人喝酒，即便被美女搭讪，他也如石佛一般心无杂念。如此安静的一个人，却会在几杯酒下肚后撒泼闹事，他揪住瞟过他几眼的两个男人不放，最终寡不敌众，带着一身伤回到破败的单身汉的家。

如愿以偿——我是说，阿弗莱克的表演在告诉你，被打才是李的目的。这个男人不需要社交，不需要女人，也不需要像样的生活。喝酒、被打，清理后院那铲不完的雪，这是他活下去的动力，似乎也是他生活的意义。

导演肯尼思·洛纳根用这样几个场景和镜头塑



造了一个谜一样的男人，直到他接到来自海港小镇曼彻斯特的电话，这个男人的秘密才被一层层揭开。

李的哥哥乔伊病故，他不得不回到故乡曼彻斯特处理哥哥的后事，并接管哥哥的儿子帕特里克。面对哥哥的离开，李依然没有悲伤，他像处理那些别人家的管道、地漏一样，帮哥哥签字、办证明、联系殡仪馆和亲朋好友。

唯一的意外是，侄子帕特里克闯进了他封闭的世界。这个16岁男孩与叔叔的状态截然相反，他是学校里受女孩欢迎的小帅哥，有两个女朋友，是冰球队主力，拥有自己的乐队，闲暇时会和好朋友喝饮料、胡乱聊天。叔侄俩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人都用逃避和隐藏感情的方式面对至亲的离世。

随着李回到故乡，他的过去也以闪回的形式一幕幕呈现在观众面前。回忆中的李是一个开朗的大男孩，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与侄子的关系也并非今天这样疏远。他们有一艘船，船上刻着李和乔伊母亲的名字——克劳迪娅·玛丽。三人在船上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如今看来恍如隔世。

曾经的李哪里去了？当律师宣布，李将接替乔伊成为帕特里克的监护人时，导演给出了答案：多年前，与朋友玩晚了至深夜的李出门买啤酒，却忘记把

填满柴火的壁炉加上防火屏。大祸就这样酿成了。房子被烧得一塌糊涂，消防员救出了昏倒在一楼的妻子兰迪，却没有时间抢救李和兰迪的三个孩子。一夜之间，李成了家庭的罪人，小镇的罪人。他被巨大的罪恶感和悔恨淹没了，尝试自杀无果后，终于选择了一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方式，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也是对自己的救赎。

按照经典的好莱坞故事走向，李会被侄子帕特里克拯救，放下过去，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但肯尼思·洛纳根没有这样做，他相信有些伤痛是无法治愈的。“I can't beat it.”他让李放弃了侄子的监护权，重新回到波士顿，回到无休止的自我惩罚与救赎中。

平凡之路

2016年初，《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好评如潮。如今这部小成本电影又拿到六项奥斯卡提名，成了《爱乐之城》的最大竞争对手。

不知此刻的马特·达蒙是否已经在捶胸顿足，毕竟，他错过了这个最好的成为导演的机会。“是马特·达蒙和约翰·卡拉辛斯基把这个电影带给我的。”洛纳根在很多个场合解释过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在最初的计划里，约翰·卡拉辛斯基打算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而一直想转型做导演的马特·达蒙更是希望能自导自演这个故事。

剧本筹备了三四年，除了洛纳根依然站在原地，约翰·卡拉辛斯基和马特·达蒙都离这个故事越来越远了。

卡拉辛斯基退出了这个项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马特·达蒙说：“我本来计划参与拍摄，试图赶在《火星救援》开机前完成。但那两年间我手头有《火星救援》《长城》《谍影重重5》等项目，工作量太大，实在没有时间参与拍摄。最后就退居幕后，成了制片人。”

按马特·达蒙的说法，他主动出让了电影的导演椅，因为“洛纳根的剧本太适合他自己导演了”。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作为目前好莱坞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之一，马特·达蒙已经很难把自己从密集的商业片项目中抽离出来了。

戏剧编剧、导演出身的肯尼思·洛纳根一直是好莱坞的编剧好手，他曾是《纽约黑帮》的三位编剧之一，也曾自编自导过《玛格丽特》《请再靠近我》等小成本电影，和马特·达蒙多年的朋友关系，也让他们能够彼此信赖。



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导演肯尼思·洛纳根

尽管在好莱坞混了很多年，洛纳根却依然不是一个流水线编剧或导演。当年制作《玛格丽特》时，光是后期剪辑部分他就花费了六年时间。电影公映，男主角马特·达蒙又重新年轻了一次。

创作《海边的曼彻斯特》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洛纳根说，整个项目花费了三年时间，马特·达蒙却认为，从有了故事雏形算起，洛纳根一共耗掉了六年光阴。

当年，马特·达蒙和卡拉辛斯基留下一个故事梗概，男主角因为内心受到重创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城市，后来因为哥哥的离世不得不回到故乡，考虑成为侄子的监护人。两人提供了一些故事细节，就放心地把后面的工作交给洛纳根了。当然，在最终的剧本里，洛纳根几乎删掉了两人提供的所有故事细节。

迄今为止，《海边的曼彻斯特》已经在多个奖项评选中拿到了“最佳原创剧本奖”。这是一个平凡的、很难掀起波澜的故事，需要靠精巧的层层推进和细节吸引观众，相较于冲突强、结构明显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剧本更难驾驭。

洛纳根选择的方式是尽可能地生活化，所有的感情都是内敛的。他设计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对话，细细琢磨后又觉得，这些不合时宜反倒真实。在得知哥哥的死讯后，李赶到医院，他没有崩溃大哭，却如丢了魂一样，在电梯里与医生聊起另一位医生的新生婴儿。面对父亲的去世，帕特里克一直是冷漠的，直到

他打开冰箱，看到冻在里面的生肉，情绪才瞬间崩溃——那些冻肉让他想到依然冻在冰柜里的父亲。

电影中也有很多看似可有可无的细节，这些细节也是洛纳根精心设计的。火灾发生时，李的妻子被抬上救护车，手推车的支架收了几次才成功，悲痛欲绝的李看着消防员包裹起孩子们的尸体，却还下意识地捡起了刚从超市买的啤酒和尿不湿。

最悲痛的话题和最琐碎的生活矛盾常常无缝衔接。李和侄子本来在商量哥哥的下葬问题，他却又突然抱怨侄子没有戴一副像样的包住手指的手套。帕特里克在车里说“我们走吧”，李一脚油门准备开车回家，侄子却开了车门准备下车去看父亲的遗体，语言的歧义让两人吵了几句。在父亲过世的当晚，帕特里克请朋友来家里陪他，几个人从缅怀乔伊叔叔聊起，聊着聊着就跑题到了《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突然的沉默才让失去亲人的痛苦重新填满屋子。

洛纳根还大胆地在电影中设计了很多沉默的瞬间。这很考验编剧、导演的自信和观众的耐心，好在阿弗莱克的表演到位，那些沉默的瞬间反而酝酿了更深沉的情绪。

洛纳根说，第一稿剧本他写得很快，故事基本是按时间顺序讲述的。这稿剧本完全无法令他满意，他不得不花费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对原剧本进行修改。他把材料打碎，重新进行组合，在顺序的故事中，插入闪回以往经历的内容。

圣丹斯首映后，洛纳根曾解释自己这种独特的不加任何提示的闪回手法：“整个故事发生在七年之间，而现在进行时的部分只有四五个月。电影中的闪回片段非常重要，我尝试让故事从波士顿开始，然后闪回到李之前的经历，闪回的片段不多，但这部分好像是另一个平行展开的故事。当我把这部分加入剧本中时，我才觉得这个故事更强了。”

至于这些闪回镜头如何顺畅地融入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洛纳根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那是导演的事”。但当他自己成了这部电影的导演，他就不得不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让两部分故事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最终，他选择不加任何提示地闪回到过去。很多观众甚至无法一下辨认出那些闪回镜头，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更为紧密了。而当你习惯了这种叙事节奏，就能完全融入洛纳根构建的这个双重世界。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由马特·达蒙来指导，这部电影会以怎样的风格呈现。洛纳根的《海边的曼彻斯特》是蓝色的，宁静而美丽。男主角李的心境似乎与周遭的世界没有关联。洛纳根从来不喜欢用象征

主义手法，也不喜欢用景物来衬托情绪。在他看来，这些手法都会让电影显得“不够真实”。“当我情绪很差时，我的沙发不会深上四个色调；我的朋友去世时，天不一定会下雨。在视觉上呈现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和你的故事、角色的性格发生关系。”所以，电影的拍摄地曼彻斯特依然是一座美丽的港口城市，唯一变化的是李，这些景色、这些故乡的人和他没有关系，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洛纳根在竭尽全力讲一个无法被治愈的中年男人的故事，但他却在这个处处与死亡有关的故事里安插了很多幽默和笑料。几乎在每场《海边的曼彻斯特》的放映中，观众都会大笑几次。

洛纳根曾解释幽默与电影的关系，他说，他从没看过一部毫无幽默感的可以称之为优秀的电影。如果一部电影里没有幽默和情感，他就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生活可言。

洛纳根把幽默视为这部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承担幽默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卢卡斯·赫奇斯扮演的帕特里克。一个16岁的少年，他如何周旋于两个女友之间，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与古板的叔叔沟通，这些都冲淡了李所构建的阴暗气场，为电影带入了一丝活力。

进阶的演技

男主角卡西·阿弗莱克或许是《海边的曼彻斯特》的最大受益者。他临危受命，从马特·达蒙手中接下这个角色，并凭借出色的演绎，拿下了哥哥本·阿弗莱克和好友马特·达蒙都求而不得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然而，在刚刚接手这个角色时，外界并不看好他，甚至因为男主角临时从马特·达蒙换成了卡西·阿弗莱克，电影一度找不到投资。

“我不会把这个角色交给任何人，除了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卡西·阿弗莱克，而且我知道，让他来演我是不会后悔的，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演员之一。”马特·达蒙对好兄弟的演技很有信心。

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之前，阿弗莱克的演技如何还不好评价，但在这部电影之后，他的确步入了奥斯卡影帝级的演员行列，至少在演技这一单项上，他终于超越了自己的哥哥本·阿弗莱克。

电影中，卡西·阿弗莱克的表演是不动声色的。他完全把握了男主角的绝望心境，做水管工时他眼神

冷漠，只是机械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与侄子相处时，他在冷漠中加入了一些不知所措，内心深处的情感被轻轻拨动了。在这种几乎没有表情的表演中，卡西·阿弗莱克竟然还演出了层次感。

而在那些闪回的情节中，卡西·阿弗莱克又把七年前的李演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开朗、天真，甚至有那么一点混账。当年的李像极了眼前的帕特里克，他们同样需要朋友，需要派对，也需要家庭和女人。

为数不多的几场感情爆发戏，卡西·阿弗莱克都演得恰到好处。失火后，他在警察局里接受盘问，整个人都是迷茫的状态。当警察安慰并谅解他时，他不知所措，抢过警枪企图自杀。那场与前妻兰迪在小镇上偶遇的戏或许会成为影史上最经典的偶遇瞬间。米歇尔·威廉姆斯饰演的兰迪想收回曾经中伤李的那些话，渴望彼此原谅，并坦白依然爱着眼前这个男人。而李的情绪从淡定逐渐走向失控，他没有像兰迪一样泪流满面，只是含糊地应付着，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一个无法原谅自己的人却得到了警察，甚至受伤最深的前妻的谅解，这些谅解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

电影内心戏太多，阿弗莱克为了明确地弄清楚李的内心情感和行为逻辑，拍戏过程中他总是缠着导演兼编剧洛纳根聊个没完。他会问洛纳根一些最为具体的问题，再根据对方的回答来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也为自己设计了很多外化的表演方式，比如面无表情，总是把手插在兜里——一副拒绝交流与沟通的架势。

阿弗莱克与洛纳根是多年好友，两人的沟通几乎没有障碍，唯有一件事，他们用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多口舌才终于达成一致。

电影中的主要演员都是波士顿口音，这符合曼彻斯特的地理定位。洛纳根希望卡西·阿弗莱克也用波士顿口音说台词，阿弗莱克却极为排斥。

洛纳根在很多个场合都讲过这个波士顿口音的故事。“没有人这样说话，没有40岁以下的人还在用波士顿口音说话，我他妈的才不这样做。”阿弗莱克坚定地拒绝了洛纳根。但导演不死心，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当地的操着波士顿口音的年轻人，并以此来说服阿弗莱克。“这孩子40岁以下，但说的是波士顿口音，你就要这样来演。”最终，阿弗莱克乖乖听了话。

《海边的曼彻斯特》注定不会是一部大卖的电影，但却足够动人。在今天的好莱坞，以这样的时间和沟通方式创作电影太奢侈了。洛纳根知道，阿弗莱克知道，马特·达蒙更知道。□

（实习生郑亚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金刚狼3：殊死一战》 休·杰克曼告别罗根

记者 宋诗婷

在大银幕上战斗了17年，金刚狼罗根终于死了。谢幕电影足够精彩，配得上“告别之作”的噱头。

金刚狼死了

2016年10月，《金刚狼3：殊死一战》发布了第一个官方预告片。在约翰尼·卡什演唱的《Hurt》中，暮年金刚狼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疲惫出场。

一直以来，他都是超级英雄系列中的悲情人物，他愤怒、忧郁、阴暗，不死之躯让他在200年间经历了南北战争、“一战”“二战”，经历了战友的离去，爱人的死亡。一个痛苦的、绝望的、求死的老灵魂蜷缩在年轻的肉体里，这是金刚狼这一



左、右图：电影
《金刚狼3：殊死
一战》剧照

人物的复杂性所在。作为“金刚狼”系列的完结篇，《金刚狼3》将在2017年3月上映，在这部谢幕之作中，金刚狼罗根得偿所愿，他享受了凡人的权利与惩戒——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

金刚狼死了。从2000年《X战警》第一次塑造了金刚狼这一角色起，休·杰克曼饰演的金刚狼已经在大银幕上战斗了17年。对于金刚狼的“粉丝”来说，这一结局是伤感的，但对于这个角色和演员休·杰克曼来说，这样的结局似乎才是最圆满的。

金刚狼告别大银幕似乎是迟早的事。早在2014年底，漫威推出的新漫画系列早已宣告了这位超级英雄在二次元世界的死亡：在漫画《金刚狼之死》中，金刚狼被神秘病毒摧毁了自愈能力，打斗时，他被曾让他变得强大的艾德曼合金包裹住身体，最终窒息而死。漫画中的最后一幕，金刚狼面朝夕阳，双膝跪地，浑身反射着金属光芒，以一种浪漫英雄主义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告别。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告别这个角色。”在2014年接受本刊采访时，休·杰克曼就表达过对这个角色的矛盾情感。而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休·杰克曼和导演詹姆斯·曼高德选择抛弃过往，来一场

不那么英雄主义，却更温暖的告别。

“这是一部关于家庭的电影。”曼高德说，“这是一部关于忠诚和爱，以及罗根自己的电影。他这一生都在顽固地回避与人亲近，却终于在最后接受了。”

与以往的“金刚狼”系列、“X战警”系列相比，《金刚狼3》更接近生活，导演和休·杰克曼也把这位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塑造得更接近普通人。

电影把金刚狼和观众带到了2029年。变种人濒临灭绝，孤独、沮丧的金刚狼流落在墨西哥边境的偏僻之所。不老英雄的头发已经花白，同样掺着杂色的胡须胡乱插在脸上，皱纹在眼角和伤疤处蜿蜒。某种不知名的病毒或疾病侵蚀了他的身体，让他失去了自愈能力。

电影一开场，金刚狼就与任何一个失意的普通中年男人无异。他整日酗酒，靠给人开车维持生计。他为年轻女孩开车门，姑娘们雀跃着从他胳膊下钻出汽车，留下落寞的他不知所措。

他已经很少使用那双艾德曼合金狼爪了，唯一把他与往日岁月维系在一起的是被驱逐的旧友卡利班和病中的X教授查尔斯·泽维尔。

直到少女劳拉的出现，金刚狼罗根才重新燃起

了斗志。他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英雄肉身，与黑暗势力对抗，带着劳拉和 X 教授踏上了逃亡之路。在这场公路之旅中，一老一少都是罗根的累赘，也是他的情感牵绊。英雄暮年，罗根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尽管，这短暂的温暖将把他引向生命的终点。

R 级片

一直以来，“金刚狼”系列电影都以精彩的武打场面为卖点。和其他英雄系列电影相比，《金刚狼》使用的特效镜头更少，电影倾向于展现金刚狼凶猛的近身格斗技能，这也正符合靠一双金属爪走天下的超级英雄的技能设定。

在《金刚狼 3》中，上了年纪的罗根已经不再好战，身体机能的退化也让他常常在战斗中处于弱势。和以往的系列电影相比，《金刚狼 3》的文戏比重更高，动作场面在时间上有所减少。

尽管比例减少，但电影动作场面的血腥、暴力程度却超过以往任何一部《金刚狼》或《X 战警》，以至于这部完结之作成了“金刚狼”系列第一部 R 级片（美国电影分级中的限制级，17 岁以下观众要求有父母或成人陪同观看）。

这或许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2016 年初，同样由 20 世纪福斯出品和发行的漫威英雄电影《死侍》上映。因为电影中充斥着大量黄段子，美国电影协会以“有大量的暴力行为和语言，性内容和直接裸体”为由，将这部电影定级为 R 级。片方和导演本以为 R 级的定级会影响票房，但没想到，《死侍》以 7.6 亿美元成为史上票房最高的 R 级影片，这一成绩甚至超过了同年上映的《X 战警：天启》，以及近几年上映的多部英雄电影。

《金刚狼 3》的制片人西蒙·金伯格就是《死侍》的制片人，有了前者的成功经验，他在《金刚狼 3》的制作上显得更为大胆。

作为 R 级片的《金刚狼 3》的确在动作场面上更开放。大量狼爪直接插入对手身体的镜头，血肉横飞的镜头，甚至是小女孩劳拉杀人的镜头都以毫不遮掩的近景或特写方式呈现，这让金刚狼因愤怒而展现出的超凡战斗力更为真实可感。

接受本刊专访时，导演詹姆斯·曼高德提到了电影的暴力场面和分级：“当然，暴力很让人兴奋，但我觉得分级和暴力远非噱头。电影成为 R 级，暴力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们更主要的目的是提

升这部电影的成熟度。漫画改编电影是没有明确的定位和特征的，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它和为它确定调性。我为罗根选了更阴暗的色调。”

在所有漫威英雄中，金刚狼的确是个异类。他是反英雄的，永远处于愤怒、复仇、自我挣扎和自我对抗中，暮年的金刚狼更是如此。

3 年前，詹姆斯·曼高德和休·杰克曼已经合作过《金刚狼 2》，那是一个充满东方色彩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故事，片中的罗根已经展现出衰老的心态和对永生的厌倦。但那毕竟不是曼高德亲自参与编剧的作品，他的很多想法并未在电影中付诸实现。

《金刚狼 2》之后，曼高德就与休·杰克曼商量，再做一部电影，为“金刚狼”系列画上句号。“如果我们要这么干，我就要把电影带到一个能让我感兴趣的层面上，一个很私密、很原始的层面——以角色为主，探索那些传奇英雄的恐惧和弱点，做一部能让他们更加人性的电影。”曼高德说，电影一旦经历过城市和星球毁灭，你就不能只是炸得更大声，“而是必须博得属于自己的震撼”。

在这样的设定下，曼高德放弃了通常的英雄电影的角色配置——英雄与美女，而是让罗根第一次拥有了亲人，以及一个由 X 博士、少女劳拉和罗根自己所组成的临时家庭。

在“金刚狼”系列中第一次出现的劳拉又名 X-23，她是被培育出的新型变种人，体内有金刚狼的基因，从遗传和基因学上来看，她就是金刚狼的女儿。劳拉与罗根的组合看起来有点像《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杀手里昂和小女孩玛蒂达。经受过太多分离与诀别的罗根拒绝爱与被爱，他与劳拉的关系从最初的抗拒，到被责任感和承诺驱动，再到渐渐尝试沟通，共同接受爱，学会爱，一老一少变种人渐渐找回了属于人类的情感。

随金刚狼共同老去的还有 X 教授查尔斯·泽维尔，这颗一手缔造“X 战警”的超强大脑再次回归到“金刚狼”系列，这一次，他不再是《金刚狼 1》中拯救变种人的智者，而是虚弱的、患了脑退化症的老人。

在“金刚狼”系列中，金刚狼与 X 教授之间的关系最微妙。X 教授是金刚狼的驯化者、父亲和朋友，而金刚狼对 X 教授的心灵感应能力又敬又怕，对 X 教授本人也是爱恨交织。这种情感放在超级英雄身上似乎有些纠结，但放在普通人身上，这就是大多数儿子与父亲间的情感模式。

如今，能力退化的 X 教授更像是一位渴望儿子尽快拥有家庭、拥有安定生活的世俗老人，在与劳拉、罗根共赴的旅途中，他是那个与外界沟通的人，他竭尽所能地把三个人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

从罗根与劳拉、X 教授踏上开往墨西哥的旅途开始，电影就进入了公路片的模式。这不仅是逃亡之旅，也是一次心灵之旅。“我很爱詹姆斯的剧本，当你读它们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照顾一个人的挫折感，尤其是当你们正在逃亡、正在躲藏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正在经历一种转变，这过程中有冲突，也有争执，某种程度上，就像真正的生活那样。”休·杰克曼说。

除了将电影的重心从展现金刚狼的超凡能力转向英雄的内心探索，《金刚狼 3》也试图探讨当下最受关注的种族歧视话题。一些欧美影评人甚至将电影中的驱逐变种人政策与特朗普的种族论调相比较。

接受采访时，曼高德曾说，在将电影设置在 2029 年，并把驱逐变种人作为电影的一个背景时，他的确考虑到了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他说，电影拍摄时，美国大选正在进行，移民议题是当时的重要话题。他尝试着把这类当下文化和社会性的议题融入电影中，作用在变种人身上，这也是《金刚狼 3》最值得回味的部分。

休·杰克曼

金刚狼死了，休·杰克曼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过去的 17 年里，他一直在《X 战警》和“金刚狼”系列中扮演这一角色，金刚狼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更换过演员的漫威超级英雄。

电影中，金刚狼变老了，事实上，休·杰克曼也是跟着金刚狼一起老去的。

在成为金刚狼之前，休·杰克曼曾是出色的舞台剧演员。原本走文艺路线的休·杰克曼遇到了《X 战警》，从那之后，他就成了好莱坞肌肉男的典型代表。

1999 年，漫威和福斯计划将“金刚狼”系列搬上大银幕，休·杰克曼被选中，他将在布莱恩·辛格导演的首部《X 战警》电影中担任最重要的金刚狼一角。当年的休·杰克曼只有 32 岁，那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暴躁又固执的超级英雄会在未来 17 年里与自己纠缠不清，而他所有的荣誉和职业困境也大多与金刚狼有关。

从 32 岁到 49 岁，为了扮演金刚狼，休·杰克曼没有一刻不关注自己的身体。为保持这属于金刚

狼的一身肌肉，他每天健身、吃蛋白粉、称体重，拒绝一切高油高盐食物。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要被严格控制，在每次拍戏的前几天，他甚至要以不喝水、蒸桑拿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肌肉线条，这才有了电影中胸肌发达，胳膊上爆青筋的超级战士。

17 年间，《X 战警》和《金刚狼》一共拍了 10 部电影，休·杰克曼就勤勤恳恳地演了 10 次金刚狼。这样的演出频率，让他接拍其他电影的机会变少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一身的肌肉和动作明星的设定限制了戏路，很难接到其他风格的电影和角色。

2012 年上映的《悲惨世界》是休·杰克曼近 10 年来接拍的为数不多的以文戏为主的电影。为了演出冉·阿让穷困瘦弱的样子，休·杰克曼曾疯狂减重。但电影拍摄一结束，他就要立刻让自己胖回来，不仅要胖回来，还要胖得有型，新的《金刚狼》和《X 战警》还在等他回归。

其实，休·杰克曼与金刚狼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毅力惊人，都执着不轻易放弃，他们的情绪走向都是类似的——当金刚狼疲惫地自我逃避时，休·杰克曼也感到疲惫，觉得自己到了与这个经典角色说再见的时候。

对于金刚狼的内心世界，没有人比休·杰克曼更清楚。在电影的筹备阶段，他与编剧、导演共同策划剧本，提供了很多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和他为这部电影而设计的情节。“我写下的东西和最后在墨西哥拍摄的东西还蛮接近的。”休·杰克曼说。

如果说休·杰克曼之前在《X 战警》和《金刚狼》中的表演主要依靠身体和动作戏，那在这部告别作品《金刚狼 3》中，他找回了舞台剧演员的功力，用细腻的文戏重新诠释了这一角色。

回顾过往的表演，随着年龄的增长，休·杰克曼对金刚狼的演绎就像是一位内力渐涨的习武者，年龄让他的身体机能退化了，但他掌握了更高超的技巧，也积累了足够的自信，已经不需要再用骇人的拳脚证明什么了。□

日常对话

文 / 陈凭轩（发自柏林）



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剧照。该片获第31届柏林“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

“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他们无法像其他所谓‘正常人’那样在较好的环境里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去生活，而是必须要用一些源于生活的‘奇怪’知识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旁门左道’来生存，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谓不主流的生活方式。”

私电影和社会议题

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个晚上，媒体在第31届柏林“泰迪熊奖”颁奖前两小时收到了获奖名单。“最佳纪录片”一栏，写的是在“全景”(Panorama)单元参展的台湾地区影片《日常对话》。

按照惯例，主办方会提前通知获奖者；没有保密需要，我就给影片的发行人发了信息祝贺，不料对方全不知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带着导演和剪辑师风尘仆仆地赶来。导演黄惠侦一下红毯就说，

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他们可能礼貌性地出席一下就会早早回去了，因为“颁奖从来就没有我什么事啊！”也难怪她会这么想，这部处女作属于我们常说的“私电影”范畴，围绕导演自己的母亲展开，不像通常意义上容易拿奖的影片。影片去年曾获金马奖提名，结果惜败给关注台湾地区文学史的《日曜日式散步者》。

黄惠侦的母亲出生在台湾地区新北市的一个底层家庭，以举行“牵亡阵”仪式为业。这种源于巫蛊习俗的丧葬仪式曾经在台湾地区非常流行，其内容不但有法事，还有歌舞和特技，这些在片中都有表现。从事丧葬业的人长期受到歧视，是一种底层职业。她母亲的另一个边缘身份是同性恋者，但上世纪70年代在家人包办下结了婚。丈夫是领日薪的油漆工，嗜赌，把夫妻俩赚来的钱挥霍一空，还对妻子家暴。在黄惠侦10岁左右的时候，她母亲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丈夫。影片后半段，在母女之间的一场对话中，我们得知黄惠侦小时候还受到父亲的

性侵。不过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日常对话》以“私电影”的形式切中了数个社会议题：性少数群体与家庭伦理，女性地位，家暴，甚至社会阶层问题。但黄惠侦坚持说自己的片中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虽然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她们之间交流很少，从母亲的性向到小时候被父亲性侵的事情，大家曾经都是沉默不语。在某一时刻，黄惠侦意识到，如果要让双方都一生无憾，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需要好好谈谈。影片就是从她俩的谈话开始，层层剥茧，把社会与家庭的悲喜呈现出来，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

影片最早是1998年她开始自己一个人拍，断断续续，一直到2014年才得到第一笔资金，正式成为电影项目。片中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导演和妹妹小时候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影像，我问黄惠侦是怎么得到的？她告知那不是她和妹妹，而是她妹妹的女儿，她们跟着自己的妈妈做“牵亡阵”。“我小时候的影像资料肯定是没有的，纪录片也可以选择找人来演的方式重现没有捕捉到的历史，但在我的片子里，用外甥女的影像来代替我和妹妹的童年，对我来说更贴近真实。小时候是我和我妹妹跟着妈妈一起工作，长大以后就是我妹妹带着她的两个小孩跟我们的妈妈一起工作，这两年妈妈年纪大了不做‘牵亡阵’了，就剩下妹妹和两个外甥女，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对我来说，看着她们就像是看到自己小时候一样。在这种无法绝对实拍的情况下，我们在影像的意义上保持真实。”

“对话”是整部影片的题眼，而称其“日常”则有复杂的多重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导演在与母亲补上多年来本该有的“闲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反讽的文字游戏。但实际上，宏大的命题也好，深沉的个人痛苦也好，持平常心的坦诚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这正是《日常对话》的魅力所在。

而影片能有这样的效果，首先是导演自己已经放下了过去的遭遇。采访中聊到她幼年被亲父性侵时，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黄惠侦说：“有什么就直接问。好像大家说到这个都会支支吾吾，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柏林映后交流的时候，观众也都会对这个话题字斟句酌，不知是为了避免对我造成二次伤害，还是避免让大家尴尬。”也许这些有违社会伦理的事情太“见不得人”，所以我们能够用来谈论它的语言都已经带上了各种情感色彩，无法中性

而淡定地面对。

影片巨大的社会意义是黄惠侦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今年台湾地区有望成为亚洲第一个认可同性婚姻的地区，而《日常对话》预定公映的2017年4月，正好是相关规定进入二读阶段的时候，算是凑上了热门话题。影片无疑会让人们对LGBTQ群体（性少数群体）更多一份同情，因为黄惠侦妈妈的悲剧，其实都始于一个不该跟男人结婚的女子，迫于社会压力做了大家认为“应该做的事”。或许一些宽容和自由，很多错误都不会发生。

底层叙事

影片另一条有力的线索是“底层叙事”。导演的妈妈就属于这个阶层。黄惠侦小时候接受正规教育很少，和妹妹一起跟着妈妈做“牵亡阵”的营生，基础教育全靠自学，后来托台湾地区一种名为“知识解放”的成人教育的福，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作品因此一直以底层为基本关怀，特别关注移民和外来劳工问题（台湾地区称为“移工”）。她2006年的纪录短片《八东病房》，选取台北仁爱医院八东病楼中的移民护工为主角，因为那里的病人都需要长期护理，而跟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这样的工作就落在了移工的身上。2009年的《乌将要回家》跟随菲律宾人乌将，讲述了在台东的南亚移工的艰辛。当我们看着特朗普的“筑墙”闹剧和美国人跟墨籍劳工的恩怨时，也许没有想到，类似的问题离我们如此之近。其实在资本全球化的结构之下，这些都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顽疾。

黄惠侦说，她正式开始接触电影也是一个巧合。“1998年我20岁的时候，成为纪录片的被拍摄者，当时杨力州导演（台湾著名纪录片作者——记者注）来拍我们做‘牵亡阵’这种特殊工作的年轻人。这个行当在我小时候还算兴旺，现在就非常少了。被拍了以后才知道世界上有种电影叫作纪录片，而这种电影只需要一台很小的家用摄影机就可以拍。90年代末的时候家庭录像很盛行，DV的价格也不算很贵，就意识到自己大概也可以拍纪录片，拍完还能在电视上放映播出——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拥有了诠释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我很快买了摄影机，再到处去学影像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

他们住的地方是新北市一个家庭小加工厂的聚



《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

集地带，有很多教育程度低的小工厂老板，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经济状况还不错，就想要来上课。“知识解放”的成人教育透过这些看起来像是才艺补习班的课程吸引他们来，但目的是要教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什么叫作社会结构，个体是在怎样一个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黄惠侦说她去社区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纪录片的制作，但后来学到更多的东西是“知识解放”的内容。“我说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知识储备，光是学会怎样用摄影机、怎么剪辑，我不觉得能做出好的纪录片。纪录片与社会学、人类学有很深的渊源，需要对更大的命题和根本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理解，这不是技术教育能够做到的。”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黄惠侦说，她可能就会跟妹妹一样继续以做“牵亡阵”为生。实际上，小时候跟她一起做这一行的小朋友，现在长大了基本上还都在做这个，很少有转行的。

在采访中她谈到对自己母亲以及周围人的深切理解：“生活在底层的人更懂得活下去是不容易的，他们无法像其他所谓‘正常人’那样在较好的环境里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去生活，而是必须要用一些源于生活的‘奇怪’知识或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旁门左道’来生存，所以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谓不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从小接触的很多女性都是‘姨太

太’，搞不好还是第三、第四个，所以我妈是女同性恋这件事，在那样底层的世界里，并不是唯一‘奇怪’或者‘不正常’的。因为生活的不易，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中产的环境里，家人可能会更在意，因为人生活舒适了以后就会很要面子，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才会通过面子观作用于其家庭成员。”

她妈妈的娘家人对她妈妈私生活的避而不谈，黄惠侦觉得主要是他们无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谈论这件事；他们更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细致地谈论这些在全社会都很敏感的话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很多维度。比如，他们的避而不谈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是以默许的姿态给她以自由。另外，这个阶层的人很多也没有‘谈话’的习惯，片子里你也看到我妈妈在我们说话的时候那种坐立不安，里面有大量沉默的片段，我需要十分耐心，因为这不是她所习惯的交流方式。”

柏林的“泰迪熊”评委们似乎比金马奖评委看得更加仔细，看出了这部纪录片从私人生活的细部着手，却连接着宏大的社会命题。也许“私电影”进行社会批评并不是头一回，但《日常对话》涉及话题之多、之广，还是令人惊叹；在这样的基础上又没有放弃刻画人物关系和个人情感的优势，可以说是对“私电影”这个类别的一种艺术革新。

这部影片另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作。片尾的版权所有者不是哪家片厂或独立制片公司，而是导演本人的名字。即便如此，制作团队还是聚集到了一批能人甚至名人。制片人李嘉雯（Diana Chiawen Lee）是一位美籍华人，参与制作的《好莱坞华人》（*Hollywood Chinese*, 2007）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配乐林强是侯孝贤、贾樟柯“御用”的著名音乐人，最近又与两岸新锐导演赵德胤、毕赣合作。剪辑师林婉玉是台湾地区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人，作品《台北抽搐》（2015）在台北影展上得到评委会特别奖，她这次以《日常对话》获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对于纪录片来说也很是罕见。整个剧组名单上最响亮的名字还属监制侯孝贤，但黄惠侦并没有借侯导的名气做事，筹资依然采取非常“独立”的方法，主要在电影节上做基金提案。之前有台湾地区媒体报道称，侯导得知此事对黄惠侦团队说：“你们怎么这么客气，没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钱？”



因为肉和鳞片的消费，
每年约有10万只穿山甲惨遭杀害，
中华穿山甲已极度濒危。
请拒绝消费穿山甲制品。





在黑龙江卫视推出的“见字如面”明星读信节目上，演员归亚蕾在读三毛写给王洛宾的信

见字如面：书信的力量

记者 艾江涛

私人书信，在传统的大历史叙述之外，提供了相对丰富饱满的历史与情感细节。

“清流”综艺

“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当43岁的台湾演员王耀庆读完34年前黄永玉写给曹禺的那封信时，环形舞台旁坐着的许多观众也跟着沉浸在了那段时代氛围中，眼圈发红。1983年，历经磨难的黄永玉与曹禺重逢，以难得的真率给他写了一封探讨艺术创作的信。信中，黄永玉直言对曹禺后期的戏剧一个也不喜欢，痛惜他为势位所误，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希望他拥有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那样的草莽精神，继续工作。

这样一封沉睡在历史之中的信件，通过一档“见字如面”的明星读信综艺节目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所带出的还有对那个时代的反思。纵然时代变迁，信



演员张涵予在读林则徐写给夫人的信

中讨论的问题却并未过时。正如节目点评嘉宾、学者许子东所说：“1949年后，不仅曹禺一个人没有写出好戏，所有老作家除了老舍写出一部《茶馆》，都没有写出好作品，这点值得后人总结。”

起初，这样一档从去年12月底在黑龙江卫视播出的节目，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可随着王耀庆、张国立、归亚蕾等明星所演绎的一封封书信在网上扩散开来，节目很快赢得好评，还被喜欢它的观众命以“清流综艺”。特定文本携带的人文色彩与话题能量，使“见字如面”在充斥荧屏的综艺节目中具备了相当的辨认度。但谁能保证它能在一个碎片与速食的流行文化背景下突围出来？

事实上，这也是总导演关正文起初最担心的问题。几年前，关正文的公司“实力文化”制作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两档以比赛形式

展开的综艺节目。如果说之前的节目主要依托于传统电视平台，“见字如面”在一开始便被定义为网络综艺。在关正文看来，这是传播平台发生变化的必然选择：“相应的困难是，如果这个题材在传统电视出现还算正常，因为传统电视某种程度上承担弘扬主流文化价值的义务，但在互联网上传播，大家觉得可能性不大，以年轻人为主的网民上网找的不是这类东西。”

然而，关正文相信，网综更多是投行流行的伪概念，综艺只分好与不好，“见字如面”成败的核心在于每封信选得对不对，信的演绎是不是足够精彩。一句话，相信书信本身的力量。

“见字如面”的想法并非原创，确切地说，是英国一档“Letters Live”的明星读信活动的火爆，给了关正文最初的信心。这一活动在2013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灵感来自英国作家肖恩·亚瑟编选的一本书信集《见信如晤》(Letters of Note)。亚瑟在2009年因个人兴趣搭建了一个“见信如晤”网站，并据此成书，包含了从公元前14世纪至今的124封风格不一的经典信件。明星读信活动从2013年起每年在伦敦的共济会大厅举办，邀请音乐、影视、文艺界名人，现场朗读精心挑选的书信。

选信的标准是什么？节目组最初的设想，一是它能打开历史的某些场景和节点；二是在传播意义上，能给公众带来意外。名人书信是首先考虑的对象，此外，那些能够以亲历者身份提供补充丰富历史细节的普通人的书信，也在选择之列。

除了互联网的泛搜，由30多位学者、书信藏家、传记作者组成的顾问团，以及诸如中国国家书博物馆、中国人生活资料研究中心等公共资源机构，都成为节目中书信线索的重要来源。

信后的故事

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也是节目的顾问之一，还记得2005年，自己读到山东临沂退休小学教师袁军寄来的他哥哥袁志超写于渡江战役中的一封家书的震动，“一封信四五千字，文笔非常细腻，非常好的史料描述”。

“我们走在路上看见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群一群的回家，有抱着孩子的，有挑着担子的，有背着包袱的。我们见了就向他们宣传，说我们是解放军，是爱护老百姓的，看见他们的小孩子饿就



“见字如面”节目总导演关正文

拿出我们带的饭给他吃。他们也就不怕我们了，谈起来，他们大发牢骚，骂国民党不是好东西，不该欺骗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吓得他们淋了几天雨，饭都吃不上。他们说，谁再听国民党这些王八蛋的话，就不是娘养的。我们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同情。”

袁志超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第18军的政治部秘书，在写于1949年端午节的这封信里，他详尽描写了渡江战士的真实心理状态，还有百姓对他们的反应。这封来信最终被节选放入节目。张丁觉得，民间家书在传统的英雄精英的大历史之外，展现了普通人的历史。

每封书信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你能想象，1939年抗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与日本军官间因为一位受伤被俘的日本士兵之间的往来通信吗？你知道1949年，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末代皇帝，还曾经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吗？你又知道“文革”期间，

下乡知青笔下所描写的日常生活是怎样一番景象吗？

某种程度上，真正动人的是书信背后的一个个故事，大江大海，亦不乏至情至性。经由一个个读信明星的表演，而非朗诵，书信中的历史片段再现。这也是许子东对“见字如面”最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节目除了对代表一种文化秩序的书信文体的怀念，另一个不可偏废的功能是打开缺位于教科书中的历史盲点。

“信里面讲的很多事情，很多观众不知道，而且不知道的还不是唐代宋代的事情，而是当代的事情，这尤其教人耿耿于怀，不能原谅。”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许子东对节目中张涵予、张腾岳演绎的“文革”结束后宋振庭与夏衍的往来书信格外感慨。大病之中的原吉林省宣传部长宋振庭，写信为自己当年“文革”中的整人行为忏悔，夏衍则回信表示不必忏悔：“我们这一辈子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整人与被整，无疑都属于一个时代的悲剧。有意味的是，夏衍还在这封回信中，戏仿明末清初流传甚广的《剃头谣》写下打油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在两封书信于1988年被公开发表后，成为传诵一时的会心之作。

“文革”前后，大批城市里刚毕业的初高中生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据《中国知青史》作者刘晓萌的研究，“文革”前下乡知青约有120多万，“文革”中下乡知青大概有1400多万。在这一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运动中，这些知青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节目组挑选了一封在那个闹腾的时代显得异常安静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叫桃桃的上海知青，她只是对父母言说着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来我的工作是垛马草。一天三垛，有三十个小坟这样的垛拼成一垛。八个男生，四个女生。天天要走一二里地，吃饭在那儿吃，就干一上午，下午我们就是休息，工作是很累的，但是很痛快。早上走到那儿是七点一刻，八点半开始干。吃完午饭，下午三点回连队驻地休息。这样的工作可能还要一星期，我就是喜欢永远有这样的活儿。”平静的叙述，同样能勾连起人们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书信中展现的细节，某种程度上也在校正着人

们惯常接受的历史常识，从而补充还原历史本来可能更为复杂的面目。

1894年甲午海战前夕，“经远舰”二副陈京莹给父亲写了一封遗书。在常见的历史叙述中，甲午海战被描述为拥有亚洲第一海军实力的北洋水师在举国腐败、指挥失当下的完败。然而，陈京莹信中所写的情况却不尽如此。陈京莹是中国第一代职业海军军人，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非常开阔的国际视野。在信里，他不仅分析了中日之间的冲突，对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列强的世界大局也非常熟悉。事实上，北洋水师十几年前所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队，与已更新换代的日本战舰相比，无论在火力配备还是操控灵活性方面，已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上战场前，陈京莹明知打不过日本，但拿了国家俸禄的他别无选择，只能去打。没有意外，海战打响后，“经远舰”遭遇4艘日舰围攻，在管带林永升、帮带大副陈荣阵亡后，陈京莹继续指挥作战，最终中弹牺牲，全舰231名官兵也全部战死。

历史，经由个人的日常视角重新叙述时，往往给人以陌生化体验，一切不再缩减为教科书中的几行文字，统计表中的一堆数字。这种陌生在总编剧张子选看来是令人欣喜的：“我们发现每封书信背后都是真实的个人经历，他的歌哭笑泪居然是一代人的，别人的眼睛里流的是我自己的泪。”

不变的人性

“深埋在我心底，长久不愿再去回想曾经对他的记忆，突地袭上来；我脱口轻喊出一句：杨德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2007年7月2日，台湾歌手蔡琴在写给媒体的公开信中，这样写到前一天去世的前夫，那位与自己有过10年无性婚姻的电影导演杨德昌。回顾那段杨德昌定义为“一片空白”的感情，蔡琴在信里仍有着全部的付出，她感谢曾经轰轰烈烈地爱过，尽管“寂寞多于甜蜜”。

本来，除了那些激流跌宕的山河岁月，私人书信中更多的本来就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中折射出的人情流变。

1925年，诗人徐志摩陷入与陆小曼的热恋之中，其时陆小曼还未与少将王赓离婚，更要命的是，这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少将丈夫对她非常之好。也正因此，两人的恋爱从一开始便陷入热烈的纠葛之中。

“我们发现每封书信背后都是真实的个人经历，他的歌哭笑泪居然是一代人的，别人的眼睛里流的是我自己的泪。”

“小曼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着你这样生生地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成了灰了。”面对徐志摩的热情，陆小曼的回信同样一往无前：“志摩，你是第一个能从一切的假言假笑中，看透了我的真心，认识了我的苦痛，叫我怎能不从此收起以往的假而给你一片真呢？我自从认识了你，我就有改变生活的决心。为你，我一定认真地做人了。”最终，两人终于摆脱束缚走到一起，妙的是，王赓最后成全两人的爱情，并终生未再娶。

比起才子佳人的热恋，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0师翻译官曹越华写给恋人王德懿的信，则是大时代里的战地情歌。在发表一番往事追忆与战地感想后，24岁的随军翻译官在信末写道：“亲爱的，给我一个答复吧。您深情的目光辉映着我曾经苍白的青春，我将回报你最倾心的微笑和任何风浪都无法剥落的温柔。战争结束后，我将在黄土地上筑起一座小小的城堡，让我俩相偎守着炉火，倾听那杜鹃鸟清啼的声音。”

“文明会改变，文化会进步，但人性不会改变。”许子东引用学者张灏的话说，比起那些沧桑岁月中的流变，他更为看重书信中所传递的不变。

197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4号墓发掘出分别写在两片木简上的两封家书，这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家书。信由普通的秦军士兵黑夫和惊两兄弟写给家中的哥哥衷。据专家研究，墓主就是大哥衷，黑夫和惊很可能已经战死，大哥用两封信作为陪葬，寄托对弟弟的思念。在信里，黑夫和惊除了问候家人外，共同的话题则是“请家里赶紧给我们送点钱来，再不寄钱就要出人命了”，恍如今天在外求学的学子写给父母的家书。

情感的共鸣，历史细节的打开，让节目在播出后受到关注和讨论。“这样的读信节目，如果早出10年可能就难说，在今天可能恰恰赶上了某种文化的自我修复进程，是那种感官型娱乐已无法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的一种说明。”总导演关正文说。□



美国萨克斯名家肯尼在舞台上表演（摄于 1989 年）

啥是“电梯音乐”？

文 / 黑麦

从某天开始，音乐有了新的分类法：治愈音乐、致郁音乐、沙发音乐、电梯音乐、啪啪音乐……

电影《爱乐之城》(*La La Land*) 里的音乐观点是分等级的。无意冒犯。导演对某些音乐类型痴迷，甚至偏爱，从 2013 年他编剧的《夺命钢琴》(*Grand Piano*) 和上一部作品《爆裂鼓手》(*Whiplash*) 不难看出，达米恩·查泽雷认为古典为上流，爵士是上流中的清流，其余皆下品。不过，主题曲《繁星之城》(*City of Stars*) 是一首带着“辛纳屈”(Frank

Sinatra) 腔调的流行音乐作品，但是导演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首曲子的钢琴独奏，会在一个有半数黑人的爵士乐俱乐部里得到掌声。这很可笑。当然，以音乐角度讨论备受好评的《爱乐之城》是“中二”的，作为一部充满励志情绪和悲伤爱情故事的电影，音乐只是其中的配角。

古典和爵士是率先一批被列入背景音乐范畴的，它们终结了早期默片电影的沉闷，成为某种观看情绪的带动。随着台词的出现，这些曾经被视为艺术的作品成为最早沦陷成背景音乐的声音。我们如今生活在音乐种类识别度逐渐弱化的年代，音乐分类常常会导致创作和收听的局限性，《小苹果》也可以被改编成他国夜店的 Dub 节拍，凤凰传奇、谢天笑也能跟交响乐合作，即便是郎朗也愿意为重金属插上一腿。或许查泽雷真的为爵士乐的生存现状感到不安，努力把爵士形容成濒危且神圣的音乐，虽是捍卫了传统爵士(Standard Jazz)的保守势力，却一时忘记了爵士早已演变成了新的音乐类型。

在电影里，女主角艾米调侃萨克斯手肯尼(Kenny G)，说他玩的不过是“电梯音乐”，不是真爵士。“电梯音乐”的讲法似乎来自维基百科，它对肯尼的评价是，在中国，因吹奏关店曲《回家》(Go Home)而著名。也就是说，当这首曲子在中国的商场礼貌性地响起时，逛街的和柜台里的人会同时意识到，这是他们终止买卖行为的委婉之声，这比顺子唱的《回家》更要委婉。不过，这位唱片曾经畅销 7000 万张的音乐人从未声称自己是个正经爵士音乐人，他不过是吹了些流行歌曲和影视金曲中的旋律，偶尔借用些爵士的编曲手法。

肯尼和雅尼(Yanni)都拥有一副上世纪 90 年代音乐人的标准造型，他们长发飘逸，常常给人一种在风中演奏的错觉。他们表情常常夸张，又专注，也类似摇滚乐队演奏时的投入。他们标榜新古典和新经典，又说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代表着某种过去。我在 90 年代亲历过这种音乐的现场，四二拍、四四拍的交替出现，熟悉的音乐旋律，大功率的音响，乐手与现场的热情互动，让没有受过正统音乐教育的大多数人在瞬间达到了有限的疯狂。

肯尼最初也不是专门做“电梯音乐”的，随着播放量的增长，他的音乐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如果肯尼的音乐被人称为“坏音乐”的话，那么如今在“蓝色音符”(Blue Note)炙手可热的白人小号手克里斯·波提(Chris Botti)便是新时代

的肯尼。他被誉为最性感的小号手，亦吹奏影视经典作品，他的音乐构成是流行爵士，然而在今天，却没有人质疑他的品味，甚至没有人怀疑他搞的是爵士音乐。至少在音乐上，人们总是习惯对被淘汰的补刀，以此表达品味上的进步，却忽略了一个现实，通俗的品味只是一个轮回，是挥之不去的重蹈覆辙。

当然，电梯音乐并不是特例，和众多“功能性”音乐一样，它是消费主义的产物。当越来越多的音乐作品不被人所知时，这些功能性播放成为它们最后的落脚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葛兰特·格林(Grant Green)的音乐为什么那么适合热带海边的度假酒店，法国的“新浪潮”(Nouvelle Vague)乐队翻唱“快乐小分队”(Joy Division)的《爱会把我们撕裂》(Love Will Tear Us Apart)为什么成为设计酒店的迎宾曲目，爵士音乐家约翰·科川(John Coltrane)的《献给你》(Dedicated to You)为什么会被北半球的咖啡馆热播，且店员甚至不知道这个乐器叫次中音萨克斯。无印良品的音乐列表只提供那些偏门的城市名称，只有宜家家居似乎并不在意詹姆斯·布朗特(James Blunt)的网络名声，不厌其烦地播放那首脍炙人口的《你忒美了》。

酒店业曾在上世纪 90 年代带动了 MTV 和 BBC 纪录片的兴起，那些肤浅的猎奇氛围和新奇的视觉场面，恰好迎合了异地出行人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沙发音乐”(Lounge Music)在听觉上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好听”和“易听”成为一首乐曲是否流行的前提。

最早玩“功能音乐”的人大概是法国人艾瑞克·萨蒂(Erik Satie)，据说他曾经在饭馆里吃饭被一支驻唱的管弦乐队搅乱了心情，因此他开始闭门创作一种能够调节尴尬氛围的音乐。于是，《裸体舞曲》《恼人高贵圆舞曲》《百年与一刹》《冷淡曲》，为一只汪而谱写的《舒缓前奏》《猫头鹰牙疼》《附庸风雅圆舞曲，一二三》，以及为对抗德彪西而作的《梨形音乐》，让这位音乐人过早地步入另一个境界。

萨蒂大概是听厌了巴赫，因此他善于写出不平衡的小调曲子，尽管他努力成为平凡的反精英音乐人，但是他的独特让他变得不那么平庸，甚至还能成为约翰·凯奇(John Cage)的灵感来源。在电影《走钢丝的人》(Man On Wire)中，那首著名的《裸体舞曲》终于从一系列背景音乐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某些榜单上的热门曲。这或许和他舒缓但古怪的旋律有关。

萨蒂的作曲输出方式是朋克式的。几年前，英



白人小号手克里斯·波提。他的音乐构成是流行爵士

国利兹音乐中心上演“挑战《恼人》音乐会”，这个曲子是一首重复了840遍的钢琴作品，从早上7点半，14位乐手便开始了对《恼人》的马拉松式演绎，在20多个小时后，乐队在第611次反复时崩溃。

今天，几乎没有人创作音乐的动机是成为背景音乐大师，不过音乐正在变成“声音壁纸”。随身听的发明者安德列亚斯·帕韦(Andreas Pavel)似乎从未想过，自己的发明会改变某种行为，他曾经天真地认为：“口袋里的音乐会让人做任何事都有背景音乐存在，会把生活过成电影。”然而他忽略了这种独享式音乐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在2017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音箱品牌SONOS播出了一则广告，视频女主角将一部Play1音箱丢入寂静的客厅，这让很多人想起了苹果初代电脑麦金托什机1984年的“超级碗”广告。在此前，SONOS公司曾做过一次调研，讲的是全球都患上了一种仰赖电子屏幕的“新型疾病”，这个孤单的事实将音乐塞入口袋，用廉价的耳机导入耳朵，手指触碰屏幕的声音逐渐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仅有声响。

那则广告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公共音乐的消失，曾经作为收藏品的唱片已经淡出生活，此外，

那些具有仪式感的音乐聆听方式正变得越来越随意，耳机取代了高保真音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播放媒介的改变，让音乐变得廉价。这与几年前科斯特拉(Tom de Castella)在BBC上撰写文章的口径相似，他认为长期用耳机收听音乐是一种反社交式的行为，而音乐收听方式的改变，使音乐在功能上发生了变化。法国新浪潮乐队成员马克·科林认为，“功能音乐”不能算是一种音乐上的分类，它更像是某种音乐或音乐产品的定位，在商业推广上，它像是在描述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和瞬间，其中的褒贬也不再清晰。

在B站的音乐区，也有些功能性的分类，例如“作业向”和“催眠向”，分别是工作背景音乐和催眠音乐的二次元叫法，曾经的“α波”或“θ波”虽被证实无催眠事实依据，却也在Soundcloud网站甚至大卫·林奇的网站上被认为是音乐的未来之声。ASMR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的缩写，它也在成为收听的某种类型，它曾起源于注意力诱发头部高潮(Attention Induced Head Orgasm)以及注意力诱发愉悦感(Attention Induced Euphoria)，之后成为具有某种不可描述性功能的声音题材。□



一万个生活家

有营养，有态度



错位，姚晨

主笔 / 葛维樱

在演员与公共人之间，找到自我，
心平气和，并不容易。



姚晨

“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在这里生活了 20 多年，在这扎根，在这找到伴侣，怎么能不爱它呢？”姚晨的工作室是个普通写字楼里的格子间，在北京白领最密集的地区。这两年她已经被三番五次地提醒不要对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在明星避霾也能成为娱乐新闻的今天，章子怡带着孩子离开，彭于晏演示戴口罩都能博得好评。姚晨并不率性干脆，也没有消解玩闹。她是扎根太深的人。在一个预报晴天的时间带孩子去家门口的公园，眼看着一团红褐发紫的雾霾瞬间就朝着人群扑过来了。“瞬间小树林就沦陷了。俩孩子傻呵呵地还在玩。”她说自己“都不知道怪谁”，闷头发朋友圈，还生一晚上气，打开微博，对空气质量转好的论调，发出了“是嘛？感恩”。

公众与时势

“微博女王”的时代已经过去，姚晨也已放弃微博很久了，现状却有点尴尬。她坐在小沙发里看着阴沉沉的窗外，把羽绒服捆在腰间，诉说的不过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这几天的日常的抱怨。微博下她久违地开放了评论，各式各样的声音潮水般涌来，比起那些远走高飞的明星式的潇洒牢骚，她不远不近，更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些年听了许多“劝告”，她依然不知如何平息还在沸腾的心思。社交网络把她网牢。想尽可能摘掉帽子，却发现比股市解套还要难。

“感恩”这样的表述既不够精准，也不够疏离。现在对于公共事物也罢，自己也罢，她好像怎么说都有点偏差。姚晨说话慢，得想，“嘴不是那么灵光”。“虽然咱也不是文化人，但写比说还适合我一点。”作为长年宅女，她还是有表达欲。“也想看到大家的反应，也是一种交流。”微博这锅汤熬了太久，掌握好火候的人，要不变现，要不转场。姚晨也冷落了一段时间社交媒体。她试着给我描述自己做每一件事的原因，比如开放评论，是几天前网站来诚恳地告诉她技术进步了，恶意攻击将被发现，功能会把点赞多的评论自动排在前面。

“赞同的声音还是大部分。”这样的话，她还是想要支持的。可除了和她一样对环境感同身受的人，有人提出的问题是：“你是公众人物，不应该开车开空调。”她这下火大了：“那你还放屁呢。”规则看起来挺好，到了她这一实践，错位了。这条微博她还

是没删。“我没说错话啊！干吗要删？”

姚晨的角色身份总比明星、演员多一点。她受益于此，继而又为此所累。27岁出演《武林外传》家喻户晓后，30岁出演了《潜伏》。这两部至今仍时不时冒出来播一轮的剧，其实已经有了年头。她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的眼睛。然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姚晨踩上的是两个无法复制和超越的节点。2006年，《武林外传》是第一部因为互联网火起来的电视剧。夜间档播出，开播收视率只有 1 的边缘剧，因为文字游戏式的语言、边缘化的视角，连片头都是 Windows 的开机画面，引起了“70后”到“80后”的集体共鸣，此后很多年里一直在央视和各大卫视轮播。接演时她的同学听说她演情景喜剧颇为不屑，连她自己也没有自信。一个世俗化了的、普通人成长必须经历的江湖，给姚晨打开了莽撞又可爱的戏路。姚晨在演这部剧之前给自己的定位是“青衣”，没想到真正闯出名气的却是这么一部需要她在脸上涂辣椒酱的角色。

演完《潜伏》之后，2009 年 9 月左右，姚晨用一颗卤蛋来做头像开了微博。她在一个拥挤不堪的街边小店吃面自拍，自我定位从“他们说我是鲁迅”变成了“一颗很逊的卤蛋”。一个月后，她写道：“已经突破 10 万人关注了，10 万人呐！想想就激动！10 万人要是站在广场上，那阵势绝对壮观，集体喊一嗓子都得把我震一大跟头。10 万双眼睛关注着俺。心里咋有点毛毛的。”她很敏感，有强烈的同理心，很多年里想改改不了，她说：“这可能跟你大脑前额的一个什么分泌物有关系。”一开始这些有温度的内容，在一个新渠道里迅速得到了拥护。一年半以后，她的“粉丝”过了 1000 万。

在“郭芙蓉”以前，她是一个在电影学院备受老师宠爱，却在一个个试镜后杳无音讯的人。“我看着电话，就希望它响。后来我才知道，电影里总爱演人家打来电话说不要你了，其实真不要你，连电话都不会打。”她早早地开启了生活的稳定之路。嫁给大学里认识的男生，住在北五环外的便宜房子，坐地铁时她最开心，可以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一个人的动作、穿着，我会开始猜他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有好几年，人们乐于分享姚晨早年那张坐地铁的照片。她扎着小辫子轻轻松松。那时她的采访文章大多是“小女人”接地气的路数，没有悬念波折，在传统媒体看上去太过于幸

运也平凡。

但微博改变了这个常态。管闲事、接地气，姚晨在这一点上完全符合大众的需求。中国还没出现过这样参与公共事务的演员。明星们发一些日常琐碎、跟社会事件有关系的简单感慨，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讨论，这件事是从她开始。姚晨的微博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信息发布渠道。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她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有几年她像活在楚门的世界，生活的一切细枝末节都主动交代，她的微博就是她的知识层面和情感状态。她记得有一年曾因为微博，关于影响力的奖拿了6个，包括《时代》周刊。“粉丝”量过千万，她已经显得被动，无论是口无遮拦还是字斟句酌。“没有一个范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也许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小卖部旁边上Wi-Fi的青年，也能来交流。”这话是一位互联网老总说过的，姚晨引用了。被“影响力”赋予的期待，和她实际的身份力量，出现了错位。微博的影响力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开始因为网民的力量一起帮助了某个人还能得到荣誉感和快乐，很快就不再简单。“伤害？太多次了。”微博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从滞销的土豆，到恶劣的案件，再到她家人的遭遇，姚晨的微博五花八门写了又删。虽然每天依然有无数信息“艾特”着她，有求助的也有营销。

27岁到30岁，姚晨看起来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微博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突然有一个大家说话的平台了，一下子就贴来了很多标签。”她说凭直觉写的说的东西，完全没有设防。“谈论一切，懂的不懂的都瞎说，充分记录我的成长。”“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左右，很魔幻。”网络开启了新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又改变了思考。“就是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姚晨被网络力量拽得离一开始的趣味越来越远，她说，“我曾经想找回那个，但是找不回来了。”“一个人精力花在哪，肯定会开花结果，但另外的就荒废了。”她没有理会微博生态的变化，开始担任联合国难民署的中国区代言人和亲善大使，每年自费造访一个难民地。去年吴彦祖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她得了水晶奖，很久不联系，吴发来很长的语音短信。“他觉得有些事比演戏重要。”姚晨很感动，如今这样正面的回应已弥足珍贵。但她也清醒地知道：“观众因为角色喜欢我。如果我的业务得不到认可，没有和观众之间用作品搭上桥梁，那想要做点影响别人的事情，别人就不会认可了。”



1



2

自觉与勇气

“年少时的幸运不能通用了。”姚晨想演电影。姚晨30岁时遇到最大的困惑是：“我的人的状态在发生变化。”她知道自己“哪个角度好看，我怎么说这是大家爱看的”。她慢慢地觉得这些油滑。“我会重复使用一些表情和动作，下意识讨好观众，我还要装一个小女孩吗？”

迈向大银幕的步子是从“小鸡”电影开始。但是两部之后，她沉寂了一段时间。陈凯歌请她演一个女记者，要充满狗仔精神。那段时间里她很清楚自己在变。“有些改变就是改变。”电影的虚构在现实中有如此巨大的作用，使人看着看着出了戏。她唯一的遗憾是：“我没能呈现一个我平时看到的记者



3

的样子。”她还为此拍摄了一个关于 11 位记者的采访纪录片。导演想要的，和她有差距。姚晨不反抗，但是她想要的却是另一回事。姚晨对角色、对社会的理解，和她形成的银幕印象，也形成了错位。

她需要一部电影。导演对她“保守的认知”要突破不易，需要从零开始，心态上降回起点。她一个人飞去了香港找许鞍华。“我和许鞍华导演在一个地下的小火锅饭馆吃饭，还认识了李檣。”在电视剧领域她已经树立了一线地位，一点包袱也没有，就去香港毛遂自荐了，争取的还不是汤唯的角色。姚晨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明星。她说自己小时候特别不起眼，又黑又瘦地站在舞蹈队伍的边上，穿了一件老师给的发黄的樟脑味的小白裙。14 岁离家上北京舞蹈学院，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她的舞蹈

老师说她适合表演，电影学院老师说她是电影脸，适合演“大青衣”。这样一路改着行，造就姚晨经常自我怀疑，没事就自省。《武林外传》之后她也并没有走上喜剧路线。“电视给表演养毛病。你会用惯性去表演，知道观众怎么喜欢你，时间长了变成一个不走心的人。”

她看了许多民国时代的文学作品，去跟许鞍华和李檣谈自己，谈人物的理解。接洽过程很开心，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黄金时代》为了突出那时人物的真实处境，演员和摄制组在极寒冷、痛苦的条件下拍摄。“那是我第一次怀孕，我谨慎了。”

直到现在，李檣经常看到一个好演员的表演片段，就直接“咣当”在微信上拽给她，并不附一言，“特别可爱的人”。姚晨对于这些没有前言后语的信

1. 电影《武林外传》剧照。
左起：闫妮、喻恩泰、姚晨、沙溢、姜超

2. 电视剧《潜伏》剧照。孙红雷饰余则成，姚晨饰翠平

3. 姚晨主演的电影《爱出色》剧照

息，抱着感激，“意思是让你好好学习”。她对别人的指导都特别往心里去。

拍摄《潜伏》时，有孙红雷把她在片场骂哭的传闻。“哭倒没有，但是无地自容。我们演着演着机器都开着，孙红雷就直接喊：停停停停停！”她抬高下巴，眼睛往下垂，孙红雷在叫喊——“你演得不对。”她年轻，而演员的表演是“当众孤独”的，小宇宙很易碎。“‘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私下找他商量，别当众让我下不来台。他坏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姚晨，你要想干演员这一行，就得把自尊心踩碎了。踩碎了你就不受干扰了。’”姚晨很不服气，但不得不认：“你说的有道理，但我现在达不到。”

“孙红雷说：‘你这个眼睛……里面没东西，我们倒是需要这样一双眼睛。但是相对于你的年龄、未来，这样的眼睛太一张白纸了。’”她当时确实是蒙的。演《潜伏》的时候，如果姚晨失去了那种天真，也就不能给纯真的翠萍氤氲上一层魔力了。一直到演《爱出色》的时候，“晚上回家就是处理婚姻问题”。《潜伏》之后她已经签入了电影公司，看似顺理成章地向电影之路迈进。“电影的时间像雕刻时光，我不嫌弃电视剧，但如果再给大家多一点时间，不赶工期，做出来的电视剧不比电影差。”

在电影市场里她虽然被放在“商业”挂里，却缺点运气。摄影好的故事不好，人物鲜明的是个友情出演的角色，票房再高也没她的分红。更让她担忧的是时间。“为啥黄渤每年四部戏，我咋一部戏就大半年呢？”程耳为了《罗曼蒂克消亡史》找过她，她正在拍《九层妖塔》。姚晨说无论电影的评论如何，至少她是一家子在现场。而且曹郁把她拍得美，这已经让她满足。在电影上的努力还是错位的。“到现在电影还没多大起色。”她真正焦虑的是，“还没有让大家像《武林外传》和《潜伏》那样认同你。”

姚晨今年38岁。“看到过人性的端底是什么样子。”两年前的《离婚律师》里她不再靠幸运和莽撞，金句是：“用积极的态度，过不完美的人生。”“那个形象更接近我这个年龄段的状态。写字楼一半的白领都是女性，高管也是。但是我们剧集的主角却没有成熟女性的故事和心路历程，而是小鲜肉、小女孩。这跟整个社会的审美有关系。”

姚晨很知道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演员的样子，是很难改变的”。她说自己是“18岁长得就跟38似的”。但是她觉得表演就是理解。“没有一个演

员对时间没有焦虑。不单事业，生理上也有焦虑。30大关，现在40大关，只有接受。”她的真实生活在给她“理解”的能量。“30岁之前生活相对单纯，孙红雷和导演对我都发愁。个人生活上的大变化，对我来说，对一个女性，是一种改造。我会在镜子里看到变化。”

“我的人生状态和业务状态是完全挂钩的。”接《潜伏》前她接到了《七月与安生》的七月的角色，已经在摇滚青年的生活里体验了一个月，突然就改成农村妇女了。姚晨说，表演时不能有私心，离太近了反而演不好，你觉得我太爱这个角色了，肯定演不好。“当时还没爱上翠萍这个角色。”等待的时间不能荒废，表演如果你一年到头都在拍，看似很勤奋，但虚构会把你真实生活的积累给耗尽。她一年年带着自己的小分队背着物资去全世界的难民营。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对于那些战场肉搏和简陋的房屋的人，她看得寒毛直竖，那和她曾经去过的叙利亚难民营里的人的表情一样。

“小宇宙的壳变硬了，别人不会轻易干扰你了。不管对手是谁，都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勇于自荐，《一步之遥》筹拍时给姜文短信很长：“姜导你好，我是演员姚晨，我曾经演过……”种种原因没合作成。大IP最火的这两年，商业大潮席卷了整个行业，来找她的人“提着钱”。“我当然也想养家糊口，俩孩子要养呢！”可是什么都不用做，拿干股、挂制片人的名字，“制片人我没学过啊！让我拿着钱站在那我心里发虚”。她对于身份上再加“头衔”，越来越谨慎，“越是人多的地方越不敢挤”。

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进程，和姚晨的状态，仍是错位。现在的技术给演员带来的挑战是，“我们更多时间是站在绿布前面表演。刚开始真的很难适应。上学时有无实物表演，穿针引线可以，但前提是我有实物体验。但绿布是，你看见怪兽了！我哪知道怪兽啥样啊？”她恶补好莱坞的特效大片，完全不知道后期做成什么样的演法到底是怎样的。行业变化，带来了困惑，“不止我一个人，好多人都有”。她这回演《西游》，大概20多天的时间，就是一个人在绿布前面，“师徒四人，我前面就只有一个气球，你说好歹也弄四个气球啊！”她摸着石头要过的河太多，她目前在准备的，是1989年出生的年轻导演的电影。“年轻导演反而没怕的。”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演艺圈里的“职场女性”。“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拿着锄头老老实实干活的人。”

习惯性流产的原因

文 / 袁越

近日，浙江省中医院违规操作引发艾滋病毒感染的事件中，受害者是因习惯性流产而在该院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据统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怀孕会在头半年内以流产告终，这个比例之所以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原因在于有相当多的妇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还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血呢。

已知能够导致流产的原因包括孕妇年龄过大，体重超标，以及某种遗传缺陷，但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过度疲劳，怀孕期间性生活，以及曾经服用过避孕药等等坊间流传的流产原因都被证明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测。

如果一名妇女连续流产过三次以上，通常被称为习惯性流产。过去曾经有人认为造成习惯性流产的原因是女方的免疫系统对来自男方的抗原反应过度，所以这才有了所谓的“免疫疗法”。但无数事实证明这种疗法无效，在国外已经停止使用了。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这方面的监管力度严重不足，直到出了医疗事故才被曝光。

事实上，目前针对习惯性流产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原因在于科学家们并不知道习惯性流产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扬·布罗森斯（Jan Brosens）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习惯性流产的一个可能原因，论文发表在2016年出版的《干细胞》（*Stem Cell*）杂志上。

从杂志的名称就可以猜出，病因出在了干细胞上。



原来，健康育龄妇女的子宫内壁上有很多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在月经结束后不久便会开始分裂，使得子宫内壁变厚。之后，其中一些内壁细胞启动衰老程序，停止了分裂，引来免疫细胞的攻击。这种被称为“天然杀手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的免疫细胞在清除了这些衰老细胞之后，会把子宫内壁变成一个类似蜂巢的结构，每一个“蜂窝”都是受精卵着床的好地方。

布罗森斯教授研究了习惯性流产妇女的子宫，发现这些患者的子宫干细胞功能不全，其中有40%的患者甚至找不到干细胞，其结果就是她们的子宫内壁上有大量细胞成为停止分裂的衰老细胞，引来大批天然杀手细胞对子宫壁实施攻击，导致这些患者子宫内壁的蜂巢结构被破坏，“蜂窝”变得越来越大。

体积大的“蜂窝”更利于受精卵着床，这就是为什么习惯性流产的妇女反而更容易怀孕的原因。但是，因为缺乏健康的干细胞，“蜂窝”来不及修补，体积越来越大，即使已经有受精卵在“蜂窝”内着床，最终也会因为失去着力点而脱落，导致流产。

如果用一句流行语来形容的话，缺乏干细胞的子宫Hold不住胚胎，这就是习惯性流产的原因。

由此可见，干细胞虽然是习惯性流产的根本原因，但直接原因是天然杀手细胞对子宫内壁的攻击。罗布森斯教授研究发现，健康妇女体内的天然杀手细胞活性是和月经周期相吻合的，每月经历一次高潮一次低谷。但习惯性流产妇女的杀手细胞活性和月经周期不同步，经常是连续几个月维持在高峰期，之后才降到波谷。如果这位妇女正好在波谷期间怀孕，那么她的子宫内壁的蜂窝结构并不会被破坏，胎儿就保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习惯性流产妇女往往在经历了几次流产之后仍然能正常怀孕并产子的原因。

前文所说的“免疫疗法”之所以能蒙骗很多人，就是因为习惯性流产是可以治愈的。

知道了病因，药就好开了。布罗森斯教授已经在小范围内开始了试验，通过测量天然杀手细胞的活性来指导妇女选择怀孕时机，据说效果还不错。当然了，这个疗法到底有没有效，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的检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1



2



3



4

日本“枯山水”
代表人物枡野俊明设计作品：
1. 祇园寺紫云台龙门庭
2/3. 祇园寺客殿听枫庭
4. 寒川神社庭园内门前

枡野俊明：枯山水是心灵表现

主笔 / 贾冬婷

“无池无溪处立石，称枯山水。”这种独特的日本庭园样式被认为是禅宗思想的至上体现，即把一种无法看到的意向用褐石、白砂、青苔形象化，以静止的空间形态与人的感悟置换。对于当日本枯山水的代表人物枡野俊明来说，庭园就是心灵表现的场所，作庭就是他每天的修行。

得失在人心

或许因为作庭与修行密不可分，在日本，作庭者大都是禅僧，被称为“石立僧”。枡野俊明也不例外，他是庭园艺术家，多摩美术大学教授，但首先是位禅僧，横滨德雄山建功寺的第18代住持。建功寺位于横滨市中心，从附近喧闹的地铁站步行十分钟，就看到德雄山的山门，围合起一片清净的修行之地，同时也是一处香火旺盛的道场。我们去的时候是周末下午，建功寺本堂正在维修，来往香客不多。我们提前到了半个小时，发现枡野俊明已经在他在寺院的设计事务所办公室里等着了。他一身素净僧袍，因为常年在溪声山色中修行，看上去身形挺拔，神清目明。他兴致勃勃地谈起最近在中国几地建造庭园，青岛、杭州、北京，还有美国、新加坡、德国、伊朗等地，作庭的空间也不局限，大学、饭店、住宅、办公楼。显然，枡野俊明并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那种隐居山林的僧人。禅宗讲求“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在出世和入世间游刃有余，也是对“禅”的一种身体力行。



1

枡野俊明告诉我们，建功寺属于禅宗的曹洞宗，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中国的禅原本有五宗，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宋朝时临济宗和曹洞宗传到日本，后来一直以当初的样子保持至今。作庭的传统，也来自于禅宗。枡野俊明说，禅寺住持最初的理想就是“树下石上”，一个人在大自然中隐居，聆听着水声，在石上坐禅，阔达自由。所以，很多禅僧都在河边或者山间等风景绝佳的地方搭一个小房子修行，根本不需要造什么庭园，当时曹洞宗就是这样。但是临济宗和幕府政权关系非常密切，它必须在京都或镰仓等城镇建寺院，脱离了自然，怎么办呢？只好把自然缩小了建在寺里。枡野俊明说，禅寺内方丈院的上奥堂通常是聚会场所，擅长水墨的僧人会在这里

挂上画轴，供聚会人士欣赏，其中若有擅长造园的僧人，会将看画的感受化为寺院内的庭园，大家下次再来欣赏庭园，将感受吟诗作对，如此各种心灵表现源源不断，逐渐形成临济宗作庭的传统，后来也影响到曹洞宗。正如龙安寺的建造者铁船宗熙说，“三万里程，缩于方寸”，将大自然浓缩于庭园，再进一步浓缩于静止不变的褐石、白砂与青苔，这就是枯山水的起始。

因为出生在禅僧世家，枡野俊明顺理成章地要继承衣钵。后来一边做住持，一边设计庭园，是因为一次机缘。枡野俊明说，他16岁时，建功寺要重新设计庭园，他的父亲、也是上一任住持请庭园师斋藤胜雄前来，枡野俊明耳濡目染地接触到了作庭的全过程。后来他大学就选择了园林设计专业，斋



2



4



3



5

枡野俊明设计
作品：

1. 鞠町会馆青
山绿水庭
- 2/3. 东急大酒店
闲坐庭
4. 寒川神社直
心庵茶室外
5. 寒川神社和
乐庭内部

藤胜雄成为他的大学老师。不过，他更早对庭园产生兴趣，是小学五年级时跟着家人去看龙安寺石庭。“第一次看见枯山水觉得很惊讶，寺庙里怎么能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小时候也一直住在寺庙里，为什么我们那里就没有？”后来他又无数次地去过龙安寺。“总是静静凝视，脑中盘算，庭园里的某块石头移动一下会如何……这块一移动，那块怎么办……但总是不尽如人意。这里的15块石头，每一块的形状、位置都有象征意义，整体又构成张力，是枯山水的最高境界。”

“作庭即修行。”枡野俊明早上4点半起床，坐禅、诵经、扫除，上午8点进入设计事务所开始工作，下午6点半结束工作，傍晚7点开始坐禅、诵经、

陪伴家人，9点多就寝，每天如此。作为“石立僧”，设计和建造庭园更是他每天修行的最主要部分。他告诉我，对于很多人来说，庭园是观赏的对象，或者聚会的场所，但对他来说，庭园是自身心灵的表现。“就像被奉为国师的禅僧梦窗疏石所说：‘山水没有得失，得失在于人心。’”

两小时相处下来，我们逐渐体会到枡野俊明所说的日常“修行”的力道。谈笑风生间，其实他的言行举止、行走坐卧都大有讲究，自身就是禅宗世界的具体展现。比如他手中的折扇就是一个象征，这把扇子平时并不打开，但谈话的时候放在两人之间，就是一道警戒线；递东西给客人的时候，放在扇子上更礼貌；喝茶的时候，扇子也设定了一个自

我范围。他说，枯山水，其实是对已经蜕去悟道骄纵之气的禅修境界的展现，这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尽管被推崇为当今日本枯山水的代表人物，但枡野俊明认为自己仍未达到龙安寺石庭那样的境界。他相信，随着年岁渐长，作庭也渐趋减少要素，更为简单化、象征化，他最终会做成那个仅存石与砂的理想庭园。

“树下石上”的禅宗理想

因为建功寺本堂正在翻修，枡野俊明介绍我们去同在横滨市的莲胜寺“普照庭”，说在那里可以找到日本庭园的传统。

已经将莲胜寺交给儿子的老住持柴田哲彦听说我们要来看普照庭，专门赶了回来，因为这座庭园是他在任时的得意之作。他说，柴田家和枡野家有亲戚关系，于是十几年前莲胜寺重建时，就请来枡野俊明作庭。“园子很小，当初这里先建了房子，有些大石头费了好大劲才运进来。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枡野下了很大功夫，这是他的杰作。”

老住持带我们绕过正堂，来到客殿，让人打开对面的卷帘，一个隐蔽的庭园展现在眼前。他说，虽然寺有珍宝，但不想变得像龙安寺那么闹腾，所以平时并不开放。他说，这个园子不仅美，背后更有深意，象征“宗法普照大地”，“普照庭”之名也由此而来。柴田哲彦一笔一画地写下寺院的源流：莲胜寺是日本净土宗第五代的开山寺院。净土宗于公元613到681年在中国开创，第一座寺院是善道寺，之后在1133年左右传到日本，第五代莲胜上人在镰仓时代的1315年开创了这座寺院。700年后，莲胜上人的“教诲”仍在这里代代相传。“那块黑色的立石，就象征着莲胜上人，是专门从他的出生地茨城运过来的。水象征着宗法的源远流长。本来想用流水，因为离房子太近了，就改用了枯山水。”

枡野俊明告诉我们，有句禅语叫“水流不急月”，意思是“无论水流多么湍急，倒映在水上的月亮也不会流动”，教诲就像是水上的月亮，是亘古不变的存在。而现代社会中随波逐流的人太多，这些人没有寻找到心目中的月亮，变成了水。他希望人们在普照庭里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保留不为周遭世界动摇的心。

因为普照庭，柴田哲彦不时会回到莲胜寺看看。他又把卷帘放下来一半，这样更适合坐着看，有一种半遮蔽的美。他说，坐在这里看一天也不会腻，

风吹，叶落，日影在石上的位置，每天都在变化。

相对于莲胜寺的浓缩，位于神奈川县高座郡的寒川神社给了枡野俊明更大的施展空间。这座神社在相模川的河口台地上，离开了城市，本身就身处自然。正殿外的广场上，不少人身着和服聚集在一起，等待参加祭奠。庭园不在正殿周围，而在后面的神岳山，据说那里原来是神的领地，人不得进入。神社人员长谷川润告诉我们，1997年神社新社殿落成，后面一片小树林被遮挡住了，为了重新看到树林和代表神社起源的地下泉“难波小池”，请来枡野俊明造庭园。枡野说服他们，将神岳山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仍保留为神域，外层则可供人行走，但不能破坏自然。

我们进入神岳山，发现中央圈起来一座小山，那里就是神的领地了，是绝对禁止进入的。枡野俊明的方法很巧妙，他在山中央堆土8米，再把之前被新社殿遮挡的树木移植在山上，周边摆放了叠石和针叶树，更好地营造出深山神圣的场所。而这么一来，“难波小池”的泉水也像是从神岳山底部涌出的了。走在神岳山外围，我们不由自主被这里庄严的气氛所震慑，不敢大声说话，随意走动。长谷川润不时提醒我们，不要踩到砂石，那是枯山水庭园里的“水”，而路边的青苔也不能触碰，那是人工精心养护了五六年的，每一簇都修剪得颜色、高低一致。

穿过一扇小门，终于从“神的领域”进入到“人的领域”，眼前是一个池泉回游式庭园。人的领域显然要轻松欢快得多，静的枯山水庭园变为动的池泉庭园，里面树木更丰富，石块被流水代替，供人停留的座椅、茶室、舞台也多了起来。庭园的中心是难波小池，池中有瀑布，在瀑布落下的地方，摆放了一个逆水流而上的石头。长谷川润告诉我们，这是“龙门瀑”和“鲤鱼石”，取“鲤鱼跳龙门”之意。这是禅宗庭园常见的设置，因为有禅言“三级浪高鱼化龙”，以此来鼓励每日修行，终有悟道之时。池水的对岸是一个茶室，从那里的落地大窗户望出去，可以眺望整个庭园，而对面窗用了镜面玻璃，又将满园景色映射其上。枡野俊明说，他打造寒川神社的庭园整整花了八年，两年选山址，两年规划水景，施工又花了四年，力求以此展现禅的世界观——一个心灵生活丰富的世界。

从禅寺到都市

对于枡野俊明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重现传统

庭园，而是如何将庭园美学和禅宗思想带入喧嚣的都市里。“现代人一天24小时都处于恒温的公寓或写字楼里，无法感受时节变化，更需要引入自然，创造一个让人与自己对话的静谧之地。”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现代都市空间设计庭园，东京麹町会馆的“青山绿水庭”就是一个代表。麹町会馆位于市中心，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干道，与旁边大楼的间距仅有5米，很局促。地下停车场还有排气管道，必须通到一层。旅馆负责人特别郁闷，说这里是婚庆宴席住宿的地方，总不能把排气管放在大门口吧，请枡野俊明来造一个庭园，让宾客能感受到自然的包容力。

酒店一层确实很嘈杂，耳边都是车的声音、人说话的声音，很难放松下来。前台附近的廊柱间，枡野俊明布置了一个小庭园，融合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我们被吸引过去，眼前如同展开了一幅山水画卷。枡野俊明专门设计了潺潺流水，缓和了大街上的车水马龙，后面种了比较高的树，让人感觉仿佛置身森林。只是这里人流穿梭，只能路过观赏，无法停下来。我们意犹未尽地上到会馆四层的客房区域，这里还有两个相对的庭园，安静的走廊里摆放着沙发，可以坐下慢慢观赏。枡野俊明告诉我们，这个会所被楼群环绕，一般不见天日，只有傍晚时，有夕阳余晖从相邻大楼的墙间泼洒进来，于是他决

定用这个光线进行设计。看庭园里放置在池塘中的嶙峋巨石，其实跟光的互动各有分工，有倒映影子的，还有光线直射上去的，就像一场变幻的光影游戏。与寺院里的古典风格不同，这个庭园里的石头都保持了粗糙的原貌，造型洗练硬朗，跟现代都市的简洁风格更协调。枡野俊明说，这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手法，石块一致呈现向上飞扬的姿势，可以缓和都市空间的压迫感。

同样位于中心地带的加拿大驻日使馆拿出顶层平台来请枡野俊明打造庭园，空间比麹町会馆要大得多。枡野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要让庭园和都市环境融合，另一方面又要让它有联结两个国家文化的象征意义。加拿大使馆媒体专员江岛雅子带我们参观，迎面是一条石块堆积的一气呵成的轴线，有“枯溪”的意向。她说，这条“枯溪”就如同从加拿大东部的大西洋，穿过西北部的落基山脉，一直跨过太平洋，到达日本。原来这里的每一个景观元素都象征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景观，两个池塘分别代表太平洋和大西洋，而象征居住在北极圈因纽特人的指路人石标、落基山脉和两道瀑布，均由日本的传统石堆构成。从加拿大使馆眺望出去，对面就是日本皇室的迎宾馆，四周被浓密的树木遮蔽着，如同这个不变的“枯山水”庭园变化的自然背景。□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日本庭园的物象与心境

——对话枡野俊明



枡野俊明

三联生活周刊：“枯山水”是从自然庭园里发展出来的一支。它在日本是怎么形成的呢？

枡野俊明：“枯山水”这个说法自平安时代就有，已经700年了。最初的意思是说造庭园的时候没有水，就叫“枯”山水。

镰仓时代禅宗从中国传到日本，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人在镰仓建长寺里建了第一个禅宗庭园，很复杂，很华丽，有池有水，展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后来日本人造庭园，慢慢地去掉一些东西，直到平衡要被破坏的紧要关头才停手，是一个舍弃的过程。其中一类就变成主要由石头、白砂、青苔组成的“枯山水”庭园。到现在，大家一说枯山水就是龙安寺的石庭，还有大德寺的大仙院。

三联生活周刊：你最初对庭园的兴趣也是从龙安寺而来？

枡野俊明：我确实是受到龙安寺石庭的很大影响。那个石庭非常单纯，非常有象征性。里面只有15块石头，但是非常有张力，让人感受到很多东西。我后来又无数次地去过龙安寺，每一次去看都在脑

中盘算，庭园里的某块石头移动一下会如何……这块一移动，那块怎么办……但总是不尽如人意。那是枯山水的最高境界。

其实石庭是龙安寺的南庭，一个仪式性空间，做成枯山水庭园是为了营造清洁和神圣的氛围。在住持交接仪式时，新任住持必须先通过南院，再进入方丈院。铺上白砂，有“净身”之意。又为了表示革新，画出帚目，抹除人的足迹。其实龙安寺方丈院的对面还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北庭，是一个池泉庭园，绿意盎然，象征身处深山幽谷之所。

三联生活周刊：枯山水庭园所传达的物象和心境，和池泉庭园有什么不一样？

枡野俊明：池泉庭园里的自然是不随人的意志所动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枯山水连自然的循环都超越了，它象征宇宙中更恒久的东西。

就像枯山水庭园里屹立不动的石头一样，我觉得枯山水里蕴含着深意，不管时代怎么变，周围环境怎么变，总还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不为周围变化所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更专注于枯山水？

枡野俊明：禅的庭园就像作庭人心理状态的一面镜子。枯山水的庭园要素特别单纯，就是石块和砂子，其实更不能马虎。如果是自然派的庭园，一块石头的形状不好，还可以弄点花花草草来遮一下，但枯山水庭园无法遮掩。

所以我最初设计园林的时候，一直觉得还没有到造枯山水的水平，就先做一些自然的园林。最近几年慢慢觉得自己有能力了，才开始尝试枯山水，也是修行的一种深入。

三联生活周刊：作庭人的心境是如何反映到庭园里的？

枡野俊明：日本庭园不太注重“形”，而重视“神”，即营造空寂、幽玄等禅的精神性，所以庭园会呈现另一个自己。如果我作息很规律，这个园林就很规整。如果我每天都过得很懒散的话，这个园子就很懒散。如果是一个天天烂醉的人来做庭园，那么这个庭园就是一个烂醉的庭园。所以我每天都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谦和的状态，这样才

能做出来比较平静谦和的园林。

比如在白砂上画出帚目或砂纹，必须从头到尾全神贯注，无欲无求，才能画出笔直的线条。如果一心只想着要画漂亮，反而容易中途分心而失败。自己画出的线条会忠实呈现出当下的想法，所以是另一种意义的修行。

三联生活周刊：你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将传统庭园带入现代都市？

枡野俊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庭园，传承禅宗的价值观和审美。唯有能在当下的日常空间里打造庭园，才有更深远的意义。

现在建筑的样式变了，材料也变了，从木造变成砖、石、钢筋混凝土，还有玻璃。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变了，原来坐着，现在都是站着。这些都对庭园有很大的冲击。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做传统的庭园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一直在摸索，想要开辟一条能和现代人生活接轨的作庭路线。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日本庭园和西方庭园的差异？

枡野俊明：日本庭园里蕴含着很重的佛教思想，与自然共生，就是人和庭园是平等的，没有尊卑或从属关系。而且日本是木文化，建筑物都是一两层，与庭园之间是平视的。于是，作为自然之所的庭园不会成为依附于人居建筑物的附属，而力求自然。建造庭园时，人只是把自然稍微加工一下，赋予一些象征意义，缩小了放在庭园里，尽量不着痕迹，更注重氛围的营造。

西方园林则源自基督教，基督教里面有绝对的神，神下面是人，人的下面才是自然，有一种阶级关系。于是在造庭园时也会体现出来，人住的建筑是主要的，庭园是次要的。西方是石文化，石造建筑大多是高楼，为了有在高处俯瞰的效果，庭园更强调对称性和透视感，更重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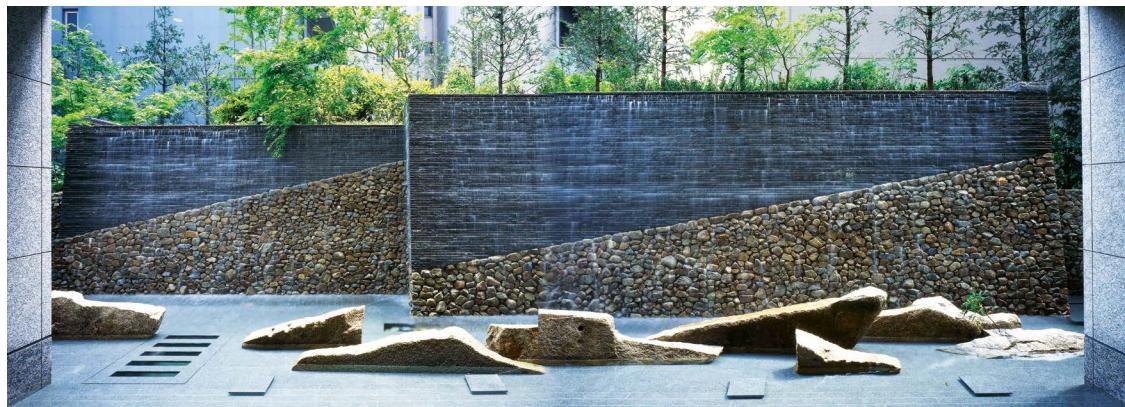
(实习记者项文虎对本文亦有贡献)



1



2



3

枡野俊明设计作品：

1. 鞠町会馆青山绿水庭

2. 东京东急大酒店闲坐庭

3. 鞠町会馆青山绿水庭

就职风尚与政治密语

文 / 何潇

梅拉妮娅·特朗普会带来新的第一夫人风尚吗？谁又能预料呢。在过去，我们不止一次见识到金钱与权力对社会风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那些成功主义被当作“人生指南”，消费主义被视为“生活理想”的“大时代”里。

在属于新年的月份里，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成了瞩目的时尚焦点。人们称之为，一场“白色事件”。这是因为，在场的许多女士，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白色。

“白色军团”包括特朗普的两个女儿：“长公主”伊万卡·特朗普，穿一件白色不规则上衣，搭配白色裤子，来自西班牙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另一个女儿蒂凡尼·特朗普（Tiffany Trump），也穿了一身白色，是中国设计师王陶（Taoray Wang）的作品。蒂凡尼说，一开始，对于选择中国设计师有所顾虑，但看了设计之后，定下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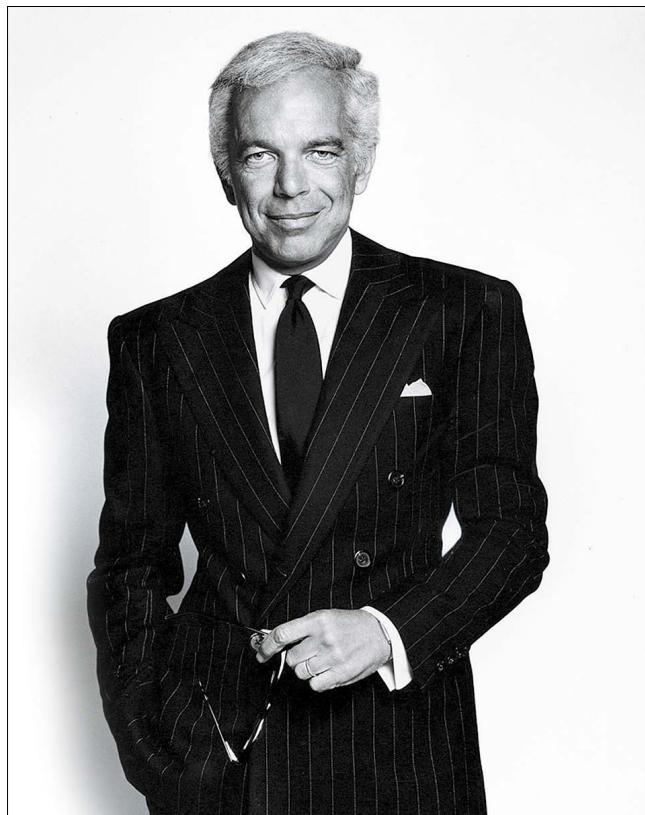
白色的出现显得情理之中又富有含义。在许多重大场合里，女士们都会选择白色，因为它“不会出错”。白色端庄大方、简洁干净，没有攻击性，是一种“大众情人”颜色，它代表纯洁，没有一丝轻佻的意味。这很能说明特朗普阵营里女眷的态度——白色是一张安全牌。

与此同时，白色又是一张“女权牌”——在20世纪初期，白色总是与妇女参政者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想到特朗普竞选时关于妇女的言论，及其引起的女权主义的愤怒，再在就职典礼上看到成片的白色，不免感到“话里有话”。

在“第一夫人”团队里，可以看到不少“白色党”。作为其最大竞争对手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一身白色的长裤套装和羊绒大衣，来自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另一位前总统夫人劳拉·布什（Laura Bush），穿了灰白色外套，颜色浅淡得几乎可以纳入白色范畴。最有意思的，或许是副总统拜登的夫人吉尔·拜登（Jill Biden），她穿一件白色大衣，搭配粉色——在反对特朗普的女权游行中，人们使用的颜色便是粉色。

作为重头人物的梅拉妮娅·特朗普，却没有选择白色——或者说，当我们视线移到这位新第一夫人身上时，才会发现，之前的“一片白”，仿佛是为了衬托这位“女主角”。梅拉妮娅·特朗普穿了一件冰蓝色连衣裙，外加剪裁富有设计感的小短夹克，同样来自拉尔夫·劳伦——与以前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是，这位不为时尚界喜爱的第一夫人，参加典礼的着装，是自己掏钱买的。

这身着装说明了梅拉妮娅·特朗普的良苦用心。首先，从裙子的款式上看，前超模抛弃了性感风，选择了经典的端庄式样，这是在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其次，梅拉妮娅选择了美国本土时尚品牌，而放弃了欧洲品牌——在过去，拉尔夫·劳伦曾不止一次为第一夫人置装，被认作美国风尚的代表。最后，





左图：设计师拉尔夫·劳伦。传统美式风格设计，是许多美国第一夫人选择他的原因

右图：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偕夫人离开圣约翰教堂。梅拉妮娅·特朗普的蓝色套装被认为是向杰奎琳·肯尼迪致敬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浅蓝色的选择，让人想到第一夫人时尚的终极偶像——杰奎琳·肯尼迪。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杰奎琳穿的也是一套浅蓝色服装。

特朗普一家的精心着装，并没有如往届一样，掀起“第一夫人风尚”的追捧狂潮。CNN与《今日美国》等主流媒体，只是简单说明了一下新的第一夫人“穿了什么”，没做过多评论。然而，在谈到“第一女儿”时，他们又大方起来，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优雅、美丽”等词语。这或许是一种较为折中的态度，毕竟，他们与这位新总统过招的日子还长。

另一些媒体的反应则是毫不留情的，比如《纽约客》。《纽约客》的文章这样写道：“特朗普总统唤醒了一个处于悬崖边的民族——一个正向罪恶、贫穷和腐败泥潭深陷的国家。他让我们想穿防弹衣。谁还会真的关心他太太或他自己穿了什么呢？”作

者言带嘲讽地说，那件“致敬杰奎琳·肯尼迪”的浅蓝色裙装，更像是向法国前第一夫人、超模卡拉·布吕尼（Carla Bruni）学习的结果。而对于白色，就职典礼上最为瞩目的颜色，文章则讥诮地说：“在中国，白色是一种代表哀悼的颜色。”

时尚界的态度与媒体几乎是一致的。实际上，在竞选阶段，时尚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希拉里一边——竞选结果出来之后，反特朗普的呼声也没有随其胜利而消失。许多设计师公开表示，拒绝为现任第一夫人着装。

汤姆·福特（Tom Ford）说，特朗普夫妇的风格，“不需要我的设计”；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认为，特朗普的演讲伤害了普罗大众；美籍亚裔设计师德里克·林（Derek Lam）和林能平（Philip Lim）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与他们所坚持的价值观相违背。曾为米歇尔·奥巴马设计衣服的法国设计师



左图：1月20日，伊万卡·特朗普以一身白色套装出席父亲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

右图：1月20日，希拉里和丈夫克林顿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希拉里也选择了一身比较保险的白色套装

索菲·西奥雷（Sophie Theallet）则以公开信的形式表示，拒绝为梅拉妮娅设计衣服，她说：“特朗普的言论涉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其他国家危害论等，这一切都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8年之前，米歇尔·奥巴马以第一夫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场景。她穿了一身柠檬黄，是古巴出生的设计师伊莎贝尔·托莱多（Isabel Toledo）的作品——激起了许多移民的共鸣。米歇尔·奥巴马的出现，引发了第一夫人风潮，带红了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新兴设计师，比如华裔设计师吴季刚（Jason Wu）。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米歇尔穿的也是吴季刚设计的，与浅色系的“在位党”不同的是，这位前第一夫人选择了深沉的酒红色。

人们对于两位第一夫人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一个简单道理：着装或许可以富于政治意味，甚至对其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然而，再得体的着装也拯救不了不得体举止；再美丽的衣着也不能掩盖不美丽的社会事实。

“她（梅拉妮娅·特朗普）可以成为最为时髦的

第一夫人——没有任何人的阴影，不论是杰奎琳·肯尼迪，还是米歇尔·奥巴马。”名流造型师菲利普·布洛克（Phillip Bloch）这样评价梅拉妮娅·特朗普。他与唐纳德·特朗普有着亲密的合作关系，他说：“你只要看见她从房间走过，就会想认识她。”

性感的梅拉妮娅·特朗普无疑是一位对于异性具有超强吸引力的女性，但这并不是成为第一夫人的必备条件。“我们什么时候有过性感的第一夫人呢？米歇尔·奥巴马是美丽的，却并不性感；杰奎琳也是美丽的，但也性感。玛丽莲·梦露是一个永恒的性感偶像。她应该先向女性证明她自己。”菲利普·布洛克说。

换言之，第一夫人在成为一位受到欢迎的时尚偶像之前，首先是一位受欢迎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时尚终极偶像杰奎琳·肯尼迪，带来了帽子与香奈儿套装的经典装扮；米歇尔·奥巴马的到来，一扫布什与克林顿时期沉闷的白宫着装，让人们认识了伊莎贝尔·托莱多（Isabel Toledo）、吴季刚和纳伊姆·可汗（Naeem Khan）这样的新兴设计师。她们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她们都是受到民众喜爱



的。而负面新闻缠身的梅拉妮娅·特朗普，很难在短时间里彻底改变公众印象。

“就职典礼”成为一个 important 时尚时刻，进入大众视野，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1981 年，里根总统的就职仪式，预告了上流社会风潮的回归。这位来自好莱坞的总统，一改前总统卡特不拘礼节的作风，不仅恢复了慈善晚宴的传统，还要求国事访问时有仪仗队，国宴之后举办舞会。此举令设计师极为欣赏。奥斯卡·德拉伦塔 (Oscar de la Renta) 说：“里根家族将这种风尚（正式晚宴传统的回归）重新带回来，因为它本来就是白宫该有的。”

就职典礼上，南希·里根穿了一件单肩绸缎紧身珠饰礼服，由詹姆斯·加拉诺斯设计，十分能代表 80 年代的审美特征。作为一位穿衣广受认可的第一夫人，南希的品位建立在昂贵的高级时装之上。其在 80 年代养成的态度，延续了一生——2012 年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舞会 (Met Gala) 上，南希穿了一件 Marc Bouwer，更早之前，她还穿过金光闪闪的 Alexander McQueen，青睐 Dolce & Gabbana、Valentino、Manolos 和 Louboutins。

对于奢侈品行业和设计师，80 年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许多白手起家的设计师，如拉尔夫·劳伦和阿玛尼，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老牌奢侈品也在此时开疆辟土。1983 年，卡尔·拉格斐开始领导香奈儿，带领其成功转型；1987 年，酩悦轩尼诗与路易威登合并，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在六七十年代受到重创、几近死亡的高级定制，此时再度繁荣。

此时的时尚风向标，是那些位于社会顶层的精英分子，比如第一家庭。在英国，新一代时尚偶像斯宾塞王妃初次登场。1981 年，戴安娜与查尔斯在圣保罗大讲堂举行婚礼。她穿着一条体积庞大的塔夫绸礼服，蓬蓬袖夸张得令人无法挪开眼睛。与纯情的 60 年代不同，80 年代是强势的。“为成功着装”是一条大写的社会穿衣法则，它带来的时代遗留物是大垫肩、金色链条、动物花纹、超大蝴蝶结和各种高饱和色彩。

嬉皮主义与朋克运动过去之后，社会从“青年时代”向“成年时代”迈入。务实的成年人，相信社会成功和物质积累。80 年代的浮夸与矫饰，建立在相应的时代精神之上。80 年代有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豪门恩怨》，讲述白发富翁娶了漂亮太太，然后展开一段上流社会的爱恨情仇。我们所见到的泡泡袖和缎面连衣裙，就是其影响的产物——时装是最直白的时代语言。

有意思的是，从许多方面看，特朗普一家，仿佛是从这种 80 年代豪门肥皂剧里走出来的现实模板。特朗普的风格，经常被简单粗暴地总结为一个字——“阔”。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风格没有彻底过时，至少，大众依然喜欢这样的故事——特朗普的当选就可以佐证这一点。

对于梅拉妮娅·特朗普而言，设计师是否支持，对于其风格缔造，没有那么大实际影响。毕竟，她有一个超模身材，还有大把金钱，完全不需要为了“穿得好看”而去拉拢设计师。况且，她还有“第一夫人”的闪光头衔。即使再多的人拒绝为她做设计，她的背后，依然会有一长串名单。就职典礼晚宴上，梅拉妮娅·特朗普穿了埃维尔·皮埃尔 (Hervé Pierre) 设计的露肩长裙，他曾任高端定制品牌 Carolina Herrera 创意总监。设计师汤米·希尔费格 (Tommy Hilfiger) 也对梅拉妮娅表示支持。“任何一个设计师都会为能给她设计而自豪。”他对《每日女装日报》(WWD) 说。□



瓶身捕捉了光影变化的 Christian Louboutin 香水三部曲

街头气味

记者 / 杨聃

他们不想让自己闻起来像贾斯汀·比伯或者某位名人，相比之下，更特别更好玩的香水才符合他们的品位。

越小众越流行

别管“滑板味”的香水究竟是什么味儿，这个概念就足够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了。前段时间，寇沙·卢布钦斯基 (Gosha Rubchinskiy) 以其“后苏联时代”的街头风格成为话题，他的最新单品就是这款混合着“沥青和橡胶”味的香水，据说那就是滑板轮在地面上加速升温的味道。同时身为摄影师的他还顺势推出了一本名为《香氛书》(The Perfume Book) 的摄影集。



在《香氛书》里，寇沙·卢布钦斯基收纳了视觉化的现代气味

这不是街头品牌第一次推出香氛产品。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斯图西和日本 Neighborhood 等潮牌就联合香氛品牌 Kuumba 经营香氛产品；后来，藤原浩推出了香氛与美妆产品线 retaW；近两年，Comme des Garcons 与歌手法瑞尔·威廉姆斯 (Pharrell Williams) 合作推出香氛“Girl”，和其当时的专辑《女孩》同名。

即便如此，街头品牌联名香水还是一个相对留白的市场，这才让卢布钦斯基很想推出一款现代的，能与当代青年欲望相配的香水。其“滑板味”的组合就很大胆，前调为当归与南非香味木，中调为柑橘籽、甘菊、欧白芷、海地香根草与天竺薄荷。可是如此奇葩的味道会有市场么？

雅诗兰黛集团的 CEO 法布里齐奥·弗雷达 (Fabrizio Freda) 曾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

在他祖父的年代，选择一款古龙水或许就成了一辈子的事儿，但他的儿子肯定不会这么做。在年轻消费者看来，香水就像穿衣风格，不再是一以贯之的选择了。他们不想让自己闻起来像贾斯汀·比伯或者某位名人，相比之下，更特别更好玩的香水才符合他们的品位。

一方面，消费者不再想要同质性的街香；另一方面，传统的性感元素已经过时了。

根据嗅觉心理学家瑞秋·赫兹 (Rachel Herz) 的理论，大脑的情感处理、记忆、动机和嗅觉皮层是在同一个位置，虽然气味本身是没有情感的，但人们往往将它们建立联系。就像爱人的味道，小时候棉被的味道，只要把这些场景联合起来就能唤起一些特定的情感。正是如此才让玛丽莲·梦露只喷香奈儿 5 号香水入眠成为经典。

性解放运动和女性平权，让香水中增加了更多的麝香和广藿香油，并开始有了气味的性别区分；浮华的 80 年代又让圣罗兰鸦片 (Opium) 和迪奥毒药 (Poison) 取代了大部分花果香型香水。如今，人们早已对那种呛呛的味道失去了忍耐力。

旧金山香水品牌 Pinrose 的口号 “For clever devils” 相比以往加上了 “聪明” 这个中性的定冠词，事实上，很多小众品牌都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的市场每年正以 50% 的速度增长。

随着小众香水的风靡，“人工合成”“实验室制造”这些字眼开始逐渐被香水制造商主动挂在嘴边。据说，精油的生产已经和法国没啥关系了，如今多半用的是土耳其玫瑰、马达加斯加香草以及化学合成物质来生产香水。

人们使用人工香精做香水都有 150 多年的历史了，卡地亚的调香师玛蒂尔德·劳伦 (Mathilde Laurent) 认为，也许是缺乏勇气，过去很少有人这么说。普遍而言，一款香水平均包括 40 ~ 60 种原料，其中只有 10% 的成分是天然的，比如玫瑰、天竺薄荷、檀香木，其他的组成成分都是化学合成物，大多数香水师对这两种物质一视同仁。

最知名的几个香料生产商在早年就在每个实验室招聘了一大堆博士和科研人员，有时他们很清晰地知道要寻找的东西，可能是一种闻起来更自然的柑橘味道，或者是一种柔和的木头味道。与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相反，“鼻子”(香水师的俗称) 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才能，也要像音乐家一样需要训练才能成为从业者。每个 “鼻子”的工作台上都有 300 到 500 种气味，他们通过这些分子间的反应形成自己的风格。



1



2



1. 符合自然美的瓶身设计

2. 法国摄影师本杰明·艾侬创作的料理香水系列

3. 寇沙·卢布钦斯基的滑板味香水

4. 大行其道的手工香水



4



1

香水之争的背后

法国南部小镇格拉斯 (Grasse) 郊外有片丘陵，里面藏着一条静静的溪谷。蜿蜒的小路穿过溪谷将其一分为二，一边是塞瓦涅小河，一边是平坦的玫瑰和茉莉花田。这片人称“小坎帕迪乌”(Le Petit Campadieu) 的花田经营者已经是家族的第五代传人了，他要照看 100 公顷的土地，一半种普罗旺斯玫瑰，一半种茉莉。每年 5 月，田里就能收获 50 吨玫瑰，9 月再收 25 吨茉莉。

如今，格拉斯工人去采摘茉莉花的场景可比以前少多了。20 世纪 20 年代还能出产 30 吨茉莉香精油，如今只有约 65 磅了。因为受到海外花卉原料的影响，格拉斯镇变成了巴黎的高级时装店，只能靠有品位、懂鉴赏、出手大方的人来维持生计了。要

知道保加利亚的大马士革玫瑰的价格仅为格拉斯的普罗旺斯玫瑰价格的六分之一。

从 2013 年开始，路易威登就着手在格拉斯建立大本营，并在去年 9 月推出 70 年来首个香水系列；同期迪奥也追加了它在高级香氛的投入。地缘政治动荡、汇率波动不定、经济局势不稳等因素对奢侈品市场的诸多领域造成了冲击，如今他们都回过头来抢占香水市场，并不算什么出人意料的事。

根据欧睿咨询公司的数据：到 2020 年，大众香水市场将下降 15%，而价值 66 亿美元的手工香水和高端香水市场将增长 18%。香奈儿也计划在今年年中，时隔 15 年后推出新款花香调的“嘉柏丽尔”香水。用掌握时尚话语权的法国记者吉尼·萨梅特 (Janie Samet) 的一句话来解读高端香水市场的这股你争我夺再合适不过了——“香水是奢侈品大战



2



3



4

1. 视觉化的女性香氛
2. 法国摄影师本杰明·艾侬创作的料理香水系列
3. 格拉斯的普罗旺斯玫瑰比保加利亚的大马士革玫瑰1公斤贵6倍
4. 格拉斯工人在采摘茉莉花

的核心，是打开金库的钥匙。”

香水自有文明那天就存在了。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和克利欧佩特拉》一剧中写道：“从这画舫之上散出一股奇妙扑鼻的芳香，弥漫在附近的两岸。”直到19世纪中叶，香氛和奢侈品都是达官贵人专有的身份象征。1910年，服装设计师保罗·波烈将高级服装和香水两个本是相互独立的行业混到了一起。

他这种“女装赋予香水品牌”的思路被香奈儿等大牌继承了下来。他们的香水连瓶身都是由巴卡拉这样的高级水晶制造商生产的，因造价之高被称为“精粹”。而普通人用的古龙水则是用橙花水或柠檬水稀释少量香精的便宜版本。20世纪50年代，更为稀释的“化妆水”(Eau De Toilette)将香水推向了大街小巷。

据说，这是奢侈品牌香水民主化的开端，它提供给中间市场一个奢华梦。如今，花样繁多的香水成了奢侈品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看看商场里只要能叫得出的品牌都被印在了香水瓶上，即便像卡地亚、梵克雅宝等没有时装线的老牌子也有自己的香氛系列。正如商场里化妆品区和奢侈品区的空间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经典如光阴的味道(L'Air du Temps)，就能看出品牌对香水的要求既要时髦，又不能像服装一样昙花一现。

作为奢侈品旗下最容易得到的产品，香水的群众基础广泛。比如，所有成功男士的香水有三成是女士为其购买的。它就像品牌的敲门砖，推广并建立了品牌形象。不过，从香水市场高端与小众两方面的分流看来，一部分人开始醒来了。20多年前那种对性别的固化概念放在今天可不管用了。□

7% 的能效

文 / 张斌



2012年3月21日，一名身着球衣的小男孩和他的队友在伦敦海德公园踢足球。足球在英国具有国球的地位

2017年，不约而同进入“东京周期”，谁压力大，谁自己知道。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夺金之战依旧白热，既然在东京，那是输不得的。英国人是近三届夏季奥运会的赢家，继续因循他们的节奏，规划“东京周期”，投资3.45亿英镑助力各个单项协会奥运争光，力争上游。

凡是奥运年之后的这个春天，那必是英伦各个运动项目塑造未来生命力的最重要季节，尤其是那些相对弱势的项目唯有从UK SPORT这样的机构获得百万英镑量级的投资。单项协会早早准备各种资料，说服政府资金和博彩基金能多多流向自己。很残酷，今春有7个项目成为失意者，一个英镑的投资也没有拿到，只能靠自己好好活下去。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都有奖牌收获的英国羽毛球协会竟然也被冷冰冰地抛弃，“里约周期”还有570万英镑的助力，而奔向东京的路上如此悲切，英国羽毛球人愤愤然。盲人门球协会也是颗粒无收，残疾人体育项目发展得不到政府的直接资金支持，以我们惯常思路，很难理解。

春天来了，各自耕耘，渐渐也就会忘记资金投入的纷扰。为了配合新一轮周期的战略规划，UK SPORT等半政府机构拿出来一份第三方调查结果，借此与社会各界沟通，政府对于奥运夺金战略的投入到底有多

大社会能效。“东京周期”的战略目标定义为“更多奖牌，更多奖牌得主，激励全英国”，但令众人略感惊愕的是，2000位英国人随机接受调查，结果仅有7%表示是在奥运会的激励下开始从事体育运动的，18%的人抱怨过度繁忙的日常生活节奏让他们无力安排出时间锻炼，17%的人则无力承担运动费用，12%的人则将缺乏运动的原因归结为身边缺乏运动设施，还有12%的人表达了缺乏自信参加体育运动的内心苦闷。

当被问及是否支持英国新的奥运周期投入策略时，居然支持者寥寥，占比不过7%，9%的人似乎略带怨气，强烈希望投向奥运争光计划的钱能够转向为直接促进更多不爱运动的国民可以最终成为运动人口。英国人对于体育的终极价值认识其实很正的，“激励”一词曾经闪耀在伦敦奥运会口号之中，十年之功，参与体育运动的国民总数从2334.99万人艰难升至2531.83万人，一周至少从事三次运动的活跃运动人口数在增长，但体育人口的国民占比却下降了0.4%。虽然，“激励一代人”促进青少年体育人口增长的目标最终未能完成，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似乎早已达成共识，但一国之大，全民覆盖尚不可能，因此才会听到抱怨连连。

身在奥运争光计划中的人们其实也知道，英国一向都有热爱运动之名，但时至今日也未曾脱去“爱看体育的国度”之实，精英运动的金牌狂潮短周期内不可能顺畅转化为民众参与猛增，任何低估金牌多元价值的论调也不足取，一个奥运周期政府借社会机制投出不足4亿英镑，也算合情合理，只不过是需要尽早拿出新的政府预算去唤醒远离运动的人们，而且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效果绝难立竿见影，但政府职责则是万万推卸不得。

著名学者西蒙·库伯平日里精细研究体育的商业与社会化演变，面对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他直言不讳，英国体育的整体战略本末倒置，宁愿花费数十亿英镑去打造奥运金牌，也不愿做出努力让孩子们可以在家的附近找到合适的场地去从事击剑、柔道和马术。显然，西蒙先生心中有个体育理想国，这话说给我们似乎也能入心入耳，能夺金不遗余力，该激励不吝资财，欠哪儿的债迟早都是要还的。□

中国海军能“随时可战”吗？

文 / 宋晓军

2月22日，美海军第三和第七舰队指挥官在一次年度会议上强调，他们做好了在朝鲜半岛和南海“随时可战”的准备。第二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就此问题的提问时，说得十分含蓄。随后，有媒体朋友就很认真地问我：如果美海军两个舰队的舰艇和飞机同时出现在东北亚和南海，中国海军能“随时可战”吗？对此我的回答是：其实双方的目标都是“随时可战”。

要解释这个答案，先要回顾一下美国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司令汤姆·罗登（Tom Rowden）1月8日在回答《防务新闻》记者卡瓦斯（Christopher P. Cavas）时所说的一段话。当卡瓦斯问他为什么2016年2月中国海军一艘护卫舰服役6周后就能进行7个月的部署，而美国海军一艘驱逐舰服役后则需要一年准备后才能部署时，罗德温先说了这样一段话：“两艘灰色的船在海面上航行，船上有许多飞扬的旗帜，甲板上有一群水手。其中一艘船只是个弱小的纸老虎，而另一艘船会撞开任何阻碍它的东西。”接着，罗登解释了他这句话的意思。他的大意是：他也可以让一艘驱逐舰服役后马上就去进行环球航行，但这并不能保证这艘驱逐舰有完成作战任务的能力。他希望的是舰上的水手有100%的信心去完成领导层交付的任何任务。毋庸置疑，罗登的意思是：美国海军舰艇的部署是由

所在战区统一指挥的一种作战部署，可以遂行多种作战任务，在这一点上是优于中国海军的。那么罗登和2月22日美海军两位舰队司令的说法是不是可信的呢？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美军就根据1986年《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确定的“总统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一直按同时应对两场战区战争进行“随时可战”的准备。为此，美国海军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训练和考核标准。比如当一艘新舰艇要编入战区负责指挥的作战编队进行作战部署前，海军指挥官将根据联合作战条令，判断和考核舰员是否具备了完成作战部署的相关作战技能。随后，战区参谋人员才会根据敌我双方可能在战区内投入的战斗序列比较，综合考虑武器和战术的运用。也就是说，美国海军对“随时可战”早有准备了。话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认为罗登和两位美舰队指挥官所说的话是可信的。但其实就在他们“说大话”期间，美海军向国会提出了在两个战区“随时可战”的条件：为应对不断发展的中、俄海军，舰艇数量必须从目前的272艘在未来30年提高到308艘或355艘。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前者的支出费用将比平均水平多支出36%，而后者则将高出60%。也就是说，2月22日美海军第三和第七舰队指挥官强调的“随时可战”是有前提条件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美海军两位舰队司令“随时可战”的表态有“要钱”之嫌，但中国海军在“随时可战”上确实与美国海军有较大差距。那么中国海军如何趁着美海军“要钱”之际弥补在“随时可战”上的差距呢？根据2016年1月1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表述，中国军队在2017至2020年期间，将按照之前确定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进一步“调整规范军委联指、各军种、战区联指和战区军种的作战指挥职能，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适应，完善联合训练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海军两个舰队的舰艇和飞机同时出现在朝鲜半岛和南海，对中国海军在新的体制下实现“随时可战”的目标未必是一件坏事。□



2月中旬，中国南海舰队某登陆舰支队组织春节过后首次编队出海训练

(顾亚根 摄 / 中新社供图)

人类有多理性？

主笔 / 薛巍



左图：法国认知科学家丹·斯帕伯

右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雨果·默西尔和法国认知科学家丹·斯帕伯



理性之谜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雨果·默西尔和法国认知科学家丹·斯帕伯在《理性之谜》一书中说，理性跟直立行走一样，是一种进化出来的特性。它出现于非洲的大草原，要把理性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它。《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对他们的论证做了一个概括：跟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的合作能力。合作很难建立起来，也很难持续。对许多人来说，不劳而获总是最佳选择。人类进化出理性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解决抽象的、逻辑性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从不常见的数据中得出结论，它的用途是解决生活于合作性群体中产生的问题。“理性是为了适应人类发展出的高度社会性的生活环境。”一些思考习惯从理智主义者的角度看显得很奇怪、很愚蠢，但从互动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它们非常精明。

比如人类的确认偏见：人们倾向于接受那些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信息、拒斥跟他们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如果理性的作用是产生明智的判断，那确认偏见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设计缺陷。如果一只老鼠坚持确定它周围没有猫的信念，它很快就会被猫吃掉。确认偏见会导致人们不理睬新的或者未得到正确评价的威胁，这种特点在进化过程中应该被丢弃

才对。而这种特点以及人类都幸存了下来，这证明它肯定有某种帮助我们适应环境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跟我们的高度社会性有关。

默西尔和斯帕伯更喜欢把确认偏见称为己方偏见。他们指出，人类不是随便轻信的。在面对他人的论证时，我们能很熟练地看出其中的缺陷。但我们几乎总是对自己的立场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这是因为我们进化出理性是为了防止自己被群体中的其他人欺骗。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群打猎、采集者中，他们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确保自己不要在其他人在山洞里闲逛时自己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打猎。清晰的推理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优势。他们无需挂虑死刑的威慑作用、消防员的理想品质等问题；他们也无需应对伪造的研究、虚假新闻等问题。今天理性经常让我们失望一点也不奇怪，它只是环境变化太快，自然选择跟不上的例证之一。

知识错觉

布朗大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和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菲利普·菲恩巴赫也都是认知科学家，他们合著了一本书，名为《知识错觉：为什么我们从不独自思考》。他们以马桶为例，说明人们的知识错觉。几乎每一个美国人，以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对马

桶都很熟悉。一般冲水马桶有一个水箱，按下把手或按钮后，水就会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被吸入水管、进入下水道。但它的运作原理究竟是怎样的？耶鲁大学的学者做过一个研究，让研究生排列他们对日常设施的认识，包括马桶、打火机、门锁等。接着让这些学生详细地、一步一步地解释这些东西是如何运作的，然后再次排列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这次学生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他们的自我评估都降低了。

抽象思维会导致我们以为自己很好地理解了某些事物，事实上未必，这种现象被称为解释性深度错觉。斯洛曼和菲恩巴赫认为，这种错觉非常普遍，人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多于他们实际所知的。他们说，我们之所以坚持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是因为他人的存在。比如关于马桶，有人设计了它，因此我可以很容易地操作它。这是人类擅长做的事情。自从想出了该如何一起打猎起，我们就一直相互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这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很关键的进展。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以致我们分辨不出我们的认知终结、他人的认知开始的地方。他们写道：“我们的认知分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人的观念和知识跟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观念和知识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无界或者混乱对进步来说非常重要。当人们发明了新工具时，他们同时创造了一个新的无知领域；如果所有人在使用刀子之前都要掌握金属加工的原理，那铜器时代就不会取得什么成就。关于新技术，不完整的认知能让人变得很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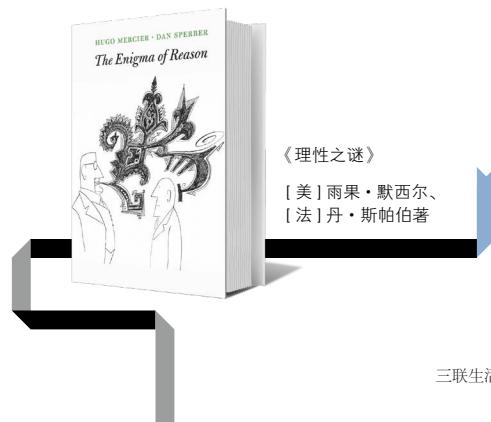
知识上的分工在政治领域会带来麻烦。我们不知道马桶的原理，照样可以使用它，但对于一项社会政策不了解就去赞成或反对就不一样了。2014年，在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之后，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问被调查对象美国该如何反应，以及他们能否在地图上找出乌克兰。结果发现，他们在地理上错得越远，就越有可能支持军事干预。他们对乌克兰位置的估计一般跟真实情况相差1800英里，相当于基辅到马德里的距离。

科尔伯特写道：“我们对他人的依赖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如果你对某一个法案的立场是毫无根据的，我又依赖于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也就是毫无根据的。当我跟第三个人聊天时，他觉得赞同我的看法，他的意见也是没有根据的，但现在我们三个人观点一致，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就变得更加自信得意了。”

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也有着悠久的历史。1729年，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撰写了《一个温和的建议》一文，他的目标是触动那些冷漠的公众，让他们意识到爱尔兰人的极端贫困和痛苦，取笑那些政治算术家，他们把苦难当作一个可以用成本和收益计算来解决的问题。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斯威夫特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一篇讽刺性的文章，这类文章用讽刺、戏仿等文学技巧取笑自己所处社会的习俗。深入解读后会发现，斯威夫特这个温和的建议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地方在于，提出建议的人能够用最符合逻辑的论证为食人行为做出辩护，对理性的贯彻能够超出人性和明智的界限。

约翰·格雷指出，斯威夫特对人类的厌恶不是因为他的性情，而是他用人类宣称他们拥有的理性标准对人类加以判断的结果。他的作品展示了理性主义的反讽。大部分理性主义者用理性去维护他们传统的偏见和意见，斯威夫特则用理性来评判人类世界。休谟说理性是、也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他提出理性应该为人生服务，而不是控制人生。但在斯威夫特看来，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激情，人被它奴役着。《格列佛游记》中有许多事例说明，人类的大小和力量标准都是相对的。但他无法像沉着的休谟那样，认为理性在面对自然、传统和人类事件中的扭曲时是无力的。

斯威夫特在写给他的朋友蒲柏的信中说，他写《格列佛游记》的目的是激怒世人，而不是娱乐世人。他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证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是错的，他要证明人类拥有理性的能力，但没有使用这一能力。在约翰·格雷看来，这是斯威夫特的非理性之处：“他有什么理由相信他能够激起他的读者变得理性？或者认为诚实的人会认识到他们是多么不理性？实际上，他写的书跟其他书一样娱乐了读者，变成了一部经典的儿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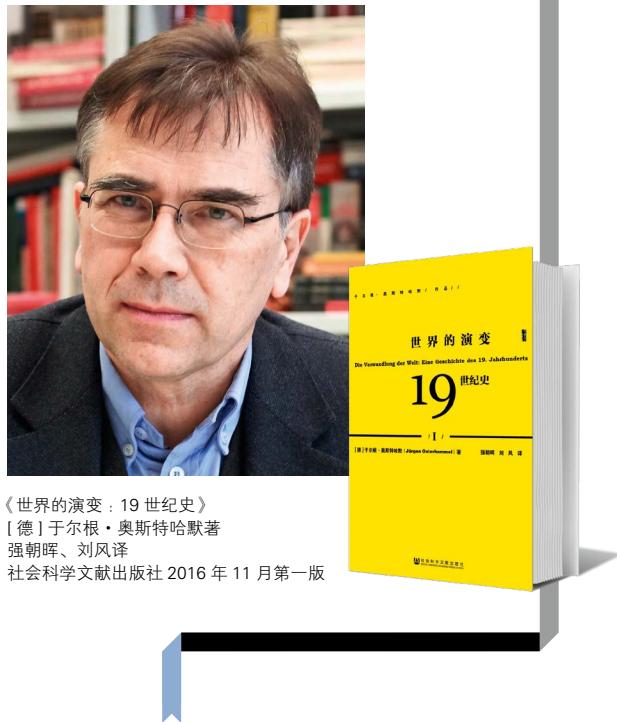


《理性之谜》

[美]雨果·默西尔、
[法]丹·斯帕伯著

在交流中对抗

文 / 维舟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
强朝晖、刘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第一版



无论好坏，我们当下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19世纪形塑成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任何时代都是更早时代的产物，不过，19世纪的确有些不一样——至少，我们所谈论的“现代世界”，至此才渐渐浮出水面。

这里所说的“19世纪”，是一个“长19世纪”，即从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间。如果将世上所有人的世界比作一张“人类之网”（借用世界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的说法），那么到这个世纪将近之际，大部分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已被“接入”了这一网络（按中国人常用的说法，“与国际接轨”），仅有少数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例外。在此之前，“世界”其实有很多个——1930年才被白人探矿者意外发现的一个新几内亚高地部落的土著曾回忆说：“我们没有出过远门，我们只知道山的这一边。我们认为我们是世上唯一活着的人。”但在那之后不再是了，所有形形色色的“世

界”都连接进了那唯一的一个世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世纪的特征，我想应该是“流动”。正是“流动”才使得这种联系成为可能，并越来越紧密，最终在更强大技术的支撑下，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形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球村”，而互联网只是它最终应运而生的逻辑性产物。正如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终章所言，“流动性增大”显然是“划时代特征”，这个世纪中许多值得关注的变迁都是流动的：旅行、移民、出征、远途贸易，乃至资本的流动，以及宗教、思想、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传播。这些在此前的历史上当然也有，但直至19世纪才规模骤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并且更重要的是，铁路、海运的发展乃至汽车、航空业的出现，这些基础设施都使空前规模的流动性得到了支撑。

对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骤然增强的流动往往是革命性的，它不仅会冲决原本用以阻挡外界的有形与无形的堤坝，将一个新世界无可回避地带到你面前，同时还会给那些原本生活在相对封闭文明中的人们造成一种如梦初醒的恐慌与急迫感——这一点，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原本在乡间足不出户的吴老太爷，因避战乱不得已来到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受到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刺激，惊吓之下晕厥而死。这其实也可说是一个骤然接触到这个新世界的封闭文明的缩影：外界的刺激太强、太陌生又太急骤，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急速流动的全球化浪潮在许多传统社会看来是侵略性的，因为此时它们即便想关起门来过自己与世隔绝的日子也已不可能——这一席卷而来的浪潮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未来，而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些陌生的人物、商品、炮舰和观念不仅在敲门，而且看起来即将破门而入。以往在讨论中国近代史时，多强调一种“挑战一回应”模式，这些年则渐渐转而突出中国人的主动应对，但确切地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这些传统社会，迟早都会发现，无论自己喜欢与否都得做出改变以融入这个世界，并且主动接触要比被动改变好。那与其说

是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一种“适应”。

实际上，即便是对主导这一潮流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从静态社会转向动态社会的变迁也蕴藏着不易把控的能量。欧洲中世纪社会同样遵循固定的秩序，喜欢一切井井有条，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标志、义务和规则，逾越自己的本分是莫大的罪过，混杂或模棱两可的事物则无一例外地不受欢迎——

同性恋遭严厉禁止，似鸟又似鼠的蝙蝠是邪恶的象征，而条纹衣服则专门留给罪犯穿。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几乎所有这些界限，没有什么能阻挡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能阻止新兴的资产阶级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更不用说穿戴超出他们身份的服饰了，而所有人员、资本、商品的流动又需要制度保障，于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曾被认为是不可打破的边界，现在都已证明并非如此。

是的，一个社会一旦突破了原先的静态秩序，就不可能仅仅只是物质的流动这么简单，那必然还会影响到思想与社会秩序的变动。如果19世纪的开端是两场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那么这两者的主题都是“解放”——前者是边缘（殖民地）对中心的反叛，后者是阶级意义上底层对上层的反抗。正是这种明确的自我解放意识使它们有别于此前的类似活动，并开启了延续至今的社会变革浪潮，那在本质上发出的都是相同的呐喊：否认一切固化的权力阶层，要求人人都有相等的权利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

然而，流动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正如外来物种的肆虐可能导致本地物种的灭绝一样，联系越来越紧密、渗透性越来越强的交流也带来了矛盾冲突。人们是在交流中对抗，又在对抗中交流。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曾说：“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如果说中国、日本等国在近代所受的挑战主要来自外部，那么西方所受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内部（阶级）和边缘（非主流人群和殖民地）。或许因为他聚焦的19世纪是一个“形成中的全球化世界”，奥斯特哈默在本书中更关注那种联系、交流和融合，却并未怎么谈到这种对抗，这实在是

令人惊讶的事，因为这种潜藏而紧绷的对抗几乎是当时又一个普遍的特征，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在此之后人类竟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当然，他对19世纪的书写并不是20世纪的前传，用意不在追溯并解释20世纪那些问题的根源，然而，适当地将注意力放在那种矛盾对抗上至少也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面向。

也正是在这种一体两面的“交流／对抗”之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为何19世纪同时又是蕴藏着排斥性反应，并注重自我观察和反思。这正是卡夫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现象：“与人交往使人进行自我观察。”在这种互动中，我们才能“面对他人而自觉为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交流融合之后，随之出现的却是20世纪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大高涨，乃至出现前所未有的残酷种族清洗，因为在这个拥挤而相互冲撞的世界上，他们为了捍卫自我特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即便是在温和的意义上，20世纪初才普遍确立的各国护照制度，也使得跨境的人口流动比过往都要难了。换言之，新的趋势是一种“受到监管的流动”。

尽管如此，世界已经就此改变。我们远比两百年前的祖先好动（也更焦躁不安，难以平静下来），而不能迁移在现代社会是软弱无力的象征；你有自由可以尝试足够的可能，但也很少人能长久见证你的生活，“陪伴一生”这样近乎永恒的誓言能做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传统社会中，“永恒”一词所隐含的常常是一种静止的秩序，那么现代人的理解则多半是“永恒的运动”。我们不仅认为运动、流通、变化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还将之视为一种更值得肯定的价值——英国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十多年前曾说过，我们当下时代的趋势之一，就是对“交叉、杂交和混杂”的赞美，而将国家、等级制度等原本坚固的事物解构为虚构的存在。不难看出，这与中世纪恰好相反。这或许也是大视野的世界史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毕竟，拼凑在一起的一堆历史故事并不就是世界史，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有哪些是真正带来改变的大趋势，又有哪些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理所当然。□

《青鸟故事集》：一部审美表达的历史

记者 孙若茜

毕飞宇说，如果不是因为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供职于《小说月刊》和《人民文学》，估计李敬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而即便命运做出了其他安排，他的基因里依然保持了与历史对视的癖好与冲动。但历史究竟怎样，他也许并没有多大兴趣。



李敬泽与他的著作《青鸟故事集》



李敬泽拿着自己的《青鸟故事集》，说自己是一个“新锐作家”。我们哈哈一笑，没人会因此当真地放低审视的眼光，每个人脑子里闪现的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这些关键词。没人能轻松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待一个人的身份如此，回看历史则更是。“新锐作家”

就像是在提醒，不要再用惯常的方式去看了，因为在书里，不同以往的视角还将继续，并从偏僻之路进入一个比史书更复杂的历史。

当批评家坐在自己对面

这可能也是一种防御，医生变成病人，记者变成被访者，批评家变成作家，身份的对换会让人自觉启动一种防御的本能。谦和地说自己是“新锐作家”，是第一道防御，就像是在别墅外立面上开满鲜花的藩篱，虽然完全拦不住真正的闯入者，但可能会让大部分人走近的态度更温和。

《青鸟故事集》讲了什么故事？越过藩篱才发现，这个问题有点儿难。“故事”两个字首先让人觉得含糊。书里讲了很多故事，历史的，现在的，因为时间久远而显得缥缈的，似乎发生在身边而觉得亲切的，可如果光是把那些故事当段子讲了，完全不能说明这本书写了什么。它不太容易被归纳，也不太容易被定义。模糊的文体让介绍者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矛盾，前一分钟你会说它是一本散文集，后一分钟你又会说也算小说吧，再一分钟你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前两个自己。

很多人觉得在第一时间弄清楚一本书的文体是必要的。就像是去看电影，你需要并有权在买票的时候就获悉它是一部动作大片，还是一部文艺小品。这个问题不关乎你最终能否欣赏得了，但是如果不得告知，你很可能就端着一大桶爆米花坐在了一部默片前面，吃不吃都尴尬。读小说还是读散文，不关爆米花的声响，但也需要调动不同的情绪。“这隐含着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系列约定和惯例。”李敬泽自己也这么说，可他拒绝了约定和惯例。

“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第一次读完它时，毕飞宇也问了费振钟同样的问题。回答是：“不好说，这个人不可小觑。”然后他们开了一个两人的研讨会，就关于文体。“抱歉得很，两个人的研讨至今都没有成果。——当一个人把考古、历史、哲学和小说虚构糅合到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文本我们该如何去称呼人家呢？”那是1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这本书还不叫《青鸟故事集》，而是比现在少些篇目的《看来

看去或秘密交流》。如今，那么多年过去了，“小书”被增补成了一本“大书”，如果我们还要继续作家们当年的研讨，非得给文本个“称呼”，恐怕就显得有点儿笨拙了。

作者本人将这种写作的来源推至“先秦的文章”，一种朝向经典的元写作，“比如《庄子》，你说那是什么？它就是‘文’，是一种未经规训‘体’”。无法定义但有据可依，这大概也是另一种防御，让人想去品头论足时无从下嘴，或者知难而退。

批评家写作有时会像一人分饰两角？提起笔，两个身份就面对面坐下，写出的东西总是有意无意地先经自己撕扯一番。既然熟悉批评者攻击的套路，就会防守得自然。大概是预感大部分人会拿书中对历史的书写做些文章，李敬泽提前就举起手来：“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守任何学术规范。”“要是历史学家打上门来，我肯定完蛋。”这本书就这样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划清了界限，被他定义为一部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想象，“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

世界的改变是表面上的

人总不能去和别人的幻想较真儿吧，但“防御”并不等同于说这本书就是不着边际或者缺少意义的幻想。作者调用了博杂的文本来构建他的故事，奏章、公文、诗句，边边角角的史料细节，再加上一点儿想象。

史料选择的偏僻即作者的视角，斜着刺入历史，想去面对的一定是当下，这是这本书再版、再被阅读依然不觉过时的原因之一。

书里有一篇文字专门写了不靠谱儿的翻译，是《飞鸟的谱系》。那里面有一段故事出自美国人威廉·亨特写的《旧中国杂记》，讲的是1837年，一个印度水手被福建巡抚的差官押解到广州，官府升堂问案要弄清他的来历。“老汤姆”在其中担任翻译。水手说着一种混合着孟加拉语、马来语等等的“水手语言”，“老汤姆”一点儿也听不懂，他拉来一个也许能比白嘴鸦多说上几句水手语的木匠，组成翻译班底。当然，他们还是只能自说自话，于是，各种语言在头顶上空横飞，却永不相撞。一种“聋子和聋子之间的对话”，却将双方引入到同一个现实平面。不要谈理解，知府大人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可他没戳穿。“只要他说的每句话都正好是我想听的，只要他确保世界依然如故……”每个人都只去听自己想听的。

另一篇《第一眼——三寸金莲》里提到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上世纪70年代被邀请来华拍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结果镜头专盯着老太太的小脚，目光专横。导演实际也是一个带有翻译属性的身份，是用影像作为语言。书里点到“观看者总是倾向于肆无忌惮地行使他的权利，他所看的是他到来之前就想看到的东西，而对他不想看的东西毫无兴趣”。每个人都只去看自己想看的。

“话题进入语言、翻译的问题，就注定进入了一个怀疑论，这就是人类文化的巴别塔，你几乎无法在一个稍微严肃的知识水平上，说人与人之间可以达成完全的相互理解，更不用说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李敬泽写作中对历史的关照，面向的是眼下全球化的悖论。每天媒体疯狂地在不同的国家间交换信息，但我们依然处在被误解深刻分裂的世界上，达到真实的认知依然是困难的。“世界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表面的。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古人的境遇，很多时候未必比古人高明。”李敬泽说。

引人注目的人事不过水上浮沫

翻译的位置关键，也是有趣的话题。《青鸟故事集》中“青鸟”也与此相关。汉字“译”字源出自鸟。《山海经》中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到唐代，青鸟的职责由取食变成了传信，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按作者的说法，“这本书写的皆是此地与云外异域之间的故事，书里的人原也是西王母座前之鸟”。

但翻译始终不是耀眼的角色。领导人接见外宾，一般没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后面的翻译身上。“这个场景其实非常有意思，哪怕是在聚光灯下，翻译也是既在场又不在现场的角色，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不过，李敬泽本来也不是要写聚光灯下的帝王将相和大事件。

书后的“跋”中，开头就写道：“感谢布罗代尔。”1994年，李敬泽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第一次阅读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书中的历史是在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在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地涌动，是无数个无名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

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订，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所以他想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那些小人物、影子式的人物，然后去照亮他们，成为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比史书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景象。但这不是学术志向，牵动李敬泽叙述动力，让他真正感兴趣的，“可能是幽暗混沌中，琢磨不定的情况下，难以看清、难以界定的状态里的人，其状况和处境的戏剧性”。

比如书里那个叫《雷利亚，雷利亚》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叫雷利亚的葡萄牙人，作者是在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写的一本题为《游记》的书里发现了这个名字。雷利亚的父亲叫托梅·皮雷斯，原本是葡萄牙的使节，却被中国人认为是间谍而被捕入狱，后被发配到江苏邳县，娶了她的母亲。1542年，当平托一行人被官府扣押，身披锁链从邳县街道上走过的时候，无数双惊奇的眼睛中，雷利亚出现了。她解开紫色缎袄的袖口，露出刻在胳膊上的十字，企图寻找到自己身份的认同。一行人一看到十字就眼含热泪，双膝跪地，她发出一声葡萄牙语的欢呼：“我们的在天之父，圣名永在。”这是一个神奇的场景，一个带着自己民族记忆和基因的人流落在异国，

又和自己的身份偶然相遇。

作者为这个故事提到另一本书，《早期澳门史》。在那里，皮雷斯的使命和生命都终结于一行简明的陈述：“皮雷斯及其他于 1523 年 9 月被处死。”换句话说，依照这个版本，雷利亚根本就不会存在。但这里没有非要争执和弄清的史实不可，谁的记述有误，只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是否愿意看到接下去的故事发生。李敬泽选择相信平托，“尽管他是个臭名昭著的老骗子”。因为雷利亚，她绝望的孤独击中了他。这就是他在这本书里对待历史的态度，如果没有在叠叠资料和书籍中遇见这个女人，《雷利亚，雷利亚》大概都不会被写出来。这始终是一个文学立场的表达，依然是小说家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的叙事。

毕飞宇说：“历史究竟是怎样的，我想敬泽也许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虽然这些年他一直在研读二十四史。如果我的估计不算离谱，敬泽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历史的怀疑论者；如果我的估计依然不算离谱，我想说，敬泽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历史的审美主义者。”他的方法论不是钻故纸堆，不是考古挖掘，也不是田野调查，是什么呢？“李敬泽的历史是审美表达的历史。”





《三国志》讲义

戴燕 著 定价: 39.00元

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中，它是历来最受重视的“前四史”之一。后人对于三国史事的了解，包括民间流传的种种三国评话和演义，也都基本来源于此。本书在对文本的具体解读中，借助政治史、文学史、思想史、医学史、东亚史等相应的视角，去复原陈寿笔下三国史绚烂恢弘的画面。

雁城谍影

上官鼎 著 定价: 39.00元

上官鼎首度以抗战为背景的历史传奇，在虚构的框架中呈现出真正的战史，如对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的联合空战，对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的描写均有史料的支撑。小说既涉猎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更写出了战争中的家人亲情、儿女之情、同窗之谊、袍泽之谊以及道义之交。



歌德与席勒：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一场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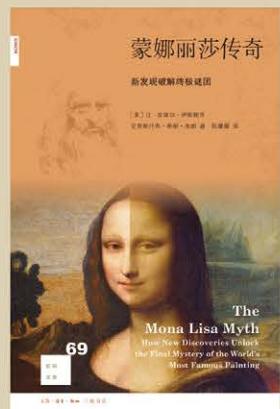
[德] 吕迪格·萨弗兰斯基 著 马文韬 译 定价: 45.00元

本书以歌德和席勒的大量日记、通信、文章和相关作品为基础，为读者展现了两位文学大师动人友谊的始末。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歌德与席勒诸多作品的创作细节，也会看到赫尔德、费希特、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物陆续登场——那真是一个德国人文精神的黄金时代。

蒙娜丽莎传奇：新发现破解终极谜团

[美] 让-皮埃尔·伊斯鲍茨 克里斯托弗·希斯·布朗 著 陈薇薇 译 定价: 35.00元

蒙娜丽莎究竟是谁？列奥纳多当初为什么选她为模特，却拒绝了更有权势的侯爵夫人？……2012年9月26日，瑞士一家基金会向全世界宣布了早期版本《蒙娜丽莎》的存在。本书以现代学术研究为基础进行历史叙事，再现了围绕这幅肖像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揭开了终极谜团。



人类时代：被我们改变的世界

[美]黛安娜·阿克曼 著 伍秋玉 澄影 王丹 译 定价: 38.00元

书中描绘了“智人”这种聪明绝顶却又自以为是的生物成为地球主宰的现状，把科学新知化为老少咸宜的故事，介绍正在创造未来，并且说不定能扭转乾坤的各式人物和他们的种种思想，让读者在惊叹之余，也对人类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体认。

创造历史的一百只猫

[法]多利卡·卢卡奇 著 治棋 译 定价: 29.00元

猫不仅启迪了众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灵感，还频频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从法老时代的埃及到红衣主教黎世留的法兰西，从克里米亚战争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包括奥古斯都、维多利亚女王、丘吉尔、牛顿在内的许多伟大人物背后都伴有一只猫，它们始终是人类的灵魂伴侣。



马原：十字路口想象的甜蜜（6）

文 / 朱伟



马原与他的儿子马格

马原在上海八年，直到有了一个田径运动员出身的年轻新妻。随后，突然发觉肺上长了东西，做了一次穿刺，结果“未见癌细胞”。这穿刺本要做三四次的，马原说他决定放弃而离开上海——无论结果如何，此事预示他不能再在大都市待了，他很信预示。这一走，患病与否成为疑问。马原的思维其实很清晰——患病与否，无非是有限之多少。他带着新婚妻子回了海南，在患病如何的自问中，突然就有了重拾小说的意愿，于是就有了《牛鬼蛇神》。我想，是《牛鬼蛇神》改变了病灶都有可能。

说实在，这部小说2012年出版时，我还以为是写“文革”的。因为“牛鬼蛇神”是清晰的“文革”词。我没想到，这是生命际会的含义——他，李德胜，后称“李老西”，属牛；而大元，即马原自己，属蛇。与五行对，丑属阴土，巳属阴火，牛蛇都属阴。

无疑是李小花引发了他构思《牛鬼蛇神》。李小花的父亲叫李德，我理解的事实应该是，马原娶了年轻的李小花后，突然有了时不乖我感。他反推自己从锦州到北京、到西藏、到海南的所谓因果，李德就引发出了李德胜这个人物。将李德胜放进《零公里处》，大元与他，就有了一辈子的莫逆之交。

初读《牛鬼蛇神》，未读通其中符码，我是感觉不爽的。这部30多万字长篇的时空分为北京（卷0，

“文革”串联，大元13岁）、海南（卷1，过渡17年后，1983年，大元30岁再见李德胜）、拉萨（卷2，1988年，海南建省后，大元邀李德胜到西藏）、海南（卷3，2008年，大元邂逅李小花）。其中，《零公里处》整个成了卷0，只不过将锦州老乡胡刚换成了李德胜。卷2是将李德胜引进多篇旧作：《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喜马拉雅古歌》……其实仅卷1、卷3是新作。问马原为何要将旧作装进这个新瓶？答曰：“心里还是把《牛鬼蛇神》当作个人集大成之作，为了那些无缘读到其他的读者。”

这部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卷1，大元进入李德胜的部分。这部分其实是核心。海南与西藏，马原要表达两个环境的关系——热带雨林里的阴与西藏高原的阳。这阴和阳各代表了什么呢？李德胜做不成乡村医生后，职业改为给阴界做纸工，替人送“下面过日子需要的东西”。地府是具象的。与其对比是西藏的天葬——肉身由鹰带上天，就进了天堂，融化在蓝天里，无需具象了。

马原的长处是结构。这部小说都采用倒置，每一部四章，都是从第三章开始，读到最后才是第0章。我想，倒置是因有了李小花，才有小说回溯的缘故。

卷1的四章很重要。第三章先交代李德胜，很重要部分是他向大元叙述遇到“山妖”，这与《冈底斯的诱惑》中琼布遇到野人一样，是最上层的悬念——李德胜遇到了秘密，但他没能遵守天地间不能与人分享的法则，于是山妖全家走了，“秘密”成为小说中很重要的符号。然后第二章，大元因此走进吊罗山，住进雨林里那个小动物可以随便光顾的小木屋，见识了“五毒乐园”，也走进李德胜的家，见到了襁褓中的李小花，构成了因缘。这因缘是牛蛇关系、大元进吊罗山、李德胜进西藏的因果。这是悬念后的表层关系，从叙述效果说，这一章最吸引人，因为马原营造了一种真实的氛围。但所谓因缘、因果，都是顺逻辑。马原却要反逻辑，所以，给人真实的贴近感，正是他设置圈套的手段。

再往下读，第一章标题是“天堂岛罡风”，这个“罡”是劲风，应是恶，这一章变成第三人称叙述，

有点意思了。第三节先写李德胜女儿突发车祸夭折，紧接着又生下了一个畸形儿。第二节写“飞隼瀑布”下美丽草滩上开始的灾祸，李德胜梦到恶鬼说要每天收魂，就导致了一场瘟疫，他成了罪魁祸首。这一章不太能顺逻辑了。顺逻辑，罡风是对李德胜的报应与警示：收去了其手艺及与灵界的触角，不能再靠草药与自研的医术谋生，只能做纸工，服务于阴界了。但接下来的第一节还有另一层启示：李德胜的妻妹凶鬼附身，神婆写了个血符，让去吊罗山找他，他就成了鬼灵之间的中介。如何中介呢？他临行前梦到一个展开蚌壳的巨大“车龜”，又专去拜见了这神物。“车龜”其实应该是车渠，车渠是大蛤，因肉白如乳，也称“西施舌”，而“龜”其实是蟾蜍。不知马原是否有意混淆了这两者？也许他觉得“车渠”之名不够神秘？小说中有意思的是，“恶鬼”与“车龜”、神婆与他李德胜的气息接通后，“恶”就以放臭屁的方式走了。

那么，马原是要表达这种无法解释的感应与神秘吗？站在反逻辑的立场上，他不断在提醒，这世界上其实到处都是肉眼看不到，也就是正常逻辑无法归理的事。这一卷的最后一章叫“生命的徘徊特质”，大元与几位好友辩论，专门就谈及“逻辑筛子”的问题——以局限生命的“逻辑筛子”解释大千世界，看到的其实只是局限。

我是在读第二遍《牛鬼蛇神》时，对比他对旧作的重写，才意识到他为何要倒置。这部小说的每一卷里都穿插有理性思辨，最重要的在卷1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关于上帝造人”。这一节中他强调，《圣经》记载，水不是上帝创造的，水托起了上帝之灵，水是所有生命的基础，所以是先有水，再有生命，有了生命才有上帝。这是一个次序问题。而上帝的作用是什么？“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有了光，就有了自然界井井有条的逻辑，这逻辑其实是光的作用。没有光，世界就没有形，就无法形成“像”的整体认识。所以，所谓逻辑，其实只是人能看清的，被光照亮的空间。

紧接着，卷2李德胜到拉萨，进入《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里的午黄木、

子文走变成了启达与少华。他们请教小蚌壳寺里得道后自毙双眼的老喇嘛，老喇嘛还是说了那句“六合之内，阴差阳错”。出寺后，由李德胜点明：阴差阳错，是次序错了。这是原小说里没有的，所以，马原这部小说里真正的兴趣点，其实是次序构成的阴差阳错。在《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里，次序构成阴差阳错，就是黑猫正好出现在了天花板上。《牛鬼蛇神》里呢？李德胜与他家人所导致的一切，究竟是怎样的因果次序？大元与李小花的因缘是始于小花在襁褓中、大元与李德胜在北京，还是2007年？按小说结尾丁当的说法，小花是天使，来带“我”度劫的。那么，“劫”又何生？阴差阳错，次序本都可以颠倒的，这大约就是马原要我们思考的。20年后重新结构旧作，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落伍。他自信地说，他自己治疗了病灶。因为他相信有水就有万物，这就是《牛鬼蛇神》里要讨论的次序。

写完《牛鬼蛇神》，他带着李小花从海南到了西双版纳，因为云南的水更好。他到云南后，2014年我曾去南糯山拜访，不巧他去成都，参加翟永明在“白夜”的诗会了。他自信病灶已经治愈后，是不会安于南糯山的。

现在他正在写他居住的《姑娘寨》。上部《姑娘寨的帕亚马》已经发表，帕亚马是哈尼族600年前的祖先。我想，应该还是那个主题，从《冈底斯的诱惑》到《牛鬼蛇神》，西藏，海南，现在是云南，他其实一直在与这个主题周旋中乐此不疲。□（完）



马原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201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无解的 Y 小姐

文 / 芦苇 (北京) 图 / 陈曦



30岁的Y小姐在一次和父母的激烈冲突后，简单收拾好行李准备搬出去住。几年不租房子的她，虽然知道帝都租房贵，但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期，工作快5年了发现自己连个像样的单间都租不起。但这次她似乎是铁了心，她想哪怕是租个床位，也要远离父母无休止的唠叨和谩骂。

Y小姐是我的研究生同学、闺蜜加同事，导致她和父母激烈冲突的是婚事。Y有不错的外形，工作靠谱，家境殷实，入职前父母给她在距离单位步行不到10分钟的小区租了个一居，一年后又给全款买了房和车。我和Y在外面吃饭时，时常遇到Y父母嘘寒问暖的电话打来，跟Y父母一起吃过几次饭，感觉热情开朗，通情达理，尤其是Y的爸爸，看上去温文尔雅。

当然，别人留给你的，和你留给别人的印象，往往都是表面的。跟Y相处这七八年来，作为资深闺蜜的我见证了她的每段感情，似乎她的父母总不能满意她找的男朋友，也似乎她的男朋友看起来都不那么靠谱。

Y的第一任男友家境贫寒，当时还是学生的Y拼命做兼职给他交房租，这段感情在持续了一年后被Y父母紧急叫停。第二任其父是县委书记，有家暴倾向，在Y怀孕后果断分手，不久后他的父母被“双规”。第三个相处对象的父母是更大的官，跟Y还处在感情急剧升温的时候，其父母被“双规”。Y父母十分害怕，让Y跟这个男生断了所有往来。

然后是现在这个男朋友，年龄比Y大10岁，性格很是拧巴。比如说，他整天推托工作忙没时间和Y见面，但是Y给他花半个月工资买的衬衫，他拉着Y去退换了3次；撒谎说去外地出差，却被熟人在食堂撞见；相处快一年了，Y提出见见他父母，他就一直找各种理由拖着……Y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一直不看好这段感情，但她自己就认定了。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事情，男朋友一解释就又妥妥的了。

这个时候Y父母又出现了，在父母与子女的婚姻

大战中，大多都以父母的退让为结局，但Y的父母显然很难接受这个选项。我总能看到他们在一招无效之后，很快抛出下一招。老两口放弃原本条件优厚的返聘，来到北京天天守着闺女，每天只要Y回家就轮番训斥，把Y围在不到一米的半径里，一开始还好言好语，很快转为谩骂，吓得Y不敢回家，在单位里耗时间，他们就来单位堵人。久而久之周围同事也都知道了，Y父母索性乐呵呵地让大家给Y介绍男朋友。

我觉得Y有些受虐型人格，凭她的条件何必如此委曲求全。直到有一天我在地下车库看到Y的爸爸对着她妈妈狠狠地踹了一脚，又是砸车又是骂人，全然不顾我们这些同事会看到，我才算有些明白Y说的，她知道现在这个男朋友不够好，但是起码不会跟她大吵大闹。

第二天下班，我看到Y妈妈抱着Y爸爸的胳膊，两人有说有笑地到单位附近看电影，要不是Y妈妈走路有点儿瘸，我真怀疑前一天看到的那一幕的真实性。我有些尴尬，Y爸妈拉住我，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给Y男朋友发了一条催分手的短信，下一步他们要去他单位闹，就不信拆不散他们俩。说这句话的时候，感觉他们有一种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畅快感。

比我想像的还要快，Y小姐忙活了半天租房子的事，当天晚上就回家了。她妈妈知道她要搬出去要死要活的。隔天Y顶着大大的黑眼圈来上班，告诉我前天晚上又闹到凌晨3点。

我看着Y无比疲惫的神情，仔细想想Y和她父母的矛盾还真是无解。拥有强悍个性的人固执起来果真是百折不挠的，Y父母的战斗力已经领教过了，而Y也不会和男友分手，理由是：“这个不好，下一个就好吗？他们要反对，就应该找一个现成的给我。”